武俠世界

月明星黯（新派俠情故事）馬行空・著

一名梟雄，使出軟硬各種手段，妄圖將天下武林各門各派，各幫各會，歸化於他的一幫一派之內，實現他那狂妄的理想。那知，到頭來，却是……



$4.00

第24年
30
革新號

編者話

本刊出版已接近二十五年階段了，悠長的時間裡，承蒙本港及海外讀者鼎力捧場和愛護，使我們再接再厲，風雨無間地如期出版下去，深感榮幸，並致謝意。

由32期起，本刊爲了酬謝讀者雅意，不惜工本，增加篇幅十六大頁，屆時除了多位名家加盟助陣外，內容之精彩及版面編排也煥然一新，長短中篇，盡善盡美，古今奇事，趣味雋永，敬請垂注。

＊＊　　＊＊　　＊＊

今期巨型小說是馬行空作品——乚月明星黯乛，是篇叙述一個不爲人所知姓名和來歷的梟雄，他爲了妄圖使天下武林人物歸順自己統轄，不惜使盡一切軟硬兼施手段，暗殺劫持，無所不爲，但到頭來……？過程相當曲折，敬請各位慢慢欣賞。

＊＊　　＊＊　　＊＊

黃鷹的歷史中篇乚亡命雙龍乛今期結束，故事發展精彩非常，作者下期繼續有金牌作品：沈勝衣故事乚屠龍乛刋出，敬請留意。至於巨型小說方面，有棲霞客的乚紅娃乛、精選短篇是馬騰的乚一刀斬乛……琳瑯滿目，不能盡錄。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109.00
	一年港幣$21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128.00
	一年港幣$25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182.00
	一年港幣$364.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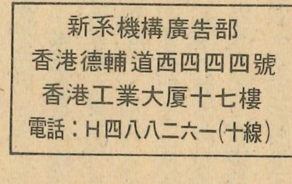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俠世界

第24年
第30期
（總號1214）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黯星明月

新派俠情故事

馬行空·文
可飛·圖

烟霧殺手　遇者喪生

窗外微雨紛飛，院中雙燕翩躚翔舞。紛飛的微雨，雨中翩躚的雙燕，構成一意境絕美的畫面，令到坐在窗前的秋江月，看得有點痴了。

× × ×

秋江月年約三十。束髮，身穿寶藍緞長衣，神態舉止超逸瀟洒，十九歲出道，半年後名噪江湖，武林中人公認，他是個不可多得的奇材俊士，假以時日，必定是武林中一顆璀燦的明星。

秋江月沒有因爲同道的稱讚推許而沾沾自喜，反之，他更加謙謙好學，是以，他的武功修爲，更如日千里，更加受同道稱許讚佩。

自十九歲出道，到今天，恰好十一年。他記得好清楚，十一年前的今日，是他剛滿十九歲的一日。今日，剛好是他三十歲生日。

十一年前他在生日的一天出道江湖，十一年後的今日，他却靜靜地坐在窗前，痴痴看着窗外微雨紛飛中的翩躚雙燕。其間，差別有多大，連他自己也感到不可思議。

× × ×

雨，像簾幕一樣籠罩着天地，飛高迴低的雙燕，飛得更加起勁。眼望雙飛燕，心頭不覺泛起一股空虛孤寂的感覺，眼中的雙燕，漸漸幻化成一張由朦朧漸顯清晰的俏麗臉龐。

他不由忘形地喚叫：「依依！」

叫聲出口，眼前俏麗的臉龐霎時幻滅。秋江月不由惆悵地長嘆一聲。

恬靜的心情忽然波瀾起伏，他再也坐不住，站起來，負手踱出廊外。

站在廊前，被清涼的雨粉撲飄在臉上，起伏的心潮立刻平伏下來。深長吸了口清新潤濕的空氣，秋江月再次注視着院中起落迴翔的雙燕。

兩只燕子在親熱地嬉戲着，悠然自得，看得秋江月再次發出一聲深長的嘆息：「若能學這一雙燕子，比翼雙飛，那多好呀。」

嘆息聲才落，倏地，高空中一只兀鷹，斂翅疾衝而落，疾如流星，衝擊向正自忘形嬉戲的雙飛燕！

雙飛燕立時感覺大禍臨頭，驚呼一聲，雙雙繞院迴飛！

這眞是大煞風景的事，連很少妄動無名的秋江月，忍不住也動了無名之火，一揚袖，揮出一道勁風，襲向那只俯衝撲落的兇猛兀鷹。

看來如此兇猛夭矯靈捷的兀鷹，竟然避不過秋江月隨意揮出的一股袖風，竟被擊個正着，一聲嘶鳴，雙翅一張，看它的樣子，想是負傷振翅高飛。

秋江月見傷了老鷹，也不再多加注視，掉頭望向驚飛在廊簷下的一雙燕子。

那知，這時怪事却發生了，受傷張翅的兀鷹倏的在空中爆裂，「波！」一响，一大股濃黑的烟霧迅即擴散開來，只不過一霎眼間，黑烟瀰佈了整個院子，廊下，亦將秋江月籠罩了。

秋江月刹時間被黑烟所包圍，目難視物。

兀鷹炸裂，黑烟瀰漫，秋江月就知不妙，他毫不遲疑地，足下一蹬，人像箭矢一樣倒射入窗內屋中——他就站在背對窗口的廊下。

他的身形才倒飛起，黑濃的烟霧中有一道耀烈的光芒如電光乍閃般閃射在秋江月身上，一閃即沒。

秋江月倒飛的身形却一窒，悶叫一聲，整個人像隕石般折墜落窗前廊上。

瀰漫的黑烟在秋江月墜地的同一時間，倏的像鐵遇磁般，翻滾着迅即在廊外七八尺處，聚成一條烟柱，凝在空中不動。

廊前院中，刹那又恢復清朗。微雨依然飄飛，雙燕却不知所踪；剛才挺立在廊前的秋江月，此刻萎靡地倚在窗下牆上，胸前要害處多了一個傷口，正汩汩流血。

不過，他的臉容絲毫沒變，仍然與站在廊下時一樣，超逸安詳，所不同的是，紅潤的臉色變成蒼白。

廊外的烟柱依然凝聚不動，就像一種有實的東西，看不透，令人生出一種妖怖的感覺。

萎頓倚靠在牆上的秋江月居然還能開口說話，不過語聲很微弱。「你就是傳聞中的『烟霧殺手』空幻烟？」

秋江月是對着那烟柱說的。

凝聚的烟柱中竟然傳出人聲：「不錯，就是我！」

秋江月竟然還能笑出聲，不過語聲又微弱了一些。「果然名不虛傳，能見識到『烟霧殺手』的殺人手法，雖死無憾！」

秋江月在這時候，居然還能說出這種話。要知道，他就是被「烟霧殺手」刺殺的！

烟柱中傳出冷漠的語聲：「秋江月，空某很佩服你這種洒脫的氣度，可惜你要死了！」

秋江月語聲微弱到僅可聽聞：「秋某人現在還未死，你爲何不補上一劍？」

叫人補上一劍殺死自己！相信天下間只有秋江月說得出！

烟柱中再次傳出冷漠而又驕傲的語聲：「秋江月，你是一個我生平少見的人，居然不怕死！你放心，你一定會死，我也不會補上一劍，這是我殺人的規矩，一劍之後，不會再出第二劍，不論那人生死。不過我提醒你，我自出道以來，殺的人都是死在我一劍之下，你也不例外。你已被我刺中心臟，很快就會死！」

秋江月居然點頭笑道：「不錯，我確

是被你刺中心臟，看來就算大羅金仙，也救不了我！你確是一流殺手中的頂尖高手，我從來未見過一個像你這樣出手準確無比的殺手！」說完，粗重地喘了口氣。

「承蒙過獎。我不得不說，你是我所刺殺中，最不怕死的人。我忽然不忍心看着你死。我走了！」說完，凝聚不動的烟柱，忽然像龍捲風般飛旋升起，在空中如龍飛騰，倏忽越過院牆，消失無踪。

秋江月居然還能够抬起黯淡失神的雙眼，直望着遠方消失不見的烟柱，唇角泛起一抹淡起笑。

忽然，在微雨紛飛中，又有兩只燕子低迴繞翔飛來，可惜，秋江月已看不見，因爲，他忽然在這時慢慢閉上了雙眼，腦袋搭拉在一旁。

他死了？

院中依然微雨紛飛，雨中雙燕翩翔。

× × ×

被武林人譽爲「一陣風」，以輕功稱絕一時的風十八，心情暢快地坐在觀魚亭中，邊喝酒，邊欣賞着亭外池中活潑優游的五色金魚。

風十八今日之所以心情特別暢快，是因爲坐在他身旁的一位十八九歲少女。

這位容貌娟秀，身穿淡紫衣裙的少女，就在先一刻，答應了風十八的求婚。這怎不令風十八欣喜若狂，心情大暢！

至於這位少女，嬌臉上像塗滿了胭脂一樣，紅艷艷的，份外俏麗迷人。令到風十八看得有點痴了。

少女在風十八痴痴的目光凝視下，似乎更羞不可抑。將螓首低垂，露出一截雪白的脖子，嗔道：「十八哥，我不准你這樣看着我！」語聲嬌悅。

「紫君，妳今天眞美，美得令人不得不看妳。」風十八由衷地讚嘆，伸手輕輕揑住了少女的一只嫩滑柔荑。

少女紫君抬起頭，臉上仍是艷紅一片，瞟了風十八一眼，嬌聲說道：「十八哥，別這樣，給人看見了，多難爲情。」她說的是風十八將她的一只手揑握着。

風十八朗笑一聲。「紫君，有什麽難爲情的，妳快要成爲我的妻子了。別理會別人的感受。妳知道，我有多愛妳！」說時，目中充滿情意。

紫君亦抬起一雙滿含綿綿情意的明媚大眼，凝注在風十八臉上，柔柔地說：「十八哥，我知道，你爲了我，放棄了飄忽來往、行踪不定的浪子生涯，一住年餘，我好感動，也好愛你！」

兩個人正自執手相視，情話綿綿，忘記了喝酒，忘記了亭外池中彩色斑斕的五色金魚時，池中一條金彩斑斕的金魚，倏地「忽啦」一响，從水中躍騰在空中。

× × ×

風十八，紫君兩人，此刻正沉浸在如水的綿綿情意中，眼中、心中只有心愛的人，渾忘了四周圍的一切。對於那條金魚的躍離水面，更加沒理會到。

那條躍騰在空中的金魚，在空中張口挺身。驀地整條金魚爆裂開來，一股五彩斑斕的烟霧，迅即擴散瀰漫。

五彩斑斕的烟霧像帳幕般刹時籠罩了魚池、小亭。

浸沐在情愛中的風十八，紫君兩人，直到五彩烟霧籠罩他們時才驀然驚覺。「十八哥，怎會這樣的？怎會突然生出這股烟霧？」紫君揮袖想撥開遮隔着她與風十八的烟霧。

烟霧這時已將他兩人全身包沒，你看不見我，我看不見你。

「紫君，妳在那裏？」風十八一急，運勁揮劈，想將濃厚的烟霧劈開揮散。

說也邪門，一任風十八雙掌揮劈，那五彩斑斕的烟霧却翻翻滾滾，劈之不開，揮之不去，且越來越多。

「十八哥，我好怕，什麽也看不到，我找不到你，也看不到你，只看見烟霧。」紫君的聲音不知從那個方向傳來。

「紫君，不要怕，站着別動，等一會烟霧就會散……喔……」風十八的聲音在發出「喔」一响後，便自寂然。

也就在風十八發出「喔」一聲的同時，有一道耀烈的閃光如電閃般撕裂了五彩斑斕的烟霧，閃射在掌袖亂劈亂揮的風十八身上，一閃即沒。

紫君在五彩的烟霧中什麽也看不見，心裏恐慌得很，這時驟然聽不到風十八的聲音，不由心慌地大聲喚叫：「十八哥，你怎樣了？爲何突然不說話？」

沒有風十八的聲音傳來，紫君再喚叫，仍聽不到風十八的回答，急亂驚慌得哭了起來，在烟霧中瞎摸亂走，一邊在哭叫：「十八哥，十八哥！」

倏的，瀰漫籠罩在魚池、小亭的五彩烟霧，像風流雲散般，刹那消散淨盡，不留一絲痕跡。

少女紫君眼前一亮，重又清楚地看見四周的景物，也看見了風十八。

風十八倚站在一條亭柱旁，一手抱着亭柱，另一手按着喉頭，兩眼露出驚怖的光芒，目光呆滯。

紫君乍一看風十八，驚喜得忘形歡叫一聲：「十八哥！」直撲向風十八。

張臂正想摟抱住風十八，倏的整個人如遭雷殛，渾身一震，窒停下來，以手掩口，瞪大一雙驚怖的眼睛，望着倚柱而站的風十八。

風十八却不言不動，目光驚怖呆滯，手按在喉頭有血從指縫掌隙間淌流下來。那血好鮮紅。

「十八哥——！」驀地，紫君尖銳地呼叫一聲，人像瘋了般，撲前一把摟抱着風十八的身體。

風十八的身體在紫君懷中，仍是温軟的，不過，已沒了生氣和反應。

一劍穿喉，任何人也必死無疑！

風十八就是被一劍穿喉而死的！

紫君已強抑驚慌悲慟，正輕輕扳開風十八按在喉頭的手，喉頭赫然出現一只有指頭大的血洞，鮮紅刺目的熱血，仍不斷從血洞中淌流出。風十八温軟的身體，亦逐漸在她懷中變得冷硬。

這眞是不可置信的事，先一刻還是活生生，情意深重的風十八，此刻，却變成了一個沒有生命，不會說，不會動的死人，若不是身歷眼見，打死她也不會相信。

那五彩烟霧。那五彩烟霧一起，噩夢就跟着開始，紫君此刻就像做着一個十分可怕的惡夢。她眞不敢相信，心愛的風十八，竟然會在刹那間被殺身死，連殺他的

人是誰也不知道。

默然無語，眼中有淚，紫君輕輕扳開風十八抱住的亭柱，赫然發現柱上草草刻着幾個字：烟霧殺手殺……

紫君雖然不懂武功，但這一年以來，常與風十八在一起，常聽風十八講起不少關於武林人的軼事趣聞，故此，對武功也有一些認識，此刻一見那刻在柱上的幾個字，就猜到必是風十八臨死前，用指力刻在柱上的。

紫君因爲不是武林人，故此她不知烟霧殺手是何許人，但她讀書識字，且心思靈巧，從柱上那幾個字，她猜想必是一個叫烟霧殺手的人，將風十八殺了，由烟霧殺手四個字，令她聯想到突生的五彩烟霧，那個烟霧殺手一定是在烟霧瀰漫中將風十八刺殺的；她想，那些烟霧是人爲的。

本來一條心想着與之長相厮守，白頭到老的風十八，却死了，紫君此刻人雖活着，但一顆心，也隨着風十八的死去而枯萎了。

無語問蒼天，蒼天不答；撲簌簌流落在臉上的淚水，代表了她此刻痛不欲生的心聲。

拚盡全力，抱起心愛的人的屍體——風十八的屍體，紫君身子搖幌了一下，咬牙撑持着走出觀魚亭。

× × ×

岑山碧今天心情很不好。

他獨自一人，坐在這臨江的巨岩上，已一連喝了五六斤悶酒。人已微醉，倚岩而坐，雙眼定定地注視着岩下江中滾滾逝去的江流，嗒然若喪。

風十八的死訊，他今日才知道，他被這個驚人的消息驚呆了，跟着他感到揪心的痛，他不敢相信這消息是眞的，但又不能不信，這個消息是風十八心愛的女孩子——紫君親口告訴他的，並將他帶到風十八的新墳前，在墳前，紫君將風十八被殺的經過，詳細對他說了一遍。

直到紫君說完，岑山碧只低沉地說了六個字：「好個烟霧殺手！」然後一聲不响，撇下紫君，一個人携了十幾斤酒，來到這臨江的巨岩上。

他想喝個爛醉，好忘却眼前這刺心椎骨的痛苦，偏是他平時酒量驚人，輕易不會醉倒，五六斤酒落肚，只是微醉。

既然喝不醉，酒又越喝越苦澀，他乾脆不喝，一古腦兒將喝剩的扔到江裏。

望着滾滾的江流，令他不由想起往昔與風十八同遊的歡樂日子。

那時，風十八還未邂逅紫君，是一匹無羈的野馬，而他——岑山碧，亦性喜遨遊，兩人年歲相若，性情相投，遂成莫逆之交，結伴到處遨遊，登臨名山大川，莫不意興遄飛，壯懷空闊，這一段日子，令到岑山碧永生難忘，後來，忽然有一日，風十八無意中邂逅了紫君，遂墮到情絲愛河中，不再到處跑，定定地留下來。他在祝福了風十八一番後，依然萍踪無定，到處遨遊。

想不到，這次同來找風十八，見到的不是他的活人，而是他的墳墓，怎不令他傷痛欲絕。

——兩人在同遊的那些日子裏，建立了深厚的手足般情誼。

望着滾滾的江流，岑山碧忽然熱血沸騰，握拳起誓：「不殺『烟霧殺手』，有如此石！」一拳擊在一角突出的岩石上，那角岩石應拳碎裂。

一陣激動過後，平靜下來，他忽然又很想喝酒，不過，他沒有後悔剛才扔下江中的酒——他一生人從未爲自己做過的事後悔過一次，不論對的也好，錯的也好。

岑山碧正想離去，到熱鬧酒舖中大喝一頓，心念才動，一個身穿水青短衣褲的瘦弱漢子，已出現在岩石前，手裏提着一罎酒，遞向岑山碧道：「公子不是想喝酒嗎？」

岑山碧心頭打個突，這人素不相識，怎會知道自己要喝酒，及時將酒送來。他沒有伸手去接，一雙眼警戒地打量着眼前這個毫不起眼的瘦弱漢子。

瘦弱漢子似乎看出他此刻所想的，臉上肌肉牽動，露出一絲難看的笑容。「公子，這酒是紫君姑娘敎小的送來的。」

岑山碧聽這漢子如此說，似乎釋去疑念，一笑，伸手去接酒罎。

其實岑山碧不是眞的去接酒罎，而是乘機動手。伸向酒罎的手忽然像變魔術一樣，倏忽來到那漢子的咽喉前。五指一曲，扣向瘦弱漢子的喉頭。

也就在這時候，瘦弱漢子手中的酒罎「噗」地一响，倏然爆裂碎開，一股霧氣般的青烟在岑山碧面前迅快地擴展開來，遮隔住岑山碧的視綫，令他看不到瘦弱漢子的身形，自然，扣向瘦弱漢子的手也落了空。

青色的烟霧迅速擴散開來，像濃厚的晨霧般，將岑山碧全身上下，周圍十丈方圓籠罩了。

岑山碧一下子陷沒在青色的濃厚烟霧中，目難視物，像個瞎子一樣。

「烟霧殺手？」岑山碧脫口喝叫一聲，劍已出鞘，長劍護身，一手揮劈籠罩着他的烟霧。

× × ×

剛才他之所以突然出手，是從那瘦弱漢子的後一句話中聽出毛病。

他明明記得，自己在驚悉風十八的死訊，並看過了風十八的新墳後，悲痛之下，一個人獨自來到江邊巨岩，根本就沒有告訴紫君他會到哪裏去——當時連他自己也不知走去哪裏。那麽，此人雖然說出紫君的名字，却怎會知道自己在此？這是一大破綻，遂令他啓疑，出手想制服這瘦弱漢子。

初時，他沒有想到來人就是鼎鼎大名的「烟霧殺手」，烟霧一現，他才驚覺。

烟霧迷漫中，沒有人回答岑山碧的問話，却用行動回答了。

岑山碧的話聲未落，一道迅急耀烈的閃光已割裂烟霧閃射向他的眉心。

岑山碧人在烟霧籠罩中，雖然目不能視，聽覺還是非常靈敏，那道閃光只差一分就刺中他眉心，却被他靈巧地閃身避過了。

岑山碧自己身在險境，他不想睜眼睛瞎與「烟霧殺手」拚鬥——那會很吃虧，避過一擊之後，他人亦乘機往前疾衝！

——他想衝出濃烟籠罩的範圍。

可是，任他一衝再衝，就像孫悟空跌

落了無底深洞，前面永遠有烟霧在阻蔽着他，始終衝不出烟霧籠罩的範圍。

岑山碧見衝不出烟霧的籠罩，不禁有點心慌，他此刻才眞正感覺到「烟霧殺手」的可怕。

他停下來，烟霧中立刻有耀烈的光芒射向他，起初，他還能擋格閃避，但，他畢竟目不能視——像個瞎子一樣，十多招後，終於肩上被刺了一下，跟着，手脚各被刺中，最後，胸膛上被重重刺中，至此，岑山碧澈底垮了。

就在岑山碧倒下的同時，青色的烟霧像萬蜂歸巢般，刹那捲聚在一起，形成一條青色的烟柱，凝聚着不動。

四周的景物刹那清明，岑山碧仰躺在地上，手上仍緊緊執着長劍，身上起碼有五六個傷口，在流着血，最嚴重是胸膛上的傷口，在突突冒湧出大股鮮血，看來，岑山碧是活不了。

青色烟柱中傳出語聲，語聲冷漠：「岑山碧，我知道你仍未死，不過離死不遠了！」

雙眼緊閉，全身是血，狀如死人的岑山碧，聞聲居然緩緩張開了雙眼，目光遲滯地望着那凝聚的烟柱，喘聲問：「剛才現身的人，不是你本來面目吧。」

烟霧殺手冷傲地說：「你好聰明，從來沒有人見過我的廬山眞面目，送酒給你的漢子，不過是我的一個化身。」

嗆咳出一口血，岑山碧喘氣道：「你爲何要殺我，是否因爲風十八的關係？」

烟柱凝聚不動，也沒有語聲傳出。

等了一會，岑山碧居然還未死。「你爲何不答我？是否我說對了？」

烟柱中傳出烟霧殺手的嘆息聲：「岑山碧，你是個聰明人，你已快死，知道了又有什麽用？」

岑山碧居然還能笑。「我不想做個糊塗鬼，死了也不知道爲了什麽。」

「現在你可以安心的死了。」烟霧殺手說。

岑山碧急劇喘息了一會，看來他是極力掙扎着，語聲低微到僅可聽聞：「我聽說『烟霧殺手』殺人，從來只用一劍，今次你却起碼在我身上刺了五六個洞，爲甚麽？莫非你不是眞正的『烟霧殺手』？」

靜默了一下，烟霧中傳出語聲：「老實告訴你，你是我出道以來，打破了殺人只用一劍的規矩，我本來在一劍殺不了你後，立刻撤退，但想到，今天若不殺了你，以後很難再殺你，而我也必將被你追查到，故此，我自己破壞了自己訂下來的規矩，破例使出五六劍，將你殺死。」

岑山碧喉頭動了一陣，終於說出話來：「那麽，你承不承認，我是個最難殺的人？」

烟霧殺手再次嘆口氣。「我不得不承認，你是我出道以來，所殺的人之中，最難殺的一個。」

語聲還在響着，岑山碧已雙眼一闔，頭向側一垂，終於嚥了氣。

凝聚的青色烟柱，在岑山碧嚥氣之後，旋轉着，化爲一條烟龍，投入江水中，一沒不見，像龍投大海。

× × ×

就在烟柱投沒入江水後不久，一條苗條的身形，快步奔到，呆呆地站在岑山碧的屍體前，不言不動。

站在岑山碧屍體前的人，是個少女——紫君。

可惜她來遲了一步，見到的只是岑山碧一身是血的屍體！

× × ×

秋江月、風十八、岑山碧被烟霧殺手刺殺的消息，立刻傳遍了江湖，也哄動了江湖。

但跟着發生的事，更令到湖江武林震驚不已。

先是「長空雁叫」白翎，跟着「有進無退」秦勇，接下來是「拳霸」朱堯，「公正嚴明」嚴法，「黃山逸叟」史拙耕，於旬日之內，先後被「烟霧殺手」空幻烟所殺，每一個都是一劍斃命。

先後被殺的人，都是江湖武林有名人物，且都是俠義中人，「烟霧殺手」先後連殺八人，這無疑是向武林正義白道之士挑戰。

武林中正義之士，個個悲憤，誓要將「烟霧殺手」殲殺！

「烟霧殺手」行踪詭秘迷離，武林中，包括被「烟霧殺手」刺殺的人在內，沒有一個人見過他的廬山眞面目，可說是對面相逢不相識，要殲殺他，可說難上加難，也無從着手。

若要找到烟霧殺手，首先要揭開他的廬山眞面目，否則，就像瞎子拍蒼蠅——白費氣力。

武林正義之士在百思無計之下，決定來個守株待兔。

這是一條笨計，但在想不出一條妙計之前，只好姑且一試。

× × ×

武林中，由於被「烟霧殺手」先後殺了八人，無不人人自危，不知幾時輪到自己，個個嚴加戒備，提心吊胆。

只因爲烟霧殺手出沒無常，說不定，在你最不提防的時刻出現，瞬息間將你刺殺。

今日，是慶州大豪「流星追月」最高興的日子，因爲他年過半百，膝下猶虛，常爲偌大家財無人承繼而心生隱憂，但在十個月前，他的夫人却懷了孕，瓜熟蒂落，今日爲他產下一個白白胖胖的小子，晚年得子，怎不叫他老懷大慰，心情興奮。

他在看過正熟睡的兒子後，一個人坐在園中敞軒內兀自一個人笑得合不攏咀——他是由於避免讓下人見到他那不能自抑的興奮神態而躲在這敞軒內，他不想讓人分享他因晚年得子的歡愉。

他正在笑在臉上，歡在心頭，盤算兒子滿月時，擺多少席酒，請多少人的時候，園牆外突然飛擲入一物，落在敞軒階前，「噗」一响，爆起一股烟霧，烟色淡黃，霎眼間擴散開來，將整座敞軒充塞籠罩了，令到「流星追月」戴羽星整個人剎時陷沒在烟海霧雲中。

與此同時，敞軒四周圍的樹叢中，假山石後，冒現出二三十條漢子，個個手執弓箭，——弓已滿弦，箭已上搭，覷準籠罩敞軒的黃烟，隨時準備發射。

難道那些包圍了敞軒的弓箭手，不理會被黃烟淹沒的戴羽星而照樣放箭？

說得不錯，那二三十名弓箭手確是不理會流星追月戴羽星，一聲叱喝响起，箭如飛蝗，鑽射向黃烟中心。

箭未到，那團籠罩了整座敞軒的黃烟，已如雲海幻變般，翻騰舒捲，直往四外擴散，刹那，烟霧展佈向那些弓箭手藏身的樹叢、假山。

這一間瞬，那批弓箭手剛好趕及放射出第二批箭矢。

第二批箭矢剛射出，烟霧已將他們掩沒，令到他們像置身雲海般，目難視物，自然，也不敢貿然放箭。

第一批攢射向敞軒的長箭沒入濃烟霧海中，烟霧中立刻傳出一聲沉悶的慘叫——分不出是戴羽星抑或是烟霧殺手發出的——因爲慘叫聲很短促，令人很難從聲音分辨出是誰發出。

不過，在弓箭手射出的第二批長箭之前，衆人都看得很清楚，一道黃色的烟龍從烟霧中捲旋升騰而起，快得就像潛龍升天，騰越過圍牆，投射向遠方。

衆人只得一瞥的機會，瞬即被瀰漫擴散的烟霧所掩沒了。

各人在烟霧中都不敢亂動，恐防傷了自己人，也恐防被誤會爲「烟霧殺手」而遭受攻擊。

× × ×

烟霧很快消散，園中各人皆視野清明，衆多的目光皆集中投注向那座敞軒。

敞軒內空無一人——烟霧殺手早走了，連主人戴羽星也不見了！莫非他被烟霧殺手擄走了？

衆人逐漸向敞軒圍攏，終於看到敞軒地上，不但有被撥落的長箭，且有一灘不大的血漬。

有血漬，則必是有人受了傷。那麽，受傷的是誰呢？

莫非是失了踪的戴羽星？

衆人皆走入了敞軒，四圍察看。對於戴羽星的失踪，一點也不顯得焦急驚慌。

戴羽星是他們的主人，莫非他們都不關心戴羽星的生死存亡？

非也，他們都很關心。不過，他們都很鎭定，因爲他們知道戴羽星很安全，也沒有失踪。

這麽說，戴羽星在哪裏呢？莫非他上天遁地了？

上天倒不是，遁地倒是眞的！

敞軒中那張戴羽星坐過的櫈子，忽然發出一陣細微的軋軋聲，跟着往一旁移開，出現一個比人體略大的洞口，洞口僅容一人上下。

地上洞口一現，洞中立時標出一條身形，躍巧地落在地上，笑顧衆人。

從地上洞口中標出的人。正是失了踪的戴羽星。

原來戴羽星早有預謀，在敞軒地下挖了一個地洞，而地洞的出入口，就是那張圓櫈的地方，那張圓櫈，就是開啓洞口的機關樞鈕。

剛才，他一見有烟霧從地上炸升起，立刻驚覺到可能是「烟霧殺手」找上了他。他趁黃烟未擴散瀰佈到敞軒內的刹那，旋動圓櫈，縱入地洞內，再在地洞內啓動機關，將圓櫈旋回原地。

這一次，烟霧殺手在戴羽星的早有安排下，第一次失手遁逃。

不過，衆人依然未能見到他的廬山眞面目。

「『烟霧殺手』今次可栽到了家，不但殺不了我，還受了傷！」戴羽星望着地上的血漬，得意地大笑起來。

衆手下當然也隨聲附和。

戴羽星既如此說，且身上完好無傷，受傷的當然是「烟霧殺手」了！

怪不得那批弓箭手毫無顧忌地將箭攢射入敞軒內，原來他們早已知道，戴羽星一遇險，會卽時躲入地洞中。

剛才那麽密集的箭雨，射殺不了「烟霧殺手」，可見「烟霧殺手」之可怕、高明。連戴羽星也不得不承認這點。「『烟霧殺手』果然厲害，箭雨下，仍讓他逃了！只受了一點傷。」說時，收斂起笑容，皺起了眉頭。

一名三十五六的漢子上前道：「師父，那厮受了傷，暫時不會再來，師父大可放心。他今次負傷而逃，相信再不敢小覷咱們！」

說話的漢子，是戴羽星的首徒，人稱「沒遮攔」的魯大海。

「唔，爲師這次令那厮第一次不能得手，並令他受了傷，那麽這次丟人可丟得大了，相信他一定知道厲害，不敢再來！」戴羽星踱了幾步，接又說：「不過，還是小心點好，萬一那厮爲了挽回聲譽，或惱羞成怒，乘咱們大意疏於防範之際再來，那就……」他沒有說下去。

魯大海趕緊說：「還是師父思慮週詳，小心提防好。」

戴羽星一揮手道：「大海，那你依舊率領人手，小心防守。」

魯大海一聲：「遵命！」帶着那批箭手，退出敞軒，到各處佈防去了。

× × ×

戴羽星坐在圓櫈上，曲指叩擊桌面。「老弟，你可以出來了。」

語聲未落，另一邊的一張圓櫈自動旋移開，出現了一個地洞口，一條身形自地洞口筆直標躍上，落下時，已坐在另一張圓櫈上。

而那張旋移開的圓櫈，瞬即旋移回原位。

從另一邊地道口出來的人，此刻正望着戴羽星微笑。他赫然就是秋江月！

秋江月不是死了嗎？却怎會在此？

莫非死人也能夠翻生？這可是千古奇聞！

× × ×

其實，秋江月根本就沒有死，沒錯，他確是被「烟霧殺手」於微雨紛飛中，刺殺至重傷垂危，任何人在如此狀態下，非死不可。但，秋江月不是任何人，他是秋江月，所以他雖然傷重垂危，却死不了。

原來，「烟霧殺手」那自以爲刺傷了他心臟的一劍，其實被他於絕無可能的情形下，將身軀偏了一些，「烟霧殺手」那一劍明明是對準了他的心臟部位刺進，但刺入後，由於他的身體偏了一些，刺入的劍鋒自然也偏了，從他心臟邊沿刺過，沒有眞的傷害到他的心臟，但，表面看起來，應該是傷及心臟，其實却不是！

這就是秋江月爲何死不了的原因。

那一劍雖然要不了他的命，却也令到秋江月差點進入了鬼門關，幸而救治及時，才逃過一刦，在床上躺了一個月有多。

至於他怎會出現在戴羽星的府上，並躲在地洞內。那是因為戴羽星與他是生死之交，他自受傷昏迷的那天起，就被秘密送進戴羽星府內的地下密室治療傷勢。

他想讓自己暫時「死」去——這樣他可以不必提防「烟霧殺手」再次刺殺他——這是他的主意，因此，江湖武林人都受了他的騙——包括「烟霧殺手」，以為他眞的死了。

就連戴羽星府內的其他人——除了戴羽星與幾位親信外，都不知道秋江月在戴府內療傷。

× × ×

「老弟，虧你有先見之明，否則，愚兄今日死定了。」戴羽星讚佩地瞧着秋江月。

秋江月臉色仍很蒼白，不過眼神却很足，微微一笑，說：「戴兄，好可惜，仍是留不住他！」

秋江月口中的他，當然是指「烟霧殺手」空幻烟。

「老弟，你怎會料到那斷一定會向我下手？」戴羽星問。

秋江月眼望着敞軒外的一棵梧桐樹，說：「初時我也不敢肯定，後來，小弟躺在床上，將近來發生的事想了一遍，被我發現了一點可疑之處。

「那可疑之處就是，先後被『烟霧殺手』刺殺的八人，無一不是俠義道上的有名人物，沒有一個黑道中人，由此我大胆推想，『烟霧殺手』這次展開一連刺殺行動，肯定有目的，那目的可能是想將武林中有名望的同道除去，以削弱武林白道的力量。而戴兄你，亦是俠義道有名望的人，於是我想到，『烟霧殺手』可能會向你下手。不幸，被我猜中了。」

戴羽星道：「到底他為何展開這次血腥行動，而且對象皆是俠義道中人？」

秋江月眼眸一轉，將目光收回，說：「戴兄，對這個問題，我曾經想過很多遍，也不明白他何以會這樣做？」

「會不會是受人指使？」戴羽星忽然問。

「聽說『烟霧殺手』一向獨來獨往，從不賣誰的賬，武林中，有哪一個能指使得了他？」秋江月以手托着下顎，樣子像很疲困。

「這可很難說。」戴羽星有點憂慮地說：「再這樣下去，只怕武林俠義道會大傷元氣。」

「確實不能讓他再殺下去，無論如何，一定要制止他殺下去，否則後果不堪設想。」秋江月忽然站起身走到敞軒欄前。

戴羽星亦站起身，走到秋江月身旁。「但那斷行踪詭秘出沒無常，如何制止他呢？」

秋江月凝重地說：「這件事越想越覺得嚴重，我忽然覺得，這件事的背後，可能有陰謀！」

戴羽星詫聲道：「陰謀？」

秋江月點點頭。「戴兄，你想想，若不是有陰謀，『烟霧殺手』怎樣大開殺戒，除了小弟險死還生外，被他殺死的七人，全是正派中有名望的人物。為什麼？」

戴羽星一拍欄干，說：「老弟說得有理，這可能是陰謀！一個極大的陰謀！」接又說：「這只是猜想，怎樣去證實呢？」

秋江月握着欄干，沉聲說：「只要擒獲空幻烟，事情就會明白！」

「空幻烟行踪詭秘，出沒不定，身手又那樣高，要擒獲他，只怕不容易。」戴羽星沒有信心地說。

「只要想個辦法，任他狡猾詭秘如狐狸，也逃脫不了！戴兄，他今天不是失手兼受了傷嗎？由此可以證明，他並不太可怕。他畢竟是人，而不是神鬼，總會出差錯的，咱們只要佈置周密，相信不難將他生擒活捉。」

想到先一會，不但安全避過了「烟霧殺手」的刺殺，還傷了他，戴羽星不由豪氣陡生，輕拍秋江月肩頭，說：「老弟，那多虧你的安排，老弟足智多謀，擒捉空幻烟的事，還是由老弟佈置出謀吧！」

秋江月豪邁地說：「為了那一劍，我也想鬥鬥他！」

戴羽星關切地望了秋江月一眼，說：「老弟，大概你也累了，來，咱們到下面喝幾盃！」執着秋江月的手，行向軒中桌椅。

秋江月忽然誠懇地向戴羽星一揖：「戴兄，小弟差點忘記恭喜你。」

戴羽星一怔，旋即恍然，大喜，歡聲說：「走，我差點忘了帶你去看看我那胖小子。看完那胖小子，我與你喝個够！」

× × ×

紫君本姓蘇，她雖然不識武功，但却有一個會武功的姨丈。她的姨丈就是秦中大豪「擒龍客」敖東流。

提起敖東流，不但是秦中一地的大豪，在武林中，更是名頭响噹噹，只要提起「擒龍客」敖東流的大名，可說無人不知、聲威遠播。

先是風十八之死，後是岑山碧身亡；一個是摯愛的心上人，另一個是心上人的摯友，令到蘇紫君痛不欲生。不過蘇紫君沒有去死，反之，激起了她誓要為風十八、岑山碧報仇的決心。

她本人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女孩子，自然沒有能力去找「烟霧殺手」空幻烟報仇索命，但，她有一個名頭响噹噹，身手高強的姨丈，故此她決定去找敖東流，懇求敖東流為風十八、岑山碧報仇。

這天，她已踏入秦中地界。

眞難為了她，一個弱質纖纖的女孩兒家，竟然孤身一人，不辭勞苦，迢迢幾百里，來到秦中。

她雖是個堅強的女孩子，但走了近百里路，走得脚痛氣喘，見前面路旁有一間簡陋的茶棚，再也無力氣繼續走下去，拖着疲乏的雙腿，走進茶棚。

坐下來，喘了幾口氣，要了一碗茶，紫君邊喝邊流目打量着茶棚內歇脚的其他客人。

茶棚內坐着寥寥三數人，多是販夫走卒，行商路客，只有一個例外。

這個例外的人衣着光鮮，相貌堂堂，不過眼眸不正，略帶邪氣，年約三十出頭，在紫君望向他時，他亦恰好望向紫君。

四目一接之下，紫君是女孩兒家，當然連忙將目光收回，低下頭，喝她的茶。

紫君沒有再望那人，却隱隱覺得那人正注視着她，頓時令她惴惴不安起來。

她是一個女孩子，且是孤身一人，若這人對她不懷好意，豈不是很危險？

想到這，她的一顆心不由卜卜劇跳起來。

為了證實她的感覺是否屬實，她鼓起勇氣側首用眼角餘光偷瞥了那人一眼。

這一瞥，令到她稍微平復的心情再次劇震，一顆心蹦蹦直跳，差點沒有從口腔內跳出來。

因為那人正目光灼灼，滿臉微笑盯視着她。

剎時間，紫君的心情慌亂起來，一時不知怎辦才好，走，說不定會在路上無人時，被他纏上，不走，也不是辦法——怎能老呆在茶棚中，茶棚終究會關門。思商良久，仍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只好呆呆地坐在茶棚內。

——從那人的目中，蘇紫君肯定那人對她不懷好意。

也不知坐了多久，紫君才從慌亂怔呆中清醒過來，也才驚覺那人已離開茶棚，走了。

發覺那人走了，紫君大大喘了口氣，慌亂的心情也慢慢平靜下來，吁了口氣，一口喝乾碗中的茶，掉下幾文錢，走出茶棚。

左右張望一眼，大道上空蕩蕩的，不見人影。「可能那人早已走得遠遠的了。」紫君暗自安慰自己。

既然看不到那人的踪影在附近出現，紫君也就放心上路了。

× × ×

走了有十多里路，沒有發覺那人的行踪，紫君越發放心了，而且暗自嘲笑自己胆小及多心。

那知，她對自己的嘲笑還未完，一顆心却陡然收緊了，脚步也不自覺停下來，櫻口微張，却沒聲音發出——她已被十多丈外一棵樹後轉出的身形嚇得有點呆了。

你道樹後轉出的是什麽人？就是在茶棚內對紫君虎視眈眈的人！

想不到在這四野無人的地方出現了！

紫君怔呆了一下，隨即回過神來，盡管心在蹦蹦跳，她的腦中已在飛快地閃過幾個不同的念頭，是繼續向前走，還是往回走，抑或站着不動，大聲呼喊。

往前走，無異送羊入虎口；往回走，肯定快不過那人！站着大聲呼叫，在這四野無人的曠地，可說白費力氣！然則，怎樣做才好呢？

她正在惶亂想不出一個脫身的辦法時，那人一霎時間，已來到她身前不到五尺處，只要一伸手，就可以將她抓住！

紫君不由尖叫一聲，退了幾步，雙眼驚懼地望着那人。

那人却沒有跟着逼前，交抱雙手在胸前，含笑望着她，不言不動。

退了幾步，見那人沒有逼上來，心定了一些，胆氣陡壯，鼓起勇氣問：「你是誰？為何阻住我去路？」

那人以欣賞的眼光打量着紫君，稱讚道：「果然是個美人！」說時眼中閃過一抹邪惡的兇光。

紫君被那人這句話激怒了，忘記了害怕，大聲叱道：「光天化日之下，調戲女子，你難道不怕王法？」

那人雖然長得相貌堂堂，壞在一雙眸子不正，滴溜溜亂轉，顯得有點邪氣，他反而哈哈笑起來：「姑娘，這裏只有你與我，王法在這裏一丁點用也沒有，你只有乖乖聽我的！」

紫君身子顫慄了一下，大聲說：「你想怎樣？」

那人嘻嘻一笑，和聲道：「不想怎樣，姑娘，你不用害怕，我不會在這裏強暴你，我只想妳跟我到一個地方，只要你一到那地方，担保妳歡喜，不想走！」說時，露出曖昧的笑容。

紫君一聽，忍不住打了個冷顫，知道今番落入奸人之手，把心一橫，就想往路旁一方岩石撞去。

才想動，心頭一動：若這樣死了，豈不死得不明不白，風十八、岑山碧的仇也不能報？想到這，她又不想死了，她暗自咬牙道：「不，不能死！無論如何，也要活下去！」

「嘿嘿，姑娘，想清楚了沒有，願意跟我走嗎？」那人見紫君不言不語，神情數變，口裏說着，人却逼前了一步。

紫君不由跟着再退一步。突然用手一指那人背後，大叫一聲：「大俠救命！」

這一聲叫，尖吭厲鋭，只有情急之下，才會發出這樣的叫聲，不由令到那人心頭一震，以為後面來了人，疾忙掉頭側身往後張望。

紫君却乘這機會，轉身拚盡氣力，往來路急奔。

那人回首一望，身後哪有人？只有幾棵樹，知道上了紫君的當，疾回首，紫君已在六七丈外，正全力奔跑。

那人不由怒極反笑。「姑娘，今天如讓你逃出我的掌隙指縫，我不姓舒！」

原來此人姓舒，不知名字是什麽？

紫君雖然聽到那人的笑語聲，也知道那人姓舒，她却沒有停下來，反而奔跑得更快！

她一心只想逃離此人的魔掌。

自稱姓舒的這人，直看着紫君逃出有十七八丈遠，才長笑一聲，整個人倏然彈躍而起，人在空中一個翻滾，捷如飛馬般騰掠向正自全力奔跑的紫君！

紫君此刻心中只有一念頭，那就是：跑！跑！跑！可惜，無論她怎樣拚盡了力氣奔跑，依然逃不出姓舒的魔掌！

就像變戲法一樣——在紫君的眼中看來，姓舒的驀然間從天而降，擋在她身前，若不是她驚覺，及時煞住往前奔跑的身子，眞的會一頭撞在那姓舒的懷中。

急促地喘息着，憤怒地望着站在他身前不到三尺姓舒的，直恨不得伸手將那姓舒的一雙眼珠子挖出來——姓舒的一雙眼，正邪惡地盯視着她急促起伏的胸脯上。

這令到她有一種受辱的感覺，她恨死了眼前這個姓舒的人！

「姑娘，我說妳逃不了，現在怎樣？信了吧？不信，可以再逃一次，今次讓你再逃遠一點。」姓舒的像貓戲老鼠般戲弄着紫君。

紫君咬牙強忍着沒有哭出來，身子簌簌抖顫着——不是害怕，而是憤怒。突然，她像找到了救星般，大聲說：「姓舒的，你別得意，若讓我姨丈知道了你今天這樣對我，他決不會放過你！」

姓舒的聽她忽然抬出一個姨丈來，不免心中打了個突，接口問：「妳姨丈？妳姨丈是誰？」

紫君見姓舒的神情有點緊張，不由膽氣更壯，清晰地一字字說：「秦中大豪，『擒龍客』敖東流！」

姓舒的聽了，神情震了震，脫口問：「『擒龍客』敖東流眞的是妳姨丈？」

紫君見姓舒的樣子像有點怕，肯定地點點頭：「我此行正是去找他！」

姓舒的神情微變，注視着紫君，好一會，倏然間爆發出一陣大笑聲。

紫君莫名其妙地看着姓舒的大笑，不知姓舒的因何會大笑起來，有什麽值得他大笑。

姓舒的止住了大笑聲後，不待紫君問他，竟然代紫君問：「妳一定很想知道我爲何忽然大笑起來，是不是？」

紫君默默點頭，算做回答。

姓舒的吸了口氣，說：「姑娘，我是笑妳自以爲抬出『擒龍客』敖東流的招牌，就能唬退我。姑娘，妳錯了，不怕老實告訴你，敖東流此刻只怕自己也保不了，那有餘暇來保護妳！」

紫君聽得心頭劇震，促聲問：「你是說我姨丈出了事？」

姓舒的洋洋自得說：「大概是了！」

紫君忽然尖叫一聲一頭撞向姓舒的。

姓舒的料不到紫君會來這一手，一個不留神，差點被紫君撞個正着，百忙中將身橫閃，紫君一頭從他身前貼身擦過。

陰笑一聲，姓舒的倏然伸出一手，只一抓，抓在紫君肩頭上，跟着另一隻手出指連點，點了紫君昏睡穴。

嘿嘿一笑，姓舒的在紫君臉上輕擰了一下，然後挾起業已昏迷的紫君，如飛而去。

× × ×

秦中大豪「擒龍客」敖東流一家八十餘口，於一夜間被殺個清光的噩耗，刹那傳遍了江湖，震動了整個武林，令到武林人心惶惶，議論紛紛。

先是有八名响噹噹的白道高手被「烟霧殺手」所殺，繼之是名重一時的秦中大豪「擒龍客」被殺，武林人都隱隱感覺到，武林中將有一場暴風雨，這場暴風雨，可能會將整個武林摧毀。

照這一連串事件看來，肯定還會有人被殺，只不知下一個會輪到誰？

每一個武林人都不知道，所以人人自危。

× × ×

秦中大豪「擒龍客」敖東流滿門八十餘口，於一夜間被人殺戮殆盡的消息，戴羽星很快就接到了，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他只覺手足冰冷，一口痰湧塞在喉頭，差點閉氣昏過去。

幸得隨侍在側的大徒弟魯大海眼尖，瞧出戴羽星神色有異，一步上前將他扶住，將他扶坐在椅上，替他揉胸搥背。好一會，戴羽星張口吐出一口痰涎，總算喘過一口氣來。

氣息漸漸暢順後，戴羽星長嘆一口氣，喃喃道：「敖師兄，想不到你罹此滅門慘禍，愚弟就算上刀山，下火海，粉身碎骨，亦要爲你報此血海深仇，緝拿元兇，瀝血剖心，祭奠墳前。」說時，淚光在他目中湧現。

站在戴羽星身旁的魯大海，悲憤含淚說：「師父，敖師伯滿門不幸罹難，此仇不共戴天，徒弟就算死十九次，也要爲敖師伯報此血仇！」

想不到戴羽星與敖東流是師兄弟。

敖東流與戴羽星確是同門師弟，不過武林人知者甚少，他倆人在同門學藝時，還是感情最好的師兄弟，藝成之後，兩人一度結伴行俠江湖，更是情如手足，後來，在浪跡到秦中時，敖東流邂逅了當時在秦中一帶，最負盛名的大俠「盤絲手」元慶之的千金元靈芝，兩人一見鍾情，未幾結爲夫婦，敖東流也放棄了遊俠江湖的流浪生涯，在秦中安居下來，並要戴羽星亦留下。

戴羽星雖然捨不得離開情如手足的師兄，但看到師兄已成家立室，自己還是孑然一身，遂激發起一股好勝之心，他決定獨自一人，在江湖中闖一番事業。

雖則敖東流苦苦挽留他，他也不捨得離開師兄，但爲了自己立下的宏願，他還是忍痛離開了敖東流，一個人在江湖上闖，終於，他創建下他自己的事業。娶妻，並晚年得子。

這些年來，師兄弟兩人經常有來往，由於路途遙遠，一年總有兩三次聚在一起，飲酒談心。想不到，情深如手足的師兄，却遭遇滅門之禍！怎不令他悲痛欲絕。

× × ×

戴羽星坐在椅上，呆怔了好一會，忽然站起身，直往內堂走去。

內堂靜悄悄空無一人，戴羽星逕自來到一幅掛着一軸條幅的牆前，伸手在牆上一按，「軋軋」聲中，牆壁裂開一道門戶，戴羽星一閃身進入，裂開的牆壁跟着復合，嚴密合縫，看不出一絲痕跡。

戴羽星穿過一條約有丈長的甬道，來到一間石室前。

石室內立時傳出語聲，道：「可是戴兄？」

戴羽星推開石門，一腳跨入石室中說：「老弟，今日該是你出關之時了吧！」

室內很簡單，一床、一桌、一椅，別無他物，還有一個人，此刻正從床上一躍落地，迎向戴羽星，略一打量戴羽星的臉色，問：「戴兄，莫非發生什麽事情？」

戴羽星頹然坐在室內唯一的椅上，沉重地說：「老弟，確是發生了事，不是小事，而是一件慘酷的事！」

室內的人，正是從「烟霧殺手」劍下倖得不死的秋江月，聽聞戴羽星如此說，再一看戴羽星臉上顯露的悲傷沉痛表情，心頭一緊，不覺踏前一步，一手輕按在戴羽星肩頭上，問：「戴兄，到底發生了什麽事？」

戴羽星沉嘆一聲，強抑悲傷，說：「秦中大豪『擒龍客』敖東流，於旬日之前，滿門上下，八十餘口，無一倖免。全部遭人殺害！」

秋江月聽完，全身一震，神色微變，急聲問：「可知兇手是誰？」

戴羽星搖頭。「由於沒有人生還，而慘事在第二天才被人發現，兇手早已逃之夭夭，故此不知。」

秋江月凝立着不動，雙眉聚攏，好一會，才說：「戴兄，以敖大俠那身爐火純青的傑出修爲，放眼天下，相信沒有幾個人能殺得了他，如今一門八十餘口，盡皆罹難，相信這是一次有預謀的大規模行動，指揮這次屠殺行動的人，武功就算高不過敖大俠，也與敖大俠不相伯仲。」

戴羽星邊聽邊點頭，待秋江月說完，才接口說：「老弟，我與你的看法相同。敖師兄與我情如手足，他的一切我最清楚，放眼天下，殺得了他的人，確是如鳳毛麟角，殺他的人，肯定身手比他高，要不然，必是使手段將敖師兄殺死。」

秋江月憂慮地說：「這可能是個大陰謀。今後，恐怕會有更多人被殺，敖大俠滿門罹難，只是開始。」

戴羽星吃驚道：「老弟，你是說，武林同道中，將有很多人會遭滅門之禍？」

秋江月點頭。「戴兄，我忽然想起一些可疑之處。」

戴羽星盯着秋江月，問：「老弟，你想到了什麽？」

秋江月以指輕叩桌面，說：「我懷疑敖大俠全家被殺的慘事，與『烟霧殺手』的一連串殺人行動有關聯。」

戴羽星接道：「你是說敖師兄滅門之禍，是『烟霧殺手』空幻烟所爲？」說時，額上青筋怒突，目中噴火。

秋江月連忙解釋：「戴兄，我的意思是，殺敖大俠滿門的兇手不一定是空幻烟，但可能與空幻烟有牽連。」

戴羽星凝目道：「老弟，你是說敖師兄滿門被殺，與空幻烟的連串殺人，是同一行動？」

秋江月點頭。「正是這意思。戴兄，不是小弟語出驚人，下一個，可能會輪到你。」

戴羽星神情一震，這一刹那，他想到了出生不到一月的兒子，兒子是他的命根子，他可以死，但兒子不能，他指望兒子爲他傳宗接代。想着，他不由握拳沉聲道：「我不會讓他們得逞的！老弟，你可要帮帮我。」

秋江月一笑。「戴兄，你放心，小弟一定盡力帮你。不過，從今日起，要加派人手，嚴加防守。」

戴羽星感激地望着秋江月，寬慰地笑說：「老弟，有你在此，我放心了。上一次要不是你爲我設想，我早已被空幻烟那厮殺了。」

秋江月誠摯地說：「戴兄，不要再提那件事了，目前，當務之急，是想辦法應付空幻烟再一次的襲殺，相信那厮不會罷休。」

戴羽星點點頭，兩人細聲密談起來。

設阱擒兇　獨探虎穴

繼秦中大豪「擒龍客」敖東流全家被殺之後，不到十日，江東仁俠龔百昌全家三十餘口，亦被一羣神秘的兇手於一夜間殺個清光。

這消息在江湖上傳出，較之敖東流全家被殺，更爲震動——那是因爲武林人都從龔百昌全家被殺之事，意識到這是繼敖東流全家被殺之後的屠殺行動，換言之，今後將有一連串屠殺。

就在武林人惶惶不安的時候，繼之是在武林中素爲人敬仰的「河洛大俠」關重樓全家五十餘口被殺。

河洛大俠關重樓全家被殺的消息傳開，江湖武林就像一鍋煮沸了的水，哄動惶亂，人人自危，不知下一個會不會是自己，各自籌謀應付辦法。

這兩宗震動江湖的血腥屠殺，當然也傳到戴羽星、秋江月的耳中。

× × ×

好奇怪，江湖武林中接連發生三宗血腥大屠殺的一段期間，「烟霧殺手」空幻烟却聲息全無，沒有再出現殺人。

莫非他經過那次於刺殺戴羽星的行動中，不但殺不了戴羽星，且還受了箭傷，傷重不治死去？

對於空幻烟的沒有再出現殺人，江湖武林人都不甚注意——空幻烟每次只殺一人，比起最近的三宗滅門屠殺，可說是小巫見大巫。

但戴羽星，秋江月對於空幻烟的不再展開刺殺行動却很重視，而且感到奇怪。

× × ×

又是在那密室中，只有秋江月與戴羽星併坐在兩張椅子上。

「老弟，先是敖師兄，繼之龔百昌大俠，『河洛大俠』關重樓關大俠全家被殺，看來，江湖將會掀起腥風血雨。」

秋江月臉色很紅潤，眼神充足，看來，他被空幻烟在胸上刺了一劍的傷勢，經已完全愈好。「戴兄，依小弟看來這還只是開始，更慘酷的屠殺行動，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展開，武林中再沒有人登高一呼，制止這種喪失人性的屠殺行動，武林道將會陷入萬刦不復之境地。」秋江月憂形於色，從椅子上站起來，在密室內來回踱步。

戴羽星目光跟着秋江月來回走動的身形移動，亦是憂慮重重地說：「老弟所慮極是，但，武林近三十年來，由於沒有一個極出色的人物出現，領袖武林。武林人就像一盤散沙，各自爲政，誰也不聽誰的。只怕少林、武當兩派，就算出面，也很難組織領導武林同道對抗今後的屠殺行動。」說完，長長嘆了口氣。

來回走動的秋江月倏然停下來，沉聲說：「既然如此，只好獨力制止這種屠殺行動了。」

戴羽星吃驚地望着秋江月，急聲說：「老弟，你想以一己之力，去對抗他們？莫忘了，他們能展開這樣大規模的屠殺行動，力量肯定很強大，你一個人，豈不是如螳臂擋車？」

秋江月沉重地嘆息一聲，毅然說：「戴兄，小弟實不忍武林同道慘遭屠戮。小弟就算死二十一次，也要對抗那羣喪失人性的冷血兇手。」

戴羽星不由肅然起敬。「老弟，莫忘了，還有我！」

秋江月急聲道：「戴兄，你家大業大

，有妻有兒，不像我，一個人無牽無掛，死了，不會連累別人。戴兄，爲了你的兒子，不要插手管這件事。」

戴羽星却固執且激動地說：「不！這事我一定要管，且不說敖師兄全家被殺之仇，就算我肯罷休，只怕他們也不肯放過我！」

秋江月正想開口，却被戴羽星一擺手，搶先說：「老弟，你不用勸我，我一會立刻着手把家中各人秘密安排遣送到一個隱密的地方。我無後顧之憂，就是死，也不怕！」

秋江月聽了戴羽星的一番話，知道他心意已決，再勸也是白費，遂無可奈何地說：「戴兄，你已找到妥善的地方？」

戴羽星展顏一笑。「老弟，就在孩子出生的那一天，我遭受空幻烟刺殺，躲避在地洞中，我想得很多，想到自己今次躲得過，下次不一定躲得過。於是，我就動了爲孩子與他娘安排個隱密住處的念頭。我想到立刻就做，業已爲他們安排了一處絕對隱密的地方。」

秋江月同情地瞧了戴羽星一眼，感慨地說：「戴兄，做一個江湖人，可眞是不易！」

戴羽星亦苦笑相向，攤手道：「俗語說人在江湖，萬般無奈。」

接一轉話鋒道：「老弟，你是否覺得，這一次的屠殺行動，有人在背後主使指揮？」

秋江月點頭。「小弟也有同感，這一連串的屠殺行動，肯定有人在暗中主謀策劃，不然，不會幹得那樣乾淨俐落，事後一點綫索痕跡也沒有留下。」

戴羽星眉頭深鎖。「那背後主謀策劃的人，必定是個非常可怕厲害的人物！」

接又說道：「若果是，那到底爲了什麽原因、企圖，而展開這可怕的屠殺行動呢？」

秋江月肅容道：「戴兄，這一定有原因和企圖，目前，連對方是什麽人也不知道，自然很難知道他們的企圖，當前第一點要做的，就是立刻採取行動，探查出對方的來歷身份。」

戴羽星苦笑道：「連對方是誰也不知道，怎樣追查，到處亂跑亂撞？只怕一輩子也探查不到！」

秋江月微笑望着戴羽星，說：「戴兄，莫忘了空幻烟，聞說他殺一個人，若殺不死那人，是不罷休的！」

戴羽星瞿然道：「我也聽聞他是個很可怕的殺手，只不知他爲何要殺我！」

秋江月依然微笑着說：「這，只有生擒到空幻烟，或可逼問出原因。不過，小弟隱隱覺得，空幻烟展開的一連串刺殺行動，與敖大俠等幾位接連遭到滅門之禍，有關連！」

戴羽星語氣一轉，說：「老弟，你突然提起空幻烟，一定語出有因。」

秋江月蹙眉道：「戴兄，小弟總是感覺到，這幾天空幻烟極可能會再次下手殺你！」

戴羽星放心地舒口氣，失笑道：「老弟，別担心，上次他殺不了我，再來一次，也未必殺得了我，何况還有兄弟你！」

秋江月停步道：「戴兄，我也相信空幻烟再次動手，未必殺得了你，小弟意思是，空幻烟既然一定會再次動手殺你，何不利用這機會，安排一個陷阱，將他生擒活捉？」

戴羽星一聽，不由一拍大腿，激聲道：「這確是個好主意。老弟，你確是高明。」接又說：「你可是想到一個妥善的方法？」

秋江月穩重地說：「戴兄，這是個危險的辦法，乃是要你以身作餌，一個弄不好，可能會有性命之危！」

戴羽星豪放地一笑，說：「老弟，如果我的一死，能够生擒活捉到空幻烟，我不惜一死。何况，有老弟你的安排，再凶險我也放心，我對老弟你充滿了信心。」

秋江月動容道：「得戴兄如此信賴小弟，小弟說什麽也不會讓你受到損傷。」

「老弟，現在可以說說你的妙計了吧？」戴羽星急不及待望着秋江月。

秋江月行近戴羽星身側，彎腰俯身，在戴羽星耳邊密說了一陣。戴羽星不住點頭。

待秋江月說完，他含笑讚佩地說：「老弟，這主意很好，一於照辦！」

接笑顧秋江月，說：「老弟，今次你可要死而復生，公開露臉了。」

秋江月一臉苦笑。「小弟現在才知道，做死人眞難受，悶得很！」

戴羽星關切地問：「老弟，你身體眞的全好了，沒有大碍？」

秋江月舒展手脚，說：「戴兄，你還担心嗎？」

戴羽星凝望着秋江月，由衷道：「老弟，我放心了，相信現在，十頭老虎你也可以一口氣殺死！」

說完，兩人相顧大笑，笑聲在密室內嗡嗡迴响。

×　　×　　×

江湖中人心動蕩不安，個個恐怕有一天會大禍臨頭，慘遭滅門慘禍。

死亡的恐怖陰影，已籠罩整個江湖。

人人自危中，只有一個人例外。

這個人就是戴羽星。

戴羽星近日來經常到外面走動，而且每天中午，例必到三如樓喝幾壺酒。

據說，由於三如樓自釀的三蒸酒香醇清芳，喝過的人無不交口稱讚。戴羽星在嚐試過後，也讚不口，認爲是一種不可多得的好酒，竟像喝上了癮般，一天不到三如樓喝上兩三壺，就渾身不自在。

今天，他仍是一個人到三如樓喝酒，一個下人也不帶。屈指數來，他到三如樓喝酒，已連續有二十三天。

據說，戴羽星不喜喝酒時被人嘈擾，故此酒家在他每次到來光顧時，都特別爲他用屛風間隔出一個與外面隔絕的雅座，小二非經他呼喚，不准擅進。

坐在雅座中，戴羽星已喝了二壺三蒸酒，現正喝第三壺——第三壺也只剩半壺。只要喝完這壺酒，戴羽星絕不逗留，立刻就結賬離去。

戴羽星捧杯在唇，倚窗慢慢啜着，俯視着臨窗街上的行人景物。

一杯酒喝完，戴羽星擰身將酒杯放在桌上，目光也移轉在桌上的酒壺上，伸手提起酒壺，將酒傾注入杯中。

也就在此時，窗外射入一顆有鴨蛋大小的彈丸，落地瞬即爆裂開來，一股如烟似霧的淡白烟霧，立刻擴散，充塞籠罩了整個雅座。

戴羽星整個人均被烟霧掩沒，目難親物。

站立在雅座外，侍候呼喚的小二們，一見雅座內有烟霧擴散湧出，不由大驚，一面急聲呼叫：「戴大俠，是怎麽回事？你沒事吧！」

這時樓上散座中的酒客，一見雅座內無端端湧冒出烟霧，個個都驚奇地怔望着那雅座，沒有一個作聲。

眼看着淡白的烟霧迅速向喝酒的酒客湧至，有人驚覺到情形有點不對，驚聲大叫：「失火了，還不快走！」衆酒客才如夢初覺，慌亂地朝樓梯口湧去。

坐在賬櫃後的掌櫃，却沒有隨着酒客逃到樓下，反之，他奮不顧身地衝入烟霧中，身形刹那被烟霧所籠罩。

烟霧將整層二樓，包括雅座籠罩了，白茫茫一片，有幾個胆大的酒客，小二自樓下衝上，想看個究竟，衝至二樓梯口，也不敢再上——他們什麽也看不見，且差點也被烟霧所吞沒。

白烟迷漫的雅座中，有冷漠的語聲傳出：「戴羽星，看你今番還逃得了！」

隨着是一陣亂响，跟着傳出一聲悶吼聲，繼之一切回復平靜。但白烟依舊籠罩了整層二樓，歷久不散。

大約一頓飯時光，那迷漫瀰佈的白烟才漸漸消散淨盡，站在樓梯口的幾名酒客、小二，也看清楚了樓上的景物，衝上了二樓。

二樓何曾失火，一切完好無缺。

就連陷身在烟雲霧海中的掌櫃、小二，也完好無恙，兩人正自左右扶着戴羽星自雅座內走出。

戴羽星手臂上鮮血涔涔而下，染紅了半截衣袖——手臂上受了傷。

掌櫃與小二扶戴羽星坐下，動手爲戴羽星敷治臂傷。

包扎好傷口，小二長長吁了口氣。「戴兄，剛才好險！」聽語聲，這個小二竟然是秋江月喬裝改扮的。

戴羽星用手輕撫着臂傷，舒然一笑。「空幻烟那厮確實可怕，剛才若慢一點，只怕傷不在臂上，而在胸口要害上。」

接問：「空幻烟如今怎樣？沒有給他走了吧？」

秋江月喬扮的小二答：「就在你走入特設的密室後，空幻烟知道今次不能得手，就從窗口逃走，却不知正好投入了預置的羅網中。此刻，他正像一條兇惡的鯊魚被困在網中，一點兇威也發作不出，乖乖地躺在網中。」

戴羽星欣慰地一笑，望着秋江月、讚佩地說：「老弟，想不到這個既老套又簡單的辦法，能够誘空幻烟上當，且還將他生擒活捉。你確是有辦法！」

秋江月謙道：「戴兄，別讚小弟了，其實，我也沒有把握一定能誘空幻烟上當，想不到這樣簡單而又老套的辦法，居然誘得他上鈎。」

戴羽星含笑接道：「對於像空幻烟如此機警的殺手，只怕越精妙的辦法，越難誘他上鈎，只有用這種最常見、老套的辦法，才能令他不生懷疑而上鈎，老弟，你可謂心思靈巧，對空幻烟這種像狐狸一樣狡猾的人，用上這種對症下藥的辦法。」

秋江月待戴羽星說完後，改變話題。「戴兄，你還能支持吧？」

戴羽星放下撫在手臂上的手，說：「這一點點傷，算不了什麽，我還能够挺得住。」

秋江月吐口氣，說：「戴兄既然挺得住，何不將空幻烟帶上來，見見他的廬山眞面目！」

戴羽星喜道：「老弟不說，我差點忘了，兩次遭他刺殺而不死，是要見見他的廬山眞面目。」轉對那名掌櫃說：「陶總管，煩你進去將那厮帶出來。」

那掌櫃原來亦是戴家總管喬裝改扮的，聞言應喏一聲，快步走入雅座內。

戴羽星感激地望着秋江月。「老弟，這段日子，眞難爲你了！」

秋江月一笑，說：「戴兄，這算不了什麽。能够捉住空幻烟，再多做幾十天小二，小弟也願，何况小弟也要報那一劍之仇，那一劍，差點要了小弟的命。」

×　　×　　×

兩人正說着，從雅座內，當先走出那名改扮成掌櫃的陶總管，跟着是兩名大漢——兩名大漢肩上扛抬着一個被網在網中的人。

兩名大漢在戴羽星面前，將那被網在網中的人放在地上，然後退在一旁。

戴羽星與秋江月的目光，立時注射在網中人的身上。

那網中的人像條大魚般躺在網中絲毫動彈不得，只睜着雙目，盯視着戴羽星。

躺在網中的人年約四十出頭，身材結實，穿一套淡白緊身衣，雙目漆亮發光。一望而知，是個厲害人物。

戴羽星打量着被網在網中的人，哈哈一笑，問：「你就是名動江湖的『烟霧殺手』空幻烟？」

那被網在網中的人瞪目道：「戴羽星！不錯，我就是空幻烟！」說時，一臉悍厲神色。

戴羽星譏嘲道：「空幻烟，從今後，你再也不能行兇殺人了！其實，你只是徒負虛名，連我也殺不了！第一次負傷而逃，第二次雖說傷了我，可也被我擒住。」

空幻烟一臉不甘地說：「戴羽星，你只不過靠着像烏龜縮在甲殼內般躲藏起來，才逃過我的刺殺。至於我第一次受傷，今次被擒，是我一時大意，心急想殺你，沒有細加查察，致中了你的狡計，跌在你佈置好的陷阱中。」

戴羽星悠然道：「空幻烟，聽說你自出道以來，要殺的人，必被你殺死，如今看來，是否有點誇張？」

被網緊緊網着身子，動彈不得的空幻烟，空有一身高明的輕功及身手，如今却動也動不了，氣惱得直咬牙，聞言更是怒火中燒——他本是個驕傲自負的人。「戴羽星，空某人栽在你手中，無話可說，却心有不甘。請問，除了你這個狡詐的老狐狸外，有誰在我的刺殺下，能够不死？」

戴羽星忽然哈哈大笑起來，笑得空幻烟莫明其妙，忍不住問：「你笑什麽？」

戴羽星好一會才止住笑聲，軒眉道：「空幻烟，我笑你太過自負驕傲！」

空幻烟瞪望着戴羽星，怒道：「難道我說的不對，說了大話？」

戴羽星嘲道：「你當然說得不對！因爲眼前除了老夫之外，就有一個人，曾經在你的刺殺下，倖得不死！」

空幻烟聽戴羽星如此說，不由用狐疑的目光分別從秋江月改扮的小二身上，轉到改扮成掌櫃的陶總管身上，最後，落在戴羽星身上。「戴羽星，空某人看不出在場三人中除了你之外，有哪一個曾經被空某刺殺而不死的人。」

戴羽星盯着空幻烟：「以你能够在烟霧中能清晰看物的銳利目力，難道眞的認不出除了我之外，有哪一位曾被你刺殺而不死的人？」

空幻烟聽戴羽星說得認眞，便再次打量着秋江月與掌櫃陶總管，搖搖頭，說：「若是被空某人刺殺而不死的人，空某人一定會認出。別的不敢誇口，對於認人，空某人敢說高人一等。不然，空某人怎吃這行飯？你別是在作弄空某人吧？」

戴羽星哂笑道：「空幻烟，一個人別太過自負，你既然認不出，我就叫他現出本來面目見你吧！」

接轉對一直站在他身旁，沒有出聲的秋江月說：「老弟，小二也做膩了吧，該是原復本來面目的時候了。」

一直喬扮小二，沒有除下人皮面具的秋江月，聞言露齒一笑，伸手在臉上一陣揉摸，接一掀，露出本來面目。手上却多了一張人皮面具。

空幻烟於戴羽星對秋江月說話時，目光已移到秋江月身上，狐疑地注視着秋江月。及至秋江月掀下人皮面具，露出本來面目，立刻認出，脫口驚聲道：「秋江月？怎會是你？」臉色刹那變得蒼白，一雙眼像遇了鬼般，驚怔地注視着秋江月。

——他實在不相信站在面前的人，就是被他一劍貫胸、傷及心臟要害、必死無救的秋江月！

「他却不知道，那一劍雖然刺在秋江月的胸前心臟要害上，劍鋒却偏了一點點，從秋江月的心臟要害邊沿刺過，沒有眞正傷及心臟要害，加上搶救及時，故得不死。」

秋江月苦笑着道：「空幻烟，世上除了一個秋江月外，你可曾見過外一個秋江月？」

空幻烟仍是不信地打量着秋江月，口中喃喃道：「我分明記得那一劍刺在他心臟要害上。從沒有人被刺中心臟，而能不死。不，你不是秋江月！」

秋江月搖頭道：「空幻烟，你不要自己騙自已了，你明明認得我是眞正的秋江月，由於你對你自己太過自信了，所以你一直認爲，你下手刺殺的人，沒有一個人能在你手下逃生。不錯，那確是事實。但你莫忘了，事情不是永遠絕對的，總有例外的可能，我就是一個例外。」

一歇接道：「不錯，你那一劍確是刺在我的心臟要害上。不過，我要提醒你一點，那只是表面上的現象，事實是我在你一劍刺胸的刹那，知道避不了，在生死存亡的一刹間，將身體偏移了一點點，就那一點點，令你原本刺中我心臟的劍鋒，却打從我心臟邊沿刺滑過。我亦倖能在你劍下逃得一命。」

空幻烟仔細聽秋江月說完，才確信站在他面前的人，確是他以爲必死的秋江月，不由頹然道：「聽你如此說來，我不信也不成了。也開始發覺，我是太過自負了，致令到我有今日。要殺要剮，悉憑尊意，空某人無話可話，也不會怨恨兩位。」

戴羽星恨聲道：「空幻烟，你死有餘辜，百死莫贖其罪。你以爲你說幾句漂亮話，我就會放過你，饒你一命？」

空幻烟慘笑道：「空某人沒存着能生還的希望，只求你們給我一個痛快！」

秋江月却突然道：「空幻烟，只要你肯合作，我敢以生命担保，你不會死，並會放你離開！」

空幻烟望着秋江月，沒有開聲問，却用眼色詢問了，那是什麽條件？

秋江月也明白空幻烟目光意思，含笑道：「你是否肯合作？」

空幻烟這次不能不開口了。問道：「如何合作？」

秋江月簡捷地說：「只要你肯說出指使你這次刺殺行動的幕後人物，立刻放你離開。」

空幻烟聽秋江月如此說，臉上微微變色，不過很快就復原。「你肯定空某人背後有人指使？」

「我可以肯定，你背後一定有人指使。不然，你怎會無端端殺我？」戴羽星盯着空幻烟。「我與你沒有仇怨吧？」

空幻烟避開戴羽星的目光，並沒有同答。

不同答，那等於默認了戴羽星所說，他是受人指使而殺人的。

「空幻烟，你是個聰明人，相信你會作出明智抉擇。」秋江月乘機向他進言。

空幻烟仍沒有出聲，不過臉色接連數變，顯是內心作着抉擇。

終於，他抬起眼睛，望着秋江月與戴羽星。「如果我說出背後指使我殺人的人，你們眞的放了我？不傷害我？」

秋江月沒有出聲，望着戴羽星，戴羽星明白他的意思，輕咳一聲，凝重地說：「不錯！你雖然殺了很多人，但不是你的意思，你只是別人的殺人工具，罪不致死，該死的是那個指使你的人。我們只是想找出元兇，所以，你若說出指使你的人，可說帮了咱們的忙，將功贖罪，咱們一定放你走，言出必踐！」

空幻烟沉默了一陣，終於向兩人說：「其實，我也不知道主使我的人的面貌身份，很難向你們說得清楚。」

秋江月平靜地問：「你總不會沒有見過他吧？」

空幻烟點頭道：「見是見過，每一次接受他指示要殺誰的時候，他總會與我見面，指示一番。不過，他由頭到脚都罩在一件寬大的罩袍內，只能看見他的兩隻眼睛。」

「以你的武功修爲，必定能從他兩眼中，窺測到那人的武功深淺吧？」秋江月不放過一絲一毫綫索。

空幻烟略一沉吟，說：「以我推測，他的身手比我高了兩至三成。」

「此人身材如何？」秋江月問。「是高或矮。」

空幻烟一口說出：「比我高半個頭，身材屬於較高類型。」

「聲音呢？有何特徵？」秋江月只能從這些地方去多了解這幕後主使的人。

「聲音像破鑼一樣。」空幻烟補充：「不過，依我觀察所得那是他故意裝出來的，根本不是他原來的聲音。」

戴羽星脫口說道：「此人好細密的心思！」

秋江月也接口道：「這人好謹愼。知道等於不知道。」

接又問道：「每次，你們在哪裏相見呢？」

空幻烟舐舐咀唇，說：「每次都是在一座破廟背後。」

「你們怎樣聯絡？」

「大多數都是『他』用一種很特別的方法通知我，只有在緊急的情形下，我才主動聯絡他。」

「你用什麽辦法與他聯絡？」秋江月急聲問。

空幻烟這時已决心將一切說出，以換得一條命，所以毫無保留地將一切說出：「聯絡的辦法很簡單，但也不易被人看出。那就是，將破廟內一只缺了一角的香爐，移動一下，香爐崩缺的一面向着門口，那就成了。」

「嗯，確是很簡單而又不易被人察覺的方法，有誰會留意一間破廟內的破香爐怎樣擺法。」戴羽星不由讚佩出聲。

「現在可以放我走了吧？」空幻烟心急地問。

「現在還不能。」秋江月擺擺手。

「你們這是什麽意思？不想放我走了？」空幻烟憤怒地望着秋江月戴羽星。

「不是不放你走，說過的一定算數。」秋江月連忙解釋。「有兩個問題想你同答一下。」

空幻烟說：「那就快問吧！」

秋江月問道：「空幻烟，江湖傳聞，你素來獨來獨往。你怎會與那人扯上關係的？」

空幻烟嘆口氣，說：「還不是爲了錢，是他找上我的，聲明每殺一個人，白銀三萬兩，我本就是個爲錢殺人的殺手，他出的價錢如此高，我那有不答應的！」

秋江月邊聽邊點頭，待空幻烟說完，再問：「依你所知，你估計近來武林中接連發生的幾宗滅門慘禍，與你的連續出手殺人，有無關連？」

空幻烟微一思索，說：「我不敢肯定，但有可能。」

「你憑什麽認爲有可能呢？」秋江月打蛇隨棍上。

空幻烟沉吟道：「有一次，我與他見面時，曾問過他一句話，究竟他要殺多少人？他答：他要殺很多人，跟着就忽然停住，不再說下去。我也沒有問他要殺些什麽人。接受了他指示後，就離開了。」

秋江月凝眸沉思了一會，突然開聲說：「空幻烟，現在你可以走了。」

戴羽星連隨揮手，那名總管及兩名大漢上前，將網撤去，並同時在空幻烟身上連拍幾下，將空幻烟被封穴道拍開。

羅網撤去穴道被解，空幻烟一躍起身，伸展一下手脚，然後向秋江月戴羽星一抱拳說：「兩位，空某人可以走了吧？」

「等一等，」秋江月以手示意。「空幻烟，臨走時，我有一言奉告。」

空幻烟抱拳道：「請說。」

秋江月語意深長地說：「希望你從此洗心革面，不再幹這血腥生涯。」

空幻烟亦肅容道：「空某人想幹也不行了，那人一定不肯放過我，秋公子放心，空某人爲了多活幾年，將會隱姓埋名，退隱江湖，做一個寂寂無名的人。」

秋江月放心地一笑。「你現在可以走了。」

空幻烟向戴羽星、秋江月一揖，然後轉身，向着窗口縱身躍射，身形如一縷輕烟般，穿窗而出，一閃即沒。

戴羽星看着空幻烟穿窗閃逝的身形，不由感嘆道：「好高明的輕功身法，放眼天下，只怕沒有幾人高明過他。若不是老弟你想出這個絕妙的方法，眞難生擒活捉他。」

秋江月輕吁一口氣，說：「幸而他肯合作，不然，捉到他，也是白捉。」

戴羽星興奮地說：「老弟，這次收獲眞不少，你準備怎樣做？」

秋江月道：「那當然是去那破廟，見識一下那位幕後人物。」

戴羽星急接口：「好主意！老弟，我與你一起去！」

秋江月急忙搖手道：「戴兄，你臂上受傷，不宜勞動，在家裏靜心養傷吧，小弟一個人去就成了。」

戴羽星從椅上霍然站起，說：「老弟，我怎放心你一個人去，這太危險了，我一定要與你一齊去。」

秋江月扶他坐下，說：「戴兄，小弟此去，鬥智多於鬥力，自會隨機應變，加倍小心，不會有太大危險的。你放心在家養傷吧，一探查到那人的身份來歷，立刻趕同來，與你商量對策。」

戴羽星知道拗不過秋江月，也自知臂上受傷不輕，遂不再堅持。「老弟，一切小心。」

× × ×

夜沉如水，萬籟無聲，在一座破敗的小廟後面，陰影中，挺立着一人，如木偶泥像般，一動不動。

這個像木偶般挺立在暗處的人，站立了約有一盞茶時份，終於輕微地動了動。

沉寂如水的夜空中，立時傳來一陣輕微至極的步足聲——有人正向破廟飛縱而至。

站在廟後陰影下的人，沒有再動，挺立如舊。不過，單從此人的反感，已不簡單。

極輕微的步足聲瞬間來到廟後，現出一條黑黝黝、肥大的身形，距那站在陰影中的人相距丈外停下。

兩人皆不言不動，兩雙發亮的眼眸互視了片刻，終於那全身黝黑、肥大身形的人首先發話：「閣下是誰？怎會知曉聯絡之法？」語聲有如破鑼。

站在陰影中的人聞聲踏前一步，清楚地說：「你就是那名指使空幻烟殺人的主使人？」

那肥大的身形退了一步，詫聲說：「你可是秋江月，亦或戴羽星？」

挺立在陰影下的人朗笑一聲：「在下秋江月，閣下怎會知曉在下身份？」

肥大身形的人陰騖兇惡地說：「你可知道空幻烟的下場？」

秋江月聽得心頭一震，脫口問：「他怎樣？」

肥大身形的人冷肅說：「他出賣了我，除了死，沒有別的下場！」說時，袍袖一揚，一物自他手中擲出，落地滴溜溜滾到秋江月脚前。

秋江月恐防有詐，在那人揚手的同時，早已往後縱退，及至目光落在那物件上，不由往前縱，注視地上那圓溜溜的物件。雖然夜色沉黯，但在秋江月銳利的目光下，仍能清晰地辨認地上的物件，是空幻烟的人頭——竪眉瞪目，掀唇露齒，形貌可怖。

秋江月在認出地上的人頭是空幻烟的人頭後，不由倒抽了一口涼氣，暗自心慄不已——想不到對方行動如此迅快狠辣。

看來，自己到破廟聯絡對方，對方早已知道自己的身份。對方這次現身，顯然是有備而來，想到這裏，暗自加了小心。

「怎樣？閣下認出這顆人頭，竟感到很震驚吧？」肥大身形的人見秋江月不語，語含嘲諷地對秋江月說話。

秋江月鎮定心神，朗笑一聲。「在下確是想不到閣下方面行動如此迅速，不但查出了空幻烟被擒，而且還殺了他！」

身形肥大的人冷酷地說：「他實在該死，竟敢出賣了我！其實，咱們一直有人暗中監視着他，他失手被擒，本該立刻自絕而死。他大概是銀子多了，變得貪生怕死，將知道的一切向你們和盤托出，出賣了我，我不殺他，不足以立威，他死有餘辜。」

秋江月一面在心中轉着念頭，一面說：「然則，你既知道空幻烟出賣了你，爲何又來赴約？」

身形肥大的人冷冷說：「我明知不是你就是戴羽星會來，之所以現身見你，是想問清楚，你究竟知道我多少事？而且你也走不了，早已落在我掌握中。」

秋江月不由暗呼一聲：「苦也！」原來自己早已落在對方的算計中，看來，今次想全身而退，只怕不大容易。表面上却鎮靜如常。「閣下自信能留得住我？」

「不是能不能，而是肯定能，不信，你瞧瞧。」說完，尖嘯一聲，嘯聲未歇，在秋江月站立的五丈範圍內，如鬼魅幽靈般，冒現出二三十條人影，個個手持強弓利箭，對準了他，連破廟屋背上，也伏着五六條人影，一樣拉弓搭箭，對準了他！

秋江月暗道一聲：「不妙！」知道今次很難闖得過這個箭陣，全身而退。

「現在看到了吧！秋江月，你插翅也逃不出這個箭陣！」

秋江月唯有苦笑，不得不說道：「閣下果然好安排，在下確實不易闖出這個箭陣。」

那人嘿嘿一笑：「秋江月，想你也是明白事理，識時務的聰明人，總不會拿性命來冒險一試吧？你既已逃不了，何不束手歸降，主人對你很欣賞，破例不殺你，你意下如何？」

秋江月聽得心頭一動，暗忖：原來此人背後還有人，這倒是一個新發現，看來，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正自沉吟思忖，那人已不耐煩道：「秋江月，想明白了沒有？」

秋江月這時已拿定了主意，立即接道：「在下想不接受你的提議看來是不行了，因爲在下還不想死。不過，在下要見到你們的主人後，才作最後決定。」

那肥大身形的人滿意地一點頭。「主人正要見你，這沒問題，咱們現在就去見主人！」

說時，一擺手，立有一名弓箭手上前，動手爲秋江月幪上雙眼。

秋江月沒有阻止，任由那大漢將雙眼幪上，同時聽到身形肥大的人說：「這是例行手續，每個新加入的人，都要幪上眼睛去見主人，經過這次就不用了。」

秋江月也不多說，沉聲道：「請帶路吧。」

立刻有一人執着他手腕寸關尺上，另一邊也有人扣着他手腕，架起他，如箭而去。

秋江月感覺中，彷彿自己在雲霧中。

×　　×　　×

騰雲駕霧般的感覺終於停止，待到他被除下幪眼黑布，秋江月才發現自己已置身在一座燈光輝煌的大廳堂中，明亮的燈火，耀得他差點睜不開雙眼。

雙眼慢慢習慣了強烈的燈光後，秋江月也逐漸看清楚了眼前的景物。

大廳寬敞高大，在他站立面對的方向，大廳的正中。一把金漆盤龍大交椅上，端坐着一位頭戴金冠、黑髮黑鬚、紅光滿臉，年約五十許，相貌威嚴，身穿綉金龍袍的人。

在那如王者般威嚴的老者座椅右下方，恭站着一名全身套在一件寬大罩袍中的人，看不到他的面目，只看見他的身材及雙眼，由身材來判斷，這人就是空幻烟口中的聯絡人，亦即是今夜在破廟背後與自己見面的人，怪不得當時看不清他的面目，原來他連頭臉也遮掩了。

老者的背後，站着四名美艷動人的少女，餘下空無一人。

不過，整座大廳佈置得富麗堂皇，一派皇室氣象，令人感覺到有如置身於帝王之家。

秋江月看清楚了置身的環境後，暗暗訝異，這像王侯府第般的地方，到底是什麽地方，而那像王侯般威嚴的老者，他又是誰呢？

他正在猜想着，那名由頭到脚套在罩袍中的人沉聲道：「秋江月，還不上前見過主人！」

秋江月無奈，只好上前，抱拳一拱，不卑不亢地說：「晚輩秋江月，見過老前輩。」

他執的是江湖晚輩之禮，沒有失去身份。

那人却沉喝一聲：「秋江月，好大胆，見了主人，竟然敢不跪下！」

秋江月平靜地側頭望那人一眼，說：「你做你的奴才，我可沒有答應做別人的奴才，你若骨頭輕賤，大可長跪不起。我

秋江月除了天地父母兄長之外，從不向別人下跪！」

那罩袍人怒吼道：「秋江月，在主人面前竟敢如此狂妄無禮，你在找死！」身形一動，帶起一大股勁風，撲向秋江月。

秋江月却毫無懼色，卓立不動，靜待罩袍人撲到。

那名威嚴的老者咀唇動了動，欲言又止，沒有出聲，靜靜注視着秋江月。

秋江月站在大廳當中，距那老者少說也有二丈過外，仍然感受到那老者灼灼的目光注視在他身上，不由驚慄這老者的目光逼人。

罩袍人不但勁氣逼人，撲近秋江月身前，立掌如刀，劈擊向秋江月面門。

掌刀未到，一道銳厲的勁氣，已如刀刄般，直逼面門，觸肌生痛。

秋江月心頭一懍，不敢怠慢，旁移一步，側身偏頭，避過罩袍人劈向他的掌刀。同時伸手出指，一指點向罩袍人喉頭。

罩袍人悶哼一聲，身形滴溜溜一轉，如鬼魅般轉到秋江月身後，仍是立掌如刀，劈向秋江月肩背。

秋江月不再避讓，霍然擰身，亦是立掌如刀，迎向罩袍人的掌刀。

兩下裏接個正着，掌沿擊在掌沿上，發出一下沉實的响聲，秋江月退了一步，罩袍人亦退了一步，身形却幌了一幌。

這一硬碰，高下立見，罩袍人輸了。

罩袍人悶吼一聲，揮掌再次撲上，秋江月却沒動，靜靜看着罩袍人揮掌撲上。

那威嚴老者適時沉喝一聲：「停手！」這一聲喝雖然低沉，却極具威勢，整座大廳都迴響着老者的沉喝聲，嗡嗡作响，震人耳鼓。

罩袍人一聞老者喝聲，身形立即一窒，硬生生地收住前撲的勢子，轉身朝老者抱拳恭身，惶聲說道：「屬下不敵，請主人寬恕。」

老者一拂袍袖：「退下。」

罩袍人慌不迭退在一旁，垂首站立。

老者威凛一笑，語聲威沉地說：「果然是後起一輩中的佼佼者，身手了得，秋江月，你且坐下說話。」

秋江月聞言，心想，不坐白不坐，於是不客氣地坐在身側一張椅子上，遙望着上坐的老者。

老者凌厲的目光亦注視着秋江月，再次問：「秋江月，你可願意歸順老夫？」

秋江月毫不考慮地說：「不願！」

老者微一睜目，精光閃射，沉聲問：「你難道不怕死？」

秋江月平靜地說：「螻蟻尙且偸生，是人，又怎會不怕死的！不過，我寧死也不會歸順你！」

老者雙眉一聳。「爲甚麽？」

秋江月答道：「第一，在下生性不羈，不慣受人管束，第二，在下根本不知你是什麽身份來歷，在下怎能糊裏糊塗就答應你，第三，你在幕後用錢收買空幻烟，濫殺武林同道，在下幾乎死在空幻烟劍下，可說與你是仇敵，有這三點，在下怎會歸順你？」

老者眉頭驟攏，冷冷地說：「秋江月，你可知道，在老夫這裏，凡違抗老夫意思的，皆要死。」

秋江月亦冷聲道：「在下不是你的人，不會任憑擺佈，你要殺在下，只怕沒有那樣容易。」

遠站在一旁的罩袍人怒叫一聲：「大胆秋江月，竟敢對主人無禮，我先斃了你！」身形一動，欲想撲向秋江月。

老者適時喝道：「大胆，竟然敢擅自動手，不聽老夫命令。」

罩袍人渾身一震，撲前的身形一窒，噗地跪在地上，惶聲道：「屬下該死，求主人寬恕。」

老者冷酷地說：「已饒你一次，今次饒你不得，自斷一臂。」

罩袍人如獲大赦般，連叩了幾個响頭。「謝主人恩典，屬下感激不盡。」挺起身，袍袖一揚，白光一閃，一條左臂連袖帶臂斷落在地，接着一蓬鮮血自他斷臂口噴洒出，痛得他冷汗直冒，一個身子劇烈顫抖，臉色白如紙，兀自跪在地上，任那斷臂血如泉湧。

秋江月見了，感到一陣噁心，一股寒氣從背脊骨冒升起，忍不住微顫了一下，對於那老者的殘酷，起了強烈的反感，也爲那罩袍人的卑屈恭順感到可憎可悲——一個人生死由人擺佈賜與，那還有什麽意思，倒不如一頭撞死算了。

威嚴的王侯老者故意看了秋江月一眼，才轉對罩袍人說：「還不退下養傷！」

自斷一臂的罩袍人如奉聖旨，一連在地上叩了三個响頭。「謝主人。」檢起地上斷臂，匆匆退出大廳。

秋江月乘這機會，觀察四名美艷少女的表情反應，發覺四名少女像沒有感情的木偶般，平靜地站着，臉上眼中，一點輕微的反應也沒有，就像看不見一樣。

秋江月不由在心裏嘆息一聲，不禁爲那四名少女感到可悲——一個失去了感情的人，根本就不算做一個人。

威嚴老者在上座朝秋江月發話：「秋江月，你現在看到了老者對違抗命令的人的懲罸了吧？你如今還堅持寧死不歸順老夫嗎？」

秋江月聽了老者的話，對老者更加反感憎惡，也爲那罩袍人感到不平，原來老者爲了給他一個下馬威，竟然不惜犧牲手下的一條手臂，此人之殘酷刻毒，於此可見一斑。秋江月想着，心念一動，不答反問：「前輩，可否容在下提出一問？」

老者微微一笑，說：「秋江月，老夫容你提問。」

「老前輩，恕在下唐突，在下請問，前輩爲何要殺在下及岑山碧等人？」

老者一皺眉頭，旋即舒展。「秋江月，老夫破例答你此問，實告訴你，岑山碧、風十八、戴羽星及你，還有很多位有名望的武林人，都在老夫殘殺的計劃內，你如肯歸順老夫，老夫不會殺你！」

秋江月却毫不放鬆地追問：「前輩，你還未答我所問。」

老者眉頭輕聳，說：「想不到你好奇心這樣大，好吧，實對你說，老夫知道，老夫若一公開出現江湖，你們這班自命俠義道的正義之士，必會對老夫採取行動，老夫爲了消除這些阻力，不得不將你們除去，俾得老夫出現江湖時，能一帆風順，直達目的。」

「你的目的是什麼？」秋江月追問。

老者怫然不悅道：「秋江月，你不嫌問得太多了嗎？」

秋江月却不以爲意，笑一笑，突然再問：「最近江湖上突然發生的幾宗滅門慘禍，是否前輩所爲？」

那老者勃然變色，霍地大張雙目，雙目中像有火焰噴出，威態懾人，怒聲道：「秋江月，老夫雖然愛惜你的一身智慧武功，不忍殺你，但老夫忍耐是有限度的，必要時，老夫會殺了你。」倏的威態一歛，重重吐了口氣。

秋江月却毫無懼色，將老者的一切看在眼內，心裏有了計較。

「前輩，在下與你交談了這樣久，還未請教前輩上姓尊諱，實在失禮得很。」

老者突然大笑起來，笑聲宏亮，勁氣十足，聲震屋瓦，歷久不散。

老者大笑了一陣，終於止住笑聲。「秋江月，你好精靈，老夫不會被你甜言蜜語所騙，將姓名告訴你，除非你答應老夫，歸順老夫，老夫自會告訴你，亦會自動將你想知道的很多秘密告訴你。」

秋江月一笑道：「前輩，那在下不想知道你的秘密與姓名了，在下告辭！」

威嚴如王侯的老者雙眉一聳，身軀前傾，疾喝：「秋江月，你還想走？」

秋江月這時已站起身，故作愕然地問道：「難道老前輩這樣不講理，要強留在下？」

老者厲然一笑：「不錯，凡見過老夫的人，若不歸順老夫，就只有死路一條，你想出去也可以，不過，要躺着讓人抬出去。」

秋江月明白老者說的「躺着讓人抬出去」的意思：那就是死後被人抬走，他不甘示弱，手按劍把，大聲道：「只要你們殺得了在下，在下就讓你們抬出去！哼！管你這是龍潭虎穴，在下也要闖他一闖。」嗆然聲中，將腰間的劍拔出。

老者目閃異彩，竟然不怒反笑：「好個狂妄的小子，老夫就讓你見識一下，若你能夠闖出這大廳一步，老夫決不留難你，並親自護送你離開此地！」一拍掌，侍立在他椅後的四名美艷少女，齊一襝衽，跟着長身而起，如四道彩虹般，倏然瀉落在秋江月前後左右，將秋江月困在中間。

秋江月全然不懼，可也不敢掉以輕心，因爲，就憑四女這長身越空躍落他前後左右的身法，就知道四女身手不凡。不然，老者也不會誇下海口，祇出四女來攔截他。

四名少女分穿紅黃藍白四色衣服，每一把劍的劍穗亦分紅黃藍白四色，配合衣裙的顏色，就像四只彩蝶一樣。

秋江月仗劍挺立，不言不動，靜待四女發動攻擊。

四名美艷少女均寒着一張俏臉，一齊拔出腰間的長劍，姿態美妙，有如翩躚彩蝶般，由慢到快，繞着秋江月遊舞，遊舞到快絕時，根本分不出誰是誰，織成一道彩色繽紛的霓虹，令到秋江月眼花繚亂，頭暈目眩，不知該向那一方出手好。

秋江月連忙鎮定心神，垂下眼簾，雙目注地，才勉強鎮懾住心神，不再感到目眩頭暈。

四女也就在此時，同時出劍，四把長劍隨着快速繞走的身形，織成一圈劍網，直刺向秋江月。

秋江月也於這時動了。一聲清叱，一劍化千鋒，隨着疾促的身形，長劍化爲一道護身劍幕，但聽「叮叮叮」連串激响聲密如珠串般响起，這一刹那，秋江月最少接下了百十劍！

這一接觸之下，環繞着秋江月像彩蝶翩舞的四名少女，突的上下左右穿插縱躍，分從各個不可能的角度，像蝶舞花間般，攻襲向秋江月。

秋江月從未遭遇過如此美妙的攻勢，那簡直不像在拚命，只像舞妓在酣舞娛客，可是，你若不留神，或反應慢一點，那像蜂針一樣惡毒的劍尖，隨時會在你身上刺上幾個血洞。

秋江月不得不全力凝神應付四名少女連綿不絕、縱高竄低、左穿右插的攻擊，有兩次反應慢了一點點，差點着了道兒，驚得他出了一身冷汗。

他一邊盡力應付着四名少女的舞蹈攻勢，一面暗自在思忖應付之法——他知道，這樣鬥下去，遲早會眼花手慢，傷在四名少女劍下。

他知道，只有擺脫四名少女的纏攻繞鬥，才能再談取勝之道，於是，他在脚踢劍擋四名少女的一輪攻勢之後，驀地清嘯一聲，整個人如潛龍升天般，筆直騰躍起，在騰躍的過程中，接兩劍，避一劍，一脚踏在一柄劍身上，人亦藉勢加速了騰拔的速度。

秋江月勢如彈丸般，一下子騰拔在空中，脫出了四名少女的纏攻繞擊，正想斜掠向大廳門口，那知就在這時，四名少女如蜂遇蜜般，分從四個方向，八劍合一，躍騰衝刺向他！

秋江月料不到四名少女身手如此敏捷，輕功如此高明，只一霎那，四名少女已如四道展佈的天虹般，向他射到。

秋江月心頭大震，知道避無可避，唯一辦法是硬擋。暴喝一聲，在空中的身形疾如螺陀般疾轉起來，長劍環身揮繞，但聽四聲激响聲中，四道天虹瀉地，跟着秋江月也墜瀉落地——仍然脫不出四名少女的包圍，落身在四名少女當中。

四名少女此刻額上香汗淋漓，嬌喘連連，握劍無力，全皆長劍斜斜垂向地，顯已筋疲力盡。

剛才那一擊，四名少女已經傾盡了全力。

秋江月若在這時向四名少女攻擊，肯定可以將四名少女擊倒，輕易衝出大廳。

可惜，他剛才爲了接下四名少女那如天虹展佈般的攻擊時，也盡了全力，此刻，他也喘息不已，長劍拄地，頭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差點連站也站不穩，遑論動手了。

秋江月一面喘氣，一面心中念轉，仍在打着脫離此地的主意，可惜，不容他多想，倚坐在金漆雕龍大交椅上的老者，也不見他怎樣作勢，驀然間像片雲般飄飛起，迅疾無倫，無聲無息地驟然落在秋江月背後，不容秋江月有所動作，一指點在秋江月腰眼上，秋江月頓時一顫，呆在當地，動彈不得。

四名少女一見老者飄落，齊皆彎下身，匍伏在老者脚下，一動不動。

老者一拂袖：「退回後面去！」

四名少女如奉綸音，齊頓首，從地上爬起來，垂着頭，迅速地退到後面，隱入一面屏風後面。

老者站在秋江月面前，負手注視了秋江月好一會，才發話道：「秋江月，現在你無話可說了嗎？」

秋江月現在確是無話可說——已落在對方手中，他雖然不能動，却能說。「既然落在你手中，只有一死。」

老者負手繞着秋江月走了一圈，「嘿嘿」笑道：「你想死，那還不容易，不過老夫却不想你死，老夫要將你囚禁起來，直到你答應歸順老夫的一天，才恢復你的自由。」

秋江月道：「你這是白費心機，就算你關我一輩子，我也不會屈服於你。」

老者哈哈一笑，道：「年青人，別盡說氣話，失去自由的滋味可不好受，說不定三五天後，你會跪在老夫面前，求老夫還你自由。」

秋江月倔強地說：「我就算一頭撞死在牆上，也不會跪地求你！」

老者目中兇光一閃，旋即隱沒，陰笑一聲：「秋江月，老夫看你能硬得到幾時！」接一擊掌，廳後立即閃出兩名彪形大漢，來到老者面前，一齊下跪道：「主人有何吩咐？」

老者沉聲道：「將他押下去，關在後院中。」

兩名彪形大漢齊應一聲，站起身，左右將秋江月挾持離地，奔出大廳。

老者待那兩名大漢將秋江月挾持下去後，在廳中踱了一會，仰頭上望，自語道：「現在該是殺戴羽星的時候了。」一轉身，朝屏風後走去。

身陷囚籠　佳人援手

戴羽星自秋江月離去後，一直爲秋江月担心，每天都坐立不安，盼望接到秋江月的信息。可是，秋江月一去旬日，連一點消息也沒有，彷彿石沉大海。

戴羽星心情雖很焦急，可也無可奈何，他雖然知道與主使空幻烟殺人的幕後主使人的聯絡之法，却不敢貿然前往，恐怕會失陷在對方手中——如果秋江月眞的陷在對方手中，自己亦陷進去，那麽，就沒有人再知道對方的陰謀了——雖然他也不大清楚對方殺人的動機，却知道是這麽一個人主使空幻烟殺人的。

戴羽星空自焦急，却想不出一個妥善的辦法。

所幸，江湖上近這一段日子來，倒很平靜，沒有滅門的慘事發生。不過，戴羽星心裏總有點惴惴不安，他心內有一種感覺：將會有事發生。

果然，他的感覺沒有錯，就在戴羽星感覺到將有事發生的第三天晚上，一羣神秘莫測、武功高強的幪面人，對戴家展開了血腥屠殺。

所幸，戴羽星早有準備，將妻子與兒子預早送到一個隱密的地方安置好，平日不懂武功的家人僕婦也一一遣散了，家中只剩十多名會武功的僕人和徒弟。

第一個被那羣像野獸般的神秘幪面客殺死的，是戴羽星的大徒弟魯大海。

當時魯大海正從茅坑大解完出來，一手還揪着褲子，一脚踏出茅坑，就被人一刀砍劈在肩脖上，倒地死去。

好在，他死得雖糊塗——根本不知是誰殺死他的，臨死時，却發出了一聲慘厲的吼叫。吼叫聲震動夜空，當然也驚起了戴家中所有躺在床上的人。

戴羽星雖然躺在床上，却睡不着，是以，他一聽到魯大海的慘吼聲，立刻知道不妙，霍然從床上挺坐起，一躍下床，匆匆穿衣結束停當，一手執起那枝倚在床頭的棗木紅纓槍，衝出了寢室。

外面，戴家自上而下，包括總管陶仁，徒弟郭忠明、李義，護院家人等共十幾人，與人數超過一半有多的幪面神秘人，正殺做一堆。

戴羽星眼也紅了，虎吼一聲，挺搶衝出，手起槍落，已有兩名幪面人死在他槍尖下。

戴羽星挺槍衝殺，有如鬧海蛟龍般，銳不可擋，刹那之間，已殺傷了不少幪面人。

但，總管陶仁、徒弟郭忠明、李義等人，也先後死在幪面神秘人的羣攻之下，沒有多久，喊殺之聲逐漸沉寂下來，只剩戴羽星一人，全身浴血，孤身奮戰。

戴羽星長槍連刺，刺傷殺死了幾名幪面人，自己也被那些悍不畏死的幪面人刺傷劈裂了幾處地方，漸漸感到不支。

戴羽星本來不想偷生獨活，但他心念一動，萌生了逃走的念頭。

此念一生，他不再苦鬥下去，棗木紅纓槍一輪狂風驟雨般的衝刺之後，終於給他殺開一條血路，往後園敞軒如飛躍奔而去。

那一羣幪面神秘人當然是不會輕易讓戴羽星走脫，他們緊追着戴羽星，窮追不捨。

可惜，他們沒有戴羽星路熟，追入後園中，已不見了戴羽星的人影。

呼嘯一聲，那羣幪面神秘人分散開來，在後園中搜索戴羽星的踪跡。

擾攘了差不多一個更次，那羣幪面人遍尋戴羽星不獲，只好抬着同伴的屍體，匆匆越牆而出，消失在夜色中，留下了十幾具俱屬戴家的人的屍體。

×　×　×

翌日，立刻有人發現了戴家慘遭屠殺的慘事，於是，哄動了附近的人家及武林人，都趕到戴家瞧個究竟。可惜早已被官府派人把守住戴家，知府大人親自到戴家偵查這十多條人命的血案。

經過查點，獨獨不見了戴羽星及他妻子、兒子的屍體。官府方面懷疑，戴羽星及妻子兒子，一定是被兇徒擄去了。

另一方面，戴家遭到屠殺的消息，不過數日間，傳遍了整個江湖，平靜了一個時期的武林，立即又騷動起來，人心惶惶，人人自危。

×　×　×

秋江月被囚禁在一幢精緻的院落中，對外面的事當然一無所知，更加不知戴羽星家中遭到襲殺的事情，及戴羽星下落不

明的情形。

秋江月被關在這幢獨立的小院中，已有十天左右。他沒有受到虐待，却受到很好的招待。有專人侍候他，每日供應美酒佳餚。不過，却不准踏出小院門口一步。只准在小院範圍內走動，只要他一踏出院門一步，就會有兩名彪形大漢出現，很有禮貌地請他退回小院內。

小院的圍牆很高，高到你不能攀爬登上牆頭，窺察外面的景物，小院中有兩間佈置精雅的小屋，一間是起居室，一間是寢室，兩間小屋均被高聳的院牆圍住，人就只能够在兩間屋內，小院中走動，以及仰頭望一望天上的浮雲偶爾飛過的雀鳥。

秋江月被囚在這鐵桶般的小院落內，每日除了吃飯睡覺，就只有在院中繞着圍牆溜走幾圈。

起初三幾天，還不覺得怎樣，覺得很寫意，很清靜，頗爲喜歡這種清靜安適的生活。過多幾日，感覺就不同了，只覺煩悶得很，自己像只被困在籠中的猛虎，被困在這狹小的範圍內，不能自由地到處走動。

日子越久，這種煩燥、被困的感覺越加強烈，幾次衝動得忍不住想衝出這高牆聳立的小院落，到外面廣闊的天地自由奔馳，最後理智告訴他，這樣是不行的，只會給自己苦頭吃，以及以自取其辱，所以，他始終沒有亂來。

每一天，他都站在院中，仰望天上輕快地飄移的雲塊、偶爾輕捷飛過的雀鳥，他眞想變做雲塊和雀鳥，在廣寬的天地自由飄蕩飛翔。由雲塊、雀鳥，使他強烈感覺到，自由自在不受拘束之可貴。

開頭的日子比較易過，慢慢，他覺得這日子一天比一天長。簡直渡日如年，令他痛苦不堪。

不過，他始終沒有想過向那被稱爲主人的老者屈服。他咬牙抵受着那寂寞、煩燥，以及如困獸一般痛苦感覺，他暗自下了決心，就算死，也決不向那老者低頭。

秋江月被困在這小院子十多天，那老者一次也沒來找過他，彷彿將他忘記了，每天，他兩次見到同一個人——那是負責送飯菜來，及侍候他吃飯，吃完飯後執拾碗筷離去的少女。

起初幾天，這名負責侍候秋江月的少女，總是默默地將飯菜帶來，默默地將飯菜擺在桌上，然後侍候秋江月吃完飯，再默默地收拾好碗筷離去。每天兩次，均是如此，從不望秋江月一眼，總是雙眼望着地下，令到秋江月還以爲她是個啞巴、瞎子。加上有所顧忌，幾天來，沒有與那少女交談過一句話，

這一天，秋江月閑得無聊，悶得發慌，在院子裏繞着行走了不下百十次，由於穴道被封，一點眞氣也提不起，直累得氣喘腿軟，也無興趣再走下去，乾脆回房躺在床上，思索一些問題。

躺在床上不到一盞茶時份，屋外院內却响起了一陣沓雜的脚步聲，直向屋前傳來。

秋江月知道一定是有人來了，趕緊挺身下床，走出寢間，剛好遇上走進屋內的人。

來人正是那個有一股王者氣勢的老者，身後依然跟隨着那天與秋江月一度交過手的四名身穿四色衣服的少女，她們左右站在屋門前，沒有跟進屋內。

秋江月當時沒料到來人是那老者，一見是他，不禁一怔。那老者已自顧在一張椅上坐下來，微微笑道：「秋江月，你大概住得還舒服吧？」

秋江月在另一張椅上坐下，無奈地說：「在人囚籠內，怎敢奢求，你不殺我，已是開恩。不過，我倒想你殺了我！」

老者有點不悅地說：「你眞的寧願死，也不肯歸順老夫？要知道，跟着老夫，在不久的將來，可以叱咤江湖，威風無比！很多人想也想不到。而你，竟然一口拒絕了。」

秋江月淡然道：「人各有志，我生性淡泊，不求聞達，對於你所說的，一點興趣也沒有。」

老者勃然變色道：「秋江月，別不識抬擧，老夫要不是看在你資質特佳，智技皆高的份上，早已一掌斃了你！你可別不知愛惜，激得老夫性起，殺了你！」

秋江月毫不動容，神態平靜，說：「你何不現在殺了我，我被你囚在這鐵桶也似的小院落中，生等於死。我也不想這樣毫無意義地活下去！」

老者鐵青着臉，咀唇抖索，有好一會說不出話，最後，從齒縫中迸出幾句話：「秋江月，老夫給你三天時間考慮，到時若再執迷不悟，別怪老夫心狠手辣！」說完，氣衝衝疾步往外走，看也不看秋江月一眼。

四名少女立刻轉身跟着離去。不過，一名穿白衣的少女，在轉身的刹那，匆匆瞥了秋江月一眼。

秋江月見老者被他激怒得恨恨離去，不禁心頭大快，忍不住仰天大笑起來——發洩掉心中的鬱悶之氣。

×　×　×

老者剛走不久，那位每天負責送飯菜來給他的少女，挽着一個飯籃，匆匆走進來。

在桌上擺放好飯菜後，和平日一樣，一聲不响，垂頭站在旁邊，像個木頭人。

秋江月由於出了口悶氣，心情比較輕鬆愉快，扒了幾口飯，見那少女呆站着，不由脫口說道：「姑娘，何不坐下來呢？老是站着，可不好受，這裏又不是沒有椅子。」

那少女直如不聞，動也沒有動一下，一點反應也沒有。

秋江月見這少女對他的說話不理不睬，不由動了好奇心，他暗道：「今天，我非要你開口說話不可。」放下筷子。不吃不喝，端坐不動。同時暗道：「不信你不開口求我吃飯。」

那知道這少女竟然視如不見——她本來就低垂着頭，眼望地，動也不動，像木頭人一樣站着。

兩人足足僵持了有一頓飯時光，那少女依然不言不動，秋江月也依然端坐着，不吃不喝。

這麼長的一段時間內，秋江月眞以爲那少女是個又聾又啞的可憐人，幾次忍不住想放棄這次試探。

又一盞茶時分過去了，就在秋江月忍

不住想說：「不吃了，你收拾吧。」的時候，驀然，一聲細如蚊蚋的語聲傳入他耳中：「公子，你可是秋江月秋公子？」

秋江月起初還不信是那木納垂頭站着的少女所說，不由怔了怔，繼之心內一陣震動狂喜，脫口低聲道：「姑娘，你終於開口了。你怎知我姓名？」

那細如蚊蚋的聲音又响起：「公子先答我所問。」

這次秋江月留了心，看到一直垂着頭不動的少女，咀唇微微噏動。

秋江月看得心頭一動，知道這少女這樣做，必有深意，遂也盡量在壓低聲音。「姑娘，在下正是秋江月。」

少女依然低垂着頭，細聲問：「秋公子可聽說過一個叫風十八的人？」

秋江月一聽，心潮翻湧，急接道：「風十八風兄，在下不但聽說過，且還是他的朋友！風兄不是被空幻烟刺殺了？姑娘何以提起他？」

那少女目中不禁滾下兩顆珠淚，快速地擧袖拭去，悲聲說道：「那麽，岑山碧呢？」

秋江月激動地低聲說：「當然也認識，他不也被空幻烟殺了，姑娘忽然提起這兩個人，必和這兩人有關連，姑娘到底是誰？」

少女語聲稍爲有點激動。「秋公子，你可曾聽說風十八生前，有位不懂武功的未婚妻？」

秋江月悚然一驚，他當然聽說過，脫口說道：「姑娘，莫非你就是風兄的未婚妻？」

少女不着痕跡地點點頭。「不錯，我就是風十八的未婚妻蘇紫君。」

秋江月心頭跳動。「原來是蘇姑娘，請恕在下剛才冒失之罪。」

少女紫君道：「我一直沒敢與你交談，是未確證你是秋江月之前，我不敢亂來，這裏耳目很多，不得不多加提防，直到今日，我送飯來，剛好聽到主人臨走時的說話，才確定你就是秋江月公子。」

秋江月好奇地問：「蘇姑娘，妳怎會在此的？」

蘇紫君幽幽一嘆：「我是被他們的人擄來這裏的。」

秋江月急於想知道那老者的身份來歷，問：「蘇姑娘，妳可知道被稱爲主人的老者的來歷姓名？」

蘇紫君細聲道：「不知道，這裏的人都叫他主人，我亦從來沒有見到有人敢背後談論他的，這裏所有的人對他都很敬畏，沒有一個敢不遵從他！」

秋江月喃喃道：「他究竟是什麽來歷呢，這人眞可怕！」

蘇紫君忽然低聲說道：「秋公子，我要走了，再逗留，他們就會起疑的，我明天會再來侍候公子。公子有什麽話，明天再說吧。」說完，立刻匆匆執拾碗筷離去了。

秋江月坐在桌旁，以手支額，思索着那老者究竟是什麽人，以那日老者從交椅上飛身點倒自己的身手，當不會是無名之輩，自己却對他連了一點認識也沒有，這老者可說神秘莫測。

忽然，他想起了戴星羽：不知他現在可好？有沒有遭遇到意外？

由戴羽星，他想到了風十八，岑山碧，兩人同是死在空幻烟的劍下，自己却倖能死裏逃生。想不到，在這神秘的地方，意外地遇見風十八的未婚妻。從此，有了照應，自己再不是孤立無援的人，最少，蘇紫君可以帮忙他。

他忽然興起了逃走的念頭。

在被囚進這個鐵桶也似的小院落之後，他就動了逃走的念頭，由於知道是沒有可能的事，便打消了，現在，在遇到蘇紫君後，這個念頭又倏然而生，而且還很強烈。

如果蘇紫君肯帮他，不論是否成功，是生是死，他都要試一試——他想，與其坐着聽憑擺佈，何不冒險試一試，行動總比坐以待斃好。

只要他能够逃出去，就有辦法查明這被人稱爲主人的老者的身份來歷，及他的意圖。

往常，他覺得渡日如年。今日，他覺得更難過，更漫長，天色彷彿老是黑不下來——他急切盼望着明天的到來，到時，可以與蘇紫君商談一下。

時光在他焦急等待中流逝過去。

×　×　×

一大早，秋江月就起了床，坐在桌旁，靜等蘇紫君送早點來。

在急盼中，蘇紫君終於來了。

仍是低垂着頭，一眼也不望秋江月，蘇紫君爲秋江月將早點擺放在桌子上，垂頭站着。

秋江月早已鼈不住了，輕聲說：「蘇姑娘，在下想請你帮忙一下。」

蘇紫君仍是垂着頭，細聲說：「秋公子，別說話，快吃了早點，爭取時間調息一下，午飯時再談。」

秋江月本有一肚子話要與蘇紫君說，聽她如此說，知道必有深意，遂默不出聲，風捲殘雲般將早點吃個精光。

蘇紫君立即收拾了碗碟，一聲不响走了。

秋江月也不去想那麽多，抹了抹嘴巴，回到寢間，盤坐在床上，立刻運氣調息起來。

運氣調息之下，他感到血氣流暢，六脈調和，心身舒泰，被點封的穴道也不解自開。不由驚喜萬分，無暇多想，收懾心神，凝神運氣調息。

兩個時辰過後，秋江月從忘我之境回復清醒過來，一躍下床，色然而喜。

想不到，不知蘇紫君在早點中弄了什麽手脚，吃下去後，此刻，他被點封的穴道不解自開，這一調息下來，他不但感到眞力充沛，還感到功力陡增了二三成。這怎不令他感到狂喜。

不過他盡量壓抑着，仍然裝出沒事人一樣，在小院內繞走。

在繞走的時候，他幾次差點忍不住想躍上幾有二丈的牆頭，窺望一下小院外的景物。但他都強忍住了——小不忍則亂大謀。萬一被院牆外守衛的大漢發現了，那就糟了，說不定會連累到蘇紫君。

好不容易等到蘇紫君送午飯來，秋江月不待蘇紫君擺放好碗筷，逼不及待地問：「蘇姑娘，你今早給我吃的早點……」

蘇紫君一面擺放好兩碟精美的小菜，一面低頭悄聲說：「秋公子，我在你的早點中，偷偷放了粒『通經穿穴丸』，你如今被點封的穴道是否解開了？」

秋江月微微點頭。「蘇姑娘，這種『通經穿穴丸』，在下聽聞是一種武林人夢寐以求的靈丹妙藥，武林人服食，可以增加功力，想不到功效如此大，不但可以增加功力，且還能令被封的穴道自解。蘇姑娘，在下感激。不知蘇姑娘在何處得到這種靈藥。」

這時，蘇紫君早巳像往日般，垂手低頭而站。只聽她幽幽一嘆，悄聲說：「這粒丹丸是風十八生前交給我保管的，並詳細將功效說明，他却沒有對我說如何得到這粒『通經穿穴丸』，我也沒有問他，想不到他死了，而這粒丸却帮了你。」

秋江月黯然道：「蘇姑娘，很抱歉，惹起你的傷心事，更感謝你令我不但解開了被封的穴道，功力且增加了不少。」

蘇紫君細聲道：「橫豎我不會武功，留着沒有用，那粒丹丸對你正適用，如今你功力巳復，可有什麽打算？」

秋江月急促地說：「在下想逃離此地，不知姑娘可否帮忙？」

蘇紫君說：「秋公子，我給你服食了那粒丹丸，目的就是想你逃離此地，帶人來搗毀這地方，遲了，恐怕會給江湖武林人帶來更大的災難。」

秋江月不由大吃一驚，聲音也不覺提高了：「蘇姑娘，此話怎說？」

蘇紫君却以手示意，側頭望了屋外一下，有點驚怕地說：「幸虧沒有驚動了院外把守的人。」

吸了口氣，說：「秋公子，不怕老實對你說，小妹之所以忍辱偷生，就是想將探聽到的秘密找一個適當的人帶出去，公諸武林，激起武林人的公憤，羣起而攻之，將這邪惡的組合消失。」

話音一頓又道：「那位將我擄刧來此的人，由於貪我美色，又料想我逃不出此地，爲了討好我，將一些秘密告訴了我，其中一些秘密是：風十八、岑山碧、秋公子你等人被空幻烟刺殺，全是那主人所主使，還有，我姨丈敖東流全家，及龔百昌等幾位大俠全家慘遭屠殺的慘事，都是那主人指使的。聽說，不久之後，主人會公開現身江湖，宣稱武林各門派，都要歸併在他門內，不歸服者，殺無赦！」

秋江月聽得暗暗驚心，插口道：「蘇姑娘，你可知道他們的實力如何？」

蘇紫君道：「這個我就不大清楚了，我只知他們人數很多，這裏經常聚集有百多人，不計派出外面行動的人。據說派出外面行動的人，有三四百人。」

秋江月聽得暗暗咋舌，暗忖，若不搶在前面，將這個人數衆多的組合瓦解，若讓他們一成氣候，後果不堪設想。「蘇姑娘，外面的情形如何？」他指的是防守的情形。

蘇紫君道：「這裏防守很嚴密，設有重重崗哨，每一個人都不准亂走亂動，負責那個地方的人，就只能在那個地方走動，不得逾越，否則，立予重罰。」

秋江月皺眉道：「如此說來，豈不是很難逃離這裏？」

蘇紫君第一次露出笑容，連秋江月見了，也認爲紫君很美。紫君笑容一現即斂，悄聲說：「那又不一定，防守雖然嚴密，但現在他們只能在負責的地區走動防守，別的地方不能隨意走動，這就造成了一種人爲的空隙，只要熟悉這裏的情況，就不難利用這種空隙偷偷溜出去。」

秋江月聽了，吁了一口氣，說：「如此說來，姑娘可以帶領在下偷偷逃離這地方了？」

紫君道：「不錯！」

「那咱們幾時行動？」秋江月心急地問。

「就在今晚！」紫君接將今晚行動的細節、時間，悄聲詳細說給秋江月知道。

秋江月此刻全靠紫君，當然她說怎樣就怎樣。

× × ×

今晚月黯星隱，夜色沉黯。

接近四更天時分，秋江月早巳結束停當，由於長劍早被取走，只好空着兩手，輕輕從後窗穿躍到外面院中。蹲伏在後窗牆下，靜靜傾聽了一會：一點動靜也沒有，這才像狸貓一樣，悄沒聲地竄躍到院前，貼牆站着。

貼牆靜聽一會，隱隱聽到牆外傳來鼾聲，不由大喜。貼在牆上，施展出壁虎爬牆功，很快揉升上牆頭，探頭往下窺去。

牆外下面，院門兩側，分站着兩名大漢──不過有一個却倚坐在牆根下，歪着頭，扯着鼾，睡着了，剩下一個，不時扭頭兩邊張望。

瞧這情形，可能是兩名大漢知道被封了穴道的秋江月無法逃得了，只需守住院門口就可以了，所以，兩人打了商量，輪流睡覺。殊不料秋江月被點封的穴道巳解，兩丈高的圍牆巳困不住他。

秋江月觀察了一會，遂沿着牆頭攀爬到院子側面，察看過牆外四下無人後，身軀一聳一翻，夜貓子一樣翻落在牆外地上，落地無聲。

蹲下來，貼着牆根，老鼠一樣繞到前面，剛好那名「輪值」的漢子打了個呵欠，轉身俯向那名倚坐在牆根、仍在一個勁扯鼾的漢子，大約是想叫醒同伴，此刻那人恰好背向着秋江月。

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秋江月怎會錯過，身軀挺縱探前，伸臂一指點在那人背心大穴上，那人哼也沒哼一聲，身體往前傾倒。

秋江月手急眼快，伸手一抄，將那漢子攔腰抱住，空出的手一指點在那睡着的大漢天靈穴上，那大漢也在睡夢中，糊裏糊塗死去。

秋江月隨卽將抄抱着的屍體放在牆邊地上，嘴裏發出一聲夜貓子的叫聲。

叫聲一起，三數丈外的一棵樹後，閃出一條嬌俏的人影，向着秋江月這邊直招手。

秋江月毫不遲疑，點地無聲，彎着腰蛇行鼠伏來到樹前，低喚：「蘇姑娘。」

嬌俏人影閃到樹前，正是蘇紫君，二話不說，伸手拉着秋江月的衣袖，只說了聲：「跟我來。」拉着秋江月往側走去。

秋江月這時空有一身武功，由於不熟悉這裏的環境，故此只有像瞎子一樣，在



秋江月面對一個全身罩在黑袍裏的大漢凝視着。

蘇紫君的帶引下，左繞右轉，閃縮竄伏而行。

這地方可能很大，總之，秋江月在蘇紫君的帶引下，行走了足有半個時辰。沿途經過不少房屋樓閣大院小院，連秋江月也走得有點不辨方向，暈頭轉向。他在心裏暗嘆，若不是由紫君帶着，就算沒有人阻攔他，任由他走，他也沒把握走出去。

最後，紫君終於停下來，吁了一口氣。「秋公子，現在沒有危險了，巳走出了警戒範圍，一路下去皆沒有人防守，你可以放心走。天巳快亮，你快點走吧。」

秋江月詫道：「蘇姑娘，你怎不跟我一起走？」

蘇紫君悲聲道：「風十八巳死，而我此身巳非清白，我留下來，是要伺機殺死那汚我清白的惡賊，以報我被汚之恨。再說，我也無面見人，若跟你一起走，萬一他們發現追來，我豈不成了你的負累？只要你能逃出去，我就放心了，秋公子，希望你能將這個邪惡的組合瓦解摧毀，替我爲風十八及姨丈敖東流全家報此血仇，殺死那老賊！」說完，不等秋江月有所反應，扭身往回就奔。

秋江月怔得一怔，巳不見了蘇紫君的身形，只好長嘆一聲，心頭有點惆悵的，放開脚步，往前飛馳而去。

奔馳中，他才發覺，這是一個綿延足有數里的大樹林子，奔出這個樹林子，一輪紅日正好迎着他升起──天色巳亮。

站在樹林子外，長吸了口清晨帶有木葉芳香的空氣，遙望冉冉升浮的紅日，秋江月忍不住展臂長嘯一聲，聲動林木，驚起一羣飛鳥，迎着陽光吱喳飛去。

自由，秋江月第一次感到自由之可貴，自由，不是可以用價値來衡量的。

置身在自由的天地中，秋江月更加感激蘇紫君，他暗暗發誓，就算拚掉一命，也要將這個野心勃勃，妄想將天下武林各門派歸入其掌握中的組合，瓦解摧毀。

× × ×

秋江月辨別出方向後，正打算離去，驀的，正前方傳來一陣衣袂帶風聲。

秋江月正是想閃身入林，藏身樹後，巳來不及，一陣衣袂飄風聲中，巳現出四個人，一直向他急奔而來，眨眼巳來到他面前。

秋江月見閃避不了，乾脆站着不動，靜待那四人奔到面前。

那四個人一見秋江月，立刻戒備地散開，成半月形圍着秋江月，一手搭在腰間兵器上。

江秋月着站，逐個打量四人。

正對他的是一名年約三十五六，相貌堂堂，但眼眸不正的中年人，中年人左邊，是一個年約五十開外，白髮白鬚如雪，五官不正的老者，右邊，是一個鷙鶩臉的漢子，餘下一個，年約四十出頭，一臉鬍渣子，粗眉大目，相貌粗魯的傢伙。

秋江月逐一打量完四人，發覺四人中，他一個也不認識，不知是何來路。

終於，正面對着他的人發話了。「秋江月，想不到你居然能逃出來，這是你的運氣，但不幸你恰巧遇上我們，今次，爲了免除後患，你一定要死。」

秋江月想不到此人會認識自己，從他的話語中，猜到四人都是那如王者般威嚴老者的手下，心頭也就釋然。既然他曾經被他們囚禁過，他們怎會不認識自己，當下淡然一笑，道：「四位想必都是那位『主人』的奴才吧？」

這一句話，令到四人臉色連變，目射兇光，狠狠盯視着秋江月，相貌堂堂的中年人陰狠地說：「咱們雖然是奴才，總好過你做鬼。」

相貌粗魯的漢子錚一聲抽出腰間長刀，暴吼道：「舒堂主何必與這小子多說，宰了他算了。」

被稱呼爲舒堂主的中年人，正是當日在秦中路上，攔截擄走蘇紫君的人，他萬想不到，他擄刧了蘇紫君，並將之汚辱了，如今蘇紫君却放走了他們「主人」必欲得之的秋江月。他雖然想不到是蘇紫君放了秋江月，但也想到，可能有人窩裏反，

將秋江月放了，他要問個清楚再動手。「胡堂主，慢一點，這小子反正走不了，待我們問清楚了他再殺也不遲。」他們這一說一答，就像秋江月死定了，如煮熟的鴨子般逃不了，簡直當秋江月不堪一擊，可謂目無餘子。

秋江月對於兩人對他的輕視，根本不放在心上，他現在只想着怎樣盡快擺脫四人的糾纏，免致驚動了他們巢穴中的人，趕來增援，那時想脫身就難了。

「秋江月，你是怎樣逃出來的？」姓舒的問。

秋江月冷冷道：「走出來的，莫說是你們這種小地方困不住我，就是龍潭虎穴，我也照樣闖！」

秋江月這番話，首先激得那名胡堂主暴跳如雷，哇哇大叫。「姓秋的小子，你竟敢口出狂言，不當咱們是一回事，待俺活劈了你。」

話落身動，飛身撲向秋江月，長刀挾着一大股銳厲勁風，摟頭蓋臉，向秋江月兜頭劈下。

秋江月一見胡姓堂主來勢銳厲，不敢輕視，足下踏出橫移一步，身形側轉，欺到胡姓堂主身側，揮動奪自那兩名守院大漢的單刀，削斬向胡姓堂主的腰身。

那知道這名胡姓堂主雖火爆粗魯，人却陰狡，刀至半途，倏地連刀帶人一個餓狗撲食，仆伏在地，身形如輪滾動，不但避過了秋江月削向他腰間的一刀，而且還出其不意地刀隨身進，暫劈向秋江月的足踝。

秋江月確是沒有提防到胡姓堂主會半途變換身法招式，驟出不意下，差點爲胡姓堂主一刀斬斷一雙足踝，幸得他够靈敏，發現不對，橫斬的刀勢如流星隕墜般向下劈落，剛好截擋住胡姓堂主斬向足踝的一刀。

胡姓堂主見一招不能克敵，虎吼一聲，滾在地上的身形如穿波躍鯉般挺彈起，在挺彈的過程中，由膝至胸，向秋江月斬削出至少三十二刀！

秋江月若被他削斬中，就會像胡羅卜般，被削成一片片。

幸虧秋江月不是胡羅卜，劈下的刀勢隨着胡姓堂主由下削斬上的刀勢不先不慢向上揮揚，但聽密如鼓點般的連串鏗鏗聲中，秋江月全部接下了胡姓堂主削斬向他的三十二刀！

胡姓堂主見連出兩記絕招，也傷不了秋江月，不由兇性大發，於削斬出三十二刀後，人不但沒有向下墜，反而藉着雙刀交擊之力，人亦節節昇高，騰躍了起碼有二丈高下，腰腹一折，整個人在空中如蜻蜓倒豎般，人刀成一直綫，如流星飛墜，筆直墜揷向秋江月頭頂，手中長刀曳溜出一道眩目的烈芒。

別小看了他這一招，如若你妄想閃避，勢必快不過他，那時，他筆直瀉墜的身形會成斜墜，成追擊之勢，逃避的人，絕快不過他瀉落的身形。

秋江月也看出了這一點，立即拿定了主意，站立在當地不動，雙手刀舉過頭，仰頭上望，迎架胡姓堂主如天雷下擊的一擊。

上擧的刀光與下擊的刀光刹那交接在一起，响起連串金鐵交擊聲，兩團刀光交纒在一起，最後，刀光閃歛，秋江月依然站在原地，擧刀過頭，胸膛起伏，額頭冒汗。

再看如一塊隕石般斜斜瀉墜在地的胡姓堂主，竟然像死狗一樣起不了身，由額頭正中，順着眉心鼻尖，到胸膛小腹，有一道長長的血痕，彷彿用朱丹描上去般，沁出一條血綫。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剛才那一招力拚，胡姓堂主已敗了。舒姓堂主也看出了這一點，那白髮老者，及鴛鴦臉漢子一見胡姓堂主瀉墜在地後不能起來，還以他受了傷，一齊撲前搶救。

兩人搶撲到胡姓堂主身前，正要蹲下察看，突的，躺在地上的胡姓堂主發出一下「噗」的爆响，一蓬血雨向上激射起，鴛鴦臉與白髮老者驟出不意，雖然挺身倒躍，也被噴得一頭一身，成了個血人，狼狽已極，拚命擧袖拭去臉上血漬。

兩人再一看躺在地上的胡姓堂主，一個人已自頭頂至小腹，沿着那條血痕，齊中爆裂開，分成兩片，腸臟內腑流了一地，恐怖已極，饒是他們殺慣人，嗅慣血腥味，見了胡姓堂主這等死法，也不由心頭生寒，各自退了一步。

至於那名姓舒的堂主，遲上一步，沒有被噴洒的鮮血噴得一身皆是，却看得分明，被胡姓堂主忽然爆裂成兩片的恐怖情狀，驚駭得怔在當地。

就連喘氣連連的秋江月看見了，也驚異於自己那一刀的兇厲霸道，將一個人劈成兩片。

過了好一會，舒姓堂主與鴛鴦臉，白髮老者才從驚悸中回復過來，三個人都用怨毒的眼光盯視着業已氣息平復的秋江月，舒姓堂主狠聲道：「秋江月，本堂主差點看走了眼，想不到你手段這樣兇殘，哼，今天決不放過你。」

鴛鴦臉與白髮老者各自掣出兵器，成三角形，將秋江月圍在當中，像餓狼一樣伺機撲擊向秋江月。

秋江月刀尖拄地，環顧了三人一眼，淡然說道：「三位不放過我，怎麽還不動手？」

他知今日不能善了，只求速戰速決。

舒姓堂主呼叫道：「陸堂主，黃堂主，咱們一起上！」

那鴛鴦臉的大概就是陸堂主了，首先應了一聲，向秋江月逼近一步，那白髮老者大概是黃堂主，應了一聲後，亦向前欺近。

看來，這三人連同被劈成兩片、破膛開腹死去的胡堂主，是那「主人」的四名堂主，可見地位不低。

秋江月拄刀不動，冷冷注視着三人逼近的勢子，一副毫不在乎的表情。

秋江月的這種表情，激怒了三人，因爲三人在那組合中，貴爲堂主，地位很高，從來沒有人敢對他們心存輕視，特別是對他們三人，當下心內怒火高燒，三人互一打眼色，同時暴喝一聲，三人互相配合着，撲攻向秋江月。

舒姓堂主自側面撲攻上，手中劍斜削直刺，向秋江月攻出十七劍。鴛鴦臉漢子打從秋江月左前方撲攻到，手中一把細鐵

軟刀噹然抖得筆直，刀光閃現中，一刀切向秋江月右肩臂，妄想一刀卸下秋江月一條右臂。

至於那鬚髮如雪的老者，手中三截槍一抖一揮，攔腰掃向秋江月的腰身，想在秋江月腰上扎個血窟窿。

三個人，用三種不同的兵器，三種不同的招式，攻向秋江月，滿以爲在三人聯手，一擊之下，將秋江月擊殺，三人一招發出，臉上已露出獰惡的笑容。

可惜，他們遇着的是秋江月，若是換了另一個，或許會喪命在他們三人聯手一擊之下。

就在三人發動攻擊的刹那，一直拄刀不動的秋江月比他們還要先動了，動如脫兔，身形平飛而起，人刀打橫一個掄掃，只比他們先了那麽一點點，但是，這一點點，就令到他們其中兩人再也看不到日上中天了。

只聞兩聲短促的悶叫，一响即斷，三條身形各自向三個方向躍退，其中兩條身形於停下來後，一手掩着脖子身軀搖幌，終於隆然一聲摔跌落地，兩眼死魚般怒凸出眼眶，凝然不動，一縷鮮血自喉間指縫淌流下。

剩下的一個，像遇見鬼魅般，瞪着一雙駭懼的目光，臉色煞白，駭視着業已落回地上，仗刀而立的秋江月。

這下可以清楚地看到了，躺在地上，喉間仍在淌血的兩個人，一個是鴛鴦臉，另一個是髮鬚皆白的老者，至於倖逃一命的人，就是姓舒的堂主。

姓舒的堂主可能身手比較高，見機得快，故此能全身而退，至於另兩個堂主，可就慘了，一招也接不下，便丟了一命。

姓舒的堂主大概是被秋江月的威勢嚇破了胆，在一步步向後退。

但退不了三步，又自動停下來了——秋江月恰在這時怒視着他。

秋江月持刀指着姓舒的堂主，沉聲道：「你若敢再退一步，要你濺血當場！」

那姓舒的堂主渾身打了個寒顫，硬是不敢再退一步。

他不是不想，簡直想轉身就跑，有多快跑多快，可惜，兩條腿像不屬於他似的，一點也不聽指揮。

秋江月向前踏進一步，兩道冷電也似的目光注意在姓舒的堂主身上，一字字道：「你若果不想死，乖乖的答我問題。」

姓舒的堂主不知那來的勇氣，驀然大叫一聲：「姓秋的小子，本堂主與你拚了！」人劍合一，衝刺向秋江月。

瞧他那架式，根本不像一個會武功的人，只像小孩子打架，一方不够打，忽然低着頭向另一方衝撞過去，姓舒的現在就是這樣情形。

秋江月直視着姓舒的堂主仗劍衝來，毫不爲所動，他要看看，這姓舒的是否眞敢拚命。

姓舒的當然不敢拚命，不然，他也不會擺出了這種架式，衝到半途，他驀然脫手擲出長劍，人却反方向一個倒躍，向林中竄去。

原來姓舒的打着以進爲退的主意，可惜他想錯了主意。

就在他身形將要竄躍入林的瞬間，人影一閃，將他躍竄的身形硬硬截停，跟着脖頸上一陣冰凉，一把長劍已架貼在他頸脖上。

秋江月像鬼魅般，不但閃過了他脫手擲出的一劍，還將劍接住了，攔截住他，用他的劍，架在他的頸脖上，這眞滑稽。

到這時候，姓舒的不得不認了命，乖乖地站着不敢稍動分毫。

他若一動，鋒利的劍就會割破他的頸脖，劍是他自己的，他很清楚劍鋒的鋒利程度。

秋江月冷嘲道：「姓舒的大堂主，怎麽不逃了？」

姓舒的身軀抖了抖，沒有作聲。

「現在是否肯合作，答我所問！」秋江月架在他頸脖上的劍鋒微微用力一壓，嚇得他一縮脖子，慌不迭說：「你問什麽，我答什麽！」

秋江月露齒一笑，說：「你們的組合叫什麽名稱？」

姓舒的毫不遲疑說：「天龍帮。」

「那位『主人』是什麽來歷身份？」

「『主人』就是『主人』，他從沒有對手下吐露過他的身份來歷，所以我也不知。」

「眞的？」秋江月逼問一句。

「句句是實，如有假話，甘願受死！」姓舒的接口答。

「帮中除了你們四位堂主之外，還有些什麽人？」

「除了咱們四位堂主，上有總堂主，護法，總護法，共六人，下有各地香舵主十二人。」姓舒的一口氣說出。

「敖東流，龔百昌等人的滅門血案，是否你們所爲？」秋江月說到這令人氣憤的事時，手上不自覺加勁，將姓舒的頸脖割開一道血口，痛得姓舒的縮脖子，皺眉頭，硬是不敢叫出聲。

「都是『主人』命咱們去幹的，要算賬找『主人』算吧！」姓舒的畏縮地說。

「『烟霧殺手』空幻烟是否受你們主人指使，刺殺我與風十八等人？」

姓舒的一迭聲道：「不錯，空幻烟確是主人指使他去殺你們的。」

秋江月吸了口氣，問：「你們這樣做，究竟有什麽目的？」

姓舒的遲疑了一下說：「主人說：若不殺你與風十八、岑山碧等人，將來『天龍帮』在江湖上開帮立派，必定會受到你們的阻撓。你們一定不會容忍『天龍帮』立帮的宗旨，揷手干預，與其到那時才與你們發生衝突，不如將你們預先除去，一來可免臨事周章，二來可收威嚇作用。」

秋江月問：「你們開帮立派的宗旨是什麽？」

姓舒的說：「只有八個字：武林帮派，天龍一統！」

秋江月雖然早已聽蘇紫君說出天龍帮的野心，現在再聽姓舒的說出，心頭不自主的震動，冷笑道：「原來你們想一統武林，眞是狼子野心。你們主人倒有先見之明，預見到我等一定會插手，不會讓你們得逞，故此來一着殺人立威，我亦差點莫名其妙死在空幻烟的刺殺之下，幸虧我命大，檢回一命。」

接又問：「你還未說出敖東流等人全

家被殺的原因。」

姓舒的道：「敖東流等人全家被殺，是因爲他們收了主人的財物，却又不答應加入本帮，主人一怒之下，下令將他們殺個雞犬不留，以儆效尤。」

秋江月有點不信：「以敖東流等人的身份、財富，豈會貪你們送的一點點財物，别是編出來的吧？」

姓舒的嚇得指天誓日道：「我說的句句是眞，他們雖然有財有勢，連我也想不到他們會如此貪婪，既收了財物，又不答應加入本帮，眞不是人！」

秋江月怒叱一聲：「你還說！」

姓舒的嚇得一窒，不敢再說下去。

「到底你們送的是何財物？」秋江月忽然對天龍帮送出的財物感到興趣。

「送給敖東流的是一對足有龍眼般大的夜明珠，送給龔百昌的是一雙栩栩如生的古玉馬，還有送給……」

秋江月只是聽姓舒的說出這兩樣就够了。一對龍眼般大的夜明珠，一雙古玉馬，相信都不是可以用錢買到的價値連城的寶物，難怪以敖東流、龔百昌的身份、地位、財富，居然還會收下「天龍帮」送出的禮物，而又不答應加入該帮。

財帛可能動不了他們的心，但，稀世奇珍，就不同了。差堪可慰的是，他們雖貪財愛寶，却沒有失去良心。

但既然收了人家的禮，又不答應人家的要求，世上那有如此便宜的事，這是他們咎由自取——秋江月心中這樣想口中却叱道：「怪只怪他們一人，怎可罪及家小無辜，你們這樣作，不嫌太兇殘了嗎？」

隨即想起在「天龍帮」大廳會見那名老者時，罩袍人自斷一臂的慘事，也就覺得自己說的話，太過幼稚，那名老者若不是兇殘成性，又怎會逼令罩袍人斷去一臂？

姓舒的惶然道：「這都是主人的命令，我們都是聽令行事的人。」

「到底江湖上，有多少門派被你們收買了？」秋江月想了解淸楚。

「我也不淸楚，凡是被收買的帮會門派，主人都有一本名册登記起來，只有主人最淸楚。」

「那你知道的呢？」

「據我所知，大小門派帮會，不下三十個，至於名稱，及何門何派，就不淸楚了。」

秋江月聽得暗暗心驚，江湖上竟有不下三十個門派帮會被「天龍帮」收買了，這還了得，他們的勢力豈不是很大，到他們公開立帮開宗之日，只怕整個武林已差不多落入了他們手中，就算有不服的，也不敢反抗，到時，武林中眞的成了「天龍帮」的天下。

就在秋江月微一沉思的瞬間，林中傳來一陣細碎沓雜的响聲，秋江月不用同頭看，也知道林中有人走出來。

他本想放過姓舒的立刻就走，但又心急紫君安全，不知紫君的行踪是否被「天龍帮」人發現了，若是她已被發現，而此刻正逃命出來的話，自己這一走，她豈不是孤獨無援？逃生不能？是以，他心念一動，沒有走，仍以劍脅持着姓舒的。

× × ×

林中果然有人走出，不過不是紫君，而是三名穿一色黑袍的老者。三名老者的身後，跟隨看十多名身穿黃衣的漢子，一發現秋江月與姓舒的，立刻迅速地圍攏過來，將秋江月包圍在中間。

秋江月在這時走，本不無可能，但他却不走，他要弄淸楚這羣人是來追他，抑或追紫君。

好明顯，從林中出來的人，正是天龍帮的人——這一點，從姓舒的一見三名黑袍老者，立刻釋然而喜，張口欲呼又不敢的神態，可以看出。

秋江月早從姓舒的表情看出，未待那三名老者發問，他已沉聲問姓舒的：「他們在帮中是何職位？」

舒姓堂主拿眼瞄一下三名老者，咽了一口唾沫，說道：「他們是本帮的三位護法！」

秋江月不再理會姓舒的，轉對一名矮胖老者道：「三位護法是來追截在下？」

矮胖老人兇厲地瞪望着秋江月，粗宏地說：「小子，不追你，追那一個？」

知道這羣人是追截他的，秋江月暗暗吁了口氣，放下心頭懸着的大石——紫君沒有被他們懷疑。遂氣定神閑地說：「三位不是追到了嗎？」

另一名長着三角眼的老者厲聲道：「秋江月，三位堂主是否你所殺。」一指地上三具屍體。

他這是明知故問。所以秋江月也不答他，反問：「以你看呢？」

三角眼老者兩眼眯起，陰狠地說：「秋江月，如果是你殺的，你被封的穴道是何人所解？」

這名三角眼老者確不簡單，一下子就問到關鍵所在。

要知道，秋江月的穴道不解，他根本不可能從那高有二丈圍牆的院落中逃出來，更不可能殺了兩位守衛及三位堂主。查出爲秋江月解開穴道的人，至爲重要。因爲這是內奸，內奸很多時比最强大的敵人還要可怕。

因爲敵人是面對面的，可以留意提防，內奸却不同，他可以無處不在，可以忽然出現在你身邊，也可以在你不備時，在背後刺你一刀，令你防不勝防。除去一名內奸，有時比除去一名最強大的敵人價値來得大。

三角眼老者這一問，顯出他有過人之處，不可輕視。

面對着三位天龍帮中的三位護法，秋江月一點也沒有輕視之意，反之，感受到一種沉重的壓力。

「三位想知道在下穴道是如何解開的？告訴你們，很簡單，沒有人爲我解穴，是我以內力衝開的！」秋江月環視了一名老者一眼，注意他們的表情變化。

「無可能，主人的獨門點穴手法，無人能解，更不可能自行運勁衝開穴道，你在胡扯！」三角眼目光如蛇，盯視着秋江月。

秋江月發現了三角眼老者的語病，於是拿它來反擊：「你既然說貴主人的點穴手法無人能解，那就證實沒有人爲我解穴。若有，除非是你們那位主人！」

這一句話，令到三位老者同時一怔，想一想，覺得秋江月說的確實有理，既是獨門點穴手法，當然無人能解，只有施展這種獨門點穴手法的人才能解，不然，就只有一個可能：如秋江月所說，是他自己運勁衝開被封穴道的！

若果眞是，那眼前這年青人的一身內功修爲，豈不到了爐火純青，登峯造極的境地？三名老者想到這一點，不由充滿戒意地瞪視着秋江月。

秋江月却不理會三名老者怎樣想，笑問：「三位相信了吧？」

這回，三位老者不信也不行了，三角眼老者一瞪三角眼。「秋江月，你既殺死了本帮三位堂主，復脅持住舒堂主，意欲何爲？」

秋江月被三角眼老者一言提醒，心念一動，反問道：「三位若不想連最後一位堂主也死去，請讓開，容在下離開。」

一直悶聲不响，額上有隻拳頭般大、色作血紅腫瘤的老者，這時開口說話了：「別說是他，就是連咱們三人也全死去，也要留下你！怎容你走！」

秋江月目光一凝：「你們眞的不顧他死活？」手中劍一緊，劍鋒割肉，痛得舒堂主渾身一顫，抖聲叫道：「三位護法，請救救屬下。」

額長腫瘤的老者陰冷地說：「是本帮的秘密重要，還是你的命重要？爲了救你一命，將本帮的大秘密洩漏出去，値不値得？再說，你一定在被擒後對他洩漏了本帮不爲人知的秘密，本就該死！你是死有餘辜，不値一救！」

這一類話，說得舒堂主臉如死灰，垂頭不語，一個身子抖顫不停。

「你既有可死之道，還不死！」額有腫瘤老者倏地厲喝一聲，震得舒堂主脚一軟，跪在地上。

幸虧秋江月眼快，及時移開長劍，不然，長劍會在他跌倒在地時，削去他小半片腦袋。

跪撲在地的舒堂主身體一陣震顫，倏的揚起一掌，擊在自己天靈上，登時天靈爆裂，血濺漿流，死在地上。

秋江月本欲救他，可惜手慢了一點，欲救不及。眼見他死狀可怖，不禁對天龍帮的殘酷，感到憎惡憤怒。

那名額有腫瘤的老者見舒堂主自絕而死，滿意地一笑。「唔，不愧是天龍帮的人，做得好。現在咱們可以毫無顧忌地與這小子放手一搏了。」

後一句話，道出了他的本意，原來他逼舒堂主自絕而死，目的就是能够不受牽制、威脅地與秋江月放手一戰，舒堂主死得可說毫無價値。

秋江月極爲反感。所以他一揮手中長劍，傲然道：「三位既要與我放手一戰，還等什麽？一齊上吧！」

三名天龍帮的護法互使眼色，同時冷笑一聲，抽出兵器，向秋江月進迫。

這時，突有一人如飛縱躍而來。

在塲的每一個人，皆不由分神望向來人。

來人很快接近，秋江月一眼就認出是戴羽星。

戴羽星亦一眼看到被天龍帮三名護法困在當中的秋江月，隔幾丈遠高呼：「老弟，你怎會在此？」

秋江月應聲呼道：「戴兄！」

一眨眼，戴羽星已來到近前，一指天龍帮三名護法，問：「老弟，他們是什麽人？」說話時，也看到地上躺着的四具屍體。

秋江月答道：「他們是『天龍帮』的三大護法。」

戴羽星還是第一次聽過天龍帮的名號，茫然地說道：「天龍帮？怎麽我沒有聽說過？」

秋江月道：「現在不是聽說了嗎？小弟也是比你早不到半個時辰聽說的。」

戴羽星心頭一動，問：「他們是否就是搞到江湖腥風血雨的神秘組織。」

秋江月點點頭：「不錯，他們的主人就是主使空幻烟刺殺你我及風十八、岑山碧的幕後人，亦是將敖東流，龔百昌等滿門屠殺的元兇。」

戴羽星聽得瞪目揚眉，咬牙道：「原來都是他們幹的，好個天龍帮！戴羽星與你們誓不兩立。」

秋江月一見戴羽星的神情，知道在自己離去時，必定發生了事，遂問：「戴兄，是否發生了什麽事？」

戴羽星咬牙切齒道：「兄弟，你走後，有一伙神秘的殺手在一晚上衝殺入來，將我家中上下十七八口人殺個精光，幸虧我見機，一見不對，從園中特設的秘道逃生，才沒有遭到毒手，起初我還莫明其妙，摸不淸對方是何來路，現在聽你一說，才知所有一切，皆是他們所爲。」

秋江月聽了，心裏也感到憤怒難過，問：「嫂夫人他們沒事吧？」

戴羽星望一眼地上的屍體，「跟踪他們來的！兄弟，我自逃出後，立刻趕來找你，按着空幻烟所說，找到那座廟，躲藏起來，守候了幾日，終於發現那四人在破廟碰頭，然後一齊朝這方向急奔疾走，我暗中追躡在他們背後，一路跟到這裏，在追到這附近時，我由於一時內急，只好匆匆去解決，却失了他們四人的踪跡，在附近找了很久，終於找到他們也找到你。」

三名老者竟然很有耐性，聽着秋江月、戴羽星輪流說，沒有一個出聲阻撓或是出手攻擊他們，只是靜靜地站着聽。

「兄弟，他們的巢穴在什麽地方？」

戴羽星問：「你可探查到？」

秋江月望了三名老者一眼，說：「當然探查到，還被他們囚禁了十多天，今早才逃出來，這三個護法就是追捕小弟同去的，」接用手一指樹林子，「他們的巢穴就在這片林子後面，不知道的，很難發現，也料不到樹林後另有天地。」

「兄弟，不勞你動手，待我打發了他們！」戴羽星從身上抽出三截三尺長的棗木棍，一接二接，變了一根九尺長的棗木紅纓槍，一振腕，抖出海碗大小的的槍花，豪勇地向三名天龍帮的護法說：「三位是一起上，或是一個一個來？」

身材矮胖的老者冷冷道：「漏網之魚，也敢口出大言，待老夫來收拾你！」說

着，轉身面對戴羽星，一手揣向懷中，抖手亮出兵器，——五行風火輪，也不打個招呼，五行輪「呼」聲脫手擲出，如風車疾轉般飛射向戴羽星胸前。

戴羽星早有準備，身形不動，手中長槍挑擊旋飛而來的五行風火輪。

五行風火輪旋飛到半途，却倏的旋飛囘去，戴羽星的那一槍也刺了個空！五行輪也囘到矮胖老者手中。

原來，矮胖老者擲出的五行輪，有一條幼細的鐵鍊繫着，鐵鍊的另一頭扣纏在他手中，可以收發自如。

戴羽星一槍刺空，矮胖老者收囘五行輪的刹那，那名額長腫瘤的老者却動了，揉身撲向戴羽星，烏芒一閃，一道黑溜溜的棒影直砸向戴羽星右臂。

——原來，額有腫瘤老者才是眞正的攻擊者，矮胖老者只不過是誘敵，吸引戴羽星的注意力，好讓那老者乘機突擊戴羽星。

戴羽星實也料不到有此一着，一槍刺空，正欲囘槍，那額有腫瘤老者，一棒已到，逼得戴羽星只好閃身避讓。

這一避讓，先機已失，那額有腫瘤老者存心不讓戴羽星有喘息機會，一棒之後，接連十七八棒，追擊戴羽星。戴羽星無奈，只好再退。

額有腫瘤老者棒下如雨，一路進擊，棒勢越來越密越沉，令到戴羽星沒有還手機會，只有一味退讓。

額有腫瘤老者此刻額上那血紅腫瘤像要滴出血來，紅得紫亮，棒勢也有如長江大河，雷擊電閃，將戴羽星罩在綿密的棒影中。

秋江月一見戴羽星甫一交手，就陷在險境中，立刻緊張起來，手中長劍一動，就欲衝上前，帮戴羽星一臂之力，却被另兩名天龍帮護法截住。

秋江月憤恨對方使詐，清叱一聲，劍光展現，罩洒向那兩名護法。

兩名護法一執五行輪，另一執鬼頭大砍刀，左右一夾，與秋江月激鬥起來。

火燒秘窟　梟雄授首

那邊的戴羽星在使棒老者的一輪急攻下，連退了八九步，額上也微現汗水，情形有點狼狽。

使棒老者見了，露出得意的獰笑，手中棒使得更急更密，逼得戴羽星差點喘不過氣來，只有再退。這一退，殊不料一脚踏在一個樹坑中，戴羽星人亦失去平衡，身軀一仰，往後就倒。

老者一見，心中大喜，機不可失，棒影一歛，一招力劈華山，喝一聲：「躺下！」一棒摟頭蓋臉，力劈而下。

就在老者棒影一歛的刹那間，一道紅光閃射起，隨着老者那一聲斷喝，確是有人躺下了，躺下的不止一個，而是兩個——戴羽星與那使棒老者。

兩個人雖都躺下，却有先後之分，戴羽星在那老者斷喝時，經已躺下，老者却在戴羽星躺下後，身軀一幌才往後仰倒。

而分別最大的是，戴羽星躺下後，還能起身，使棒老者躺下後，却再也起不了身——他的咽喉上有一個血洞，正咕嚕咕嚕往外冒血。

毫無疑問，使棒老者死了，喉頭上中了致命的一槍。

這一槍，當然是戴羽星刺的。

原來，戴羽星是故意退到那樹坑前，一脚踏落去的，目的就是誘使那老者以爲有機可乘，在心急殺敵之下，露出了些微破綻，被戴羽星把握良機——在他棒影一歛的刹那間，一槍電閃般刺向他咽喉！

其實，老者一棒力劈下時，咽喉已中了一槍，根本對戴羽星不構成威脅。

使棒老者至死也不明白在他勝券在握的時候，却會死去，是以，他死後，一雙眼睛瞪得老大，不過，額上血紅的腫瘤却變得萎縮、灰紫。

與兩名護法激鬥的秋江月，瞥見戴羽星提槍趕來助他，放心地吐口氣，手中劍更見靈活刁鑽凌厲，刷刷兩劍，硬是逼得兩名護法退了半步。

被逼退的兩名護法也見到戴羽星無恙提槍而來，知道同伴定是凶多吉少，死多於活，不由暗吃一驚，兩人同時一慢，被秋江月在其中一名三角眼老者的手臂上，劃了一劍，衣裂肉翻，沁湧出鮮血。

矮胖老者大驚，五行輪拚命推出，硬是擋住了秋江月刺向三角眼老者左眼的一劍，他自己却擋不了戴羽星自背後刺向他的一槍，但見他張口一聲痛叫，身形猛一挺，一截槍尖自他背後貫穿，透出前胸，接一縮，戴羽星自背後抽囘長槍，矮胖老者手中五行輪一鬆，掉落在地，接一聲慘叫，胸前背後噴射出大股鮮血，兩手一張，仆伏在地。

剩下那名護法嚇破了胆，正拚命招架秋江月的凌厲攻勢，口裏大叫一聲：「統統上！」

站在四周，早已看傻了眼，嚇破了胆的天龍帮衆，聞喝只好硬着頭皮，吶喊一聲，齊往前衝。

「不要命的只管上！」戴羽星橫槍挺立，一聲大喝，震得那二三十名帮衆一窒，再也沒有勇氣衝上前。

「還不快滾！」戴羽星嗔目再喝。

二三十名帮衆立刻聞喝轉身，哄一聲四散，亡命奔入林中。

那名受了傷三角眼老者，此時早已無心再戰，只想逃命，鬼頭大砍刀一刀砍在秋江月劍上，藉那砍擊之力，整個往後倒翻竄躍出——他也想逃入林中。

可惜，他運氣欠佳，身形才翻竄出，一道耀目的紅光如天外飛虹般，飛射向他，噗一响，從他前胸插入，背後穿過，把他釘在地上。那九尺長的棗木槍桿，兀自在陽光下輕顫！

三角眼老者只顧逃避秋江月，却忘了還有一個戴羽星在一旁，被戴羽星擲出長槍，釘在地上，跟他的兩名同伴永遠也起不了身。

× × ×

秋江月與戴羽星兩人環顧了一眼地上的七具屍體，戴羽星猶自恨恨道：「總算出了一口悶氣！」

話聲才落，秋江月正想說話，驀地，一陣喧嘈叫聲傳來，兩人忙循聲望過去，只見林子深處，濃烟滾滾，濃烟中夾雜着烈焰，升騰在空中，遮蔽了半邊天。

戴羽星皺眉道：「誰在林中放火？」

秋江月說一聲：「快進去看看！」當先衝入林子內。

戴羽星一怔，拔出插在三角眼老者身上的長槍，追在秋江月後面，跑入林子。

× × ×

兩個人衝到火燒處，秋江月一眼就看出，這正是他被囚禁的天龍帮巢穴所在。

但見到處火起，火勢猛烈，屋宇樓閣，全皆被火燒透了，很多人在拚命救火，但杯水車薪，如何救得了。火場中亂作一團。

「這就是天龍帮的巢穴？」戴羽星被一陣湧來的濃烟嗆得咳了一聲。

「不錯，正是天龍帮巢穴。」秋江月瞇縫着眼睛，到處搜索，希望能够見到蘇紫君。

他突然生出一個感覺，這火是蘇紫君放的。

「怎會起火的，不會是自己人放的吧？」戴羽星揮手搧開湧撲到來的濃烟，忍不住嗆咳了一下。

「可能是她放的！」秋江月沒頭沒腦地說了一句，也不說明那個她是誰，就直往火場內躍入去。

戴羽星剛說了句：「她是誰？」見秋江月躍入火場，無奈，他也只好跟着。「老弟，你要到哪裏去？」

秋江月沒有囘答，一個勁在火場內左穿右插，全沒有人理會他。

——所有的人都忙於救火。

戴羽星緊追在秋江月背後，奔跑中不忘殺敵，不時動手刺殺一兩個天龍帮衆。

這一來，令到亂作一團的火場更加亂，有人嚷叫，有人追着兩人，在火場中亂跑。

火場雖然很大，但差不多跑遍了，也找不到蘇紫君的倩影，一個不祥的念頭在他心中閃起：「莫非她被燒死了？」情急之下，一把抓住一個正匆匆提着一桶水的漢子，喝問：「蘇紫君姑娘在哪裏？」

那漢子驟出不意被人一把劈空抓住，吃了一驚，愕然道：「你是誰？什麽蘇紫君姑娘？」

這時自後趕上的戴羽星也聽到了，眼一瞪，喝道：「管咱們是誰，快答！」

那人才看清楚兩人根本不是帮中人，張口就想大聲呼叫。却被戴羽星及時一手卡在他咽喉上，將他出口的呼叫卡在喉嚨內，鱉得他一臉通紅，舌頭也突了出來。

「快說！蘇紫君姑娘在哪裏？」秋江月再問一次。

戴羽星放開卡在那漢子喉頭的手，那漢子長長喘了口氣，才慌忙道：「我不認識什麽蘇紫君姑娘，更不知她在哪裏。」

秋江月沉思一下，問：「你們的主人呢？」

那漢子遲疑地望着兩人，不說話。

戴羽星一瞪眼，卡在他喉頭的手一緊。「到底說不說？」

卡得那漢子直翻白眼，臉色漲得紫紅，喉頭呼嚕作响舌頭吐出，兩手亂抓。

再卡下去，必死無疑，戴羽星適時放鬆了。那人眼一閉，胸膛猛烈起伏，喉嚨呼嚕作响，一個勁猛吸氣，臉上的紫紅色漸漸消褪，最後乾咳出聲。

「主人在哪裏？」戴羽星根本不知主人是誰，他只是學着秋江月問。

那人睜着一雙驚怖的眼睛望着兩人，喉頭上下蠕動了一會，終於說出聲：「主人在……那面……大廳中。」這一次，他不敢不說了。面對死亡，還是生命要緊。

秋江月二話不說，出指點倒那漢子，放在一旁，然後偕同戴羽星走向那漢子所指的大廳。

× × ×

大廳沒有遭到火神眷顧，完好無缺，與秋江月那天所見的一般無二，富麗堂皇，高大軒敞。

大廳正中，仍然踞坐着那位被稱爲主人的威嚴老者，背後，那四名身穿四色衣服的少女，仍然站着，王侯般的老者座下右邊，坐着一位年約四十二三的中年人，白臉無鬚，很有幾分書卷氣。

距那王侯般老者座前三丈處，爬伏着一位衣裙散亂，秀髮蓬鬆的少女，抬起頭，怒視着座上的老者。

少女的身側，垂手彎腰站着兩名獅虎般壯健的大漢。

威儀如王侯的老者目中威芒一閃，凝聲說：「大胆賤婢，竟敢四處縱火，罪該萬死！老夫問你，可有人主使？」

該名少女雖然髮亂衣破，依然秀美可人，怒視着上座的「主人」，恨聲道：「我恨不得食你肉，寢你皮，本姑娘一人做事一人當，放火燒屋，是要將你這班奸惡之徒燒死！」這少女，正是秋江月亟欲找尋的蘇紫君。秋江月果然猜得不錯，火確是蘇紫君放的。

原來，蘇紫君帶秋江月逃離這天龍帮巢穴後，自己一人囘到所居之處，越想越恨，也知道遲早會查出是她帶引秋江月逃離重地的，她在此也逗留了有二個月左右，深知若被查出，必會遭嚴刑，那時，生比死還要難受。她想到這裏，把心一橫，橫是死，豎是死，何不攪他個天翻地覆，燒他個不亦樂乎。一來以洩心頭怨恨，二來也算爲死去的風十八報仇，她想到就做。立刻悄悄帶備引火之物，在天龍帮重地內，點燃了十多處火頭，不幸，在點燃大廳火頭時，被守衛的大漢發現，她本不懂武功，遂輕易被擒獲。由於當時十多處火頭越燒越大，一刹那弄到天龍帮內的人，手忙脚亂，不知先救那一處好，這一忙亂，火勢越發大，一霎時燒了個不可收拾，待到「主人」聞報，親自指揮救火，火勢已差點蔓延到大廳，「主人」只好分派人手，先截斷蔓延向大廳的火路，再指揮人手，分成十多組，到各起火處灌救。

「主人」眼見十數年經營，毀於一旦，氣怒得差點沒有當堂暈死過去，他不相信是一個連武功也不懂的少女所爲，他要追查出主謀人。在火勢受到控制時，他才氣冲冲地囘到大廳上，訊問蘇紫君。

蘇紫君已拚着必死之心，所以毫不懼怕，她只恨這一場火，燒不死這個主謀殺死風十八——她的未婚夫的主兇，若不是她不懂武功，她眞會撲上前，與這「主人」拚個你死我活！

「主人」被蘇紫君一番不顧死活的話，氣得臉色發紫，抖着聲問：「賤婢，妳爲何要這樣做？」

蘇紫君怨毒地直視着「主人」，尖聲說：「因爲你主使空幻烟殺了風十八、岑山碧！」

「主人」聞言一愣，倒吸一口涼氣。「風十八、岑山碧與你有何關係？」

蘇紫君悲聲道：「老賊，實對你說，風十八是我未婚夫，岑山碧是風十八的好友，亦即是我的朋友！」

「主人」一聽，不由暴跳如雷吼道：「妳是怎樣進入本帮的？那個引進你？」

蘇紫君怨毒地瞪視着「主人」，忽然嬌笑起來，笑聲尖銳刺入耳鼓。「老賊，你聽着，我是被你的舒堂主擄進來，他在路上見我貌美，將我擄刧並姦污了，想不到，替我製造了替風十八、岑山碧報仇的機會。老賊，我恨不能手刃你！」

「主人」臉上陣青陣白，暴吼道：「舒堂主在哪裏？快傳他來見老夫！」

坐在下首的中年文人抱拳欠身道：「禀主人，舒堂主五日前偕胡堂主、陸堂主、黃堂主出外公幹去了，估計大約今天可回。」

「主人」一揮手，道：「文總護法，舒堂主一回來，立刻替我斃了他！」

那位中年文士連忙恭聲道：「是！主人。」

「主人」猙獰地盯視着蘇紫君，切齒道：「賤人！饒你不得！老夫要慢慢消遣妳，要妳受盡折磨而死！」

正想喝令兩名大漢將蘇紫君押下去，突見蘇紫君身子一軟，慢慢癱軟在地，閉着的嘴唇角，淌流出一絲鮮血。

兩名壯健大漢一見，忙自左右上前一步，俯身細察。一個用手揑開蘇紫君牙關，略一查看，挺起身，朝座上的「主人」大聲禀報：「啓禀主人，蘇紫君嚼舌自盡，業巳氣絕身亡！」

「主人」直恨得牙癢癢的，怒聲道：「便宜了這賤婢！左右雙衛，將她拖出去扔了！」

兩大漢齊齊恭應一聲，伸手抓住蘇紫君兩隻手，正欲將其拖出去，大廳門口適時傳來一聲勁喝：「慢住！」

兩大漢一窒，扭頭向大廳門口瞧去。

大廳內包括「主人」，中年文士，四女婢，皆聞喝將目光移注向大門口。

隨着一聲勁喝，大廳門口出現兩個人，一個執劍，一個握槍。

——兩人正是秋江月、戴羽星。

「主人」一見秋江月，目光一凝，厲聲道：「秋江月，原來是你！估道你巳逃了，想不到仍是回來了。」

秋江月沒有答理他，自一入大廳，目光就落在被兩大漢各執一手的蘇紫君屍體上。他還不知蘇紫君巳死，衝上前，口裏急呼：「蘇姑娘！」

兩名大漢左右一步移上，擋在蘇紫君屍體前，不讓秋江月接近。

秋江月怒喝一聲：「滾開！」劍一動，便欲動手！

兩大漢未得「主人」指示，自也不甘示弱，手一揚，掣出兵器，準備與秋江月動手。

眼看就要拚上了，「主人」適時一聲沉喝：「左右雙衛，退下！」

左右雙衛躬身一喏，恨恨盯了秋江月一眼，放開執着蘇紫君的手，一齊退開。

秋江月一步衝上前，蹲下身，伸手扳扶起蘇紫君還溫軟的身體，目光落在蘇紫君慘白無生氣的臉上，不禁黯然垂首。「蘇姑娘。」低低悲叫一聲。

戴羽星就站在秋江月背後，持槍戒備。看了一眼死去的蘇紫君，也不禁有點悲傷，問：「兄弟，這位姑娘是誰？」

「她就是風十八的未婚妻。」秋江月沒有抬起頭。

「原來她就是風十八的未婚妻！」戴羽星這時才恍然明白。先前在外面火場中，秋江月口中的她，原來就是蘇紫君——風十八的未婚妻！

想到風十八被空幻烟刺殺，如今蘇紫君又這樣死去，戴羽星不禁爲之唏嘘嘆息，想到造成他們兩人的死亡，就是高坐在上的老者，不禁聳眉瞪目，怒視着那「主人」。

「主人」也在打量着戴羽星。「你就是戴羽星？」

戴羽星不答，重重地哼了聲。「狗王八！」

「主人」聽戴羽星罵他「狗王八」，登時氣惱得臉上陣青陣白，吼道：「戴羽星，你竟取辱罵老夫？你這個漏網之魚，喪家之狗！」

戴羽星呸了一聲，吐了口唾沫。「老賊，那是拜你所賜，你以爲派人衝殺進你爺爺家，就能殺得了你爺爺？那你就錯了，你爺爺現在不正是站在你這龜孫子王八蛋面前！」

「主人」被戴羽星這一渾罵，氣得手足震顫，雙眼直翻，差點暈厥過去，強忍一口氣總算沒昏過去，却氣得說不出話。

「戴羽星，休得在此放肆！」中年文士霍然從椅上站起來，怒視着戴羽星。

戴羽星像現在才看見他存在般，望了他一眼，漫不經心地問：「你是誰？」

中年文士何曾被人用這樣的眼光望過，這樣的口氣問過，不由氣怒得咬牙切齒，狠聲道：「戴羽星，你一會定會後悔莫及！聽眞了，我就是本帮的總護法，文千秋！」

戴羽星不屑地說：「文千秋，我怎麽從來沒有聽說過，不知是何處鑽出來的一只老鼠。」

文千秋就算再厚的臉皮，也蹩不住了。狠毒地哼了一聲：「狂徒找死！」揚袖探臂，一指飛點戴羽星面門。

指風尖嘯着，激射向戴羽星。

戴羽星是大行家，當然識貨，冷哼一聲：「想不到居然也會使『朝元指』！」身形一偏，頭微側，嗤一响，一縷指風自他身旁擦過。

「看槍！」戴羽星以牙還牙，於偏身的同時，一槍刺向文千秋的鼻尖。

文千秋想不到戴羽星會刺他的鼻子，不由憤怒得脖子也粗了。尖叱一聲，袖翻手現，手中多了把足有二尺長的鐵骨摺扇，手一抖，刷一聲，扇面散開，擋在鼻子前。

那知，戴羽星像有心戲弄他般，槍到中途，倏的向下一沉，一槍刺向他的「要害處」。

文千秋這下被戴羽星的「下流」槍法弄得狼狽不堪，手中摺扇向下一劃。擋在胯前，同時躍退一步。

戴羽星正要他如此，見他躍退，乘機逼進，手中槍接連吞吐了十六七下，一口氣向文千秋刺出十六七槍。

這十六七槍，槍槍要命，刺向他全身要害部位。

文千秋骨摺扇上遮下擋，連接戴羽星十六七槍。

十六七槍之後，戴羽星的槍勢突然一頓！

文千秋想也不想，認爲這是奪回先機的好機會，摺扇一合，探身遞臂，摺扇點向戴羽星的心坎大穴。

那知戴羽星在他摺扇探出的刹那，一頓的槍勢又動了，動如出洞蛟龍，沒有花巧，也沒有賣弄，一槍就是一槍。

不過這一槍的速度、準確、狠辣，當得上絕無僅有。快得連文千秋還未來得及轉過念頭，未來得及應變，槍頭巳觸在他胸膛上。

準，準得一槍就刺中他心臟——立死無救！

狠！一槍刺入後，還怕他死不了，槍身一絞，刺了他心臟的槍尖也隨着翻轉，將他的心臟絞碎了！

文千秋發出一聲短促而慘厲的呼叫，身子原式不變——探身遞臂，一扇點向戴羽星心胸，離戴羽星心胸大穴不足五寸，就那樣死了！

戴羽星長槍回抽，文千秋前傾的身子失去支撐，叭聲像死狗一樣仆伏在地。

站在一旁的雙衛見了，臉色大變。

「主人」也聳然動容，霍然從交椅上站起來眨了眨眼。

秋江月早在戴羽星動手時，就將蘇紫君的屍體抱放在一張椅子上，站在一個合適的角度，爲戴羽星掠陣。

戴羽星一槍刺殺文千秋，臉上沒有喜容，反而更加凝重，退到秋江月身旁，與秋江月併肩而立。

他知道，一槍刺殺文千秋後，必定會激怒「主人」向他們出手，據他觀察所得，「主人」的武功，深不可測。

但出乎他意料，「主人」雖然站起身，却沒有出手，只把手一揮，又復坐下。

左右雙衛接到出擊的指示，悶聲不响，分撲向秋江月、戴羽星。

這左右雙衛生得一般高大壯健，乍一看，連相貌也很相似，分不出誰是誰。好在他們所用的兵器不同，才能從兵器上分出兩人。

左面的一個手執一隻獨脚銅人，怕不重有百十斤，右面的一個用一鐵槳，起碼也有五六十斤，左面的一個撲向戴羽星，右面一個撲向秋江月。

×　×　×

使獨脚銅人的大漢，不理三七二十一，雙手執着銅人，奮力砸向戴羽星！

銅人未到，一股如山的勁氣巳罩蓋壓下，令到戴羽星呼吸爲之一窒。

戴羽星不由驚懍這大漢勁力之強大，不敢硬接，飄身退後一步。

銅人「呼——轟」一响，砸不到戴羽星身上，却砸落在地上，尺厚的麻石板被他一砸，碎裂紛飛，地上立時陷下一個足有二三尺深淺的坑。

戴羽星見了，亦不由咋舌，知道此人不可力敵，只可智取。遂不發動攻擊，一任那漢子舞着銅人，追着他揮砸劈打，硬是不與他接觸！

那漢子見一輪急攻，連戴羽星的衣角也沾不着，氣得牛吼連連，一次比一次攻得更猛烈！

戴羽星見那大漢頭上冒汗，知道差不多了，抽冷子回刺他幾槍，弄到那漢子手忙脚亂，握着銅人左遮右擋，上封下閃，又耗去了他不少力氣。

有時一陣亂槍點刺在銅人上，發出密如雨點的鐺鐺聲，清越震耳。

戴羽星就這樣，令到那漢子虛耗了不少力氣，動作漸漸慢下來，巳不若先前的氣勢如山。

戴羽星知道是時候了，不欲拖延下去，於是乘漢子一輪急攻過後，略微喘息的當兒，長槍幻起一遍槍影，罩刺向漢子全身上下，逼得漢子只好揮動獨脚銅人，環護全身。

兩人鬥到酣處，但見槍影如雨點般洒刺向漢子，漢子使的獨脚銅人亦舞起一道晶黃的光牆，槍雨點擊在光牆上，發出不絕於耳的「噹噹」脆响聲。

驀然間响聲絕，槍雨散，兀自剩下那道晶黃的光牆仍在展佈。

終於，那漢子也感覺到只是他自己在動，舞動的獨脚銅人由快到慢，終於停下，光牆也消散。

漢子正想看看到底是怎麽回事，戴羽星爲何忽然停手不攻。那知，就在這時，一道烈光帶起一溜急風，夾着一團紅光，向他眉心飛刺到，他還未看清是怎回事，篤一响，他的眉心巳被鋒銳的槍尖刺中，他只覺一陣劇痛，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痛叫，跟着見到眼前有艷紅的血花暴現，以後就什麽都不知道了，連他巳經死了，也不知道。

戴羽星隨手一抖，抖落槍尖血漬，看也不看那眉心破了個洞，巳汩汩流出鮮血的大漢，轉身走向秋江月。

秋江月比他還要早就結束了搏鬥，將那使鐵槳的漢子擊殺在劍下！

×　×　×

秋江月與那使鐵槳的漢子一交上手，立刻採用快攻戰術，一下子欺近那漢子身前，左七右九，左右十六劍，逼得那漢子還來不及展動手中鐵槳，就巳不得不連連後退。

秋江月簡直不給他使用鐵槳的機會，十六劍後，再來二十一劍，逼得那漢子退步不迭，手中提着的鐵槳，硬是派不上用場，只好乾拿着。

二十一劍之後，接三劍。

這三劍，那漢子再也閃避不了，左、右胸，腹各中一劍，兩手連鐵槳也扔掉，掩在受傷的胸腹上，仍然掩阻不了奔流出的鮮血，痛叫一聲，一個仰翻，倒在地上，掙扎了一陣，寂然不動。

×　×　×

「主人」一直坐着，看着左右雙衛死在秋江月、戴羽星的手下，沒有一點反應，就像早巳知道結果一樣，甚至連秋江月

，戴羽星兩人握劍提槍，並肩邁步向他進逼，他也沒有站起來。

他身後侍立的四女，也沒有半點表情，像木偶一樣。

秋江月，戴羽星在「主人」面前丈遠處停下來，四道目光像四把尖刀般，盯在他身上。

「主人」眼也沒有眨一下，依然端坐不動。

秋江月，戴羽星也沒有出手。

雙方就這樣對峙着，氣氛沉凝肅殺！

「你到底是誰？」也不知對峙了多久，秋江月突然開口問。

「主人」兩道目光像尖針一樣盯視着兩人，平靜地說：「只要你兩人能殺得了老夫，自然知道。」

「請！」秋江月忽然很客氣。

「還未輪到老夫。」「主人」一揮手，背後侍立的四女如四朵雲彩般，一下子飄到兩人身子前後左右落下來，將兩人困在中間。「只要你倆人能殺了她們四人，老夫自會與你們動手。」「主人」連眼也不眨一眨，對兩人說。

秋江月早已領教過這四位分穿紅、黃、藍、白四色衣服少女的合擊之術，朝戴羽星低聲說了幾句話，兩人立刻背靠背，凝神屏氣，等待四女的進擊。

四女立刻如彩蝶繞舞般，繞着兩人疾轉起來，繞了不到兩圈，四女突然竄低躍高，衣裙翻飛，四把劍，分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出劍刺向兩人。

戴羽星由於第一次見識到這種如彩蝶翩舞的美妙攻擊，一時被繽紛色彩，翻騰竄躍的四女弄得眼花撩亂，目眩神搖，一個疏神，差點左肩中了一劍，驚出一身冷汗，忙收懾心神，全神應付。

兩人一個長槍護頂，專門對付翻騰躍縱在空中攻擊的少女，秋江月長劍護住中下路，專門對付像葉底花下遊飛，乘機出劍攻擊兩人中下路的少女，防守得很嚴密，一任四名少女如採花蜂蝶迴翔繞舞，却奈何兩人不得。

×　×　×

坐在交椅上的「主人」看了，眉頭不斷皺起。

四名少女的攻勢越來越凌厲快速，快速到秋江月、戴羽星根本分不出誰是誰，四種顏色織成了一幅彩色繽紛的天幕，罩籠着兩人。劍光打從四面八方，上下左右前後刺到，悄一疏神手慢，不難被刺個血窟窿。

坐着觀戰的「主人」見了，聚攏的眉頭舒展了。

被困在繽紛天幕中的秋江月、戴羽星感到壓力越來越重，再這樣下去，遲早會疏神失手，傷在對方劍下。

秋江月倏的暴喝一聲，人劍如一道撕裂天空的駭電般，衝天飛起，一陣金鐵交擊聲中，硬生生撕裂了罩着他與戴羽星的七彩天幕，衝了出去。

他雖然衝破了四女織成的天幕，可也付出了代價，背上臂上，被劃了兩道尺長的血口，衣破肉裂，沁出一道血痕。所幸傷得不深，只是皮外傷。

秋江月衝破天幕，四女自然再不能聯手合擊，遂分出兩女，追擊秋江月，另兩女合擊戴羽星。

這正合了秋江月的心意。他拚着受傷也硬衝出來，就是想這樣。四女一分散，雖是二對一，畢竟力量分散了，以兩人的身手，及搏擊經驗之豐富，當不難擊敗這四名少女。

「主人」一見四女分成兩組，分擊秋江月、戴羽星，舒展的眉頭重新聚攏。

此時，一名穿藍，另一名穿紅的少女，雙戰秋江月。另兩名穿黃及白的少女，聯手合擊戴羽星。

本來，四女合擊之術，有個名稱，叫：「彩蝶繽紛」，其特點是：四女在與敵人動手時，由於其本身輕功特高，利用這特長，對敵人施展出如彩蝶穿葉舞的身法，令敵人眼花撩亂，目眩神搖，乘機擊殺之。本來，四女合擊，威力無窮，這一分開，力量大爲減弱，想擊倒像秋江月，戴羽星這樣的高手，不容易了，難怪「主人」會皺攏了眉頭。

一紅一藍兩女仍然施展其專長，左穿右揷，上下翻飛，前後遊走，劍出如雨，狂攻秋江月。但聲勢已沒有四女合擊時的威猛。

秋江月像釘在地上般，兩腿牢牢地站着，一分也沒有移動過，就憑着靈巧的身法，迅快準確的劍招，從容化解了二女的攻勢！

二女見久戰無功，心燥氣急，攻勢更加狂急綿密，人影與劍光織成一道穿閃流飛的光幕。

秋江月却氣定神閑，不燥不急，似乎成竹在胸，一道劍幕，護住全身，二女的攻勢，硬是無奈他何，絲毫透突不進。

「主人」看到這裏，雙眉深鎖，並輕輕搖了搖頭。

也就在這時，二女的攻勢已略呈遲緩，交織的光幕，偶露縫隙，顯然久戰之下氣力已衰。

秋江月沒有反擊，仍是守住自己的陣脚，耐心靜等最佳反擊時機。

×　×　×

與戴羽星激戰的黃白二女，一交手，就處於下風，不論她們攻勢如何迅捷，劍勢如何驟密，却就是近不了戴羽星的身。

被戴羽星一桿九尺長槍，左刺右扎，上挑下掃，舞起一道方圓上下足有一尺的槍影，將兩女逼得只能夠在槍影外翻舞繞走，硬是突不進槍影中。

這一來，二女根本沾不上戴羽星的邊，更遑論傷他了。二女却要不時小心提防戴羽星突然刺來的一槍。

二女却也兇狠，見無法突入戴羽星槍幕中，兩人嬌叱一聲，一個縱高，一個伏低，同時如綉球般疾翻前滾，長劍護身，硬是要突入戴羽星的槍幕。

戴羽星一見，知道兩女這簡直是不顧一切，拚命的打法，精神一抖槍幕更密。

但見上下兩團綉球般的人影劍光與槍幕相觸，發出一陣陣金鐵相擊聲，兩團人影劍光如球，一上一下，在槍幕邊沿滾個不絕，却硬是滾不進去，煞是好看。

終於，兩團球影硬是撞破槍幕，滾突進去。

兩女雖然突破槍幕，欺入去，却也付出了代價。

槍幕撤，劍光散，現出三條對峙的身形，二女嬌臉煞白，酥胸急劇起伏，一個肩上，一個腿上，各自衣破肉現，傷口正淌出鮮血。

反覷戴羽星，完好無損，挺槍戒備臉不紅氣不促。

二女雖然受了傷，臉上仍是沒有半點表情，若想從她們臉上窺出她們的感情變化，可說這是奢望。

二女嬌喘一會，氣息略平，嬌喘一聲，欺身撲上，劍光閃動中，各自向戴羽星攻出七八劍。劍劍刺向戴羽星致命之處。

戴羽星豪笑一聲，長槍展動揮舞，從容接下二女刺來的七八劍。接下刺來七八劍後，槍勢不絕，嗤一响，槍尖閃溜起一道白光，曳着一團紅影，奔雷駭電般刺向白衣女肩頭。

白衣女明明看見戴羽星一槍刺到，分明可以閃避封擋，却不知怎的，就是慢了那麽一點點，就那一點點，令到她肩頭上多了個血窿，「噗」一响，槍尖刺入她肩胛，一入即出，回抽的槍柄剛好點撞在黃衣女刺向他腰脅的一劍！

白衣女痛呼一聲，肩胛處立時噴洩出大蓬鮮血，染紅了半邊雪白的衣裙，臉色却比衣裙還要白，搖晃了幾下，終於支持不住，雙腿一軟，跌坐在地。肩上鮮血兀自湧流。

現在只剩下一個黃衣女，戴羽星更加輕鬆，交手不到三個回合，戴羽星長槍一挑，噹一响，黃衣女一柄長劍脫手飛出，被戴羽星一槍挑飛，直上屋樑，「奪」一响，釘在樑上，兀自顫抖不已。

黃衣女呼的推出一掌，足下一頓，如一只黃雀般，騰飛而起，想拿回釘插在樑上的短劍。

戴羽星怎會容她奪回長劍，一步旁移，避過她推出的一掌，長槍標點，恰好點刺在黃衣女的軟麻穴上。

黃衣女立刻發出一聲驚呼，一朵黃雲般飄墜落地，動彈不得。

「主人」看到這，一只手差點將大交椅的扶手揑碎。

因爲這時秋江月也解決了紅藍二女。秋江月以逸待勞這一招果然使得，紅藍二女的攻勢越來越弱、緩慢，破綻空隙也越多越大。兩女已到氣衰力歇地步。

一直只攻不守的秋江月，把握這時機，出手反擊。

但見劍光暴展，鏗鏗兩响，兩道白光衝天飛起，兩女的長劍已被秋江月擊飛，驚呼一聲，同時向後飄退。

她們退得不可謂不快，但仍快不過秋江月的劍，兩聲悶哼中，紅藍二女同時被秋江月點倒在地，動彈不得。

秋江月若想殺她兩人，易如反掌。秋江月却不想多所殺傷。故此手下留情，只將二女點倒。

至此，大廳上只剩下一個坐在雕龍大交椅上的「主人」！

這一回，該輪到他了。

說起來有點奇怪，秋江月戴羽星在大廳內動手這樣久，天龍帮的帮衆一個也沒有出現過，照計，帮中發生了這樣的大事，就算不救火，也應趕來增援，但却一個也不見趕來增援。

原來，天龍帮內有個規矩，這是「主人」親自下達的，那就是，若沒有「主人」的召喚，帮中上下，除了總護法、護法，不得私自擅入大廳，違者，格殺！

是以天龍帮一衆帮衆，明知有強敵闖入，在大廳內打鬥，因爲格於嚴令，誰也不願以身試法，個個不進廳，只在外面窺覷，不過窺視的人數也不多，因爲有很多帮衆見總壇重地已被一把火燒得七零八落，不成局面，加上有帮衆見到林外躺着三名總護法，四位堂主的屍體，逃回來的帮衆一說，立刻人心惶惶，知道大勢已去，有很多見機的乘機執拾財物，四散逃去。

×　×　×

「主人」慢慢從椅上站立起來，一步步向着秋江月、戴羽星走過去，神情兇厲冷凝，目光注視了兩人。

而秋江月、戴羽星不由也緊張起來，兩人成犄角之勢，注視着一步步逼近向「主人。」

「主人」在兩人身前七八尺處停下來，負手站立着凝視着兩人。

秋江月長吁了口氣，長劍橫胸，針鋒相對地盯視着「主人」，問：「你到底是誰？現在總該說了吧？」

「主人」威厲地一瞪目，忽然嘆口氣，說：「你爲何一定要知道老夫的姓名來歷？」

秋江月道：「因爲我知道，你不是個沒有來歷的人，而是個大有來歷的人！你又何必隱瞞不說呢？」

「主人」眼瞼一垂，嘟喃道：「知道又如何？」眼一睜，大聲道：「我現在告訴你，等會你兩人死了，知道等於不知，這樣吧，你們若殺得了老夫，四婢一個也沒有死，她們自會告訴你」

秋江月不禁拿眼掃視一下倒在地上，一個受傷、三個穴道被點的少女。

「放心，老夫不會殺死她們。」「主人」喟然說。「想不到，老夫十數年經營，大半毀在那賤婢手上，還有你兩個，徹底毀了老夫　哈哈……」

秋江月問：「就憑你這個天龍帮，就要想將天下武林各門各派，帮會組合，納入你的帮派內，是不是有點狂妄？」

「主人」一昂頭，道：「一點也不狂妄，你可知道：天下武林，最少有一半已被老夫收買，答應納入本帮內，加上老夫施以霹靂手段，殺風十八，岑山碧，誅敖東流，龔百昌與全家，武林皆被老夫這種血腥屠殺手段震懾住，稍一加以利誘收買，還怕他們不乖乖地俯首稱臣　加入天龍帮。」

秋江月，戴羽星聽「主人」侃侃道來，深以爲然，若照他這樣說，天下武林不難爲其控制，想到這，不覺暗自慶幸，得蘇紫君一把火，將其野心燒毀一大半　加上兩人這一闖，無疑將其計劃徹底砸碎，這是武林之幸。

同時，也感到這個「主人」之可怕，手段之毒辣。

不過想歸想，口裏却不這樣說。戴羽星宏聲道：「作你的千秋大夢．就算你控制了武林中的大半門派，帮會組合，少林、武當這兩個武林中的泰山北斗，一定會起而反抗！」

「主人」冷笑數聲，說：「若到那時，老夫挾泰山壓卵之勢，少林、武當又算得了什麽。老夫一聲令下，少林、武當簡直不堪一擊！」

秋江月，戴羽星一聽，想一想，深覺有此可能，遂無言以答。

「主人」長長喟嘆一聲。「可惜，好夢終成空！想不到！心不甘！」

「你爲何一而再要殺我？」戴羽星蹙不住問。

「因爲你是個好管閑事的傢伙，你與敖東流是師兄弟，殺敖東流，不殺你，你肯撒手不管嗎，爲了乾淨，只好殺你！」

「你爲何要殺我敖師兄？」戴羽星握拳吼道。

「敖東流該死！他收了老夫的一雙夜明珠，竟然不答應歸順老夫，這種貪財之人，該不該殺？還有龔百昌等人，亦與敖東流一樣不是東西！」

戴羽星聽他辱及師兄，不覺怒火中燒，怒吼一聲，挺槍就想動手。

卻被秋江月一把帶住了。

「主人」沉聲道：「老夫殺他們，是要懲戒其餘的人，凡收了老夫的禮物，就要歸順老夫，爲老夫効力，不得反悔！這一着果然使得，其餘收了老夫的禮物的人，紛紛答應歸順老夫，投入天龍帮旗下，另外，也震懾住其他的武林人，令他們不敢妄動！」

戴羽星激聲道：「但我和秋兄弟雖被你派人刺殺，險死還生，仍是不怕你！」

「主人」沉嘆一聲：「是老夫低估了你兩人，這是老夫的錯，錯得很厲害，老夫尤其錯在可以殺死秋江月的時候，竟然不殺你，致弄成如今這下塲！」

秋江月淡然道：「我同意你的說法，你確實錯在不殺了我！」

戴羽星要知道的經已知道了，遂不耐煩地說：「別盡說不動，現在是動手的時候了吧？」

「主人」鋒芒畢露的眼瞳收縮，微拱的腰背一下挺得筆直，刹那整個人顯得殺氣嚴霜，威厲懍人。

秋江月知道「主人」是個勁敵，稍不小心，好可能會死在他手下，遂小心戒備着。

戴羽星也加倍小心，蓄勢以待。

「主人」仍是空着雙手，背負的雙手已圈到胸前，掌心向下慢慢按到臍下，停着不動，雙脚便一站，卻有一股凌人的氣勢。

「按臍功！」秋江月一見老者停在臍下的手勢，出聲提醒戴羽星。

戴羽星向秋江月微點一點頭，表示知道。

秋江月清叱一聲，長劍一引，刺向「主人」面門。

他這一招只是誘敵。

戴羽星那一槍才是主攻。但見槍勢一起，戴羽星一槍化九式，一式兩槍，刹那間「主人」刺出十八槍！

「主人」也在這時動了，頭一偏，讓過刺向臉門的一劍，按在臍間的雙掌一翻，掌勢一圈，穿拍而出，拍向秋江月腹腔，另一手向着槍影中抓去，竟然被他抓入，一把抓住戴羽星的長槍！

秋江月一劍刺空即回，劍一顫，再度出手，猛覺一股重如山岳的勁氣兜胸撞到，識得厲害，不敢硬接，飄身橫移，轟一响，那股勁風在他身前擦過，擊在一張椅上，嘩啦一聲，整張用楠木製成的椅子，被擊得粉碎，看得秋江月咋舌不已。

戴羽星發夢也料不到，「主人」的手法竟然這樣高明，竟能突入槍影中，一把抓住他的長槍，一驚之下，用力一扯，卻哪裏扯得動，剛想撒手棄槍，但聽崩一聲，長槍已一折爲二，斷成兩截，他手裏只拿着槍柄的一截！

戴羽星心頭一懍，他反應不可謂不快，半截槍脫手擲向「主人」，同時飄身急退。

但他身才飄起，忽然像增加了速度般，一下子就退到一條柱後，蓬一聲撞在柱上，身體才停下來，看眞了，戴羽星小腹上正插着一截槍，是屬於他的長槍的一截槍尖部份，此刻，卻插在他腹上。

像變魔術一樣，「主人」不但接下了戴羽星擲過來的半截槍，並且還用來擋格了秋江月從側旁刺向他腰眼的一劍，擲出奪自戴羽星的半截槍，將戴羽星釘在柱子上。

這種手法，這份身手，確是驚人。

戴羽星被釘在柱子上，小腹上血流如注，渾身顫抖，頭臉上佈滿汗珠，雙目怒瞪，胸膛起伏，牙關緊咬，硬是沒有哼出聲。

秋江月一見戴羽星交手不到一招，就被「主人」重傷，不由心胆俱碎，也顧不了「主人」在前虎視眈眈，一擰身撲向戴羽星。

戴羽星眼看是活不下去了，出氣多，入氣少，氣息微弱，血流了一地，見秋江月撲到，喘了一口氣，慘笑道：「兄弟，我不甘心，替我報仇！」

秋江月急聲道：「戴兄，你不會死的，待小弟爲你裹傷。」

戴羽星忽的大吼一聲，一手執住插在小腹上露出外面的槍桿，力拔而出，奮起全身之力，擲刺向在丈外的「主人」！

可惜，槍一拔出，氣勁已泄。隨着小腹上噴洩出足有五尺遠的血泉，他整個人也像一隻洩了氣的皮球一般，頹然摔跌在地。

那桿斷槍，擲到半途，由於力道巳失，亦折墜在地。

「主人」就像勝券在握，根本沒有移動，也不乘機出手擊殺正自跪下扶抱起戴羽星屍體的秋江月，負手而立。

秋江月目含痛淚，看着戴羽星死不甘心的臉容，心內血氣翻湧，強抑悲痛，將戴羽星的屍體抱起，放落在緊靠蘇紫君屍體的一張椅子上，伸手慢慢將戴羽星瞪睜的雙眼抹闔上。

轉身一步步向「主人」走去。

「主人」兩手環胸，餓狼一樣注視着秋江月，臉上露出一抹殘忍的笑意。

秋江月努力平息胸中翻湧激動的氣血，吸一口清氣，舉劍平胸，靜靜凝視了一會，倏的整個人冉冉平飛而起。嗖的如離弦箭矢，疾射刺向「主人」！

「主人」一見秋江月人劍平飛而起，神情不覺一震，順口沉聲道：「御劍術！

」脚下退一步，雙掌一圈，蓄勢以待，神情沉凝！

人劍平飛疾射的秋江月，如銳箭般，一下子射刺到「主人」胸前，主人竟然不敢接觸，身形風車一般旋轉，旋開足有八尺。

秋江月人劍刺空，在空中一個轉折，竟然御劍追刺「主人」！劍來到，嘶嘶劍氣已如一道白虹般，展刺向「主人」！

「主人」一見，神情微變，他是個識貨的大行家，秋江月不但能以氣御劍，並能以內勁逼出劍氣，單這一手，已是劍道中的上乘境界！

「主人」悶嘿一聲，依然不敢接觸，一步横踏，一步横踏，跟着整個人飄出六尺，再次避過秋江月的追刺！

但這次秋江月劍至中途，倏的轉折，驟出不意，嗤一响，人劍飛刺中横飄的「主人」左胸！

「主人」悶吼一聲，左掌即擊在秋江月左肩頭上，擊得他身不由主，長劍隨着倒翻飛跌出的身形，從「主人」胸上抽出，飛跌出丈外，張口噴出一口鮮血，肩骨盡碎，躺在地上幾次掙扎也起不了身！

「主人」左胸隨着秋江月的長劍抽出，噴湧出大股鮮血，身軀晃了晃，沒有跌倒。

猛吸了一口氣，用左手掩住胸前的傷口，獰聲道：「小子，老夫就算死，也要先將你送到閻羅王那裏！」一步步逼向秋江月！目中盡是兇殘之色。

那知他才踏出三步，卻再也進不了一步，因爲就在此刻，自他身後一條嬌俏的身形離地飛射起，射向「主人」背後，「噗」的一响，一劍自他腰後刺入，腹前突出！

持劍在背後襲擊他的，竟是他的四婢之一，被戴羽星刺傷了肩頭的白衣女！

「主人」冷不防受此重創，狂吼一聲，反手一掌，正好在正要撤劍飄退的白衣女頭上，「噗！」一聲碎响，白衣女連哼也沒有哼一聲，天靈蓋碎裂，濺出血漿，人如斷綫風箏般，飛出丈外，砰聲摔落在地。

白衣女被擊飛，地上卻有三條紅、藍、黃三色的身形自三個不同的角度騰撲向「主人」，只聽主人發出一聲慘烈的厲叫聲，雙掌一陣亂擊，三聲嬌呼聲响起，紅、黃藍三條嬌俏的身形倒飛囘去，先後摔跌落地。

眞是不可思議，出手襲擊主人的，竟是那三名穴道被點，身穿紅、黃、藍三色衣服的三名少女！

「主人」此刻身上，一共插着四把劍，四把劍都是他的四婢刺在他身上的！

在丈外躺着的秋江月，眼見這事發生，他差點以爲自己神志有點不清，看花了眼，不敢相信這是事實！

但事實擺在眼前，「主人」確是遭到四婢的襲擊！

左胸中一劍，腰腹胸各插着四把劍，竟然不死，且還挺立着，這個「主人」可謂兇悍頑強！

只見他渾身是血，震顫着，雙眼怒突，形如惡魔，慢慢側轉身，對三名躺在地上的少女黯啞地問：「賤婢，爲……何出手……擊……殺……老……夫？」

好一會，地上躺着的四女，只有穿紅衣的少女勉強抬起頭，微弱地說：「你不當我四姊妹是人，任意凌辱糟塌！我們四姐妹早巳對你懷恨在心，只苦於沒有機會下手殺你，今日，終於找到機會……殺你——」語聲突然停歇，頭一歪垂，寂然不動！

「主人」聽了紅衣少女的一番話，不禁仰天慘笑：「天意如此，奈何？眞想不到……老夫會死在婦人之手！」雙手拔出插在身上的長劍，欲想擲向秋江月，卻巳不能，吼一聲，全身噴血，摔倒在地，死了！

一代梟雄，就此死了！

他的姓名，來歷，亦隨着他的死亡，永遠埋在黃土下，沒有人可以探知，因爲四婢也死了。

× × ×

一輛馬車，車上載着戴羽星，蘇紫君的屍體，車前坐着肩頭受傷的秋江月，鞭梢一响，健馬揚蹄，如飛而去。

揚起的塵土後面，火光衝天，那座大廳陷在熊熊的火海中，那「主人」，連同他的四侍婢，他的秘密，一同埋葬在火海中。

（全文完）



四君子

武俠短篇故事／石中火・文　可飛・圖

兇殘蜂王　終遭殲滅

泰州城八仙酒樓，此刻因是晚飯時分，樓上樓下座無虛設。樓上食客都是富豪之輩，猜枚吆喝，一片熱鬧，掌櫃及店小二來往奔走招呼，忙個不亦樂乎。

忽聽「砰」地一聲，有人把酒壺重重地摔在桌上，大聲喝道：「小二，再來一壺！」

一個小二轉頭一望，認出呼酒的這個漢子已一共叫了四五壺酒，已喝得醉薰薰的，一雙眼睛紅筋隱然。這漢子看來不足三十，但鬢髮散亂，滿臉鬍鬚茌子，衣服邋遢，敞着衣襟，一派潦倒的模樣。

店小二心想這小子已吃喝了不少，等下別沒錢付賬才好，正在沉吟間，那漢子已不耐地道：「賊小子，你望着大爺看個鳥！還不快把酒拿來！」

小二忙陪笑道：「客官，您已喝了不少啦！別，別醉了……」

漢子眼珠子一翻，怒道：「大爺醉不醉與你何關？再不把酒拿來，大爺連你的卵子也摘下來！」

小二吃了一驚，忙道：「是是，小的這就去拿！」

「站住！」那漢子忽地把一錠銀子拍在桌上：「這個先拿去，別以爲大爺是來白吃的！你奶奶的，狗眼看人低！」

小二見狀神態一歛，急道：「小的不敢！」急忙轉身去舀酒。

那漢子把腿在櫈上一擱，放聲歌道：「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

隣桌是四個錦衣青年，其中一人聞聲冷笑道：「此處非閣下家裏，有錢也無須如此放肆！」

那漢子怒道：「大爺自個喝酒，關你屁事！」

另一青年向同伴打個眼色，道：「兄台有何得意之事，何不說來聽聽！」

漢子更怒，因爲這話剛好刺中他的痛處，臉色刷地變了。那青年冷笑一聲：「閣下既非得意，又何必借酒佯狂！須知抽刀斷水水更流，酒入愁腸愁更愁！」說罷，四個青年大笑起來。

此刻店小二剛好把酒送上來，漢子劈手奪了過來，隨即向那四個青年拋去！

剛才嘲笑他的那個青年，急忙伸手一抄，抓住酒壺，但壺中的美酒却倒瀉了出來，濺得四人一身。落拓漢子哈哈大笑，四個青年均是怒氣塡膺，霍地站了起來，把他圍住。

落拓漢子雙眼的醉意倏忽不見，冷冷地道：「你們要動手麼？一齊上吧！」

一個黃衣青年喝道：「閣下未免太過抬舉自已了！少爺一人便可打發你！」

落拓漢子看也不看他一眼，轉頭呼道：「小二，再來一壺！」

店小二見一場打鬥即將發生，忙不迭地說道：「諸位客官，有事請到外面解決吧……」

落拓漢子又抓起一錠銀子，向小二拋去：「接住！這已足够賠償！」他由始至終都沒正眼望過四個青年一眼，神態十分倨傲！

那黃衣青年大喝一聲：「少爺不殺你勢不爲人！」雙脚一錯，輕輕踢開一張攔路的板櫈，左手一落，向落拓漢子的後肩抓去！

落拓漢子似後背長了眼睛般，屁股在櫈上一滑，黃衣青年那一爪便抓在空處。

這一着四個青年臉色俱是一變。黃衣青年惡向胆邊生，右手直擊對方背心！

落拓漢子身子忽然向後一歪，斜斜躺在板櫈上！黃衣青年那一掌又再擊空，只見落拓漢子右臂輕輕一轉，劈頭擊在對方小腹上；黃衣青年大叫一聲，倉惶後退，把背後的一張桌子撞倒，其他食客見狀，都忙遠遠躲開，生怕殃及池魚，惹上一身羶。

落拓漢子一招擊倒對手，腰一挺又再坐了起來，抓起桌上的竹筷，向殘羹中挾去。

那幾個青年料不到對方武功如此高超，互打了個眼色，同時奔前，或揮拳，或出掌，齊向落拓漢子擊去。

落拓漢子倏地轉身，右手一振，一塊肥肉向青衣青年飛去，竹箸點向一個白衣青年的掌心！同時左掌翻起，望綠衣青年的拳頭迎了上去！

他以一敵三，殊無懼色。青衣青年眼前一幌，忽見一塊黑忽忽的東西迎臉飛來，急切間不知來者是不是暗器，連忙止住勢子，把身蹲下閃讓。

白衣漢子一掌拍出，對方的竹箸已點向自已掌心「勞宮穴」，急忙收掌，左拳倏地擊出！

綠色青年見對方武功高强，不敢與其硬碰，撤臂收招，左脚一掃，向對方臂上的櫈子掃去。

忽聽一道長笑，落拓漢子倏地彈高，凌空一個跟斗翻開二丈，落地時，隨手抓起一壺酒來，引頸長飲！

那四個青年臉色都是一變，同時把佩劍抽了出來，喝道：「上！」

落拓漢子拋下酒壺，大笑道：「妙妙！原來你們也是使劍！」

話音一落，對方四柄長劍已至。落拓漢子身子一擰，如穿花蝴蝶般在四柄長劍中進退閃避！

彩衣青年以衆凌寡，而且對方還是赤手空拳，今日若收拾不了對方，以後也別想再在江湖上混了，是以那個看來是四人之首的綠衣青年喝道：「咱們各自站定一個方位，不怕他能逃得出去！」

落拓漢子瞇着眼道：「老子只怕你們一待我反擊，便得挾着尾巴逃跑！」一語甫畢，只見右手在那襲陳舊邋遢的長袍內一揣，手上已多了一柄黑黝黝的軟劍！

剎那，青衣青年的長劍已至咽喉，落拓漢子上身微微向後一仰，隨即把身轉了半個圈子，右手一振，軟劍刺向黃衣青年，同時左袖一拂，把白衣青年自側刺來的長劍盪開！

黃衣青年見對方那一劍來得快速，急忙變招招架，不料落拓漢子劍至半途，忽然改削青衣青年！

與此同時，綠衣青年的長劍亦已刺至落拓漢子的後背三寸之處。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落拓漢子上身向前一俯，右手長劍又改劈向後方！

他一招三式分襲三人，前兩式是虛，直至此式才是實招，但覺軟劍帶着一縷呼呼的風聲，急如流星般，刺向綠衣青年腰際！

這一劍奇妙絕倫，虛實難測，更加上速度奇高，綠衣青年魂飛魄散，急忙向後一退！

「嗤！」綠衣青年雖然退得快，但腹部衣衫仍被軟劍割裂！

電光石火之間，只見落拓漢子向前一標，左拳直擊黃衣青年臉門！

這一拳力蘊千鈞，黃衣青年邊退邊揮劍橫切，落拓漢子拳頭忽然縮入袖管內，手臂一掄，袖管捲住長劍，右手軟劍劃了半個圈子劈下！

黃衣青年魂飛魄散，急忙棄劍而退！倉促間，撞翻了一張桌子，勢子一窒，落拓漢子的軟劍已至，只聽「喀嗤」一聲，一條右臂已然脫腔落地！

這幾着，兔起鶻落，說來雖慢，却只在一瞬間完成！說時遲，那時快，青衣青年及白衣青年二人經已急忙奔至，欲解同伴之危！

落拓漢子軟劍不及回防，只見他雙脚一蹬，躍高丈餘，落身在橫樑上！

白衣青年大叫一聲：「少爺跟你拚了！」也拔身而起，與此同時，綠衣青年比他更快一步，斜竄上橫樑，踏樑向落拓漢子奔去！

落拓漢子哈哈大笑，但見他左袖一拂

，黃衣青年那長劍倏地望綠衣青年射去。

剎那間，綠衣青年已至，落拓漢子軟劍如毒蛇出洞，直奔對方喉頭！

綠衣青年無暇傷敵，只得橫劍來架，不意落拓漢子軟劍倏地一沉，烏光一過，綠衣青年的左腿已過，直挺挺跌了下去！

青衣青年正想也躍身上樑，猛覺頭上洒下一蓬血雨，緊接着綠衣青年已摔將下來！

這當兒，青衣青年當眞是又氣又怒，只得伸出左臂去接！忽覺臂上一涼，左臂已跌落塵埃，隨之聽到「蓬」的一聲，綠衣青年已跌在地上！

青衣青年一呆之下，才醒覺發生了什麼事，猛一回首，只見落拓漢子不但由樑上躍下，斬斷自己的左臂，而且又如鬼魅般望白衣青年迫去！

白衣青年剛才躍起時，見落拓漢子把劍射來，急忙舉劍格開，料不到對方在劍上蘊了兩道暗力，身子竟被迫落！

只一瞬間，便親眼目擊二個同伴同時在對方劍下成爲殘廢，心頭向下一沉，要想逃跑，但一對脚却如被鐵釘釘住般，移不得半分。

眼前一花，落拓漢子已站在面前，冷森森地道：「是你自己動手，還是由老子替你效勞？」

白衣青年顫着聲道：「閣下何必欺人太甚？」眼光與對方接觸，機伶伶打了個冷顫，低着頭道：「在下……自己動手又如何，你動手又如何？」

落拓漢子嘿嘿一笑：「若果老子動手便一劍取你狗命，若你自個動手，只須交一條右臂與我！不過你須一劍劈斷，若劈不斷的，你三個兄弟都得死！」

白衣青年額頭冷汗簌簌淌下，咬牙道：「好，少爺便送一條右臂與你！」把長劍加至左手，舉劍而起，却久久斬不下來，但覺五指發軟，幾乎握劍不穩，雙眼不斷地望着右臂，心知長劍一落，將來想看也看不着了。

可是手臂發抖，這一劍若不能一劍斷臂，不但自己性命難保，而且要連累了三個拜把兄弟！白衣青年也是個狠人，猛吸一口氣，正想揮劍斬下，忽聽梯間有人喝道：「且住！」

白衣青年心頭一動，停止動作望向梯間，只見一個中年漢子如大鳥般自樓下飛了上來。

落拓漢子頭也不回頭，喝道：「你斬是不斬！」

白衣青年又是一驚，幸而中年漢子已落足樓板，向落拓漢子奔來，喝道：「閣下迫人太甚也！」

落拓漢子身子不轉，軟劍却如驚鴻乍現般，向中年漢子捲去！

× × ×

中年漢子倏覺眼前烏光暴現，冷笑一聲，身子一縮，落拓漢子的軟劍剛一過去，便又飄身向前，右臂暴長，五指如鈎，向對方肩膊抓去！

落拓漢子似知厲害，卸肩沉腰，半轉過身子，左掌斜向對方腰際拍去！

中年漢子十分了得，也及時抵出左掌。「啪！」兩掌相觸，落拓漢子身體一幌，中年漢子却退了一步，才止住勢子。

「閣下武功雖然不錯，還不是老子的敵手！」落拓漢子轉頭冷冷地道：「目光觸及中年漢子的臉龐，忽然驚叫一聲：「是你！大哥！」

那中年漢子也大叫一聲：「賢弟！」隨即奔前，兩人忽然熱情地擁抱起來。

中年漢子道：「賢弟，我找得你好苦！小寶整天嚷着要找爹爹，愚兄只得四處找你！」

落拓漢子倏地推開中年漢子，跪在地上，向他叩頭，中年漢子道：「使不得！」忙把其扶起。

落拓漢子淚流滿臉，噎聲道：「大哥對小弟恩深如海，這幾年小寶若非得你照顧，小弟也不知如何……」

中年漢子爽朗地一笑，道：「我們親如手足，這種話還說他作甚！」

白衣青年見落拓漢子不覺，心頭一動，悄悄向梯口走去。才走了四五步，便被落拓漢子察覺，只見他把手一揚，軟劍如離弦之箭般射出，釘在白衣青年後背上！白衣青年「噗」的一聲，摔倒地上。

樓上食客見鬧出人命，都嚇得心頭怦怦亂跳，不敢吱一聲，把眼望向落拓漢子，又見他滿臉痛苦，頰掛清淚，心中都十分詫異：「這殺人魔頭，怎也會流淚？」

落拓漢子走前抽出軟劍，舉起一脚，用鞋底拭去劍上的血跡，隨又收入懷內。

中年漢子眉頭一皺，問道：「賢弟爲何要殺這個青年？」

落拓漢子淡淡地道：「他們都是『一窩蜂』中的工蜂！」

「哦？」中年漢子一怔，道：「這便死有餘辜了！」

食客一聽，一顆心登時定了下來，心道：「原來這幾個青年是採花大盜『蜂王』的手下！這樣說來，這殺人魔頭倒是好人了！」

落拓漢子對黃衣青年喝道：「回去告訴你們頭子，叫他立即改惡向善，否則老子遲早把你們『一窩蜂』殺盡！」

綠衣青年等人唯唯喏喏，草草包紮一下，互相携扶下樓而去。

中年漢子道：「賢弟，你如今住在何處？」

落拓漢子長長一嘆：「小弟這些年來如同行屍走肉，有什麼居所？與之所至，或宿於客棧內，或棲於破廟中！」

中年漢子道：「愚兄住在景泰客棧，咱們買些東西回去，邊吃邊說吧！」

落拓漢子臉帶幾分憂鬱，幾分羞慚，輕輕點頭，跟着中年漢子下樓。

原來這落拓漢子姓戴，雙名雲山；中年漢子姓王，名子欽，有個外號「鐵爪飛雁」，顧名思義，當知其輕功及爪法都有過人之處。

戴雲山妻子趙玉娘與王子欽是同門，而王子欽的妻子周氏却是戴雲山的表姐，兩家人關係極之密切，同住在豫中許昌城。以前，戴雲山在家時，兩家人經常來往，情同手足。

五年多前，趙玉娘忽被人姦殺，當時戴雲山去到江南拜祭師父，聞訊回家，王子欽夫婦已替彼安葬了趙玉娘。

戴雲山只回家七日，便抱着兒子小寶到王家，託王子欽照顧，自己則四處找尋仇家！

但殺死趙玉娘的兇手並沒留下任何綫索，戴雲山如頭瘋狂的獅子，自北而南，自東而西，足跡遍歷十餘省，偏生兇手又沒在額上刺了個字，戴雲山自然毫無所獲。最後，他在心灰意冷之下便酗起酒來。

五年多來，戴雲山每次經過許昌，都故意繞路而過，不想睹景思人！

當下王子欽與戴雲山入了景泰客棧，吩咐小二備熱水美酒，然後入房。

王子欽道：「賢弟，咱們不見了五年，自有不少話要說，但如今天氣炎熱，你先洗個澡吧，愚兄出去買些食物回來，咱哥兒倆效古人剪燭夜談！」

戴雲山惘然地點點頭，呆呆地除去鞋襪。不久，小二便把熱水送了進來，戴雲山脫下衣物，跳入澡盆中，仔細洗滌起來，他已數日未曾洗澡，此刻用熱水慢慢泡燙，只覺全身三萬六千個毛孔全部張開，舒服無比，禁不住閉目享受起來。

可是，雙眼一閉，眼簾便浮上一個清麗絕倫的少婦來，戴雲山脫口叫道：「玉娘！」睜眼一看，室內只他一人，長嘆一聲，匆匆把身子洗淨，換了一套王子欽的乾淨衣服，精神稍爲一振。

半晌，小二把澡盆抬出去，送上酒來，而王子欽也回來了，帶了幾包食物，無非是些醬牛肉、鹵鷄蛋之類的下酒物。

兩人坐了下來，各自呷了一口酒，都覺千言萬語不知從何說起。良久，王子欽才問道：「賢弟，你找到仇人了嗎？」

戴雲山放下了酒杯，沉重地搖頭。王子欽嘆了一口氣，道：「不管如何，你也該回家一行才是！」

戴雲山慘然道：「大哥你又非不知小弟與玉娘的感情！」

「愚兄怎會不知？師妹慘死，愚兄何嘗不悲痛，又何嘗不欲替其報仇？奈何咱們不知兇手是誰，這……」

戴雲山嘶聲道：「無論如何，小弟也要把那廝碎屍萬段！」

王子欽道：「愚兄贊成之至！只要得知兇手名字，報仇之事少不了愚兄一份！但小寶年紀尚小，他雖有愚兄夫婦照顧，但小小年紀便缺乏父母之愛，難道你不心痛？唉！你自然不知道，他經常躱在房內流淚！」

戴雲山神情一震，雙眼一紅，道：「天下間豈有不愛子女的父母？奈何……」

王子欽道：「無論如何，你也得跟愚兄回去一趟，跟孩子說一聲！」

戴雲山點點頭，王子欽大喜，替他斟了一杯酒，道：「來，爲能早日替師妹報却大仇而預乾一杯！」

戴雲山精神一振，把酒喝乾道：「大哥，你有否替小弟思索那個問題！」

王子欽道：「賢弟是指師妹臨死時，自床上俯身下來，抓住自己的綉花鞋子的含意？」

戴雲山眼現淚光，道：「正是，小弟想了千百遍，都想不出玉娘爲何要抓住自己的鞋子！」

王子欽道：「愚兄夫婦何嘗不是日夕苦思？只是這其中的關鍵實在難以忖測！若說那綉花鞋是指對方是個女人，但師妹……」說至此倏地住口不言。

他雖不說，戴雲山自也明白，須知趙玉娘下體留下了男人的穢物，既是姦殺，這便不可能是女人！

戴雲山輕輕呻吟一聲：「小弟曾經認爲那禽獸是個男扮女裝的人，但這五年以來，却未曾碰到一個！江湖上女扮男裝並不少見，但男扮女裝便甚罕見了！」

「而且即使有這種人，你也不能證明他便是兇手！」王子欽接道：「有件事不知賢弟是否曾考慮到，那兇手極可能在行兇時男扮女裝，他事後便恢復男裝，咱們又沒有其他綫索，如何能調查得到？」

戴雲山一呆，喃喃地說道：「事後便恢復男裝……嗯，能够男扮女裝的人，該是個相貌清秀的人，否則便容易露出馬脚了！」

王子欽接道：「不錯！甚至那種人還帶有幾分脂粉味！」

戴雲山道：「這種人江湖上總不太多，但也不在少數，不過這總是一條綫索，只要有耐性，慢慢調查，不怕鐵柱不能磨成針！」

「但這也不易分辨出那人是否便是殺死師妹的兇手！」

戴雲山臉色一變，恰似遭冷水淋頭般，僅有的希望又再熄滅。半晌，他忽然大聲道：「這樣說來，玉娘這筆仇豈非永世難報！」

王子欽急忙改口道：「困難雖大，也未必沒有辦法，咱們回家慢慢商量研究，說不定柳暗花明又一村！」

戴雲山又喝了一杯酒，喃喃地道：「皇天無眼，皇天無眼！好人不長命，壞人長百歲！當眞豈有此理！他奶奶的，王八羔子！」

王子欽一驚，心想以前戴雲山一表斯文，但經此一刦竟然滿口粗言穢語，像變了個人似的，不由暗暗心痛。

戴雲山一罵出口，粗話便源源不絕，罵了一陣，忽又狂飲起來，一忽，便已酩酊大醉。王子欽喟然長嘆一聲，扶他上床就寢。

× × ×

次日兩人買了健馬，一路向西行進，走了七八日，已到豫境。

這天，王子欽忽對戴雲山道：「賢弟，有一件事愚兄一直不敢對你明言，只怕你聽了之後，受不住打擊……」

戴雲山忙道：「大哥有話請說，這五年來的歷練已使小弟堅強了不少。」

「據拙荊謂，師妹她……」王子欽話至一半，又再沉吟起來。

戴雲山急問道：「玉娘她如何？」

王子欽吞吞吐吐地道：「師妹的屍體是拙荊收殮的……」

戴雲山急道：「這個小弟知道！」

王子欽長長吸了一口氣。「據拙荊謂，師妹的屍體並不完整……」

戴雲山雙目噴火，咬牙道：「小弟不報此仇，誓不爲人！但不知缺了那一件肢體！」

「是少了兩個乳頭！」

戴雲山臉色大變，恨恨地罵了起來：「沒人性的王八蛋了，我操你祖宗十八代！」一頓，皺眉道：「大哥你爲何不告訴小弟？」

「這件事也是去年拙荊才對愚兄說的，之前愚兄也不知道！愚兄也曾問拙荊為何不早說，她謂這不是綫索，不想多說，讓你傷心！」

戴雲山吸了一口氣，道：「咱們今日多趕幾里路吧！」手掌在馬臀上一拍，催馬急馳。

經此一席話，戴雲山更加沉默，每早催促王子欽上路，又至月掛東天才歇息，是故速度便快了起來，不一日便到了許昌城。

許昌是座古城，城內的房舍都甚破舊，不過由於歷史悠長的關係，商業還頗繁盛。

王子欽怕戴雲山睹物思情，不讓他回故居，筆直馳向自己的家門。許昌城的房舍較舊，但王子欽的那棟小院，却還頗為新淨。

王子欽躍下馬，伸手拍起門來，回頭一望，見戴雲山還坐在馬背上，不由失笑道：「山弟，你還不下來！」

戴雲山苦笑一聲，道：「未到許昌時，恨不得背插雙翼，到臨之後，反而有點害怕……」

王子欽笑道：「這便應了古人所說的近鄉情更怯吧！」說着大門經已拉開，一個老蒼頭探頭一望。

王子欽笑問道：「長壽，你看是誰來了？」

那老蒼頭看了好一陣，囁嚅地道：「莫非是戴爺？」

戴雲山苦笑道：「正是我！」

老蒼頭神情一呆，隨即大喜，往內叫道：「戴爺回來啦！戴爺回來啦！」

王子欽笑斥道：「別大呼小叫的，把馬牽去吧！」牽着戴雲山的手走了入去。

入門有個小小的庭院，庭院種着兩棵棗樹，還放着幾盆花，顯得十分清雅。內堂屋頂飄着炊烟，炊烟和晚烟組成一個謐靜的世界，這一切都顯得那般熟悉及親切，戴雲山思潮起伏，眼前浮上一片水光。

剛踏上廳堂，裏面走出一個中年美婦來，戴雲山快步奔前幾步，嗚咽地叫道：「大嫂……」語音未畢，便跪了下來，往地叩頭。

這中年美婦正是周氏，見狀忙道：「表弟，這可使不得！」急忙偏身，不敢接禮。

戴雲山說道：「大嫂對我戴家恩深似海，你若連這禮也不接，小弟心頭更加難安！」

周氏祇好受他一叩之禮，隨即把他扶起，笑道：「表弟，你且坐一下，待愚嫂叫小寶來與你相見！你知道麼，他今年已七歲了！」

王子欽道：「他四歲開始便跟明笙一起讀書習字，去年開始他磨着愚兄，說要學武，愚兄只教他一些強身健體的功夫，他十分不願，如今你回來，你倒可自己教他！」

戴雲山感激地道：「回頭小弟叫他拜你為師！」

王子欽忙道：「愚兄不敢教他武功的用意，你還不明白？論起武功，你師門的劍法是武林一絕，比起敝門是要勝上一二籌的，愚兄……」

戴雲山道：「讓他兼學兩派，有何不可？你是『飛雁門』的掌門，小弟是『烏劍門』的掌門，只要你我同意，何懼同道取笑？」須知武林有一日為師，終生為父之規定，加上武學無涯，能得一派之長，已頗為難得，更兼學別派，一者限於天資，二者尚須兩派的首腦同意。

王子欽笑道：「既然如此，愚兄也不再推辭！說眞的，小寶確是塊學武的上佳材料，愚兄亦十分喜愛他！」

戴雲山正色道：「希望大哥對他嚴加督促，不要溺愛他！小弟作此安排，尚另有用意……」

王子欽一怔，道：「不知賢弟有何用意？」

「小弟此來，只想小住幾天，若報不了殺妻之恨，也不想再回來，小寶今後一切，希望大哥多多照顧了。」

王子欽嘆惜道：「報仇之事，大可從長計議，無須急於一時，所謂君子報仇，十年未晚也！」

戴雲山搖搖頭，王子欽也知他性格，多勸也未必有用，便吩咐丫環準備酒食。

不一忽，只見周氏回來，道：「表弟，小寶怪你，不肯來見你！」

戴雲山一怔問道：「他怪我什麼？」

王子欽笑道：「還不是怪你一直不來看他麼！」

戴雲山臉有愧色，說道：「小弟去找他！」

周氏笑道：「他在書房，你還記得路徑否？」

戴雲山頷首疾走，到了書房外，把耳伏在門板上聽了一陣，見裏面有個呼吸，便輕輕敲起門來，只聽屋內一個稚嫩的聲音道：「伯娘，我不開門！」

戴雲山知他便是自己的兒子，忙道：「小寶，快開門，爹來看你啦！」

「不，不開！」小寶道：「人人都有爹娘，就是我沒有……嗚嗚……」

戴雲山心如刀割，把手掌放在門上，運力一震，房門便開了，只見一個小孩坐在地上哭。

戴雲山見他有幾分亡妻的神韻，不由流下淚來，小寶一怔，道：「你，你為什麼哭了？伯伯說大丈夫流血不流淚的，他又說爹爹是個英雄……你，你一定不是我爹爹！」

戴雲山把他抱了起來，說笑道：「誰說爹爹哭了？爹爹是太高興才哭的！嗯，小寶，你為何也哭了？」

「我，我不哭了！」小寶嗚咽問道：「伯伯說爹爹去找娘，爹，你回來了，為什麼娘不回來，我要看看她！」

戴雲山呆呆地道：「你娘永遠不會回來了！」

「為什麼？」

「她讓壞人殺死了，爹就是在找那個壞人，所以才沒回來看你，你還生爹爹的氣麼？」

「不！爹，你殺死了那壞人沒有？」

戴雲山仰天長嘆一聲：「還沒有！」

小寶道：「我也要學武，將來殺死那壞人為娘報仇！」

「好好，爹已叫你伯伯教你武功！」

「爹，你的武功高，還是伯伯的武功較高？」

戴雲山一怔，想不到他會問這個問題，只得道：「爹與伯伯，武功一般的高，你先跟伯伯學武，過兩年爹再教你，只怕你吃不了苦！」

「為了要替娘報仇，什麼苦小寶都能吃！」

說到這裏，王子欽已在屋外道：「小寶，你爹肚子餓了，吃了飯再說吧！」

× × ×

晚飯過後，戴雲山與王子欽到書房坐談，丫頭送上濃茶，兩人坐下之後，氣氛隨即凝重起來。

半晌，戴雲山才道：「大哥，玉娘那隻繡花鞋子呢？」

王子欽道：「在你大嫂處，你等等，待愚兄去取。」不久，他取來一對繡花鞋子，把它放在書桌上。

戴雲山眼內浮上一片水光，這對繡花鞋是趙玉娘親手繡的，當時他還坐在她身旁，看着她用針綫。六年前的情景一一在腦海中掠過，他抓起左首那隻，只見上面繡着四株荷花，紅花綠葉，栩栩如生，荷花叢中隱見一對鴛鴦在戲水，這本是一般繡花鞋的常見題材，雖然針綫綿密、精緻，但也非罕見！為何趙玉娘臨死前，偏要垂下一隻手臂到床下，抓住了它？

按照趙玉娘死前的傷勢看，她已無逃走的可能，是故她拿着鞋，絕非是為了穿鞋下床，何況在那種情況之下，更何需穿鞋？

戴雲山忽然想到一個問題，那天若非兒子被表姐抱回家跟她孩子玩，只怕他一條小命也保不住！想至此，身子不由出了一陣冷汗。

王子欽說道：「自從愚兒自你表姐處得悉了那件事之後，有一個問題才豁然想通！」

戴雲山放下心事，抬頭望他，只聽王子欽雙眼望着窗外，怔怔地道：「師妹是被人姦殺的，按說她當時必定是被制住了軟穴及啞穴，雖然如此，她又何能伸臂下床拿鞋子？」

戴雲山說道：「也許那時穴道經已解開！」

「雖有可能，但愚兒始終覺得這個原因的可能性不高！」王子欽轉首道：「因為一般點穴的效果由兩個時辰至十二個時辰。雖因各家各派的手法不同，而時間上有異，又因內力的深淺效果也有異，不過最短的也有兩個時辰的功效！在一般情況之下，兇手不可能在現場逗留在兩個時辰以上！」

戴雲山身子一震，脫口道：「不錯，那又是什麼原因？」

「這件事愚兄也是由於得悉屍體上少了兩個乳頭才推想出來！」王子欽吸了一口氣道：「這是因為兇手解開了師妹的軟穴！」

戴雲山道：「解開玉娘的軟穴，那麼她必能一躍而起，跟對方拚鬥才對呀！但當日表姐又謂，房內毫無打鬥的跡象！」

「你且聽愚兄慢慢說來，一般穴道被解，尚要過一段時間，血液才能暢通！」

王子欽道：「兇手必是出其不意，先制住了師妹的穴道，然後把她搬上床，再而自己解下衣裳。逞了獸慾之後，兇手下床取他的兵器——是刀劍之類的利器，先割了師妹的腕脈，讓她失去大量的血，然後解了她的穴道，再割下乳頭！」

戴雲山大叫一聲：「他為何要如此兇殘！」

「正因為愚兄得悉兇手是個兇殘的禽獸，才想到這一點！當時師妹因大量失血，雖然穴道已通，却也無力下床，所以才抓住了那隻繡花鞋！兇手所以要先解了師妹的穴道，是因為他愛看被其殘害者在其折磨下，輾轉掙扎，而又呼不出聲來！」

戴雲山一拳擊在書桌上：「他奶奶的，老子抓到他時，要逐寸割下他身上的肉，看他慢慢死去，方洩心頭之恨！」

王子欽嘆了一口氣：「此人既然如此兇殘，咱們亦無需對他慈祥，但最緊要的問題尚未解決，師妹臨死時抓住繡花鞋子的用意是什麼？」

戴雲山道：「也許師妹在痛苦掙扎中，一種下意識的動作——希望能抓住一件什麼物件，剛巧鞋子就在床前，是以……」

「不！」王子欽道：「須知師妹當時的姿勢是微俯着身，伸臂去抓的！因為那床頗高，若不俯身，根本抓不到！這便不是一種無意識或下意識的反映！」

戴雲山嘆了一口氣。「依大哥之見，當時兇手可能也看到玉娘這個動作！」

「正是！只是繡花鞋子能代表的意思，十分隱晦，是故連兇手也不明其意，是故沒有阻止，還以為她要拿鞋子下床！」

戴雲山道：「說來說去，還是這個問題！但是，江湖上並沒有以荷花為號的男人！」

王子欽道：「你可曾調查過有否人以鴛鴦為號的人？比如鴛鴦刀，鴛鴦劍之類的！」

「有！江湖上只有一個『鴛鴦刀』，一個『鴛鴦劍』，還有一對以『鴛鴦俠侶』為號的夫婦！但前者已年逾古稀！中者此人今年才二十歲，五六年前尚未成年，可能性不大，而鴛鴦俠侶，從來不曾分開過，似亦無可能！」

王子欽心頭一動：「也許在他們結合之前，他們並非焦不離孟！」

「問題是他們已結合了十餘年，而且是表兄妹，自小青梅竹馬，一同生活！」

王子欽道：「也許此人是個陰陽人！日間是女人，夜間是個男人！鴛鴦豈非可以解作陰陽？須知師妹當時已至萬分危急之下，只要稍能代表兇手身份的東西，她看到便會抓之，以告訴咱們！」

戴雲山目光一亮，道：「不錯！小弟怎地沒想到這一點！想來小弟必是氣瘋、急瘋了！不錯不錯，一定是這樣，而且即使她能下床，也不能走得遠，即使能走得遠，現成的東西也不一定能更貼切地表達她想告訴的意思！何況寫字又會讓兇手發現！」

「以此推之，天地、陰陽、左右、乾坤、龍鳳之類的外號，都可能會與此案有關！」

戴雲山悔恨地道：「俗語謂一人計短，二人計長，早知小弟該早點回來，跟大哥商量了！」

王子欽道：「即使咱們能測知它的含

意，一時三刻之內，也未能調查到其殺人的動機及證據！」

戴雲山刹那如一頭鬥敗的山鷄，半晌才道：「而且這裏面的含意，可能與外號無關，而與名字有關！也許兇手的名字之中有個鴛字、鴦字、陰字，陽字，甚至乾坤等等！」

王子欽道：「不錯，甚至是荷字！咦，蓮子與荷花有關，也許名字之中有蓮字也未定！」

「不錯！但如此所牽涉到的人，便極為廣泛了！」

「是以咱們該從長計議，先把有嫌疑的人列一張表出來，再按東南西北等區域來劃分，這樣子調查起來，便快得多矣！」王子欽笑道：「你也累了，先去睡吧，明日開始咱們再慢慢研究！」

戴雲山返回自己每到王家所住的那間客房，一入門便見到床上臥着一個人，可不正是自己的兒子？

這刹那，戴雲山心頭升上一股暖意，輕輕坐在床緣，只見兒子睡得正香，臉上已掛着幾分笑意，他忍不住低頭輕吻了他一下，隨即脫下鞋襪，輕輕睡在他身邊。

這一夜，他雖然日間心情激動，但不知是否與兒子同眠的關係，竟然睡得極為香濃。

× × ×

戴雲山忽然在夢中驚醒，睜開眼睛，原來兒子早已醒來，蜷縮在他懷中，睜着一對眼睛，望着自己。他雙臂一緊，把他摟住。「你不睡啦？」

「天早亮啦！伯娘說早眠早起，才不會變成懶虫的！」

戴雲山抬頭一望，紅日已爬上窗台，便也下了床，小寶一溜烟跑了出去，戴雲山只道他去解手，也沒在意，自顧穿鞋。

半晌，只見小寶跟着丫環進來，那丫環還捧着毛巾臉盆，道：「戴爺早！」

「早！」戴雲山道：「你是春蘭吧？想不到已長大了！」

春蘭臉一紅，道：「戴爺好記性！」

小寶道：「春蘭姐姐，這是爹爹用的，你再替我打一盆水來！」

春蘭道：「你不跟笙少爺一起洗？」

「不，我今日跟爹一起洗！」

戴雲山哈哈大笑，大感安慰，他待春蘭去了之後，問道：「小寶，你跟明笙好一點，還是跟明笛好一點？」

明笛是王子欽的大子，明笙是次子，比小寶大一歲。

「明笛大哥跟明笙二哥，對孩兒都很好，不過孩兒喜歡明笙一點！啊，爹爹，伯娘還生了個明琴妹妹哩！」

「哦！爹還不知道哩！她大概只三四歲吧！」

「快四歲了，她很愛哭，孩兒不喜歡跟她玩！」

戴雲山大笑，兩人盥洗完畢，携手出廳吃早點，早膳過後，王子欽點撥了兒子及小寶練了一陣武， 到書房陪戴雲山。

× × ×

戴雲山及王子欽窮一月之功夫，整理了四份名單，碰到可能是心目中的疑犯，而又不知道其住所的，便在許昌城內四處打聽，幸而許昌城內本就住了不少聲名顯赫的武林前輩，困難倒也不太大。

這一個月，戴雲山日夕與兒子在一起，心靈的創傷好了不少，他在有閑時也點兒子一些入門的功夫。日子雖然快樂，但大仇未報，戴雲山心中始終有個疙瘩，這天他便決定再度出去找尋仇人，當他把這個意見告訴了王子欽後，王子欽知道他的心情，也不多說，只問他何時出發。

戴雲山道：「小弟準備明早出門！」

王子欽道：「好，愚兄今日準備一下，明日陪你走一趟！」

「大哥！這是小弟的事，小弟實在不敢連累你！」

王子欽微笑道：「你妻子，即是愚兄的師妹，你的事便是我的事，何況你表姐也極表讚成！」

戴雲山激動地握住他的手，道：「大哥……小弟……大恩不敢 謝，唯望日後圖報！」

王子欽哈哈大笑：「你再這樣說，愚兄可不高興了！你坐一下，待愚兄叫你表姐弄點酒來慶祝一下！」

晚飯的酒菜果然十分豐富，小寶得知明日爹爹便要與伯伯離家，咬着唇不說話。周氏忙道：「小寶，你捨不得爹爹？」

小寶點點頭，戴雲山忙道：「爹一殺死那個壞人便回來陪你！」

「孩兒知道，爹，你替孩兒多刺他一劍！」

戴雲山咬牙道：「何必多刺他一劍？爹要刺他一千劍，一萬劍！」說罷把杯中酒喝乾。

次日一早，戴雲山及王子欽背上行李兵器，騎馬出門。他們決定先到河北調查，因為河北只有四個心目中嫌疑份子。

雖說只有四個人，但由於分佈四處，加上需要一段時日的調查，是故完成之後已是十一月下旬。

這四個人經調查過後由於嫌疑性頗低，戴雲山把他們從名單中劃掉！

兩人決定到洛陽再調查另一個嫌疑份子，便回家過年。這天到了安陽，天上下着雪，但天又已黑了，眼看來不及入城，便在郊野處找尋歇脚的地方。

王子欽本欲到農居處借宿一宵，但戴雲山却看到山崗上有座小廟，便道：「大哥，咱們到廟內過一宿吧！」

王子欽自無異議，兩人到得山崗上，推開廟門，裏面似乎沒人，王子欽幌亮了火摺子，見小廟頗為乾淨，便道：「小弟，這裏還有些枯枝，咱們生堆火吧！」

戴雲山一邊生火，一邊道：「大哥，這廟有點古怪！一者你看這山神塑像經已殘破不堪，顯然香火不盛，是座荒廟，但為何地方這般乾淨？二者，廟內為何有一堆枯枝在此？」

王子欽沉吟了一下，道：「也許路人經過用剩的也未定，何必杞人憂天？」

戴雲山笑道：「不錯，所謂兵來將擋，也不必怕他這許多！」解下行李，取出一件袍子蓋在身上，仰天睡倒。

王子欽也學他如此，一忽，想起一事，連忙說道：「山弟，愚兄尚有些乾糧，何不把它烤熱吃了？反正明日入城也用不着。」

戴雲山笑道：「若非大哥一提，小弟

也忘記了！」

王子欽把乾糧取了出來，正想放在火上烤燒，戴雲山臉色一變，低聲道：「有人來！」

王子欽把耳朶伏在地上聽了一陣，道：「一共三個！咱們先躲在暗處看看他們是什麼人再說！」

戴雲山拍熄了火，兩人便藏在橫樑上。不久便聽見鞋子跟雪面發出的吱吱聲，兩人見對方武功不高，都放下了心。

只聽廟外有人道：「咦，好像有人來過！你們看，雪泥上有馬蹄印子，一共是兩匹馬！」

「不錯，但人家可能是過路的，大哥何必多慮！」另一個道：「何況咱們如今已是殘廢，又不敢出去露面，生死對咱們來說，尚有何分別？」

第三個道：「三哥此話最對，依小弟看來，咱們簡直是生不如死！你們站開一點，待小弟來撞門！」

一忽，只聽廟門蓬的一响，門板彈開，那人顯然料不到門後沒有上閂，撞力過猛，衝進了好幾步才拿住了椿子。

那大哥問道：「四弟，有人沒有？」

「不見，但却有兩匹馬在此！」

戴雲山自樑上躍了下去，道：「在下兄弟因大雪封路，只道此廟是沒主之地，是故入來借宿一宵，並無他意！」

王子欽也跳下了橫樑，又幌光了火摺子，重新燃起篝火，火光一起，那人以及戴雲山都同時咦了一聲，這時候在廟外的那兩個漢子也走了進來。

王子欽回頭一望，見左首那個斷了半截右腿，用枴杖支着身子，右首那人的左臂却已不見了！他再轉望最先進來的那個，只見他少了一截右臂！

刹那，王子欽心頭一跳，想起他們便是曾在酒樓上與戴雲山打鬪的那三個「工蜂」！

戴雲山哈哈一笑：「料不到江湖如此狹窄，咱們竟會在此相見！」

斷腿青年即昔日的綠衣青年，聞言道：「閣下好功夫，咱兄弟自忖大是不如，但咱們這些日來，也受夠苦了，你要殺便殺吧！」

戴雲山道：「你們若無再犯惡行，老子何須殺你們？而且使你們變成殘廢，也已懲戒了！關好廟門坐下吧！」

綠衣青年夷然不懼，對斷臂青年道：「二弟，你把門關起！四弟，把酒食拿出來！」

黃衣青年道：「不錯，要死也須做個飽鬼！」

戴雲山冷冷地道：「老子現在並不想殺你們，你們少給老子逞英雄！」

綠衣青年冷哼一聲，道：「老二，扶我坐下！」三個昔日不可一世的青年，一齊坐在篝火旁邊，取出帶來的酒食，吃喝起來。

王子欽見他們吃得甚為狼狽，不禁問道：「諸位已很久未吃過東西？」

綠衣青年怒哼一聲：「咱們拜你所賜，只能一頓飽，一頓餓的過日子，能有機會吃，那還有不吃之理！」

戴雲山不由一怔，心想這三人都身懷武功，雖說殘廢，但要搶些尋常客的財帛生活，可不困難，何況以他們的出身於這種沒本錢的買賣，也不委屈，當下問道：「三位，老子有點不明所以，你們是否可以替我解開這個謎團！」

黃衣青年怒道：「你何必假惺惺！少爺如今到此地步，還不是拜你所賜！」

戴雲山沉聲道：「老子便不信你們不會去幹沒本錢的買賣而甘心捱餓！」

青衣青年臉色慘變地道：「咱們不能替『蜂王』完成任務，不但不敢回去，而且還怕他們會來殺人滅口！你說咱們還敢到處露面麼？」

綠衣青年道：「老二住口！」

青衣青年抗聲道：「說了又怕什麼？我又沒求他饒命！」

王子欽問道：「你們『一窩蜂』的規矩很嚴厲？」

綠衣青年道：「咱們已非『一窩蜂』的人，而是『一窩蜂』的罪人！」

「你們犯罪？」戴雲山忍不住插腔。

青衣青年道：「但凡不能完成任務，或者不能再受重用的人，都得處死，以免洩露秘密，咱們本要到江南辦事，給你弄成殘廢，自然辦不成事，而且一窩蜂絕不會使用廢人！」

王子欽道：「『蜂王』要你們到江南辦什麼事？」

青衣青年正想開腔，綠衣青年厲聲道：「老二！你給我多吃少說話！」

戴雲山冷笑一聲：「你奶奶的！你們不說難道老子便不知道，九成是要你們到江南擄刦美女！」

綠衣青年冷冷地道：「旣然知道何必多問！」

「他要你們擄刦誰？」

青衣青年望了綠衣青年一眼，說道：「老大，咱們現在還怕什麼？告訴他又有何妨？」他見綠衣青年沒有答話，便道：「是江南四大美人之一的『賽西施』梅如花！」

戴雲山「嗤」的一聲笑了出來：「梅如花武功高強，而且身邊還有不少追求她的年青高手，憑你們四個飯桶，竟敢想去動她？」

「哼，所謂雙拳難敵四手，咱們四個只不過是負責擄人而已，其他的事自然有其他的兄弟負責！」綠衣青年冷哼一聲：「何況咱們尚有迷魂藥！任她武功如何高超，也禁受不起！」

戴雲山哈哈大笑，道：「旣然如此，你們何不使出迷藥，殺了老子！」

綠衣青年恨恨地道：「迷藥本由老二携帶，可惜那日已被鮮血染汚，失了效果！否則，哼……」

戴雲山臉掛冷笑，青衣青年道：「大俠不可不信，那種迷藥放在火中，藥效更加厲害，只要稍聞一點，任你內功如何深湛，也得一天一夜才能醒過來！」

王子欽忽然問道：「你們的頭子『蜂王』到底是何方神聖？」

綠衣青年臉上泛起一片驚恐，怔怔地說不出話來，黃衣青年道：「咱們也不知道！」

王子欽道：「胡說！他是你們一窩蜂的頭子，你們竟然連名也不知道？」

青衣青年道：「的確如此！咱們平常

只由堂主分配工作，絕少能見到蜂王的身影！咳咳，他每次出現都幪着臉，而且以一襲金袍披身，連姓名及年紀都不知道，遑論其他！」

「哦！」戴雲山道：「他爲何會如此神秘？」

「這個咱們便不知道了！」

王子欽問道：「那個堂主是誰？」

「他叫黃忠，他雖然沒有幪住臉，但咱們都知道他戴着人皮面具！而且可能連黃忠之名也是假的！」

王子欽又問：「蜂王及堂主的身裁，你們總也會知道吧？」

「蜂王身裁高大，而堂主却略顯矮小些！」

戴雲山問：「你們總舵設在那裏？」

黃衣青年道：「咱們的總舵經常改換，並無一永久性的地址！」

戴雲山道：「上次是在何處？」

青衣青年道：「洛陽的邵府！」

王子欽心頭一動，道：「莫非蜂王姓邵？」

「非也，那邵府的主人已被咱們殺死，咱們只是鵲巢鳩佔而已！」

王子欽又道：「你們的迷藥既然如此厲害，應該有解藥，可否把解藥送一點與王某！」

綠衣青年道：「這解藥也要作防身之用，萬一碰上昔日同袍對咱們使用迷藥，也可防範！人頭便有，解藥却不給你！」

王子欽哈哈一笑：「假如王某告訴你們，咱倆要去殺蜂王，你們肯不肯給？」

青衣青年神色大喜，忙道：「老大，那蜂王一死，咱們便可重見天日了，你就給他倆一點吧！」

黃衣青年見他尚在考慮，也道：「何況蜂王若派人來殺咱們，根本用不着使用迷藥！」

綠衣青年道：「好吧，你把解藥給了他！」

黃衣青年立即自懷中取出兩包解藥來，道：「每一包可服食兩次！這兩包料已足夠！」

戴雲山冷笑一聲，道：「只怕這不是解藥，而是毒藥！」

黃衣青年二話不說，把那兩包藥粉揭開，用手指各挑一些，放入口中，道：「如今你們該相信了吧！」

王子欽道：「好！咱倆若殺了蜂王，便來通知你們，希望你們日後能重新做人，則可殘而不廢了！」

青衣青年感激地道：「多謝大俠！」

王子欽一笑不語，這一夜便這樣過去了。

次日一早，戴雲山便與王子欽乘馬下山，戴雲山忍不住道：「大哥，咱們自己的事都還管不了，還去管一窩蜂的事！」

王子欽笑道：「反正咱們要去洛陽，順道探探邵府，有何不可？何況蜂王既然如此好色，說不定師妹之死與他有關！」

戴雲山臉色一動，道：「不錯！」

× × ×

到了洛陽，已是臘月初了，大雪紛飛，蒼穹一片灰白，好像掛着一幅奇大無比的棉被，棉絮不停自破縫處飄下般。

戴雲山及王子欽入了洛陽城，找了家乾淨的客棧歇下，準備去調查「乾坤圖」劉斌！

他倆先到劉家附近走了一匝，然後才回店吃晚飯。到了三更才推開窗子離開客棧，展開輕功望劉家馳去。

由於天氣寒冷，雪又下得大，劉家的防衛甚鬆，兩人很輕易便潛至內宅，經過一番探察，才知劉斌不在家內。

王子欽幪上一塊黑布，制住了一個家丁，把他拉至假山後迫供，得悉劉斌畏妻如虎，從不敢行差踏錯一步，更遑論涉足花街柳巷了。

後來戴雲山再抓住一個丫環迫問，口供一樣，兩人只得離開。

眼看才四更，王子欽道：「賢弟，橫豎離天亮尚有一段時間，咱們何不到邵府探一探？」

戴雲山大喜，兩人都已來過數次洛陽，對洛陽一些豪門巨宅的位置，都是熟悉，略爲辨別一下方向，便向邵府馳去。

不久便處身於邵府之外，這座府邸不但佔地大，而且極具氣勢，圍牆又高又厚，然仍不能難過戴雲山及王子欽！

他倆翻上圍牆後，才發現府內一片黑暗，似乎沒住着人，但是戴雲山決心下去探一探，王子欽便摸出火摺子來，在前引路。

不久便到了一座偏廳，但見几上、椅上都佈滿厚厚的灰塵，心想一窩蜂可能已離開了好一陣了。

王子欽皺眉道：「山弟，咱們到書房查看一下！」

兩人公然提着燈，穿宅過舍，終於找到一間書房，書房內的傢俱也都佈滿了塵埃，幸而牆上還掛着幾幅低俗的字畫，才稍稍有點生氣。

王子欽抬頭一望橫樑，見蛛網塵封，道：「他們已搬走有一段時日了。」

戴雲山點點頭：「這隻蜂王當眞狡猾，他看來比狡兎三窟還厲害！」

王子欽眉頭一皺，道：「山弟，你說蜂王建立這個『一窩蜂』的組織，目的何在？」

戴雲山道：「這種邪惡組織，還會有什麼好宗旨！」

「不然，不論什麼組織必有其創建的目的，或爲名或爲利，以愚兄之見，這個組織似是爲色而設！」

戴雲山道：「大哥憑何斷定？」

「假如是爲名者，絕不可能不設固定壇址，假如爲利，則必是狡兎三窟，分散財帛贓物，以防被人破獲時，不致全軍皆墨，但像他們這樣今日走東，明日在西，肯定另有目的，而其目的，料是爲色。」

戴雲山道：「一窩蜂在這幾年擄刦了不少處女，不知是否有曾釋放她們。」

王子欽道：「他們若肯釋放被擄少女，便不需東搬西遷了，那些少女在被玩厭了之後，料必已被殺害。」

「先姦後殺，」戴雲山叫了一聲，想起妻子的遭遇，忙道：「大哥，趁天尚未亮，咱們在這裏搜查一下，希望能找到蛛絲馬跡。」

兩人在書房內搜了一陣，見地上所堆放之物，全是些書籍，毛筆之類的東西。

不久，天便放亮了，王子欽道：「山

弟，咱們今夜再來吧。」

戴雲山笑道：「反正此屋無人，即使在白天搜查又有何妨？」

於是兩人逐屋搜索，但都查不到什麼，後來信步走出後花園，見花草凋零枯謝，一片荒蕪，戴雲山道：「大哥，你等一等，待小弟去解個手！」

戴雲山走至假山解手，解了一半，忽覺尿液不斷自假山底部流滲過去，他心頭一動，忙叫王子欽過去。

王子欽看了幾眼，道：「這假山有古怪，也許下面是空心的。」

「空心的？」戴雲山大喜：「這假山下面有地道！」

兩人把掌附在假山上，同時大喝一聲，一齊發力，按說兩人這一推之力，少說也有二千斤，但假山竟然不動。

王子欽道：「假山有機關？」他沉吟了一下，道：「咱們合力向左推。」

兩人先向左推，再向右推，假山都不能動，最後戴雲山建議，用暗力旋動假山，這次果然移動起來，旋了四五圈，假山已離開原地四五尺，露出下面一個黑黝黝的洞口來。

兩人再旋開兩尺，戴雲山道：「大哥，你在上面把風，待小弟下去看看！」

王子欽把火摺子交給他，道：「小心一點，也許下面有機關或暗樁。」

戴雲山先吸了一口氣，然後閉住呼吸，抽出長劍躍了下來，他晃着了火摺子，向前走去。

王子欽問道：「小弟，裏面的情況如何？」

過了一陣，戴雲山躍了上來道：「下面沒有暗伏，咱們一齊下去研究一下。」

王子欽欣然同意，躍落地底，見下面的設施像一道地道，但地道只長及三丈，便被大石封住，看情況地道本來極長，而其所封的大石又大又多，要想把其搬開，可得費不少時日及氣力。

王子欽想了一下，道：「咱們先上去再說。」

兩人返回地面，重新把假山推回原位，然後躍上圍牆，舉目望去。

晨曦中，但見附近有頗多房舍，照那地道的走向估計，若不是通向左首，便是通向後邊。邵府之後，全是普通人家的平房，左首是一座破舊的小院，小院再過去便是一座氣勢與邵府不遑多讓的莊院。

王子欽道：「咱們先回客棧再說。」

兩人返回客棧，上床打坐調息一陣，疲勞全消，吃過東西，便找個小二問路。

那小二一聽邵府隔鄰的大莊院，便道：「客官不知道麼？此是本城鼎鼎大名的胡大俠的府上。」

戴雲山啊地叫了一聲：「我怎樣想不到，三年前我也曾在他莊外經過！」忽見王子欽向他打眼色，便相偕回房，「大哥，什麼事？」

「胡大俠是一代大俠，近年來已隱隱然成爲北武林盟主，威震大河兩岸，論聲望武功，江北確罕有人望其項背的！」

戴雲山皺眉說道：「這個小弟怎會不知？胡向海三個字在江北幾乎連婦孺都識得。」

「胡向海早年的事你可知道？」

戴雲山又是一怔，問道：「大哥指何事。」

「他早年與陸千秋，鄒南城及姚風雷四人行走江湖，闖名立萬的事。」

戴雲山點點頭道：「小弟自然聽過，他只比小弟大十餘年，當年便已如日中天，小弟一向佩服得很，但聽說自陸、鄒、姚三人先後戰死之後，他便甚少出來走動了。」

王子欽笑道：「愚兄有個大胆的設想，不過這也只是異想天開而已，只怕完全作準不得……」

戴雲山忙道：「大哥有話請坦言，你我情比手足，尚有什麼話不可對人言！」

「當年胡、陸、鄒，姚人稱四君子，而荷花世俗均與蓮花混合，是故荷花即蓮花也，蓮花又稱君子之花，盡其出汚泥而不染也，又爲佛家所喜……」

戴雲山大叫一聲：「綉花鞋面上四株荷花，是代表四男子？」

「而且荷花大多生於淺湖池塘內，胡與湖豈非同音？」王子欽臉上一片困擾，「但胡大俠俠名之佳，衆口交譽，他又怎有可能是那兇殘的兇手？」

戴雲山吸了一口氣，道：「四君子的其他人是何時過世的。」

「鄒南城已死了七八年，其他兩人則死於這三五年間……」

戴雲山一拳擊在桌上道：「假如兇手是陸、姚二人，玉娘的仇豈非報不了？」

王子欽道：「無論如何咱們都得去一趟胡府。」

「明去還是暗去？」

「明去，他是一方大俠，每日去拜訪他的人，必不在少數，咱們去找他，料不致引人思疑？」王子欽沉吟了一下，道：「咱們先睡一覺，黃昏才去找他！」

× × ×

臘月的黃昏，已是晚烟四合，街上的行人已甚稀少，即使胡府大門外的兩盞大燈籠亦已點上了火。

王子欽及戴雲山特意買了兩套新淨的衣服，携禮而去，把拜帖遞與門公。

那門公態度甚爲恭謹，哈腰道：「請兩位大爺稍候一下，待小的入內禀報。」

王子欽道：「理該如此！」

那門公去了之後，門外的幾個家丁便陪着王子欽和戴雲山天南地北閒聊起來。

不一陣，只聽那門公叫道：「老爺有令，打開大門迎貴賓！」

大門旋即打開，一個管家模樣的漢子拱手道：「敝上正在換衣服，請兩位先跟在下入內稍坐。」

「有勞！」

入了莊院，管家帶他倆穿過一條石板甬道，到了一座小院，只見上面掛了個牌匾，上書迎賓館三個字，四周植了不少歲寒三友，在臘月天時，仍然一片青葱。

迎賓館頗大，入口却是座精緻的小廳，兩排酸枝木椅子、茶几，角几一應俱全，門公道：「兩位請坐！」轉頭吩咐一個丫環去取茶。

忽然一個沉穩的脚步聲傳來，人未至，聲先至，道：「翠兒，吩咐灶房弄幾樣可口的小菜來！」丫環應了一聲，自偏門離開。

王子欽抬頭一望，只見一個相貌堂堂的中年漢子含笑而來，觀其氣勢，料必便是胡向海，連忙拉着戴雲山長身道：「在下兄弟參見胡大俠！」

胡向海哈哈大笑，道：「兩位掌門人如此多禮，豈不折殺胡某，快請坐下。」

雙方了寒暄一番，各自坐下，胡向海問：「胡某早想到許昌拜訪兩位，惜俗務纏身，未能如願，頗感遺憾，今日能與兩位把盞，眞乃三生有幸！」稍頓又問：「兩位是路過洛陽或是另有要事來洛陽？」

王子欽道：「在下因路過洛陽，想起大俠來，便順道來拜謁一下。」

「兩位當眞有心。」

戴雲山道：「在下出道之時，四君子巳名震江湖，四位大俠風範，一直爲在下所欽佩，早就有心拜見，却怕自個位卑人微，不敢魯莽耳！」

胡向海大笑。「戴掌門如此說，更使兄弟汗顏了！」說着丫環巳斟了茶出來，胡向海親自替他倆斟茶。

接着三人都說些江湖瑣事及趣事，氣氛頗爲融洽，胡向海笑聲極响，但王子欽聽在耳內，却有一股難言的感受，覺得這笑聲响得有點過份。

一忽，酒菜送了上來，三人把酒而談，更增幾分豪興，王子欽一味奉承胡向海，胡向海大悅，頻頻敬杯，酒過三巡，胡向海問道：「兩俠寄居何家客棧？」

王子欽一拍腰間的佩刀道：「在下剛入城，尙未有歇脚處，是以才連刀劍也帶了來！」

「吾等武人理該刀劍不離身，既然你尙沒有住所，今夜何不在寒舍過一夜？」

戴雲山道：「只怕要擾及大俠休息，心中難安。」

胡向海哈哈大笑：「戴掌門此言差矣，莫道咱們一見如故，就算是同道有事相求，尙不辭上刀山下火海，區區一宿，若也計較，豈是大丈夫行徑？」

王子欽說道：「如此便恭敬不如從命了。」

戴雲山道：「大俠，四君子之名，在下如雷貫耳，關於姚大俠等人之故，令人唏噓，江湖上對此衆說紛紜，不知姚大俠及陸大俠是因何故世的？」

胡向海嘆了一口氣：「陸大哥是讓『千手人魔』的暗器所害的，四弟則是死在『半僧半道』的劍下，胡某帶了幾個同道，都巳替他倆報却大仇了，大哥及三弟、四弟一死，小弟心頭悲痛莫名，這幾年也少出去走動了。」

戴雲山道：「陸大俠及姚四俠是何時遭不幸的？」

「他倆都在四年多前過世的，過了新春便是五周年忌辰了！」

戴雲山臉色一黯，王子欽忙道：「最近江湖上出現一個組織，十分猖狂，聽說其總舵還曾設於洛陽城內，不知胡大俠是否有過耳聞？」

胡向海臉色一變，說道：「不知王掌門是指那一個組織？咳咳，莫非是『一窩蜂』？」

「正是！」

「胡某却不知其總舵設於洛陽城內！兩位是從何處聽來的？」

「聽一個道上的朋友說的，他說曾經擒獲一個『工蜂』，迫其招供的！」

胡向海一拍桌子，道：「明早胡某即親自率人去城內搜一搜！」

戴雲山道：「那總舵是在邵府內，剛才咱們巳去探過，却不見一人。」

「哦？兩位跟『一窩蜂』有仇？」

戴雲山道：「內子在五年之前遭人姦殺，在下懷疑是『一窩蜂』所爲。」

「哦？原來如此！」胡向海臉色一變，道：「在下若有其消息，定必派人到許昌送訊！」

「多謝大俠美意！」王子欽道：「據悉：『一窩蜂』的頭子是個不露面的人，其人身裁高大，使劍，大俠若知道也一併請告知！」

胡向海臉色再度一變，道：「一定一定！」忙吩咐下人撤去酒席，換上清茶。

王子欽忽道：「胡大俠，不知府上茅厠在何處？」

胡向海忙吩咐一個管家帶王子欽去。王子欽趁機在茅厠內挑了一些黃衣青年所贈的迷魂解藥服下。

回到客廳，再談了一陣，胡向海便道：「兩位，在下尙有點事要辦，待在下叫人送你們去客棧歇息吧！」

王子欽忙道：「大俠有事，自個忙去吧！」

一個管家帶他們到了廳後的一個房間，道：「兩位隨便挑兩間吧！」

王子欽道：「咱們只用一間便行！」

那管家也沒反對，送了他們入房便走了！戴雲山伏耳在門上聽了一陣，聽見附近沒人忙問道：「大哥，咱們怎辦？」

王子欽道：「剛才不知小弟你是否曾留意到一件事，胡向海的一對手掌？其左掌背膚色一般，右掌背的皮膚却極黑，似是有塊極大的胎印或黑痣！」

「鴛鴦手？」戴雲山目光一亮，道：「一窩蜂總舵曾設在其隔隣，他斷無可能不知道，看來他若不是殺死玉娘的兇手，也與一窩蜂的蜂王有關！」

「不錯！所謂知人口驗不知心，今夜咱們去探一探他的行動。」

戴雲山道：「假如他與一窩蜂有關，現在便得去探一探！」

兩人立即打開了房門，不料戴雲山忽然「咕咚」一聲，跌倒地上！

王子欽吃了一驚，但却肯定胡向海與一窩蜂有關，連忙撬開戴雲山牙關，倒了些解藥入去，再以眞氣度之，藥粉落肚，戴雲山便悠悠醒來。

就在此刻，一陣脚步聲傳來，王子欽向戴雲山打個眼色，兩人立即倒在地上。

一忽，房外走進兩個身穿黃衣的幪臉人來，其中一個道：「這兩人果然不安份，竟然把門打開，眞是不知死活！」

另一個道：「別多說，快下手好回去交差！」

王子欽及戴雲山突然自地上躍了上來，各自抵出一指，封住了他倆的暈穴！

那兩人怎料得王子欽　戴雲山有解藥？猝不及防之下，應聲倒地。

王子欽立即把門關起，隨即又點住其中一人的麻穴，再解開其暈穴。那黃衣漢子一醒來，只覺喉間一凉，一柄刀巳架在

脖子上，登時不敢妄動亂叫。

王子欽扯下其罩巾，見他年紀並不大，便冷冷地道：「小子，我問一句，你答一句，否則一刀殺了你！」

「你不殺我，我死得更慘……」那人閉上眼睛道：「快下手吧！」

王子欽冷冷地道：「你以爲大爺們敢輕身犯險麼？外面早巳佈滿了咱們的人，只要大爺一叫，這座莊院便完蛋了！你還怕什麼？」

「我們是被迫的，假如把實情相告之後，你們是否肯放過我？」

「當然！」戴雲山接問：「你們是一窩蜂？」他見對方點頭，續問：「蜂王是誰？」

「不知道，我們只知道他匿藏在此座莊院！」

王子欽心頭一動，道：「你們平日的身份是什麼？」

「本莊的護院！」

「你們殺了人之後，準備如何處理我們的屍體！」

「我們身上有化屍粉，只消一時三刻，屍體便只剩一灘黃水！」

「好，現在請你畫一張胡府的地形圖來！」

那黃衣漢子迅速畫下一幅簡明的地圖來，戴雲山又問了胡向海的書房及寢室位置，黃衣漢子一一答覆。王子欽問道：「外面有人否？」

「咱們爲了便於行事，已把莊內的下人調開！」

「很好，你們且先躺一下，假如證明所言不虛，等下再來放你們！」王子欽說罷重新封住了他的麻穴，隨即除下他們的黃衣，披在身上。

兩人又幪了罩巾，然後走出迎賓館。胡府四周戒備雖然森嚴，但內部却甚鬆懈，加上他倆所着的黃衣，代表一種崇高的身份，沿途上竟沒有人查問。

兩人依圖走至胡向海的書房外，只聽房內「格」地响了一聲。王子欽連忙用食指醮了一些涎沫，輕輕刺破窗紙，望了過去。

只見書房中間的地板有一方竟然翻了起來，胡向海正躍身下去，接着地板又合回原狀。王子欽心頭怦怦亂跳，招呼戴雲山破窗入房。

兩人伸手在地板上一按，地板不動，按了好一陣，才在書桌下面找到一個按鈕，王子欽輕輕一按，地板又再翻起。

戴雲山立即躍下，王子欽怕他有失，也緊跟在後，躍了下去。

下面是條地道，前頭有燈光照映，兩人吸了一口氣，然後再閉住呼吸，慢慢走前。

甬道長七丈，以爲到了盡頭，豈料一拐，前面却是個四五丈見方的地下寢室，竟然床、椅、桌、几一應俱全。只見胡向海坐在椅上，背着王子欽和戴雲山，伏身在桌上不知在看些什麼。

戴雲山向王子欽打了一個手勢，兩人緩緩走前，到得六尺之後，王子欽向戴雲山打了個眼色，兩人一齊把兵器抽出來。

胡向海本來全神貫注在書桌上的東西，直至王子欽和戴雲山把兵器抽出，發出

一絲聲音，才猛然一醒，喝道：「誰！」

戴雲山長劍「嗤」的一聲刺出，王子欽却揮刀砍下！

胡向海的確不愧是江湖的有數高手，這千鈞一髮間，只見他後臂一聳，跨下坐椅忽然向後飛去，而身子在這電光石火間，却縮入桌底下。

「喀嗤」一聲，王子欽刀刃砍在椅背上，椅背登時自中裂開，却把刀刃挾住。

戴雲山一劍刺空，雙脚一頓，飛過桌子，長劍閃電般斬下！

胡向海自桌下滾去，果然是自另一端竄出，刹那間，戴雲山的長劍已經臨身，只見他右手在桌脚上一拉，桌子滑前幾尺，剛好用桌面擋住這一劍！而他腰一扭，再自另一端射出。

胡向海一射二丈，眼看後背即將臨牆，忽見他手掌在壁上一拍，身子忽然升高幾尺，右手一伸，已摘下了掛在牆上的一柄長劍！

與此同時，王子欽及戴雲山才各自抽出兵器，奔前圍住胡向海。胡向海冷冷地道：「你們兩個小子要想造反呀！」

王子欽故意揑腔道：「你果然是咱們的蜂王！」

胡向海臉色一變喝道：「如此，更加留你們不得！」身子又標前幾步，長劍刺向王子欽！

王子欽見他劍勢來得極快，不敢怠慢，連忙擧刀擋架！不料胡向海劍到半途，忽然一歪，改刺向擧劍斬來之戴雲山！

戴雲山狀若瘋狂，身子一偏，長劍依然急刺過去！

胡向海冷笑一聲，左袖一翻，捲住對方長劍，右手劍再一捲，向戴雲山脖子削去。

王子欽見狀大驚，大喝一聲，刀如猛虎，急砍胡向海左肩！

戴雲山長劍讓對方捲住，這一驚非同小可，一邊擰身閃避，一邊振腕抽劍！

胡向海長笑一聲，長劍忽改削爲砍，望戴雲山頭頂砍下去，他把長劍當作大刀使用，氣勢依然凜然威武！

眼看王子欽的刀已至，他忽然身子一歪，左臂一振，把戴雲山帶動幾步，望王子欽撞去！

說時遲，那時快！胡向海右手劍一挽，望戴雲山後背戳去！

王子欽的身子被戴雲山格住，而戴雲山又脚步不穩，要想俯身閃避，前頭又爲王子欽所阻，眼看胡向海即將得手！忽見戴雲山把長劍倏地拋出，直飛向胡向海心窩！

這是兩敗俱傷的打法！胡向海冷哼一聲，手腕一振，把戴雲山的長劍挑開！

與此同時，王子欽也已伸出一手，把戴雲山推横幾步，右手單刀也脫手拋出，刃一出手，人也隨之撲上去！

胡向海再一劍把刀挑開，但是王子欽左爪已自劍底欺進，抓向其小腹。

這一爪詭異又快速，胡向海不敢攖其鋒，急忙後退一步，此刻他才驚覺這兩人不是其手下，心念一動，便已明白：「原來是你們兩個！嘿嘿，趙玉娘九泉之下，已等了許久，你們也該下去陪陪她了！」

戴雲山俯身拾起長劍，正想標前，只見胡向海長劍如出海蛟龍，口吐水珠，向王子欽噴去！

王子欽見對方劍光點點，全無空隙破綻，不由大驚，連忙橫飛幾尺，冷不防腰際撞及桌角，刹那，胡向海的劍已至！

王子欽擋無可擋之下，左臂在桌上一掃，只見一團如鐵蓮子的暗器齊向胡向海飛去！

胡向海大叫一聲，心神大震，長劍慢了一慢，戴雲山的長劍剛好自天飛到，把其一格！

王子欽死裏逃生，至此時才有暇低頭檢視桌上的東西，只見滿桌都是些長長圓圓，黑黝黝的東西，這些黑東西雖有大有小，但相差却不大，揑之又不知道是什麼東西所製！

此刻，戴雲天與胡向海已鬥了三十多個回合，戴雲天抵擋不住對方的一輪狂攻，連連後退。王子欽無暇多思，抓起一把黑蓮子，望胡向海拋去！

胡向海神色大變，叫道：「快放下，再拿一顆，大爺便斃了你！」他神情一變，劍法雖然凌厲，但却出現了破綻。

王子欽大喜，繼續拋之，胡向海大喝一聲，捨下戴雲天，奔向王子欽！

王子欽的手上沒有兵器，不敢抵擋，心頭一動，倏地掀動桌子，向對方拋飛過去。

胡向海走勢極快，眼見桌面撞了過來，左手不及推開，只得擧劍一刺！

「篤！」長劍穿過桌面，刺在王子欽的腰側！王子欽大叫一聲，飛起一脚踢在桌底上！

這一脚因爲被桌子所遮擋，胡向海不察，被撞個正着，蹬蹬連退兩步！刹那，戴雲天的劍已刺至，劍尖恰好戳在其麻穴上，胡向海翻身便倒！

× × ×

越年三月，一場武林決鬥大會在許昌城擧行，胡向海供出一切，他果然便是一窩蜂的蜂王，一窩蜂四處搜羅美女供其淫樂，事後又把其殺掉，一共殺了一百七十三個美女！

由於胡向海有化屍粉，是故殺人之後也無須埋葬！

至於王子欽所發現的那些「黑蓮子」，便是胡向海割自受害人的乳頭！

胡向海的妻子早年因胡向海經常在外面走動，她耐不住寂寞，跟人跑了，自此之後，胡向海對女人便產生了一種厭惡感，尤其年青貌美的，更是想方設法先姦後殺。

戴雲山再詢之，爲何不下化屍粉於趙玉娘的屍體上，他答當時他與姚風雷本同住在客棧內，由於日間與趙玉娘朝過一面，晚上便悄悄潛入戴家！

當趙玉娘死後，胡向海正想取出化屍粉來，忽聽姚風雷的叫聲，由遠而來，他不敢多留，便吹熄蠟燭跑了！

最後大會查出姚風雷，鄒尚城及陸千秋，都是因爲發現胡向海的劣行，才遭胡向海下毒殺死的！

既然一切都調查清楚，胡向海自無生理，戴雲山妻子被殺之謎，前後共六年才解開！

（全文完）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萬里飛虹

高皐・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姜雲岫彭小娟辭別師父四魔天離開了孤島，乘木排向北方駛去，中途遇風暴，木排拋上沙灘，原來此處是孤山縣境，二人再趕到延吉市以西的銅佛寺，查問方丈老和尚，知道已安全送華公子到達此地，鐵馬莊主賈代大哥等一夥已回去了，姜彭二人也趕回鐵馬莊，由延吉出發，經古北口入關，到達京師，彭小娟自小住在京師，舊地重來，免不了同姜雲岫在京畿玩耍幾天，介紹一下風土人情。在客棧裏，巧遇銀霞郡主派人來接去王府，原來郡主是她當年的閨中密友，相見之下互道別情，郡主將王府最近有夜行人闖進告之，希望姜彭二人長留王府……

情緣難却　効忠王府

彭小娟道：「銀霞郡主有兩個辦法，隨你選擇。」

姜雲岫道：「哦……」

彭小娟道：「第一個辦法是要你永留京師，作王府的長史，今後保證你青雲得路，步步高昇。」

姜雲岫淡淡一笑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她不願被關在金絲籠裏，爲甚麼還想把我拉進去？對不起，這項辦法行不通？」

彭小娟道：「那就只有第二項辦法了，她請你屈留王府三年，問題一經解決，你就可以遠走高飛。」

姜雲岫略作沉吟道：「這項辦法勉强可以，但要加以修正。」

彭小娟道：「如何修法？你說。」

姜雲岫道：「時間不一定要三年，只要問題解決，我隨時都可離開，其次咱們所說的問題，只限於郡王高煦，人生不如意十常八九，別的我管不了那麼多……」

彭小娟道：「還有麼？」

姜雲岫道：「還有兩點，一是我在王府不要任何職位，不受任何約束，另一點我要先去鐵馬莊及回家轉一趟。」

彭小娟道：「好，你歇着，我去去就來。」

銀霞郡主見到彭小娟，滿懷希望的道：「妹子，怎樣？」

彭小娟轉述了姜雲岫的意見，銀霞郡主長長一吁道：「天際神龍是不可能受人拘束的，好！我完全同意，不過我還有兩點要求。」

彭小娟道：「這樣吧，郡主，妳既然同意就不必要我拐彎抹角的傳話了，叫小蒨將他請來，你們當面鼓對面鑼的說定了豈不更好？」

銀霞郡主道：「好的，小蒨，妳快去請姜公子。」

小蒨應聲奔往客室，果然將姜雲岫請來。

待姜雲岫就座，小蒨獻茶之後，銀霞郡主道：「承蒙姜大哥千金一諾，小妹感

激不盡，不過小妹還有兩點拙見，希望大哥能夠俯允。」

姜雲岫淡淡一笑道：「請說。」

銀霞郡主道：「姜大哥要回家探親，小妹不敢阻止，只不過仙鄉距離京師遙遙千里，咱們這兒隨時都可能有事故發生，因此小妹建議姜大哥不如先以書信報平安，大哥以爲如何？」

姜雲岫道：「好吧。」

銀霞郡主道：「多謝大哥，另外一點，大哥不要名位，但小妹却不能沒有安排，我想請大哥屈就本府的西席，使弱弟能夠敬聆敎益，小妹當感同身受。」

姜雲岫道：「郡主這是太過抬高在下了，在下才疏學淺，怎敢誤人子弟，郡主的盛意只好心領了。」

彭小娟櫻唇一噘道：「大哥就是這麼婆婆媽媽的，小王子還會沒有老師？你在王府總該有個名義，還有甚麼比西席更恰當的？」

姜雲岫微微一笑道：「如此說來，在下只好聽從郡主的安排了。」

銀霞郡主道：「多謝姜大哥，小蒨，王爺早朝回來了麼？」

小蒨道：「禀郡主王爺巳回來了。」

銀霞郡主道：「小娟妹子，跟我去見父王，小蒨好好的招待姜公子，咱們暫時失陪。」

姜雲岫道：「郡主請便。」

銀霞郡主與彭小娟離去之後，姜雲岫也回到他的客舍，對這次京師之行，他有一種啼笑皆非的感覺。

不冀富貴，不求聞達，是他與生俱來的天性，估不到命運竟是這般捉弄人，偏偏讓他進了王府。

他正在啞然失笑之際，一名年約三旬，身着侍衛服式的大漢走了進來，道：「公子可是姓姜？」

姜雲岫道：「在下姜雲岫，兄台有甚麼指敎？」

侍衛道：「在下路峯，是王府的侍衛領班，奉王爺之命特來請公子的。」

姜雲岫啊了一聲道：「原來是路大人，失敬——」

路峯道：「公子不必客氣，請。」

在王府後廳，姜雲岫見到了當今皇上的胞弟成王，這位王爺年約四旬，生得方面大耳，的確有一副王者的氣概，他身旁坐着一名風華不俗的中年婦人，必然就是王妃。

廳上除了王爺王妃，還有兩名太監，四名婢女，在一旁侍立，銀霞郡主，彭小娟，及一名年約十五六歲，眉目頗爲清秀的少年，坐在一排錦櫈之上。

路峯單膝一屈，向成王禀報道：「禀王爺，姜公子到。」

成王道：「請進。」

姜雲岫雙拳一抱，長長一揖道：「草民姜雲岫參見王爺。」

成王雙目圓睜，向他打量一陣道：「好氣魄，姜先生請坐。」

姜雲岫既不美，也不俊，但神瑩內蘊，秀麗挺拔，而且氣魄凌人，會令人自然生出傾慕之心，雖是一介書生，却具有奇男子的威儀，勿怪成王會對他生出好感。

待他就坐之後，成王微微一笑道：「聽說姜先生身負絕學，文武兼資，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姜雲岫道：「不敢當王爺謬讚，草民習文不求甚解，學武只是爲了强身。」

成王道：「聽霞兒說姜先生願意屈就本府西席，本王有一點不情之請，希望姜先生能夠答允。」

姜雲岫道：「請王爺吩咐。」

成王道：「小兒玉擎生性頑劣，喜愛武事，但以名師難求，只是隨路峯習了一點兒花拳綉腿，本王意欲使小兒拜列門牆，希望姜先生能夠成全小兒的素願。」

姜雲岫道：「草民這點莊稼把式，實在不堪爲人師表，不過草民可以與小王爺互相切磋，不知王爺意下如何？」

成王道：「不管姜先生怎樣決定，小兒玉擎就交給你了。」

姜雲岫道：「王爺既如此重託，草民當盡力而爲，王爺如果別無他事，草民就此告退。」

成王道：「好，好，承宣，將姜先生遷住翠雲軒，你去安排一下。」

承宣是兩名太監中年齡較大的一個，他隨着姜雲岫退出後廳，神色恭謹的抱拳一揖道：「先生的衣物巳經移往翠雲軒了，先生請。」

姜雲岫一怔道：「我住的客舍很好，何必一定要遷移？」

承宣道：「翠雲軒是小王爺所居，王爺既以小王爺相託，先生自然以居住翠雲軒較爲適宜。」

姜雲岫心頭一懍，暗忖：「看來王爺是將小王爺的安危交到我的身上了！」

他從不怕事，而且頗爲好奇，就以現在來說吧，成王府究竟遇到甚麼困難，成王爲甚麼會心存畏懼？要是不查個水落石出，他實在心有不甘。

因此，他雖是覺得責任重大，還是決心在王府待下去。

他住的是左側的主人上房，與小王爺的臥室相對，顯然，王爺是以小王爺的師長對待姜雲岫的。

侍候姜雲岫的書僮才十四歲，名叫小喇叭，因爲他天生的大嗓門，小王爺才替他取了這個名字。

別看小喇叭才只十四歲，但精明幹練決不差於一個成年之人，小王爺命他來侍候姜雲岫，也是表示他的一點敬意。

小喇叭拜見新主人之後，立即開始整理工作，並對姜雲岫建議道：「先生，你這些衣衫都舊了，雖然先生不愛奢華，不過身在王府不能不注重一點儀表，你說對麼？先生。」

姜雲岫微微一笑道：「我沒有注意這些，以後再說吧。」

他們在交談之際，太監承宣在門外道：「承宣求見。」

姜雲岫道：「請進。」

承宣道：「王爺有請。」

姜雲岫道：「王爺現在何處？」

承宣道：「就在翠雲軒的大廳上。」

姜雲岫道：「好，公公請。」

承宣道：「老朽替先生帶路。」

姜雲岫跟着承宣來到大廳，及擧目向廳上一瞥，不由神色一呆。

敢情等在廳上的不只是王爺，還有王

妃，王子，郡主，太監，宮娥，侍衛，以及三名身着長衫的老者，外人只有一個，那就是跟他同來的彭小娟。

大廳的上方設有一個神座，供着武聖的牌位，爐中香烟燃燒，景象一片穆肅。

姜雲岫參見過王爺王妃之後，王爺當即替他引見王府的幾位主要人物。

總管魯公沛，長史蕭鍊，客卿袁耀文，及侍衛領班路峯等。

待雙方寒暄之後，王爺命令王子玉擎參拜武聖，然後敦請姜雲岫上坐，命王子以大禮參拜。

現在姜雲岫終於明白了，原來這是一個拜師大典。

王爺事先沒有徵得他的同意，這一拜師大典是一廂情願，甚至帶有幾分强迫的性質，姜雲岫的內心自然有些不滿。

不過小王子的拜師大典是如此的愼重，王爺對他的重視不只是榮寵無比，而且他便有着知遇之感。

因此他不願提出反對，不想使成王難堪，只是謙虛的道：「學生見識淺薄，能力有限，只怕會有負王爺的重託……」

成王微微一笑道：「先生高中秋闈，祇因淡薄名利，才不求進取，更身負五家之長，日前牛刀小試，就使白家的京師四虎鎩羽而逃，小兒幸列門牆，還望先生不吝敎誨。」

敢情他的一切底細，成王巳經摸得明明白白，勿怪初次見面，就以小王子相託了。

此時一名侍衛前來禀報道：「禀王爺！酒筵巳經擺好，請王爺入席。」

成王站立起來，伸手相邀道：「先生請。」

姜雲岫道：「不敢，王爺請。」

酒宴散去之後，翠雲軒中只剩下姜雲岫師徒，以及侍候他們的僕從了，當晚姜雲岫詢問玉擎都學了一些甚麼，並叫他將所學的工夫表演一次，知道他的確只會一些花拳綉腿，於是他按乙萬里敎他的方法，也希望以一年的時間，將玉擎王子訓練成爲一個武林高手。

十天後的一個夜晚，月黑風高，天氣頗爲惡劣，但姜雲岫仍然在院中督導玉擎王子練功。

不過由於各人的姿質不同，他發覺一年的時間絕對無法使玉擎王子成爲一個武林高手，說不得只好付出一點時間了。

此時玉擎王子正在練習飛虹手，一馺尖銳的哨音忽然由東北一角傳來。

這是姜雲岫替王府規劃的警報系統，東北角上响起哨音，必有夜行人由那兒潛入。跟着哨音在向東轉，孔明燈此時巳將王府照得一片光明，接着哨音，人聲，及弩箭劃空之聲亂成一片，似乎整個成王府都陷入凌亂之中了。

在此等情形之下，玉擎王子練不下去了，只是他却不敢擅自行動，目光轉向姜雲岫，是一片詢問之色。

姜雲岫神色冷呆，面無表情的道：「練下去。」

玉擎王子只是微微呆了一靜，便繼續的練習下去。

王府的動亂逐漸平息了，不久就恢復了往常的寧靜，此時玉擎王子的飛虹手剛好練完，姜雲岫咳了一聲道：「玉擎……玉擎……」

玉擎王子道：「弟子在。」

姜雲岫道：「古人說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要怎樣才能做到這步工夫？」

玉擎王子垂下頭，說道：「請師父敎誨。」

姜雲岫道：「一個成功的人，要下養氣的工夫，也就是要能夠克制動心忍性，否則，就無法做到臨危不亂，處變不驚了，希望你以後要在養氣方面，多下一點工夫。」

玉擎王子道：「弟子謹受敎。」

待他們回到屋裏，侍衛領班路峯來了，姜雲岫關切問道：「路大人，賊人抓到了麼？」

路峯先請了安，然後答道：「賊人只有一個，巳經中箭身亡。」

姜雲岫說道：「有沒有查出他的來歷呢？」

路峯道：「賊人的身上沒有可以辨識的東西，無法查出他的來歷。」

姜雲岫道：「請禀告王爺，今夜之事不必張揚出去，使對方莫測高深，他們必然還會派人前來探查，那時咱們將來人生擒下來，就可明白一切底細了。」

路峯道：「是，下官告退。」

此後一連兩天，再也沒有什麼風吹草動，但在第三晚的二更之後，兩條人影由後花園聯袂闖了進來。

這兩人的輕功極高，他們越過高牆，竄進院內幾棵巨松之上，快得像夜鶯投林一般，院裏巡邏的武士都茫然不覺。

他們打量了一下眼前的形勢，正待彈身再起，撲上隣近的屋脊，一股低沉而清朗的語聲，忽然向他們傳了過來，道：「下來吧，兩位，樹上風大，待在上面別着了凉！」

這兩人聞言一呆，亟擧目向發聲之處一瞥，只見暗影之中緩步踱出一名負着雙手，年約二旬的青衣少年，他們不認識這位少年，却知道他決不是一個等閒人物，在這成王府中，可能有相當的份量。

因此這兩位夜行人有了一個默契，制服這位青衣少年，給成王府一個打擊，一個震撼，於是，他們互相一打手勢，像落葉一般向院中飄了下來。

這兩人的身材不高不矮，長像頗爲相似，只是一個較胖，一個稍瘦而巳。

他們向青衣少年瞥了一眼，道：「小兄弟，你是誰？」

青衣少年冷冷道：「這話應該由我來問你們，怎麼，你們想喧賓奪主？」

較胖的夜行人道：「咱們兄弟是過路的，瞧到此地景物不錯，所以隨意觀賞一下。」

青衣少年冷哼一聲道：「隨意觀賞一下？嘿嘿，朋友，你們這一隨意觀賞麼，可就惹出禍事來了！」

稍瘦的夜行人面色一沉道：「你想留下咱們？」

青衣少年道：「成王府豈是任人說來就來，說去就去的地方，如果兩位願意合作……」

稍瘦的夜行人哈哈一陣狂笑道：「小子乳臭未乾，居然敢大言不慚，給他一點

教訓！」

較胖的夜行人點了一下頭，腳下向前一滑，丈許距離一跨就到，右掌同時伸出，五指舒展如鉤，猛抓青衣少年的肩頭。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此人身法巧快，掌出帶風，輕功內力，兩皆不凡。

令人不解的是這位身手不凡夜行人，竟然失了手，青衣少年似乎一點都沒有移動，他那急如閃電的一抓，連人家的衣角都沒有沾到。

他呆了一呆，口中一聲低吼，縱身再度猛撲。

這回他眞的動了殺機，雄渾的掌力，配合他威猛絕倫的連環飛踢，每一記都重如千鈞，只要中上一下，不死也得重傷。

但青衣少年就像一具幽靈，無論他的拳腳如何威猛，就是無法沾到青衣少年。

這樣下去可是大事不妙，人家還沒有回手，他就累個半死了。

另一個夜行人知道遇到了高人，口中一聲暴喝，縱身撲了上去。

他們不只是以兩搏一，而且掏出了傢伙，兩柄閃閃發光的長刀，向青衣少年展開瘋狂的攻擊。

以兩搏一，而且是以長刀對徒手，他們應該是佔盡了便宜。

但情形並沒有兩樣，他們還是無法沾到青衣少年的一絲衣角。

現在他們心寒了，人家玩藝太高，再不識相只是自取其辱。

於是，他們以全力劈了一刀，然後倒縱而起，以風馳電掣的速度，向院牆之外逃去。

他們的行動够快，但逃出未及五丈，後頸就被人一把抓住，叭叭兩聲摔了個狗吃屎，痛得哼哈出聲，半晌爬不起來。

青衣少年沒有再理會他們，身形一轉，逕自緩步而去。

夜色如水，王府的庭院之中，靜得落針可聞，如非地上還躺着兩名夜行人，好像任何事故都沒有發生一般。

一聲長長的嘆息，發自一名夜行人的口中，道：「老二，咱們兄弟闖蕩江湖二十年，估不到竟栽在一個乳臭未乾的晚輩手裏，如果傳出江湖，今後拿甚麼臉去見人？」

較胖的夜行人道：「這小子實在高明，不是小弟說洩氣的話，咱們再練二十年也不是他的對手。」

稍瘦的夜行人道：「話是不錯，可是咱們總不能就這麼躺在這裏。」

較胖的夜行人道：「那有甚麼辦法，咱們穴道被制，又衝它不開，不躺着又能怎樣？」

一陣腳步之聲忽然傳了過來，原來是王府總管魯公沛，他身後還跟着四名王府侍衞。

他們好像還不知道院中出了意外，及發現地上躺着兩名大漢，神色顯得十分驚異。

一名侍衞道：「總管，你瞧，那兒有兩名小偸。」

魯公沛啊了一聲，道：「這兩個小毛賊當眞胆大包天，竟敢來王府偸竊，給我用繩子綁起來，先打斷他們的兩條狗腿再說。」

這兩名夜行人穴道受制，混身動彈不得，別人要打斷他們的狗腿也只得認命。

當侍衞將他們架起之時，魯公沛忽然啊了一聲，說道：「鄭氏兄弟？這怎麼會呢？」

這兩人原來是郡王高煦的貼身侍衞，老大鄭蒼龍，老二鄭蒼虎，在京師，由於他們武功高，後台硬，提起龍虎兄弟，一般人都會憚忌三分，想不到夜探成王府，竟然栽了這麼大的一個大觔斗。

魯公沛跟鄭氏兄弟是素識，他當然不便再打斷他們的狗腿，不過他却面色一沉道：「兩位手執兇器，夜闖王府，莫非是想行刺王爺？」

鄭氏兄弟並不怕見到魯公沛，隨便說個甚麼理由，相信成王府不會將他們怎麼樣的。

但行刺王爺這個罪名可就大了，成王府可以殺了他們，也可以呈報皇上判個立斬，郡王高煦只怕也救他們不得。

因此鄭蒼龍咳了一聲道：「魯兄誤會了，我兄弟是追人追到這兒來的。」

魯公沛道：「追人，追甚麼人，莫非成王府成了窩藏人犯的所在？再說，兩位是高王府的侍衞，京師縱有盜賊，何用兩位來追？光棍眼裏不揉沙子，希望兩位實話實說，否則兄弟只怕救不了兩位！」

鄭蒼龍吶吶道：「咱們兄弟的確是瞧到一個可疑的人影，一時好奇才跟踪追來……」

魯公沛道：「鄭兄所追的人是進了成王府？」

鄭蒼龍道：「那倒不是，咱們是在這一帶將人追丢了，所以進園子來看看。」

魯公沛道：「這就是兩位的不對了，你們既然要到王府來看看，爲甚麼不由門上通報，兩位在高王府這麼久，這層關係兩位應該懂？如今你們是在深夜手執兇器，擅闖王府，這行刺王爺的罪名只怕是坐定了！」

魯公沛不愧是王府總管，言語犀利，着着追逼，鄭氏兄弟招架不住，豆大的汗珠由鬢角暴了出來。

鄭蒼虎道：「魯總管，咱們是老兄弟了，我們一時糊塗，請你高抬貴手……」

魯公沛沉吟半晌道：「好吧，看在咱們往日的交情，魯某就大胆徇個私，不過要請兩位寫下一張紙兒，也好讓魯某有個交待。」

鄭氏兄弟只求脫身，也知道這張紙兒不寫是不行的，於是，魯公沛唸，他們兄弟寫，爲高王府留下了一個十分不利的證據。

魯公沛收起證據，微微一笑道：「適才多有得罪，希望鄭兄不要放在心上，現在兩位可以走了。」

鄭氏兄弟說了一聲多謝，匆匆由院門退了出來，鄭蒼龍突然啊了一聲，道：「老二，這下可糟了！」

鄭蒼虎道：「甚麼糟了？大哥。」

鄭蒼龍道：「咱們原是全身動彈不得的，爲甚麼忽然會寫字，忽然又會走動起來了。」

鄭蒼虎一嘆道：「咱們兄弟栽到家了，這簡直是被人玩弄在掌股之上嘛！」

鄭蒼龍神色頹喪的道：「魯公沛要咱們兄弟留下的字據，就是一張夜闖王府，意圖行刺王爺的供狀，如果成王爺將它呈給皇上，咱們兄弟固然難逃死罪，高王爺只怕也脫不了干係。」

鄭蒼虎道：「我想魯公沛不會這麼做的，否則他就不會放咱們走了。」

鄭蒼龍道：「說的也是，哦，老二，你說咱們回去如何回復高王爺？」

鄭蒼虎道：「實話實說，也好使高王爺有個準備。」

鄭蒼龍搖搖頭道：「使不得，如果實話實說，咱們兄弟就死無葬身之地。」

鄭蒼虎愕然道：「爲甚麼？」

鄭蒼龍道：「高王爺疑心病很重，而且心狠手辣，爲了保護自己，他很可能殺了咱們兄弟。」

鄭蒼虎道：「那……咱們應該怎麼說好？」

鄭蒼龍道：「成王府藏龍臥虎，沒有人能够全身而退，我想史忠必然已經遭到毒手，不過成王府的人不說，別人不會知道他的生死下落，咱們回復高王爺，只說成王府毫無動靜，找不出史忠的任何一點消息！」

鄭蒼虎道：「如果高王爺不信，再派別人去成王府呢？」

鄭蒼龍道：「高王府侍衞之中，難道還有高過咱們兄弟的？」

鄭蒼虎道：「那倒沒有，不過大哥別忘了那兩個老傢伙。」

鄭蒼龍道：「司馬矛，奈托，是高過咱們兄弟，却不一定能高過成王府的那位少年，我敢斷定，只要他們敢去，必然會落個灰頭土臉。」

鄭蒼虎道：「大哥說的是，當今之世能够一招制服咱們兄弟的，除了那位神秘的青衣少年，只怕還找不到另外一個，可惜咱們忘了問問魯總管，栽了觔斗連別人的名號都不知道。」

鄭蒼龍道：「別忙，魯公沛拿了咱們的把柄，可能是想利用咱們兄弟，今後會有機會問他的。」

他們說話之間已經到達郡王府，門上的人迎上來道：「兩位大人辛苦了，王爺在南書房！」

鄭氏兄弟點點頭，逕向南書房奔去。

在高郡王府，南書房是一個禁地，無論高煦在不在書房裏，一天十二個時辰之中，都是明樁暗卡的戒備着。

鄭氏兄弟在郡王府的侍衞之中地位很高，也是高煦的親信，因而他們毫無阻碍的進了南書房。

這兒是王府南邊的一個獨立院落，鄭氏兄弟經過重重關卡，進入一間警衞森嚴，燈火通明的大廳之上。

上座一位方面大耳，輕裘暖帶的王者正是郡王高煦，大廳的左側坐着一位油頭粉面，身着錦袍的公子，是高煦的獨子高耀星，右側坐着一名面貌清秀年約四旬的文士，是高煦的智囊，王府長史桑亮，他的身側是一名枯瘦如柴的老者，及一名身着紅袍，面目獰惡的番僧，他們就是郡王府的兩位客卿司馬矛及奈托！

鄭氏兄弟單腿一屈道：「卑職參見王爺。」

高煦道：「起來回話。」

鄭氏兄弟道：「謝王爺。」

他們起身之後，由鄭蒼龍稟報道：「稟王爺，卑職兄弟從成王府後院進入，查遍王府每一個角落，並沒有發現任何一點異狀。」

高煦哼了一聲道：「那你們是白跑一趟了！」

鄭蒼龍道：「卑職惟一的發現，是成王府藏有一個絕世高人。」

高煦一怔道：「說明白一點。」

鄭蒼龍道：「卑職兄弟隱隱覺得自從進入成王府，就被人暗中監視，卑職想盡辦法都無法發現此人，更不要說逼他現身了。」

高煦叱喝道：「你們就這樣被嚇回來了？」

鄭氏兄弟再度跪下道：「請王爺恕卑職兄弟無能。」

高耀星忍不住詢問道：「你們也沒有瞧到銀霞郡主？」

鄭蒼龍道：「當時夜色已深，郡主已經就寢，卑職曾經到達郡主寢室的窗外，却未能瞧到郡主。」

長史桑亮道：「稟王爺……」

高煦道：「你有什麼意見？」

桑亮道：「卑職認爲婚姻之事，不可强求，天涯何處無芳草，何必一定非銀霞郡主不可？」

高煦道：「說的也是，本王不過氣憤難消而已。」

桑亮道：「王爺就算要給郡主一點顏色瞧瞧，也不必自己出面，如能假手他人豈不更好？」

高煦道：「我何曾不想假手他人，但誰敢到老虎嘴邊去拔毛？」

桑亮道：「王爺忘記神燈教了，成王曾經數度抨擊該教，認爲他們是一個邪惡的組織，如不及早剷除勢必養虎爲患，設非王翁父維護，神燈教早已被消滅了。」

高煦點點頭道：「好辦法，這件事就交給你去辦。」

桑亮道：「卑職遵命。」

番僧奈托道：「慢點，王爺，貧僧想明晚去成王府瞧瞧，如果貧僧不行，再依桑大人的計劃就是。」

高煦道：「好吧。」

× × ×

茜窗夜話，剪燭談心，是閨中女兒的一件樂事。

但銀霞郡主却鼓着腮，噘着嘴，一副嬌嗔的模樣。

她向身旁的彭小娟瞥了一眼道：「小娟，都是妳，我不依……」

彭小娟詫然道：「怎麼啦？郡主，我又做錯了甚麼？」

銀霞郡主道：「都是妳說姜公子怎麼好，怎麼能，現在……哼……」

彭小娟一怔，說道：「現在怎麼啦？成王府固若金湯，屢折强敵，難道我說錯了？」

銀霞郡主道：「妳沒有說錯，他却爬到我的頭上來了。」

彭小娟道：「甚麼，他竟敢欺負郡主麼！」

銀霞郡主道：「瞧妳緊張兮兮的，誰

說他欺負我了？」

彭小娟道：「郡主適才不是說他爬到妳的頭上去了麼？」

銀霞郡主道：「不錯，他當了我弟弟的老師，不是爬到我的頭上去了麼？」

彭小娟嘻嘻一笑道：「妳說的原來是這個，那不要緊，咱們可以跟他商量商量，不過……」

銀霞郡主道：「怎麼又不過了，妳快說。」

彭小娟說道：「要他不爬到妳的頭上，必然是平輩論交了，這種吃虧的事，只怕他不幹。」

銀霞郡主道：「這就怪了，平輩論交，他有什麼吃虧的？莫非他有當老師的癮頭？」

彭小娟道：「那倒不是，只因……咳，叫我怎麼說呢？」

銀霞郡主道：「妳隨便說，我不會怪妳的。」

彭小娟道：「我說他吃虧，是因爲妳的身份問題，拿我來說吧，他有時候叫我小娟，有時候又叫我妹子，對妳就不行了，妳是金枝玉葉的郡主，他必須恭恭敬敬的。」

銀霞郡主道：「誰要他恭恭敬敬的了？我不是已經叫他姜大哥麼？他也可以叫我妹子，或是叫我的名字。」

彭小娟道：「那好，待會妳跟他去說吧。」

銀霞郡主道：「好哇，妳敢跟我使刁，今天決不饒妳。」

她們嘻嘻哈哈鬧了一陣，彭小娟面色一正道：「郡主，妳去不去？」

銀霞郡主道：「去那裏嘛？瞧妳說起話來沒頭沒腦的！」

彭小娟道：「自然是去看姜大哥了，他昨晚降伏了高王府的兩名侍衛，我怕還會有下文，所以要跟他商量一下。」

銀霞郡主道：「好，我跟妳去。」

於是她們帶着小菁往前面走，剛剛走過兩重院落，一陣尖銳的哨音，忽然響了起來。

彭小娟道：「又來了，郡主與小菁先回去，我到前面瞧瞧。」

銀霞郡主道：「不，咱們跟着妳還安全一點，再說我也想瞧瞧熱鬧。」

年輕人大都喜歡湊熱鬧，也十分好奇，而且她說的也有道理，跟着彭小娟的確比較安全。

於是她們奔向前院，因爲哨音是由前面傳來。

成王府經姜雲岫的整頓規劃之後，已經能够做到處變不驚，前院發現敵踪，全府上下仍能井然有序。

待銀霞郡主與彭小娟奔出大門，四名侍衛已在那兒按劍而立。

此時院中可就熱鬧了，十幾盞孔明燈照得院落一片通明，無數連珠弩箭正在向一條紅色人影招呼。

此人縱橫飛舞，身如游龍，那麼密集的箭雨竟然射他不到。

彭小娟對指揮全局的侍衛長路峯說道：「叫弩箭手暫時停止射擊，讓我來對付來人。」

路峯道了一聲「好」，立即吹起一股悠長的哨音，連珠弩應聲停止了射擊。

那條紅色人影也停了下來，原是一個身材高大的紅衣和尚。

彭小娟緩緩走下台階，冷冷道：「大和尚夜闖王府，不守清規，你待怎樣？說吧。」

番僧奈托道：「老衲要怎樣，妳作得了主？」

彭小娟道：「這個麼，那要看甚麼事了，你先說說看。」

番僧奈托道：「不，老衲言出必行，妳如果作不了主，還是換一個能够作主的來。」

銀霞郡主接口道：「我可以作主，你說吧。」

奈托目光一抬，向銀霞郡主瞥了一眼道：「妳是誰？」

小菁道：「野和尚不得無禮，她是咱們的郡主。」

奈托嘿嘿一笑道：「好得很，老衲正想跟郡主討一杯喜酒……」

番僧語音未落，身形忽然衝霄而起，寬大的紅色僧衣盪起一股急風，震得沙飛石走，聲勢兇猛以極。

他是撲向銀霞郡主的，但身在空中忽然一頭栽了下來，落地一個踉蹌，連續後退幾步，才能拿樁站穩，那獰惡的面頰之上，顯得無比的驚悸。

目光一抬，向彭小娟注視一眼道：「姑娘，妳是北魔天的門下？」

彭小娟淡淡道：「我是郡主的貼身丫頭，你還要不要喝喜酒了？」

奈托悻悻道：「姑娘一指之賜，老衲必有一報，告辭。」身形一幌，便越牆而去。

銀霞郡主奔下台階，抓着彭小娟的手腕道：「小娟，妳眞行，那和尚說一指之賜，莫非妳練成了少林寺的金剛指力？」

彭小娟微微一笑道：「金剛指是少林寺七十二種絕藝之一，我那裏會有那麼大的能耐！」

小菁道：「郡主，外面夜風很大，咱們進去再談。」

銀霞郡主點點頭，同時交待路峯好好的戒備，這才偕同彭小娟返回深閨。

回到閨中，銀霞郡主「啊」了一聲道：「咱們不是去找姜大哥的麼？現在還去不去？」

彭小娟道：「不必去了，咱們原是跟他商議會不會還有外敵入侵之事的，那番僧已經來過，不會再有事了，時間已晚，何必再去打擾他。」

銀霞郡主道：「今晚也許不會有事，但明晚……」

彭小娟道：「明晚也不會，說不定今後永遠不會有人敢於夜探王府了。」

銀霞郡主道：「爲甚麼？」

彭小娟笑笑說道：「妳知道那番僧是誰麼？」

銀霞郡主道：「不知道。」

彭小娟道：「此人好像傳說中的番僧奈托，是西藏紅教的第一高手，他在高煦那兒必然是一個頂尖人物，咱們給了他一點教訓，高煦還敢蠢動？」

銀霞郡主道：「有你們在，敵人來也不怕，如果你們一旦離開王府，咱們就會片刻難安了。」

彭小娟道：「瞧妳這麼胆小，姜大哥不是在教導小王子麼？令弟如若學會了姜大哥的武功，任他甚麼人也不敢擅闖王府，再說我瞧得出來，妳也是一位深藏不露的高人。」

銀霞郡主道：「別損我，小娟，我只能說會一點莊稼把式，怎能說是高人？」

彭小娟道：「令師是那位前輩？」

銀霞郡主道：「家師是海會庵的住持，法號上心下茹，她老人家沸法高深，習武只是强身而已，妳說我會是高人麼？」

彭小娟道：「這不要緊，今後咱們互相切磋切磋，也許對妳有點帮助。」

銀霞郡主道：「多謝妳，小娟。」

彭小娟的猜忖頗爲正確，此後果然再也沒有甚麼風吹草動，並經魯公沛向鄭蒼龍兄弟打聽，知道高煦嚇破了胆，再也不敢對成王府正眼一顧了。

× × ×

「報國寺」在寧門街之北，寺內有巨松二株，爲金代所植，松高三四丈，枝柯橫斜，蔭蔽數畝，如果移榻其下，梳風幕翠，一庭寒色，使人心靈深處，都會感到一股清涼之意。

寺內的毘盧閣，高爲三十六級，在閣上俯視西山，若在襟袖，形勢雄偉以極。

閣內祇有觀音像，稱爲「窰變觀音」，相傳太后崇拜觀音大士，欲得一尊瓷相供奉，她這一念之間，江西景德鎮窰中的瓷器竟然化爲一尊莊嚴 法像，綠衣披體，宴坐支頤，兩膝低昂，左偃右植，手輪梵字，篆法宛然，經窰方呈獻闕下，被供奉於毘盧閣內。

因而這幢報國寺遂成爲信男善女响往之處，朝山禮佛者整天絡繹於途。

× × ×

今天天氣不是太好，陰沉沉的，似有下雨之意。

但報國寺的香客並未減少，人們摩肩接踵，穿梭來往於各殿之間。

姜雲岫與彭小娟也是香客，他們上過香，禮過佛，然後退出門外，並肩向街上走去。

彭小娟忽然挨近姜雲岫的身邊，悄聲道：「大哥，好像有人跟踪咱們。」

姜雲岫道：「別瞎猜，此地滿街是人，妳怎能斷定有人跟踪咱們。」

彭小娟道：「你不相信？好，咱們往西走，那兒頗爲荒凉，他們如果跟來，你就無話可說了。」

姜長岫雖是有些不信，還是往西走去，不必回頭瞧看，他已聽出果然有三個人跟了過來。

再往前走景象越發荒凉，此時姜雲岫已經可以斷定，這三個人的確是跟踪他們，而且不懷好意。

以姜彭二人的一身功力，如果要甩掉他們容易得很，只要展開輕功，沒有人能够追上。

不過姜雲岫並不想躲，是禍躲不脫，躲脫不是禍，他倒要瞧瞧是什麼人向他找碴。

他走到一塊大石之前，回顧身旁的彭小娟道：「坐下來，小娟，走累了咱們在這兒歇歇。」

他自然不是想歇，只是要瞧瞧跟踪的是什麼人而已，這一眼瞧出，不禁神色一呆。

來人是兩男一女，男的素昧平生，女的却熟識得很。

因爲她是羽衣，紅娘子的兩名丫環之一。

在丈外之處，羽衣哼了一聲道：「果然是你，姓姜的，你好狠的心腸，居然敢對咱們小姐下毒手！」

姜雲岫淡淡道：「妳爲甚麼不問問紅娘子？是她先要害我！」

羽衣冷哼一聲道：「死到臨頭你還想狡辯？老實告訴你吧，神燈教已經傳下武林帖，以五萬兩銀子買你的項上人頭，天地雖大沒有你姓姜的容身之處了，你就認命了吧！」

彭小娟道：「那可不行，就算他認命我也不幹。」

羽衣道：「妳是甚麼人？」

彭小娟道：「我麼，鍾小妹，降妖捉怪的鍾魁你們應該知道吧，我就是他的妹妹。」

羽衣面色一寒，對同來的兩名大漢說道：「張兄、趙兄，勞兩位的駕去替我抓住姓姜的，死活不論，這小丫頭由我來對付。」

張趙兩人全都使刀，兩人霍的一分，一左一右向姜雲岫撲來。

羽衣同時發動攻勢，長劍挽起一朵劍花，刺向彭小娟的胸膛。

她這當胸一劍只是虛招，無論彭小娟向何方閃避。都會引來向她延綿不斷的殺着。

但出人意料的是彭小娟根本就沒有閃避，而是纖掌倏的一吐，竟然一把抓着那鋒利無比的劍尖。

羽衣絕未想到彭小娟會如此大胆，居然敢以肉掌去抓劍尖，而且一把便抓個正着。

「嘿嘿，我就不相信，肉掌比鐵還要硬！」

這是羽衣的想法，只要一推一拉，彭小娟那纖纖玉掌，不變成兩半才怪！

但，她還來不及吐勁，胸前忽然中了一記飛脚，長劍到了別人的手裏，她的軀體被踢得飛了起來，口中一甜，連續噴出幾口鮮血，眼前一黑，她已暈了過去。

彭小娟解決了羽衣，手中並未閒着，用手指在劍尖上掐下兩塊鋼鐵，再隨手一甩，兩聲慘嚎立即揚了起來。

敢情她以暗器的手法，將兩塊鋼鐵送進撲向姜雲岫那兩名大漢的右肩，他們丟掉手中的長刀，痛得全身都暴出了冷汗。

彭小娟舉手投足之間，連傷對手三人，她咀角噙着冷笑，瞅着剛剛醒來的羽衣道：「本姑娘今天網開一面，再要碰到我就沒有這麼便宜了，滾！」

技不如人，除了滾還能怎樣，不過羽衣似乎心有不甘，她走了幾步又回過頭來道：「姑娘的確高明，咱們認栽，不過光棍打光棍，一頓還一頓，妳如果不害怕，就說出妳的姓名。」

彭小娟道：「我說過我叫鍾小妹，咱們一時還不會離開京師，要找場麼，咱們隨時奉陪。」

（未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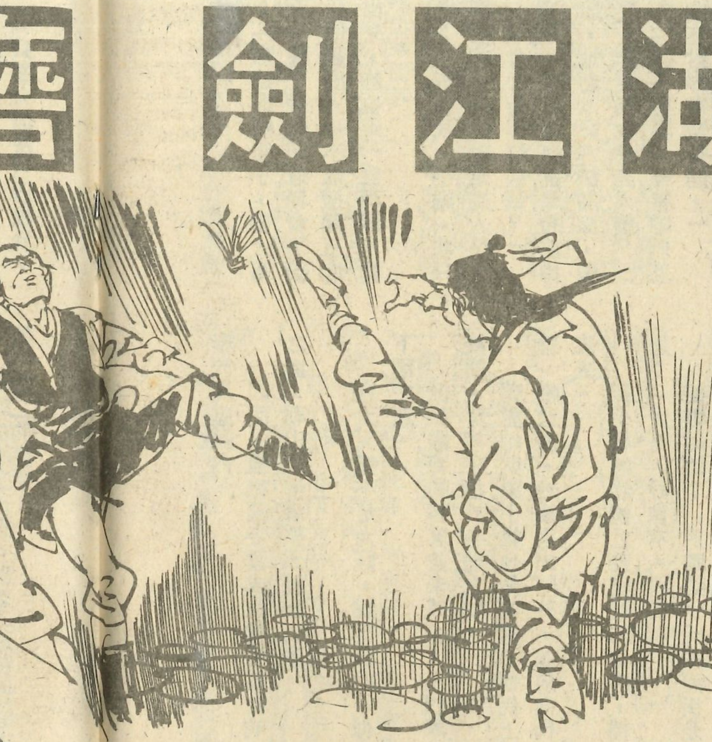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楚峻自離開蘭兄之後，不再涉足江湖，在梁掌櫃的客棧，當一名小二哥，想致力讀書又沒有可能，梁掌櫃又介紹到南陽富豪諸葛錦暉家裏當一名書童，侍候他家公子諸葛浩讀書，自己也在西席章文虹的指導下，學業大有進展，諸葛浩是一個花花公子，不愛讀書，只好玩耍，尤其是好鬪毬，玩膩了，又要楚峻陪同到外面玩耍，稍不如意，就把楚峻又打又罵，楚峻只好忍氣吞聲，這次諸葛浩帶了兩個家丁和楚峻來到一座樹林裏，他把一個村姑娘縛在樹上，盡情嬉戲，楚峻看不過眼，放走了村姑娘，被諸葛浩打至死去活來，然後催馬而去……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西門丁·文
可　飛·圖

磨劍江湖

習文練武　漸露鋒芒



南桐村在南陽城南，也在諸葛莊之南。此村雖不大，但因土地頗為肥沃，是故人口並不少。

南桐村村長姓林，是個德劭望高的長者，可惜膝下無兒無女，幸而他二弟有個女兒，小名仙姑。林村長這個姪女不像一般閨女，不愛女紅，卻喜舞刀弄槍，整天在田野上跑。

這丫頭雖野，但對父母及伯父倒十分孝順，因而被視為掌上明珠，對其千依百順。

林村長一家頗有些田地，家內也略有薄產，莊院內房舍頗多，可是人丁單薄，房舍大都空着。

這天早上，林村長坐在廳內品茶，不見姪女來請安，便問個丫頭道：「小姐病了？怎地到現在還不見她來？」

那丫頭大眼睛一轉，抿嘴笑道：「小姐在灶堂內煮稀飯！」

林村長一怔，喝道：「胡說！這野丫頭幾時轉了性？」

那丫頭忙道：「大爺，婢子不敢胡說，婢子本想動手，卻讓小姐趕了回來，說今早她要煮！」

「哦？」林村長抓抓頭，忖道：「莫非是為了昨日來的那個小子？哈哈，這丫頭今年已十九歲，尚未有婆家，老夫一直怕她嫁不出去，如今……咦，但那小子看來年紀還小……」

他想來想去，得不出結論，便問道：「帶金，昨日那個小相公醒來了沒有？」

丫頭帶金道：「剛才婢子去過，他還未醒來！」

林村長正想親自去看一看，忽見林仙姑奔了過來，叫道：「帶金，死啦，全糊啦！」

林村長哈哈大笑，林仙姑撒嬌道：「伯父你又來笑我！遲早有一日我會煮一頓讓你讚不絕口的！」

林村長道：「伯父鬍子都已等白啦！」轉頭對帶金道：「你去煮吧！丫頭，咱們去看看你那位小相公！」

林仙姑雙頰一紅，輕啐一聲，快步走在前頭。穿過暗廊，推開廂房扇門，道：「伯父請！」

林村長含笑入房，只見床上那個少年仍未醒來，林仙姑把窗子推開，柔和的陽光照在少年的臉龐上，只見他眉清目秀，一臉書卷味，但臉色卻蒼白無血。

不知是否因為陽光耀眼的關係，那少年恰在此時睜開眼來，目光一及，滿臉驚詫地道：「這是什麽地方？」隨即坐了起來。

林仙姑忙道：「齊公子快躺下，那人說你傷得很重！」

床上那少年是楚峻，這剎那，他才認得眼前這位姑娘便是被諸葛莊的少爺諸葛浩調戲的那位村姑，而自己之受傷也是因他而起的。他一呆之後，才問道：「請問姑娘，區區為何會睡在此處，此處又是何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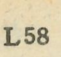
林仙姑臉色無端端地一紅，道：「這是寒舍……昨天多謝你啦……後來有個斯斯文文的中年人救下了你，把你送來此處治理，他還開了張藥方哩，說在你醒後才服食……」

楚峻截口問道：「那位中年漢子是誰人？」

「他說，再過一兩天會來看你，到時你便知道了。」

楚峻心頭詫異，想不出那人是誰，又想起以後不能再在諸葛莊呆下去，心頭一沉，再也說不出話來。

林村長道：「小哥，本村名叫南桐，在諸葛莊南面，姓諸葛的雖然霸道，但本村沒人賃其田地耕種，他再凶不敢管到這



裏來，你放心養傷吧。」

說着帶金已捧着一大碗湯飯進來，林村長叫她餵楚峻，楚峻本待不肯，奈何周身筋骨似欲散掉般，一用力心口便發痛，無可奈何之下，只好接受人家的好意。

林村長後來又着帶金煎藥，侍候楚峻服食，楚峻躺在床上，胡思亂想，心中如打翻了五味素般，只覺了無人生樂趣，林仙姑雖然不時來看望他，但也不能替他遣悶。

到了黃昏時份，帶金又捧稀飯進來，剛餵他吃了幾羹，楚峻忽覺有人走了進來，抬頭一望，張大了咀巴，幾乎讓稀飯梗着。

進來的是個中年文士，眉宇間帶着幾分憂鬱，咀角却帶着幾絲微笑。「齊高，你好點了沒有。」

「章夫子，原來是你救我的！」楚峻忖道：「我聽林姑娘叫我齊公子，早該猜出是你告訴她的！」

章文虹拉了一張櫈子坐下，道：「你先吃吧，吃飽再說。」

楚峻感激地望了他一眼，道：「夫子用過膳否？」

章文虹點點頭，隨即嘆道：「諸葛浩那狗小子，實在無法無天，今日章某早已訓了他一頓。」

楚峻怒道：「他何止無法無天，簡直是草菅人命！是個卑鄙無恥的兇徒。」

章文虹嘆了一口氣，不再言語，過了一陣，帶金收了食具出來，章文虹便伸手替楚峻把脈，問道：「服過藥沒有？服幾帖。」

「服過兩帖，夫子不必担心，晚輩死不了。」

章文虹臉色凝重，道：「你傷得頗重，若非你內功有一定的基礎，早已傷重不治了，是以你必須寬懷靜養。」

楚峻見自己的底細讓其窺破，臉上微微一紅，訕訕地道：「晚輩不知你身懷絕技，文武雙全。」

章文虹微笑道：「章某却一眼便看出你曾經學過武，唉，可惜可惜。」

楚峻暗料他必是可惜自己武功根基差，也不想問他，岔開話題道：「夫子，你大恩晚輩不敢妄謝，只望來生結草銜環相報，此後也不必來看我了，否則晚輩心頭難安！」

章文虹哈哈一笑，道：「你我年紀雖懸殊，但一見如故，何況這十多年來，章某又沒一個朋友，為你走幾里路算得了什麽？你寬心養傷吧，每日服三帖藥，過兩天章某再來看你。」

楚峻要想下床送他，却讓章文虹按住，他每日服三帖藥，身子果然有了好轉，但是一用力，心口依然甚痛，只道再過十天八天便能痊癒，也沒在意，只為日後的前途而担憂。

過了兩天，章文虹果然應諾而來，他再替楚峻把了脈，眉頭皺得更緊，楚峻道：「夫子，晚輩是不是病情進展，不如理想？」

章文虹依然不語，楚峻笑道：「其實晚輩已好了甚多，今日已可下床了。」

章文虹嘆了一口氣，道：「章某也料不到你傷得如此沉重。」

楚峻一驚，道：「晚輩自覺傷得並不太重。」

「你且吸一口氣看看。」

楚峻依言吸了一口氣，只覺左下胸忽如被針猛扎一下，痛得他額角爆出汗珠，

章文虹道：「如何？你不但吸氣會刺痛，而且用不得力，可是如此？」

楚峻點點頭，章文虹冷哼一聲：「延壽那狗頭當眞陰毒，竟然打你的『中府穴』，這『中府穴』屬於太陰肺經，乃一重要經脈，對練武之人尤爲重要。」

楚峻道：「晚輩不再學步！」

章文虹笑道：「你以爲不學武便沒事麽？你以後便不用使力了麽，一使力便痛楚莫名，肺腑似將迸裂，難道這是件快樂的事。」

楚峻臉色一變，但這一年來，他已學會了逆來順受，並不太傷感，道：「晚輩命苦，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勉強不得，晚輩以後盡量不用力便是！」

章文虹正容地道：「你不用力便有飯吃麽？即使你才高八斗，金榜題名，皇帝封你做父母官，你審案時，連驚堂木也拍不得。」

楚峻一怔，這才知道其嚴重性，章文虹道：「有錢的人，可以用錢支使人辦事，貧苦之人靠氣力吃飯，少一些力都不能溫飽，何況身上有傷有病，也該醫治。」

楚峻問道：「夫子，晚輩這傷可有藥醫治否？」

「藥物是難以根治的，不過尚有一個辦法，只怕你不肯而已。」

楚峻忙道：「只要有辦法可以根治，晚輩自無反對之理，不知是什麽辦法？」

章文虹目注楚峻，一字一頓地道：「學武健身。」

楚峻一怔，脫口道：「旣然連力都使不得，又怎能學武？」心念一轉，忙又道：「這辦法不用也罷！」他內心總覺得自己的悲慘遭遇，多少與武有關，殺死自己一家的兇徒，固然仗的是武功，而延壽及鶴壽痛打自己，又何嘗不是仗着武力，是以他內心對「武」極之反感。

章文虹道：「除此之外，別無他法，章某旣然如此說，自有道理，我要你學的是一種內功，只要你勤於修練，兩年後，內傷便能徹底痊癒。」

楚峻搖頭道：「晚輩決心不學武！」

章文虹一怔，隨即道：「學武有何不好？學文知理，學武強身，同樣有用，豈能有所偏見？」

楚峻大聲道：「武功高超者，都不是好人！」他一用力說話，胸口又是一痛，連忙把呼吸放緩。

章文虹哈哈大笑。「依你看，章某的武功如何？」

楚峻道：「晚輩不知道，但照推測也該不錯。」

「好，不說章某，就說『中州大俠』石九斗，丐幫幫主『獨臂擘天』祖十三吧，他們的武功該屬高超之輩吧！」

石九斗是石中玉的父親，祖十三是歐陽虹的師父，楚峻雖未與之謀過面，但這兩人的事蹟，他自小便在父執輩口中聽過不少，是以不假思索地道：「他倆是武林數一數二的高手！」

章文虹含笑問道：「他倆爲人如何？是不是好人？」

楚峻氣登時爲之一洩，訕訕地道：「他們自然是好人……」

「所以文與武都跟水一樣，旣能載舟，也能覆舟，是好是壞，端視學者之心性而已，再說學文者豈無無恥之徒乎？前朝之丞相秦檜是進士出身，其人如何？數百年來，一提起秦檜兩字，依然人人咬牙切齒，岳鵬舉槍法天下無雙，却能流芳百世！由此可觀，學文之人便不一定都是好人，學武之人，也非個個都是壞人！」

章文虹說罷，把眼覷注在楚峻臉上：「齊高，章某所說是否有理？」

楚峻見他學古人爲例，反駁不得，便點點頭。章文虹笑道：「如今你學不學武？」他望了楚峻一眼，也不待他答復，便又道：「立即屏除雜念聽之記之！」說畢便唸了一篇練功口訣，什麽神注丹田雜念消，什麽靈光照耀明鏡清，用字甚淺，楚峻聽了兩遍便記住了，章文虹要他背一遍與他聽，楚峻背得一字不漏。

章文虹喜道：「眞是孺子可教也！」他一時之間竟喜得抓頭搔腮的，喃喃地道：「章某這身武功總算有人繼承了！」當下仔細把要義解釋了一遍。

楚峻用心聽解，只覺口訣雖然顯淺，但其功效及神奇之處，竟大勝父親所傳的那一套，所幸兩套都屬正宗內功心法，練之並無不妥之處。

章文虹教完之後，道：「你以後每日晨昏都須練一次，起初比較困難，但只要有恆心，終會成功，又者，如果練時胸脅太過痛楚，便得停止，不可勉強！來，現在便開始練！」

楚峻掙扎坐起來，盤膝打坐，依口訣導氣，不料眞氣一至胸脅，便痛得他死去活來，那口眞氣便又返回丹田。

章文虹低聲道：「再來！」

楚峻不學武乃是心存偏見而已，此刻偏見消除，他勤學苦練的精神便盡皆發揮出來，加之心性沉毅，百折不撓，聞言挺一挺腰桿，屏除雜念，再依口訣導氣。

眞氣剛至小腹上，章文虹便伸出一掌抵在楚峻後背的「靈台穴」上，一股內力緩緩注入楚峻體內，與楚峻本身之眞氣混合起來，緩緩沿任脈而上，至「華蓋穴」而改走足陽明經，至「庫今穴」，又改行手太陰經，直衝「中府穴」！

楚峻雖覺胸膛又是一緊一痛，但那股眞氣終於衝過「中府穴」至「雲門」，再沿臂而下「天府」、「俠白」、「尺澤」……最後轉行手少陰經，終於運行全身。

運行了七個周天，楚峻精神大振，却覺章文虹撤了掌，他自己再運行一次，但至「中府穴」便衝不過去，心知不能憑一日之功而成，便慢慢把眞氣導回丹田。

楚峻睜開眼來，見章文虹坐在床沿打坐，不敢騷擾他，悄悄走下床。雙腳落地，心頭便是一喜，料不到這七個周天下來，病況又減輕了不少。

他緩緩走至桌前，斟了一杯茶，抬頭一望，窗外一片漆黑，料夜已深，此刻他剛練了功，耳目特聰，忽覺窗外似有個人影，忍不住問道：「誰？」

「是我！」窗外有人應了一聲，人影

隨之不見。

楚峻認得那是林仙姑的聲音，心頭一怔，忖道：「三更半夜的，她來幹什麽？啊，對啦，她大概來探望章夫子，看他是否已離開！」

心念未了，章文虹已運功完畢，楚峻叫道：「夫子，請喝杯茶！」

章文虹笑說道：「你現在還叫我夫子麽？」

楚峻一怔，隨即明白，口喧師父，便要跪下行禮，却讓章文虹拉住，說道：「爲師最厭惡這些繁文褥禮，何況你身上有病！」

楚峻道：「師父待徒兒恩重如山，這個禮弟子是一定要行的！」

章文虹道：「那就待你身子好了之後再說吧！」

楚峻不再堅持，心念一動，忽道：「師父，弟子有一件事瞞着你，望您老人家不要見怪！」

章文虹訝然問道：「爲師不怪你就是，是什麽事瞞我？」

「弟子不是叫齊高，這名字只是入諸葛莊才起的！弟子其實姓楚，單名一個峻字！」

章文虹哈哈一笑，道：「彼此彼此，章文虹三字也非爲師的眞姓名，爲師又怎會怪你！」一頓，「爲師的姓名來歷，以及本門的其他事情，待你身體好了之後再告訴你！還有，在人前你依然須稱我夫子，切不可叫師父兩字！記得否？」

楚峻見他神色嚴峻，忙道：「弟子記住了！」

章文虹臉色一緩，道：「你可把你的出身經歷告訴爲師？」

武林中，一日爲師，終生爲父，楚峻旣然已拜他爲師，自然不再隱瞞，把家事以及年來的遭遇一一細說。

章文虹仔細傾聽，不時動問。這席話說罷，楚峻觸及心事，胸膛又再發緊，章文虹又運功助他轉了三個周天，才扶倒他，替他蓋上被子。

楚峻把身世告訴了師父，心情一暢，這一夜睡得特別香濃，醒來時，太陽已升得老高，章文虹亦早已離開。

越日，章文虹于黃昏前再臨，這次他爲楚峻帶了兩本書來，楚峻大喜，正好看書打發日子。

章文虹又幫他練功，依然轉了七個周天才歇息，然後道：「峻兒，你長住於此，終不是辦法，爲師可不方便每日來與你相會？」

楚峻久失溫暖，聞言眼角一紅，道：「師父何不也離開諸葛莊？」

章文虹忽然嘆了一口氣，道：「爲師屈身于諸葛莊，實是另有原因，唉，這些事現在還不宜告訴你……我走了，過兩天再來看你！」

次日，楚峻已可走出寢室，便到廳上與林村長兄弟閑談，林村長兩兄弟都讀過幾年書，見他談吞斯文，心中甚喜，又暗暗担心他年紀太小，看不起林仙姑。

原來林仙姑自那天爲楚峻所救之後，一顆芳心便已繫在楚峻身上，英雄救美，美人焉有不感動乎？何況一者林仙姑並非美人，二者她自忖肉體已被楚峻瞧到大半，自然更加死心塌地，可惜楚峻因年紀尚小，加上遭[illegible]慘，根本不會留意到。

林村長兄[illegible]卻以爲這少年不過是個書童罷了，雖說[illegible]秀，出口成章，但自己是南桐村的村[illegible]大戶，把女兒嫁給他，楚峻自無拒絕[illegible]理，怕只怕這少年會嫌女兒年紀比他大。

當下林村長問道：「齊小哥，不知你今年貴庚？」

楚峻恭謹地說道：「小可今年剛滿十五歲！」

「不知令尊及令堂是否仍在堂上？」

楚峻長嘆一聲，搖頭不語。林村長兄弟心想他才十五歲與女兒相差四歲，倒不太大，只是現在向其提出親事似乎不甚妥當，於是改言其他。

林仙姑日間都來陪楚峻說話，但楚峻嫌她識字無多，言語無味，寧願自個看書解悶。不過林仙姑對他終是好意，再說自己在養傷期間，還須林家的照料，是故也陪她說些瑣事。

林仙姑只道他傷勢未癒，不喜多說，是故也已心滿意足了。對她來說，這幾天的變化實在太大了，以前覺得煮飯燒菜，洗衣抹窗都是粗賤沒趣的事，現在却做得甜滋滋的。

次日黃昏，章文虹又來了，這次帶來了一個好消息：「峻兒，你明早跟爲師返回諸葛莊！」

楚峻一怔，脫口問道：「諸葛莊主肯讓我回去？」

「爲師已替你說項，並且要諸葛莊養你一年，等你傷好之後才再去陪諸葛浩那草包讀書！」

楚峻大喜，道：「師父你怎樣跟他說的！」

章文虹笑道：「這你就不必多問了，總之，爲師沒有告訴他你是我救下的，你回去之後，也不必在諸葛錦暉臉前提及此事！」

楚峻只求有個安穩的地方讀書，也不想跟諸葛浩計較，自然沒口答應。

這一夜，章文虹又助楚峻運功治傷。次日天亮，章文虹便向林村長辭行。林村長道：「齊公子傷病尚未痊癒，怎可以離開？」

章文虹道：「齊公子的傷三五年內是不能痊癒的，他的志願是讀書，區區又不能天天來教他！村長的大恩，區區代他向你謝了！」

章文虹非尋常人，說話間自然而然流露出一股威嚴，林村長半肚子的話，竟說不出口。

吃了早餐，林仙姑聽說楚峻要離開，便取了一架牛車來，堅持要載楚峻去諸葛莊。

章文虹說道：「姑娘不怕碰到諸葛浩麽？」

林仙姑柳眉一豎，睜眼道：「姑娘才不怕那隻小狗！」

章文虹只道她感激楚峻挺身救她，而心懷報答而已，便一笑答應。

林村長兄弟親自送出村口，才揮手與楚峻作別，楚峻心頭感激，含淚致謝。

那頭老牛走得雖慢，但却甚平穩，車板上尚鋪了褥子，楚峻睡在其上，虛虛盪

遨，似在雲端。他眼望天上的白雲，忽快忽慢，忽合成獅子，忽又變成棉絮，觸動心事，只覺人生的變幻，波譎雲詭，瞬息萬變，事前實難預料。

牛車走得雖慢，終於到了諸葛莊，章文虹把楚峻抱起，道：「林姑娘，謝謝你啦！」

林仙姑輕聲道：「章夫子，我是山野村姑，不懂跟你們客氣。你們來我家……我很高興！希望日後齊公子傷好之後，你再帶他到寒舍盤桓幾天！」

章文虹隨口答道：「賢父女熱情待客，章某也十分感激！異日有機自會去打擾一番！」說罷提步望莊門走去。

林仙姑急道：「你是大丈夫……大丈夫一言既出……」

章文虹一怔，住脚回頭道：「駟馬難追！姑娘可以放心回去了吧？」

林仙姑粉臉嬌紅，連忙駕車回去。章文虹瞧了她背影一眼，忖道：「想不到這小妮子，心眼兒還多！」

楚峻回莊，一切果然十分平常，諸葛錦暉還派侍硯送了十兩銀子給楚峻作醫藥費，三天五日尚派丫頭給他做些鷄湯，而諸葛浩亦沒再來找他。

楚峻樂得清靜，日間在房中練習章文虹授他之內功，晚上則到他房中習文，日子過得甚快，眨眼已是入冬，楚峻已無需章文虹之助，便能引氣過穴，手太陰經的傷勢大有好轉，由是練習旣勤。

章文虹見他進展之速，大出意外，亦是甚喜，又再敎他一套運氣大法。

楚峻自入諸葛莊至今已近一年，但除了今夏去陪諸葛浩戲毬走出聽竹軒及養心軒之外，其餘時間都是足不出戶，連以前最談得來的侍茶也極少見到面。

匆匆又是一個蟬鳴荔熟的炎夏，楚峻的手太陰經內傷經已痊癒，章文虹便開始敎他習拳脚工夫，他所授的武功，在一向對武學不感興趣的楚峻看來，也知道比父親所授的高出甚多！

儘管章文虹一生所學極之深奧，但一則他敎得巧，二則楚峻聰明伶俐，而又能吃苦勤練，是故進展極佳。短短一年，已使楚峻脫胎換骨，非昔日之阿蒙。

入秋那天，諸葛錦暉的書童侍硯來找楚峻，道：「侍書，老爺着我來叫你去見他！」

楚峻忙道：「請哥哥先走一步，小弟換過件乾淨的衣服便去。」他換了衣服，走入養心軒，便聽見諸葛浩的讀書聲，暗哼一聲，拐去諸葛錦暉的書房。

諸葛錦暉正在看書，楚峻恭敬地道：「侍書拜見老爺，不知老爺有何吩咐？」

諸葛錦暉放下手中書，望了他一眼，道：「侍書你還記得去年老夫說的話麽？你身體如今如何？」

「啓稟老爺，小的身體已復原，老爺有事但請吩咐下來！」

諸葛錦暉道：「由今日起，你開始再陪公子讀書，以後每年加你三兩銀子！」

楚峻拜謝了之後，走到諸葛浩的書房。諸葛浩見他來了，放下書道：「啊哈！侍書，想不到你這小子，吃了一頓打之後，反而長高了！」

章文虹用紙扇在他頭上一敲，輕斥道：「放肆！」

諸葛浩對這個老師畏懼三分，忙分辯道：「章夫子，學生所說也沒全錯！他不是眞的長高了麼？」

章文虹沉聲道：「任何少年人都會長高長大，這還用你說？」

楚峻看看附近的侍茶，至此也才醒覺自己的確長高了不少，心頭亦頗爲高興。

章文虹道：「再讀！」

諸葛浩乖乖的坐下來讀書，楚峻坐在旁邊，心中一直尋思昨夜章文虹所敎的武功。

這樣子過了半個月，有一天，諸葛浩又來找楚峻去陪他蹴毬，楚峻心想你今日若敢再對我無禮，便讓你吃點苦頭，大不了離開諸葛莊另謀高就，於是欣然答應。

這一次由於楚峻輕功大進，走動比前大爲靈活，諸葛浩不但不打罵他，反而讚不絕口。自此三五日便來叫楚峻陪他，而且對楚峻的態度也大大改善。

這之後，楚峻便有機會經常到莊內的其他地方走動。

歲月無情，楚峻在諸葛莊已渡過五個寒暑，已成一翩翩青年，雖然身穿諸葛莊的奴才衣服，但難掩其俊朗的臉龐及瀟洒的舉止。

這五年來，楚峻在章文虹的悉心敎導之下，武功有了長足的進步，只是他自己還不知道。章文虹與他雖情如父子，但他的往事及師門經歷，仍然隻字不提。

瞬眼已是童試之期，諸萬浩叫楚峻跟他一齊去赴考，楚峻問稟章文虹之後，便欣然同意。

以楚峻的才情，考個舉人也應沒問題，奈何他尚未曾考中生員，是故只得委屈爲童生。

童試之第一階段是縣試，由知縣主考。楚峻以文取勝，諸萬浩則雖愚昧頑劣，但在嚴師督促之下，也不比人差，加上父親是縣內的富豪，做官的都懂得巴結土豪鄉紳，是故也能中個生員。

放榜之後，楚峻只覺平常，但諸葛浩則神氣十足，自此之後，便可洗脫草包之名，丫環家丁，亦投其所好，在少爺公子之上，冠上秀才兩字，聽得諸葛浩抓頭搔腮。

諸葛錦暉得悉兒子中了縣試，也甚是高興，決定爲兒子慶祝一番。

這一天，諸葛莊內堂張燈結綵，一派喜慶。諸葛錦暉在內堂擺了四席酒，請了張知縣、蔣縣丞及丁主簿，這三人都携來家眷，預料有一番熱鬧，最後還叫人通知章文虹及楚峻一同赴宴。

章文虹得訊之後，忙把楚峻叫到房內，取出一張摺成六角形的紙，道：「峻兒，等下進席後，你若見到一個綠衣丫環，便偷偷把此信交給她！」

楚峻一怔，問道：「師父，您……」

「爲師不便交給她，你小心一點，不要交錯了人，更不可讓人發覺！」

「是！但不知那位綠衣丫環年紀相貌如何？」

「那丫環叫綠蘭，二十六七的年紀！」章文虹忽道：「噤聲，有人來了！」

房門果然被人敲響，楚峻把信放入懷內，章文虹問道：「誰？」

只聽房外有人問道：「請問章夫子，侍書是否在裏面？」

楚峻認出是侍茶的聲音，忙說道：「小弟在此，不知有何貴幹？」說罷把門打開。

只見侍茶手上捧着一套嶄新的綢袍，道：「這是老爺賞給你的，叫你穿着去赴宴！」

楚峻謝了一聲，接過衣服，回房換上，攬鏡一照，更爲俊朗瀟洒，把章文虹的信藏在身上，與他共同赴宴。

到了內堂花廳上，但見諸葛錦暉與一美婦人坐在首席，見他倆進來，同時起座道：「夫子與侍書同坐在第三席吧！」

章文虹及楚峻謝了一番，在第三席坐下。不久其他人也都入席，坐第二席的是諸葛錦暉的幾房愛妾及兒子諸葛浩、女兒諸葛翡翠及諸葛明珠，第三席尚有諸葛莊的正副總管及九位管家，第四席則是其他幾位西席。

坐了一陣，廳內只聞諸葛浩的聲音，餘者均感不耐，連諸葛錦暉也忍不住問總管董昌：「董總管，派人去催了沒有？」

董昌道：「老爺，小的已派人催促了兩次了！」

諸葛錦輝冷哼一聲：「老夫見過的官老爺也不少，論架子數他最大！」

楚峻趁這空隙拿眼打量了四周一下，果見諸葛錦暉旁邊那美婦人的背後站着一個綠衣丫環，那美婦人料是諸葛錦暉髮妻，照算理該享盡榮華富貴，無憂無愁才對，但不知爲何，她竟然毫無笑容。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樣。

楚竣目光再一掠，忽覺次席有兩對眼睛在望他，他偷瞧一下，竟是諸葛家的兩位小姐，也不知她倆在說些甚麽事，四隻水汪汪的眼睛，直向他飄來。

楚竣心神一震，臉上無端端的一紅，忙把眼睛拿開。幸而過了不久，下人來報張知縣大人已到！

諸葛錦暉大約惱其逾時而至，衣袖一拂，道：「董總管，你代老夫迎客！」

董昌應了一聲，匆匆而去。過了一陣，下人來報，轎子已至，諸葛錦暉這才率衆下階接迎。

張知縣道：「諸葛翁設宴相請，乃下官等之榮幸，奈何拙荊因忽染病，躭擱了一下，是故來遲，尚請見諒！」

諸葛錦暉道：「大人言重，諸葛某担當不起，但不知尊夫人如今貴體是否已轉安？」

「大夫囑其不得吹風，是故不能同來，失禮之至！」

「不敢，請三位大人及夫人上廳！」

舉人同廳之後，酒菜立時送了上來，諸葛錦暉舉杯寒暄了一陣，接着其他人也一起向三位大人敬酒。

張知縣喝了一杯答禮道：「諸葛翁有子如龍，初考即中，下官也敬你一杯！」

丁主簿諂媚地道：「下官預祝令郎連過三關，金榜題名，獨佔鰲頭。」

蔣縣丞亦不甘後人地道：「諸葛公子乃人中龍鳳，世所罕見，才華蓋世，金榜題名乃是理所當然之事，將來更是朝廷柱石，國家棟樑，榮宗耀祖可期！」

諸葛錦暉雖有自知之明，知道兒子終究不是甚麽大才子之材料，但聽了這席話，亦是心頭大樂。

所謂千穿萬穿狗屁不穿，便是這個道理。只苦了章文虹及楚竣兩人，頗有如坐針氈之感。楚竣向主席望去，奇怪那個貴婦見別人去稱讚自己的兒子，臉上竟亦有厭惡之感。

寒暄過後，衆人便紛紛擧箸，丫環在旁斟酒服侍。酒過三巡，楚竣忽覺章文虹踢了他一脚，抬眼一看，那個綠衣丫環竟然是走了出去。

楚竣會意，放下觥籌道：「小可離席一下，諸位請慢。」望着綠衣丫環身後走去了。

穿過一條暗廊，那丫環忽然停了下來，一雙妙目上下望着他，問道：「你便是章夫子的高足，與少爹同中縣試的那個侍書麽？」

「姐姐謬讚，令小可汗顏不已，不過小可確是侍書，不知姐姐是否綠蘭？」

綠衣丫環含笑點頭，楚竣忙把懷中之信取出，那丫環一手接過，揣入懷內，揚聲道：「茅厠在左首，你拐個彎便能望到了！」

楚竣一怔，隨即會意，道：「多謝姐姐指點！」依言向左走去，心中疑雲更盛：「看綠蘭姐姐的舉動，似是知道我會來送信，唔，莫非師父跟她有私情？」想至此，又猛覺不妥：「師父氣節清高，豈會跟一個丫頭，偷偷摸摸？」話雖如此，始終難以釋懷。

當他返回花廳時，諸葛錦暉的妻子忽道：「錦暉，浩兒之有今日，全憑章夫子悉心敎導，你也該敬他一杯！」

諸葛錦暉笑道：「爲夫竟然一時忘記！何止敬他一杯，爲夫要敬他三杯哩！」當下站了起來，擧杯遙敬。

章文虹連忙長身而起，謙虛一番，喝了一杯。諸葛錦暉道：「再來！」

章文虹道：「莊主雅意及盛情，令章某感動，奈何章某量淺……」

諸葛錦暉不悅地道：「大丈夫難得一醉，再來！」

美婦人道：「綠蘭，你去替章夫子斟酒！」

綠蘭提着錫壺走了過去，替章文虹斟酒。楚竣忽覺左臂一動，低頭一瞧，見綠蘭的衣袖掩着他的手臂，五指抓着一個紙團，向他手上塞去。

楚竣不及思索，連忙接住，綠蘭斟了酒，望了望楚竣一眼，踏步而去。

章文虹再乾一杯，執意不喝，諸葛錦暉知他性格固執，不再勉強，諸葛浩却恭恭敬敬携杯至席前敬酒。這次章文虹倒不拒絕，一飲而盡。

張縣長等人見狀立即轉開話題，讚了章文虹幾句，諸葛翡翠及諸葛明珠，則乘機求爹爹讓她們拜章文虹爲師。

諸葛錦暉眉頭一皺，轉頭問道：「夫子認爲如何？是否尚能兼顧敎導小女？」

章文虹一聽便知他不大同意，忙道：「區區才能有限，只敎公子一人已感捉襟見肘，小姐的好意區區心領了！」

諸葛錦暉道：「你兩個丫頭快回席，你大哥明年尚須應付府試，正須章夫子專心敎導！」

原來童試共分三個階段，一是縣試，二是府試，三是院試，三關全過，才算生員（即俗稱之秀才），再上一級便是鄉試，鄉試高中，即成舉人。諸葛浩考試祇過了一關，尚未算是秀才，只是他是諸葛家的獨子，下人爲討他高興便以秀才稱之，而諸葛浩初考即中，亦認爲考取個生員絕對沒有問題。

酒席極豐，全是山珍海味，上了十八道，仍似未盡，但章文虹經已不勝酒力而醉。打着酒呃地道：「東翁，區區已醉，恕不能再奉陪也……」

諸葛錦暉眉頭一扣，道：「侍書，你扶夫子回去休息！」

楚竣應了一聲，扶着章文虹走回聽竹軒，一入軒，章文虹立即推開楚竣，道：「竣兒，你自個回房練功吧，爲師今夜要偷懶一下了！」說着推開房門走了進去。

楚峻忙道：「師父，待弟子泡壺茶與你解酒。」

章文虹哈哈一笑，把門閉起，道：「連你也看不出來！」

楚峻微微一呆，這才知道章文虹是詐醉避席，便一笑回房，心中對代師傳書與綠蘭之事却不能釋懷。

但自此之後，章文虹再也沒要楚峻再代傳書，這件事楚峻也逐漸淡忘了。

次年，楚峻與諸葛浩再中府試，諸葛莊仍有一番熱鬧，諸葛浩自從兩考兩中之後，性子大變，比前勤奮不少，也與延壽、鴻壽及福昌等人疏遠。

這天，諸葛浩讀畢書，又來邀楚峻去蹴毬，此刻楚峻已蹴得比諸葛浩好，只是他不想過於顯露鋒芒，是以至最後故意輸給諸葛浩。

不料，延壽在旁見了，冷笑一聲道：「以你這般身手，也敢來陪少爺，當眞不自量力。」

諸葛浩說道：「難道你還蹴得比他好麽？」

「當然，奴才最近日夕苦練，自然要比這小子出色！」延壽傲然而道：「只不過少爺不知道罷了。」

諸葛浩見他說得天花亂墜，也想看看他的本領，只是，他身裁肥胖，蹴了一陣早已累了，便道：「侍書，你跟他蹴一陣，給我看看。」

楚峻記起當年毒打之仇，也想折磨他一番，便欣然同意。

延壽故意把毬蹴得又刁又鑽，却都讓楚峻一一救回，楚峻連蹴幾十個急毬，延壽却接不到，諸葛浩哈哈大笑：「延壽，你就是不長進，少爺才要侍書陪我，我還以爲你學了什麽絕技，原來也不過如此罷了。」

延壽說道：「少爺，奴才的絕技還未使出來哩，你再看看這個！」說着把毬急蹴而出。

楚峻退後幾步，回了過去，延壽輕輕回過去，待楚峻衝出救毬時，他也同時竄前去。

楚峻去蹴毬，他却伸腿望其脛骨踢過去！

延壽十分陰險，用身子擋住諸葛浩的視綫，諸葛浩不知就裏，連忙叫道：「快搶！」

這一招，換作幾年之前，楚峻自然難防，如今對方的一舉一動，都瞞不過他的雙眼，當下他也不說破，右腿一縮，隨即抬高一尺，左腿一彈，使出一記「連環腿」，把毬蹴高。

說時遲，那時快，延壽的脚尖已至，楚峻由於把右腿抬高，脚尖反對着對方脛骨，延壽料不到短短幾年，楚峻已非吳下阿蒙，虞不及此，來不及收腿，便成了自個把腿凑上前，讓楚峻蹬踢。

「噗！」延壽大痛，幸而楚峻並無發力，否則脛骨早已斷了。

諸葛浩那知得這許多，拍手叫道：「侍書蹴得妙。」

話音一落，毬兒又再落下，楚峻只當沒事般，竄前幾步，右腿虛幌一下，那毬兒如一頭馴服的小貓般，貼着大腿滾落脚面上。

楚峻哈哈一笑：「接住！」脚踝一抖，毬兒又向前上方飛去。

延壽強忍疼痛，飛奔過去，不料楚峻竟比他快一步，閃身擋在他身前，眼看這一記延壽又將輸了，延壽惡從胆邊生，右拳猛擊楚峻的後腰。

楚峻背後如同長了眼般，後肱一沉，撞去其臂彎處，延壽竟抵受不住，手肘沉下，剛好擊在自己的小腹上，痛得他大叫一聲。

楚峻不斷蹴着毬，人如穿花蝴蝶般，那毬兒在半空左飛右抛，就是落不下地來，諸葛浩大喜，叫道：「侍書，你這賊小子，原來剛才並未盡力，敢情要討打。」

延壽喘了一口氣，叫道：「少爺，奴才替你打！」竄前幾步，左拳右掌，直奔楚峻的後腰。

楚峻閃身讓開，但這次延壽不敢大意，右掌未待招式使老便立即變招橫掃。

楚峻把毬蹴高二丈，左臂一切，把對方的手掌格開。

延壽能够在諸葛莊當護院自非易與之輩，見楚峻手臂沉下，立即化掌爲爪，望其腕脈抓去。

不料楚峻變招比他更快，手腕一翻，已反制住其腕脈，延壽半邊身子立即酸痺無力。

眼看毬兒已然落下，楚峻拖着延壽走前幾步，重行把毬踢起，延壽左腿翻起，急蹬楚峻的後臀。

楚峻叫道：「延壽哥，請站穩，我要放手了。」一語甫畢，果然把手鬆開，延壽右腿血液未通，左腿又飛蹬了起來，雖明知對方要放手，却已收不住勢子，「砰」的一聲，應聲仰天摔倒地上。

諸葛浩大笑：「延壽，原來你這般膿包，連少爺的一個書童也打不過。」

楚峻想起師父的告誡，忙道：「公子，侍書不曾打他，是他自個跌倒的，不信你問問他。」

諸葛浩難以置信地問道：「他這麽大的一個人，竟會跌倒？延壽，是不是你自己跌倒的。」

延壽怎好意思把眞相說出，只得漲紅了臉，道：「是的，奴才用力過度，失了重心跌倒的。」

諸葛浩冷哼一聲：「飯桶！今天累了，你回去休息吧！」

楚峻應了一聲，悄悄轉頭向延壽扮了個鬼臉，延壽心頭又驚又怒，又是詫異，却也摸不清這小子是武功高強，或是他運氣好，歪打斜中，讓他碰巧撞着的。

楚峻出了一口氣，心情大佳，回到寢室，想起剛才的情景，對自己的信心登時大增。

次日課後，諸葛浩又派人來找楚峻，楚峻只道諸葛浩又要他相陪蹴毬，也沒在意，應了一聲道：「福昌哥，你告訴少爺，說小弟一下就去！」

福昌道：「少爺要我帶你去，又要你立即換件像樣的衣服。」

楚峻一怔，脫口問道：「爲甚麽要換衣服？」

福昌露出個詭異的笑容，道：「這個少爺並無交代。」

楚峻心頭一跳忖道：「莫非是延壽使詐，要騙我去一個甚麽地方下手打我？」

福昌忙道：「侍書，少爺已在內堂相候，還不快換衣服，沒的讓我回去吃一頓臭罵。」

楚峻心想即使延壽要動手，也不須怕他，於是換了那件去年諸葛錦暉賞賜的綢袍，跟福昌走向內堂。

諸葛浩一見楚峻，便罵道：「侍書，你擺什麽架子？到現在才來！快走吧！」

楚峻見他轉身向內，忙問道：「公子要去那裏蹴毬？」

諸葛浩嘻嘻一笑，道：「等下你便知道。」牽着楚峻的手走了進去。

楚峻知道裏面是諸葛錦暉的妻妾兒女的住所，外人一向被禁於門外，忙縮手道：「公子你不說，奴才實在不敢進去，免得老爺怪罪下來，奴才担當不起。」

諸葛浩笑罵道：「死侍書，你就是生人不生胆，爹爹尚且怕我三分，你跟着我，尚有何懼？」

楚峻道：「在外面花園蹴毬不是更好麽？」

諸葛浩嘆了口氣，說道：「實與你說了吧，是我那兩個寶貝妹妹要你教她們蹴毬。」

楚峻吃了一驚，道：「這個小的萬萬不敢！」

「誰叫我已答應了妹妹！你敢也得教，不敢也得教！」諸葛浩道：「她們昨日在小樓上見你表演。便央求娘來說情！」

說着已至內花園，只見花園內立着幾個小丫環，正在探頭探腦，諸葛浩忙道：「師傅來了，快叫你們小姐下來！」

一個丫環去了之後，不久，便見諸葛翡翠及諸葛明珠雙雙下樓，楚峻見她倆一個身穿綠色的勁服，一個穿白色的勁服，嫵媚中帶着幾分剛健，四隻水汪汪的大眼睛，不時飄向自己，心頭大窘，忙低頭行禮道：「侍書拜見兩位小姐！」

諸葛明珠抿嘴一笑，道：「師父要拜見徒弟，那麽徒弟又該行什麽禮？」

楚峻急道：「奴才那裏做得了人師父？小姐這般說，可要折殺奴才了！」

諸葛明珠道：「既然如此，你也不必拜咱們，咱們也不必拜你，大家扯平！」

諸葛翠翡道：「小妹你看，人家侍書已窘得說不出話來了！」

諸葛明珠格格一笑：「那是他身爲男子漢反比咱們臉皮薄，可跟小妹無關！」

楚峻道：「兩位小姐見笑了！」

諸葛浩笑嘻嘻地道：「妹子，快拿毬來吧，再磨下去，天便要黑了！」

諸葛明珠道：「大哥你怎反而帮起外人來了？你們男人都是這樣！」

諸葛翡翠道：「妹妹，你怎知道男人都是如此？」

諸葛明珠尖叫一聲，粉臉通紅，回身去追打諸葛翡翠，楚峻站在那裏走又不是，坐又不是，忙向諸葛浩打眼色求助。

諸葛浩道：「侍琴，快把毬兒拿來，你們不蹴大哥可要拉侍書到外面蹴了！」

諸葛雙姝這才停止了笑鬧，一忽，毬兒拿來，四人便蹴起來，楚峻料不到她兩姐妹竟也蹴得有板有眼，而且身手俐落，竟似學過武功般，心中大是詫異。

蹴了好一陣，天色漸黑，諸葛雙姝也已累了，便停止了。楚峻忙道：「小姐既然不蹴，奴才便先回去了！」

諸葛明珠道：「以後不準你自稱奴才，還有，明日下午必須再來！」

諸葛翡翠道：「現在未到晚飯時刻，侍棋，把瓜兒切好拿來，請侍書嚐嚐！」

諸葛浩大喜：「小兄不客氣了！」拉着楚峻坐下，楚峻只得正襟坐在石櫈上。

楚峻回去時，聽竹軒剛好開飯，他隨便擦了一把汗便坐下。章文虹瞪了他一眼，楚峻臉上一紅，心頭忐忑。

晚飯後，楚峻先洗個澡，在房內練了一會功，然後去找章文虹。章文虹臉色一沉，道：「峻兒，你今日爲何心神不屬，又穿了袍子？到底去那裏？」

楚峻便把如何戲弄延壽以及如何被諸葛浩拉去陪諸葛雙姝蹴毬的事說了一遍。

章文虹臉色微微一變，問道：「可曾見到大夫人？」

「大夫人？」楚峻一怔，隨即記得那個滿臉愁容的美婦人來。忙道：「弟子不曾見着！」

章文虹負手在房內踱步道：「你到內堂雖是諸葛浩帶去的，但若給諸葛錦暉知道，可不好分辯，以後還是不去爲佳！」

楚峻道：「弟子本也不喜去的！待明日弟子對諸葛浩說一聲。」

「還有以後不准你跟人動手！你一動手，爲師的身份便要暴露了！」

楚峻道：「若不是延壽先動手，弟子也不會出手的！嗯，師父，咱們這一派到底叫什麽名稱？」

章文虹道：「爲師這一身武功一半學自『白衣神魔』，但另一半却學自武當派的一個燒火老道，是以兼具正邪之長！爲師雖沒有自立門戶，但放眼江湖，能勝得了爲師一招半式的，也只寥寥幾個而已！」他想了一下，又道：「嚴格來說，爲師內功及劍法師承武當，拳脚掌法等却受『白衣神魔』影响較大！」

楚峻一怔，道：「武當派的一個燒火老道，他有什麽能耐，做得您老人家的師傅？」

章文虹正容道：「這個師尊道號一休，不過他不許爲師叫他師父，至於他怎會有一身武功，這事說來話長，而且關係武當的聲譽，總之你日後若行走江湖，而與武當派弟子衝突時，務須念在同派之上，

不可出手過重！其實一休師父的武功是武當派上代掌門雲松道長親自傳授的！」

楚峻又再一怔。「竟有這種事？假如一休是一個學武的上佳材料，雲松道長何以不正式收他為徒，却仍讓他燒火？」

「這是件秘密，實際上雲松道長只傳一休一年的武功，當年為師遇到他時，他武功遠非為師之敵，但因機緣湊巧，他却把練功秘笈傳與為師，並替為師解釋其中精義，為師與他相處實際上才一夜！」

「他後來去了何處？」

章文虹嘆了一口氣，道：「他死了！是讓武當派的人殺死的！」

楚峻「啊」的一聲叫了出來：「武當派發生內鬨？」

章文虹冷冷一笑。「算不了是內鬨，只是同根相煎而已！」

「如此弟子便百思不得其解了！」

「雲松道長共收十二個弟子，這些弟子為武當派掙下了極大的聲名，但也因此損折了不少，至雲松道長晚年，身邊只剩下三個徒弟！奈何這三人，為了接任掌門人的位子，不斷明爭暗鬥。

「雲松道長見他們氣量小、見識低，又如此不長進，生怕以後武當派要一落千丈，是故才把自己參透的內功及『無量劍法』暗中傳與一休。」

楚峻截口問道：「武當派人材濟濟，他為何只傳與一休？」

「據一休告訴為師，理由共有三點。一、一休是武當派出了名老實的道人，二、雲松道長認為他對武當派忠心耿耿，而又淡泊名利；三、他認為一休悟性甚高，學之必能有所成！」

楚峻眉頭一皺，問道：「即使如此，一休在短時期內，其在武學上的成就也未必能勝得了雲松道長的三大徒弟！」

「問得好，當年為師也有此一問。」

章文虹坐在楚峻對面。「只因『無量劍法』本有三十六招，後來雲松道長在晚年又創研了四招！」

楚峻聞言恍然大悟，道：「原來如此！那最後的四招，威力一定極大！」

「不錯！」章文虹道：「第三十七招是把前十二招的精華集合起來，第三十八招則是把次十二招的變化融合於一招之內；第三十九招則是把最後的十二招殺着注於一招中！第四十招則把全部三十六招的精華熔於一爐！其威力之大，恐怕只有傳說中的少林達摩劍法才堪與比較！」

楚峻精神一振，道：「假如咱們學成了這四十招劍法，豈非可天下無敵？」

「天下無敵？」章文虹一笑，道：「峻兒，你當日已讀過不少書，難道未讀過一山還有一山高這句話？另者，如今的武當派掌門青柏道長只學了三十六招，便已能坐上掌門之位，由此可知，這套劍法之博大深淵，那最後四招更加難學了！」

楚峻臉上一紅，道：「弟子是乍聞此事，而有點糊塗。」一頓，「師父，你學了幾招？」

章文虹道：「以我的資質，這些年來也只學了二十七招，要想把全套學會，可不容易！」

楚峻脫口道：「師父，你三十六招還學不全麼？」

章文虹哈哈一笑。「師父雖然在沒人指導的情況下自修，但也不致於如此不濟，為師已學成了三十八招！是故才敢自稱天下已少人能敵！」

楚峻忖道：「師父天縱奇才，連他都不能把最後兩招學成，看來我更是無……」

章文虹忽又長嘆一聲：「為師開始時對雲松的看法及眼光頗生疑惑，到後來才知道，他選一休繼承武功，實在沒錯！」

說至此，章文虹吸了一口氣，緩緩道：「這套無量劍法學習時，講究心境平和清靜，與世無爭，你正好具此條件，是以進度極快，而最後那四招更是如此，是以為師雖參透了三十八招，但只怕最後那幾招的變化，並未全部掌握！」

楚峻聽得如痴如醉，脫口道：「原來如此！」

章文虹忽然道：「這座諸葛莊表面上十分平靜，其實明爭暗鬥十分厲害，今後的日子也不一定能讓咱們慢慢敎與學，是故為師決定自今日起，把四十招劍法的口訣及動作全部傳授與你，至於劍法中的細微變化，則只能由你自己慢慢體會了！」

這一夜，兩人一個講解，一個聆聽，直至東方吐白，楚峻才返回自己的寢室，打坐調息了一陣才下床。

第二日，諸葛浩又請楚峻陪他兩個妹子蹴毬，楚峻推辭不得，只得對他道：「公子，侍書的職責只是陪你讀書而已，老爺可沒有要我與小姐蹴毬！」

諸葛浩不悅地道：「你怕什麼？不知多少人想一親我妹妹的香澤哩！」

楚峻正容道：「所謂尊卑有別，男女授受不親，將來若有什麼風言風語傳到老爺耳中，小的這條命便得報銷啦！」

諸葛浩抓抓頭，道：「不錯，你現在年紀已大了……嗯，這樣吧，今日是最後一次，待會我跟妹妹說一說就是！」

楚峻只得再度跟他入內堂，在後花園蹴了一會毬，楚峻要離開，諸葛浩順手拉諸葛翡翠在一邊說話。

諸葛翡翠聽後粉臉嬌紅，嗔道：「這些話一定是你自己說的！」

諸葛浩性格雖然兇殘，但對這兩位妹妹却有點顧忌，當下信誓旦旦，說這番話是楚峻的意思。

諸葛翡翠道：「好吧，不過所謂一日為師，終生為父，我跟妹妹今夜設一席謝師宴，你可得幫我，否則我對娘說去！」

「好吧好吧，我的好妹妹！」

內堂有座賞花廳，地方雖小，但甚清雅，四處種滿了花草，謝師宴便設在廳內，楚峻脫身不得。只望宴會能早點散席，不料諸葛雙姝不斷叫貼身婢女表演歌舞助慶，直至二更還不散席。

楚峻大急，不斷打眼色向諸葛浩求助。諸葛浩也疲乏了，打了個呵欠，道：「妹妹，散了吧，小兄累了！再說你們不同去，娘找不到人，可又要罵我了！」

諸葛明珠道：「娘今日又頭疼了，早該睡了，怎還顧得了咱們！」

諸葛翡翠道：「侍書陪了咱們一夜也累了，人家明早還得陪哥哥讀書！」

諸葛明珠格格一笑。「姐姐你不關心讀書的人，却關心陪人讀書的！」

（以下轉入第一〇六頁）

現代游俠傳奇故事

冷槍追魂

龍驥·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中村錦次告訴高橋太郎：呂奇和一個女郎乘船去星加坡了，自己亦退出了神田組，事實上呂奇雖然被美枝脅迫上了船，結果被他擺脫了美枝，重新回到東京，叫松本千代替他查問中村是不是神田組的人，立刻趕去找趙其君，又碰到美枝，才知道趙其君已被高橋囚禁，美枝自告奮勇，代他去救趙其君，當她見到高橋太郎時，巧妙用計騙取高橋的信任，她很技巧地從高橋手裏將趙其君帶走，並聲言活捉呂奇領賞，高橋等她走後，又請「追魂槍」來商議，想將中村錦次殺害……

雙重身份 矛盾愛情

美枝看清是中村錦次之後，這才吁了一口氣，以不太起勁的語氣問道：「你什麼時候來的？」

「剛到。」中村錦次從床上坐起來，目光凝視着美枝。「我看妳好像很累。」

「是的。別煩我，讓我先安靜地在浴缸裏泡一會兒。」邊說，邊脫去身上的外衣向浴室裏走去。

中村錦次沒有再說什麼，揮了一揮手，自己點燃了根香烟，用烟霧來打發他那略顯煩躁的心情。

美枝在浴缸裏泡了將近有半個小時之久都沒有出來，這使得中村錦次有些不耐煩了。他走過去，打開了浴室門，一隻手臂倚在門框上，語氣緩慢地說：「美枝！妳好像不大開心！」

美枝豐滿的胴體浸沉在淨明的浴水中，顯得格外地晶瑩透澈。她仍然保留原來躺仰的姿勢，一動也沒有動，口中顯得很冷峻的聲音說：「中村！我對你的作法有些不大明白。」

「美枝！妳怎麼懷疑起我來了？」

「呂奇是你的朋友，你應該帮助他。你勸他離開是非之地是對的，但是你應該光明正大地去告訴他利害關係。就算是你給『神田組』作詐財的工具這樁隱密抖露出來，也沒有什麼了不起。為什麼要我冒充『追魂槍』的情婦，跟他串演一幕接一幕連續的假戲。」

「美枝！妳用不着懷疑，更用不着追問。呂奇的個性我非常了解，我勸他，他不會走。我向他抖露眞相，他不但想要解救小雪姐妹，甚至還要解救我，那不是更替他增加麻煩了嗎？」

「但是你這個妙法却也沒有生效。到現在為止，呂奇還以為我眞是『追魂槍』的情婦。我幾乎有些暗中高興，因為我的演技太好了，將來有機會我眞想到電影圈內去求發展。」

「可是他仍然沒有走啊！」中村錦次語氣沉重地說：「這是我不曾想到的結果。我很信任妳的機智，這一次却失敗。」

突然，美枝的身體側了過來，偏頭望着他，顯得有些緊張地問道：「中村！『追魂槍』的槍法眞是那麼厲害嗎？」

中村錦次一個字一個字鏘鏘有力地說：「沒有一個人能够與他爲敵。」

「中村！在沒有認識呂奇之前，我巳經聽你談過他無數次，所以我對他的印象很深。聽說他的槍法也不錯，而且我發現他這個人不但機警，而且還鎮定得出奇。如果他能够贏得『追魂槍』，也算是去掉了一個殺人魔王，而你又何必勉强他逃掉呢？」

中村錦次忽然低吼着，說道：「美枝！不要說下去了。任何人也贏不了『追魂槍』。」

美枝從浴缸爬了出來，拉過一條浴巾圍在身上，兩道目光像釘子一樣釘在中村錦次的臉上，一動也沒有動，語氣緩緩地說：「中村！我要問你一個問題，你無論如何要老實地告訴我。」

「美枝！妳應該知道，我對妳一向是忠實。」

「我知道。但是，男人也應該有他們的秘密，尤其像你們這種在黑道中闖蕩的男人，所以有許多事情我都沒有問過。比如說，關於『追魂槍』要狙殺呂奇的事，妳是怎麼知道的？」

「……妳不要問我，讓我保留這個秘密吧！」

「那麼，你容我再問你另外一個問題好嗎？」

「妳問吧！不能回答的，我不會告訴妳。」

「你認識『追魂槍』嗎？」

這個問題竟然使得中村錦次一時回答不出。半晌，他才搖搖頭說：「我不認識他。」

「那麼，你怎麼知道他的槍法非常厲害呢？」

「美枝！我過去玩過槍。雖然我不認識『追魂槍』，但是日本黑道中有幾個很高明的槍手，都巳經先後死在他的槍下，由此可以推斷出，他的確是太厲害了。而且，據一些傳聞併凑起來所得到的跡象，『追魂槍』是一個非常自負的人。他很狂傲，但他有時却又非常自卑。他很善良，但他也很殘酷。他也許無心置呂奇於死地，但是眞正到了亡命一拚的時候，他絕不會留下一絲餘地的。所以呂奇的處境是非常危險的。」

美枝不禁啞然失笑了：「中村！方才在呂奇面前，我爲了讓他相信我的確是『追魂槍』的情婦，我也曾經煞有介事地描述『追魂槍』的爲人和性格，却想不到所描述的剛好和你現在所說的一樣。」

「那眞是太巧了。」

美枝搖搖頭說：「中村！這並不是湊巧。」

中村錦次說道：「噢！難道在妳的腦海中巳經幻想出『追魂槍』的一個輪廓了嗎？」

「不，照你方才的說法，『追魂槍』的性格和你的性格似乎很相近。我剛才在呂奇面前所描述的，實際上就是我對你的觀感。」

中村錦次的目光突然跳動了一下，表情也爲之一凜。但是那種驚異的神情却又一閃即逝，並沒有被美枝所捕捉到。

他很快地又恢復了滿面笑容，拍了拍美枝的肩頭說：「來！美枝妳應該休息一會兒，讓我摟抱着妳安安靜靜地睡半個小時吧！」

美枝對他嫵媚一笑，溫馴地依偎着他向床榻走去。

她對呂奇曾經說過，她並不是一個溫柔如水的女人，實際上，任何一個女人都是具有柔情的，只是一般愚蠢的男性沒有將那股柔情引導出來罷了。

中村錦次突然有了一股衝勁，擁着她輕聲細語地說出了他今後打算重新作人的計劃。美枝的臉上綻開了滿足的笑容；在甜蜜中沉睡在中村錦次的臂彎裏。

× × ×

小雪姊妹的父親幹了一輩子的武師，自然這兩個小妮子也懂得治傷之道；而且家中還存有現成的傷藥，她兩人合力檢查了趙其君的傷勢，並爲他敷上了藥，將他安頓在小雪春子的床上。

呂奇有過受傷的經驗，他發現趙其君的傷勢並不過份嚴重。只要得到充份的休息，很快就會復原的。忙亂一陣，眼看又過了下午四點半鐘。

小雪美江去了洗手間，小雪春子爲呂奇倒了一杯茶，趁機問道：「呂先生！方才護送趙先生到這兒來的那個人是誰？」

「一個神秘的女人。」

「噢！她不是你的朋友嗎？」

「她是我的敵人的朋友，不過，她却是一個善良的女人，她帮了我不少忙。」

「那我就不明白了！」小雪春子喃喃自語說：「她是你敵人的朋友？但她却在帮助你？這……」

「春子！」呂奇努力在臉上擠出一些笑容。「妳還年輕，有許多事，妳是不會瞭解的。我可以淺略地打個比方給妳聽。每一個人心中，都有他的願望，但是往往事與願違。那個女人就是如此，她很善良，但是命運却將她安排在歹徒的身邊；她渴望作一點正直的事，但是環境却逼使她助紂爲虐。長期受良心的譴責，一旦有機會到來，該他有所表現的時候，他就會不顧後果地去做一些嚮往巳久的事。妳懂了嗎？」

「唔！」小雪春子點着頭。「我好像懂了。」

她眞的懂了嗎？呂奇知道她只是表面的附合。一個沒有昧着良心作事；從來不曾受過良心譴責的人，是永遠不會瞭解這種深奧的人生哲理的。

二人無言，呂奇慢慢地啜飲着茶汁。

小雪春子突然將目光凝注在呂奇的臉上，訝然地說：「呂先生！你的雙眼佈滿了血絲哩！」

「哦！」爲了寬慰對方，呂奇流露了輕鬆的笑容。「覺睡得不够，沒有什麼關係。」

「你到姊姊的床上躺一會兒吧！」

呂奇也眞想抽空睡一下，因此下意識地看了看表，四點四十分，這才使他想起了和松本千代約定那一通電話。因此，他連忙地搖搖頭說：「不了！我和朋友還有一個約會呢！」

小雪春子關切地問：「很重要嗎？」

「非常重要，我託朋友打聽一個消息。」呂奇說到這裏壓低聲音：「我的話告訴妳姊姊了嗎？」

「告訴她了，她答應了不再去『花月座』上班。她是一個很任性、又很倔强的人，但她却接受你的帮助和勸告，你發現沒有，她今天連一滴酒都沒有沾，這都是你的賜與。」

「別這麼說了！」呂奇笑了笑，然後又神色鄭重地說：「我走之後，關緊大門，不要亂開。即使是熟人，也讓他空跑一趟。如果我來，按電鈴時，我會按出一長兩短的暗號。」

「我會記住的。」小雪春子的頭突然垂下去。說話的聲音也很低，「呂先生！你能趕回來和我們一起吃晚飯嗎？我要作幾樣日本料理給你嘗嘗。家母今天的精神也很旺健，我想利用晚餐的時候介紹你們互相認識。」

「不了！」呂奇像在躲避什麼似地向玄關處走去。「等這件事結束之後，我再嘗嘗妳的料理絕技吧！」

「那麼，你多多保重吧！」小雪春子語氣近乎哽咽，那種聲音令呂奇感到無比的震驚！因爲他不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槍手，却是害怕女人的柔情。

小雪春子一直將呂奇送到門口，在呂奇連連的催促之下，她才關閉了大門。

不遠處，就有一座公用電話亭，呂奇疾步走了進去。

松本千代似乎巳經等得發急了，只聽她嚷叫着說：「呂奇，你怎麼現在才打電話來？」

呂奇道：「被另外一件事情躭誤了。妳有了消息嗎？」

「沒有人知道中村錦次的住處。」

「哦——」呂奇失望地低呼了一聲。

「別急！我得到了一個電話號碼，據說可以利用那個電話和中村錦次連絡。」

「妳打電話試過了嗎？」

「沒有。我發現中村錦次的行踪太過神秘，所以不敢輕試，不過，我却循着這個電話號碼查到了進一步的資料……」

「千代！快告訴我。」

「別那麼心急呀！」松本千代從容不迫地說：「有一個姓橫山的女人，曾經在一家私人偵探社作過助手，她很愛中村錦次，據說中村錦次也很愛她。二人一直保持得很親密的關係。那個電話號碼就是橫山的。」

「消息確實嗎？」

「我在J・A・S・服務建立不少關係，這個消息是利用那些關係查出來，我相信絕對正確。」

「千代！妳知道那女人的寓所嗎？」

「呂奇！你是否打算親自去一趟？」

「是的。」

「呂奇！別太信任友誼，那是靠不住的。」

「我知道，快告訴我吧！」

「聽着，赤坂室町十丁目『富士女子公寓』三零五號房。呂奇，記住了嗎？」

「記住了，謝謝妳。」

「小心點啊……」

呂奇唯恐一長串囑咐、叮嚀躭擱了時間，連忙將電話掛斷了。

× × ×

美枝的確很累，所以睡得很沉，她連中村錦次何時離她而去都毫無所覺，直到門鈴聲驚醒了她才發現中村錦次不在了。

門鈴聲仍在响着，她匆忙地披上了一件睡袍，走去開門。心裏却在尋思：是中村錦次去而復回嗎？他不是有鑰匙嗎？爲什麼還要按門鈴呢？她的心中雖接連昇浮起疑問，依然打開了房門。

當她發現站在門口的竟是呂奇時，她的心房幾乎從口腔裏跳了出來。

呂奇也是相當吃驚的，由於過度的驚異，反而使他顯得出奇地鎮靜。語氣冷冷地問道：「橫山小姐！我可以進來嗎？」

美枝讓他進來，以軀體將房門推上，突然在她的臉上出現一股鄙夷的神色，冷笑着說：「原來你在暗暗地跟踪我！」

「美枝小姐！妳這句話說得太不聰明了。我如果是暗中在跟踪妳，充其量也只能知道妳的住處，不可能知道妳姓橫山，也不可能知道妳曾經是一個私家偵探的助手，更不可能了解妳愛着那位偉大的男歌手中村錦次先生了。」

現在，美枝是眞正地感到驚異了。她聲音顫抖地說：「呂奇！你……你這些消息是從……何處打聽來的？我和中村從來不曾在公共場合露過面！」

「如果妳能鎮定一點，我還可以告訴妳一個更大的秘密。」呂奇語氣顯得異常地冷酷。

「什麼秘密？」她的目光不安地跳動着。

「中村錦次不但是一名詐賭『郎中』，也是一名職業槍手！他就是日本黑道中赫赫有名的『追魂槍』。」

「不！不！」美枝連連地搖頭，嘶吼着說：「呂奇！你誤會了，中村不是『追魂槍』。」

「用不着再來這一套了，這台假戲巳經到了高潮了，妳還不打算落幕宣告劇終嗎？」

「呂奇！他眞的不是『追魂槍』。」

「但是妳却是『追魂槍』的情婦。」

「那是我冒充的。」

「冒充！」呂奇的神色好像在這一瞬間冷住了。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才又問道：「爲什麼？」

「是中村要我這樣作的，也是爲了你好，因爲你留在此處，一定會被『追魂槍』殺害。」

那是眞的嗎？呂奇心中暗暗地想。他看看美枝的神情，是那樣焦急是那樣不安，應該是眞的了。

呂奇將語氣緩和一些說：「美枝！我和中村是多年的老友，而且在戰場上他還救過我。妳如果再隱瞞事實，對我，對他，都會造成可怕的傷害。」

「呂奇！」美枝衝過去抓住他的肩頭，用力地搖撼着。「你一定要相信我，他的確不是『追魂槍』，由於環境所迫，由於他貪慕虛榮，陷入『神田組』，成爲一個詐賭的『郎中』，那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正因爲如此，我才陷于又愛他，又恨他的矛盾心情之中。不過，這種矛盾心情巳經在半個小時以前消失了，他眞摰地告訴

我：爲了不使我痛苦，爲了在你這樣一個有作爲的好朋友之前而不覺得自卑，他寧願過清苦的日子，不惜任何代價也要脫離『神田組』，重新好好作人。」

「眞的！」呂奇不知道心中是什麼滋味，他只感覺到內心有無比的激動。

「呂奇！你一定要相信我。」

呂奇抬起手來，輕摟着她的肩頭，輕聲說：「美枝！我相信妳。」

美枝笑了，也同時迸出了眼淚。帶淚的笑，顯得很美，很眞。她將面頰埋進呂奇的懷裏，以激動的聲音說：「呂奇！多年來我一直沒有像現在這樣高興過。」

呂奇輕輕將她推開，抬起她的下顎問道：「中村錦次呢？」

「不知到那兒去了。」

「他還會再來嗎？」

「會的。六點半他要到『銀河』去演唱，他通常都是六點十分在這兒換好了衣服離開。」

呂奇看看腕錶，現在才五點二十分。他沉吟了一陣，才說：「我等他回來，我們兩個人必須要好好地談一次。高橋太郎是個陰險人物，未必肯輕易讓他脫離『神田組』的。」

「呂奇！」美枝關切地說：「你雙眼發紅，神情疲倦，我看，你還是上床躺一會兒吧！」

「我眞的想睡一會兒，」呂奇不由自主地伸了個懶腰。「不過，我怎麼能在這裏睡呢？」

「呂奇，你和中村可以說是生死之交，怎麼還顧忌這些？快躺到床上去吧！」

「妳呢？」

「我已經睡過了，不再感到疲倦。」

呂奇也不再顧忌什麼，和衣躺上了床榻。對美枝，對這個房間，他都有安全感。因此頭一放上枕頭，就酣暢地進入了夢鄉。

美枝爲他脫去鞋子，並爲他蓋上毛毯。她靜靜地坐在床邊，凝神地端詳着呂奇。她也許是在將呂奇和中村錦次二人作一個比較吧！

她也很累，方才正在熟睡中却又被打門聲吵醒。在床邊上只坐了幾分鐘，睡意就爬上了她眼皮去。

她想到長沙發上去躺一會兒，却懶得站起來走動。在矇矓中她也倒了下去，横在呂奇的脚邊，一隻手不自覺地摟住了呂奇的雙腿，就那麼安詳地睡着了。睡袍的衣襟從床邊垂下，露出了兩條雪白豐潤的大腿。

几上的鬧鐘是永不疲倦，它仍是辛勤地走着。

這時，長短針正指在五時三十七分的部位！

× × ×

五時四十分。若是夏季，這時天邊正簇湧着燦爛的晚霞。然而現在却是深秋，天空已是一片灰黯，遙望新橋銀座一帶，早已閃亮了五光十色的燈火。

寒意侵人的秋風從運河上吹來，吹走了河濱公園稀有的遊客。落葉在地上打轉，顯得無比的蒼涼。

在蒼茫的夜色裏，在慘白的路燈照射下，河濱公園裏只有一個遊客，那是一個冷靜得如石膏像一般的男性遊客。

他坐在一張長條木椅上，背對着運河，面對着河濱公園的出入口處，他到此已有十分鐘之久，却始終不曾動過。

他的一雙手插在米黃色風衣的口袋裏，頭上一頂高爾夫球帽的帽沿壓得很低，臉上還戴了一副顏色很深、又特別寬大的護目眼鏡，幾乎遮去了半個面孔。

他很神秘，也很沉靜。

他是誰呢？

原來他就是職業槍手「追魂槍」。那麼，他在這兒等誰呢？答案緊接着揭曉，此刻正有一個男子走進了河濱公園向「追魂槍」坐的地方走過來，他雖然也戴着深色的太陽眼鏡。但是我們一眼就可以認出他是「神田組」的老闆——高橋太郎。

高橋太郎緩緩走到「追魂槍」的面前，在距離他約莫十步的地方站着，「追魂槍」也從長條木椅上站了起來。

高橋太郎冷冷地說：「我和黑道人物打交道，一向都在我的辦公室，今天却破例到這裏來和你見面，而且還是一個人，你的面子眞是够大了。」

「謝謝！」他的聲音很低，很冷。

「我到這兒來不是爲了只聽這一句話的。」

「有兩件事我要當面向高橋太郎說明白。」

「請說，我在聽。」

「我是一個職業槍手，多年來在槍法上我不曾輸給任何人，在黑道中我建立了懾人的聲威和良好的信譽。遲早我會退休，或者死在更高的槍手的手下。在退休、或者被殺之前，我不願破壞我信譽。」

「唔！」高橋太郎漫應了一聲。

「我既然收了那五百萬元的半張鈔票，殺死呂奇就成了我的職責，只要他在午夜之前還不離開日本，我就一定要幹掉他，這一點請高橋老闆放心。如果呂奇的槍法比我更厲害，那我只有死前說一聲抱歉了。」

「唔！」高橋太郎仍是漫應着。

「關於另一樁買賣，也就是幹掉男歌手中村錦次的任務，恕我不能接受。」

高橋太郎以異常平靜的語氣說：「能告訴我爲什麼原因嗎？」

「因爲我就是中村錦次。」他以左手抬高了帽子，摘下了眼鏡，同時，說話的聲音也變了。他的右手仍然插在風衣口袋裏，非常明顯，手裏正握着他那枝無數人喪命的「追魂槍」。

這一個出乎意外的雙重身份的揭露，按照常情，應該要使高橋太郎吃一驚。然而他的臉上反而浮現了陰冷的笑容，語氣平靜地說：「中村！這是我早已知道的秘密，你不會想到吧？」

「你胡說！」中村錦次低吼了一聲。

高橋太郎冷笑說：「你是一個歌手，爲了模仿歐美一些名歌星的腔調，所以你會改變你的聲音。你自以爲有雙重身份對你比較安全。而我呢？關於你有雙重利用價值，所以也不願將你秘密揭穿。中村錦次！現在你該要吃驚了吧！」

中村錦次沉聲說：「高橋老闆！你不要自以爲得意。我曾經發過誓，『追魂槍』的眞面目絕不能被人識破，即使和我同床共枕，有過肌膚之親的情人也不例外。你已經違犯了我的誓言。」

「那該怎樣辦呢？」

「殺死你杜絕這個秘密，這就是我請你到這兒來的原因。你也許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我仍然要給你一分鐘的時間做死前禱告，現在就開始吧！」

高橋太郎冷笑着說：「中村錦次！你是一個很有名氣的職業槍手，很有點鎭定的功夫。如果我告訴你，在你的右後方二十碼處有一挺手提機槍正瞄準着你，想必你是不會吃驚的。」

中村並沒有回頭去觀看，他低吼着說：「你少來這一套！快些禱告吧！你還有半分鐘可以活。」

「五郞！」高橋太郎提高了聲音喊着：「開三槍向我面前這位偉大的職業槍手示警。」

噗噗噗！三股熱風自中村錦次的頭上飛過。

中村錦次吃驚了，他一向警覺性很高，而今晚有人摸到他的身後釘上了却還一絲沒有發覺。

「中村！」高橋太郎連連地冷笑着說：「你吃驚了吧？比槍，我一定贏不了你，鬥智，你却非輸不可。你在電話中沒有要我帶錢來，這是反常的，因此，我就猜到了你的用心，在遠處，我以望遠鏡看清楚了你的方向。於是五郞乘坐汽船從運河而來，當你集中精力在和我說話的時候，五郞無聲無息地潛到你的背後。中村！是男子漢大丈夫就該認輸。」

中村錦次毫不氣餒地低吼着說：「高橋！你不要得意。即使五郞先開槍，你也逃不過我的『追魂槍』。」

高橋太郎點點頭說：「可能。但是我不以爲你會那樣作。」

「別太自信。」

「並非我太自信，而是我對你的職業信譽很有信心。你收了我的錢，却沒有殺死呂奇。你如果現在和我同歸於盡，你的威信豈不是坍倒了嗎？」

中村錦次怔住了，良久，才語氣悻悻地說：「可是我也不會束手等你槍殺。」

「中村！我並不想殺你。」

「這才眞是令人吃驚的事。」

「中村！別以爲我在玩弄什麼詭計。我需要你去殺死呂奇，也需要你繼續不斷地去殺死有心和我作對的人，更需要你靈巧的手法在賭桌上給我賺進大筆的金錢，我爲什麼要殺死你？」

「因爲我的誓言迫使我要殺死你，你若不除去我，將永遠對你產生威脅。」

「希望你能改變你的心意。」

「我也許會答應你，但你怎麼能够相信那是眞誠的承諾？」

「哈哈！」高橋太郎乾笑了一聲，接着語氣一沉，「在黑社會中我是出名的陰險人物，但是你却敢與我打交道，我也是一樣，既然要利用你的長處，就不會對你產生畏懼。」

「高橋！你這樣的說法，有些使我心動了。」

高橋太郎伸出了右手，嘿嘿地笑着說：「那麼，緩慢地伸出你的右手和我握一握吧！」

「也許當我和你握手時，五郞就勾動槍機。」

「殺死你等於摧毀了一道保護我的牆壁，也無異於毁掉了一座印鈔票的機器，我會那樣傻嗎？」

「我還需要得到一項保證。」

「你說吧！」

「如果追魂槍的眞面目一旦洩漏，我的生命就產生了嚴重的威脅，你應該明白我的仇家太多。」

「我絕對不會洩漏，」高橋太郎突然壓低了聲音：「至於五郞，他是我的心腹，相信也不會洩漏這個秘密。如果你還不放心的話，你儘管找機會將他幹掉。中村錦次！只要你對我忠誠，我將會不計代價的。」

儘管中村錦次的性格有其殘忍冷酷的一面，也有其善良脆弱的一面，高橋太郎的話多少使他的心念產生了動搖。當然，這也可能是對方的詭計，目的在騙他的右手離開衣袋中的槍。

人，都是有求生慾望的，除非已到了無可選擇的地步。因此中村錦次面臨需要以勇氣來作明智抉擇的最重要時刻。

他衡量高橋太郎對他的需要，也突然想到了横山美枝對他的期望。以及方才對她所作的承諾，不是答應她，重新作人，和她共渡一個清苦、却很幸福安然的下半輩子嗎？

若是和高橋太郎同歸於盡，那就等於砸破了横山美枝的好夢。生命都沒有了，還談甚麼？只不過留下悲凉的歲月和痛苦的回憶給她而已……。

「中村！」高橋太郎的話聲打破了他的沉思。「你還在考慮嗎？」

中村錦次回過神來說：「你是一個鬥智的好手，我自然也應該運用一下我的頭腦。」

「放棄吧！」高橋太郎伸着手向他走近。「你和我鬥智，絕對佔不了便宜，伸出你的右手來，我等着寶貴的一握。」

中村錦次看清了高橋太郎的神色，在他那陰冷的神色中，也透出了一絲誠意。當他正要伸出右手時，另一個念頭却閃過了他的腦際。

他突然想到呂奇。

在午夜來臨之前，呂奇是絕不會離開日本的。

那麼，在這一握之後，他就要面對呂奇，來一次生死存亡的拚鬥了？他並不畏懼呂奇可能會殺死他，然而他却唯恐自己會殺死呂奇。他珍視呂奇的生命，因爲那一條生命是他救活的。

現在，他怎能再去摧毁那條生命呢？

高橋太郞冷冷的聲音又在漆黑的夜空裏响了起來：「中村！你還在考慮嗎？」

中村錦次心中一面在暗轉念頭，一面語氣緩慢地說：「一個職業槍手最重要的是一個『狠』字，槍法還在其次。我現在處於五郞先生槍口的威脅下和你握手言和，分明是軟弱的表現。我不知道今後在你的心中是否仍然保持着最重要的地位。」

「中村，你說錯了，這並不是軟弱的表現，而是最明智的決定。你固然在五郞的槍口威脅之下，而我不也是在你的槍口威脅之下嗎？別想得太多，我等着你的友

誑之手。」

中村錦次方才說那些話只不過是藉故拖延時間，以便作一番深思熟慮。現在他已經決定了伸出手來和高橋太郎一握，那不是友好的表現，而是一個計謀。

他迅速地轉頭，看了看二十碼以外的五郎，然後向前走了兩步。表面上是更接近高橋太郎，其實他是和對方站在一條直綫上，使得五郎開槍時有所顧忌。

然後，他緩緩地從風衣口袋中將右手抽出來。

高橋太郎顯然巳經等得不耐煩了，連忙將他的手握住，搖撼着說道：「中村錦次！等你的友誼之手，比請你殺人還要困難呢……」

中村錦次看準機會地抓牢了高橋太郎的右腕，用力往回一帶，同時左手向對方的脅下，想將對方摔倒制服。

由於他手上戴着皮手套，顯得太滑，叭地一响，高橋太郎的手腕竟然掙脫了。

現在，高橋太郎正橫在他與五郎之間，對中村錦次來說，這眞是一個大好機會。他迅速地將右手插入風衣口袋，準備掏槍。

孰料，高橋太郎也是個纏鬥的狠手，飛身前撲，將中村錦次攔腰抱住，彷彿在他的身上加了一道鐵箍。任憑他如何掙扎，也脫不出對方那兩隻堅強有力的手臂。

五郎巳迅速地趕到，他不需要開槍，只要用槍柄狠狠擊下，中村錦次的頭顱也要開花。

驀然，一條人影飛快地從一叢冬青樹後閃出，夜空中响起一聲低叱：「五郎！要命就不要動。」

同時，撲地一响，子彈拖着紅色火尾自五郎的頭頂擦過，那道火光和呼嘯之聲像是一道符咒，將五郎的身體硬釘住了。

「高橋老闆！」那個突然出現的人又說：「帶着你的部下快些走……中村錦次！你也給我老實一點，否則我一槍打斷你的手腕。」

接二連三的奇變，顯然使得高橋太郎驚震不巳。楞了一楞，才鬆開了中村，和五郎倉皇遁去。

中村錦次果然沒有妄動，直到高橋太郎去遠，他才吁出一口氣：「嗨！妳是千代小姐！」

這是任何人也想不到，來人竟然是松本千代。

她走到中村錦次的面前柔和地說：「你不應該吃驚的，我幹過特種工作，要釘上你並不困難。」

「也因此發現了我的雙重身份。」

「可以說是發現了你的三重身份，你也要殺我滅口嗎？」

「我不會忘記方才是妳救了我。」

「別人想救也救不了，最重要的是要自救。」

中村錦次搖搖頭說：「警方在追捕『追魂槍』，黑道中不少人物也在追蹤『追魂槍』，高橋太郎很可能會來一手『借刀殺人』之計。」

「中村！去找呂奇。」松本千代揮着手說，「你以前救過他，現在輪到他挽救你了，相信他不會拒絕。」

「千代小姐！我有一個請求。」

「中村，因爲呂奇的關係，我們也算是朋友。不要用這種口氣對我說話。」

「千代！我求妳保守這個秘密，不要讓呂奇和美枝知道。我猜想美枝的寓所被妳打聽到了，否則，妳不可能釘上我。」

「不但我知道橫山小姐的住處，呂奇也知道。」

「眞的？」

「呂奇正在橫山小姐那兒等你。」

中村錦次楞住了，良久，他才顯得很軟弱地問道：「千代！妳答應我的請求了嗎？」

「爲甚麼要那樣作？」

「千代！妳一定要相信我的話。」

「我自然相信，如果不是我發現你還有善良正直的一面，我方才就不會挺身救你了。」

中村錦次喟嘆着說：「我的本質也許還可以挽救，然而我過去的行爲却巳經注定了我的命運。所以我不想作無謂的掙扎，只想作一件有意義的事，用來贖回我過去所犯的罪孽。」

「中村！你眞的有這種想法嗎？」

「請相信我。」

「好！我答應你暫時不將這個秘密洩漏。」

「謝謝。」中村錦次雙手貼在腿上，向松本千代行了一個日本傳統式的九十度鞠躬禮。

× × ×

睡眠是甜美的，尤其是在極度疲倦的時候；唯一的遺憾是，睡眠者無法在熟睡時保持優美姿態。

橫山美枝正是如此。

她原先是倒臥在呂奇脚頭的，現在，她却巳躺在呂奇的懷裏了。手臂摟着呂奇的頸項，一條粉腿也跨上了他的腰。那完全是一種無意的動作，也許她還以爲摟抱的是一個枕頭。

突然，房門的鎖柄輕輕地轉動；然後房門緩緩推開，一個人影輕巧地閃進來。他——正是河濱公園趕回來的中村錦次。

橫山美枝入浴後就上了床，呂奇來時，她又是匆促地披上睡袍而起；因此在那件寬鬆的睡袍內是完全赤裸的胴體。他們現在的睡姿又是那樣親熱，敞開睡袍中襟處更暴露了美枝肉體上的神秘地帶。

中村錦次的雙眼中立刻噴出了熾熱的火燄。

怒火，妒火，熊熊的烈燄燒着他，使他理智喪失，血液沸騰，在這一瞬間，他幾乎昏眩倒地。

他咬緊牙齦，猛烈地搖搖頭，然後大吼了一聲：「馬鹿！起來。」

這一聲怒吼，就像是夏日晴空突傳焦雷；即使三日未眠，極端疲累的人也會從沉睡中驚醒過來的。

呂奇首先睜開眼睛，翻身坐起。橫山美枝也醒了，她立即發現自己的失態之處，不禁發出一聲低呼。不待呂奇下床，中村錦次就一把抓住他的領口，將他從床上提了下來，鐵拳猛揮，嘭地一聲，狠狠地敲上了呂奇的下顎。打得呂奇連退幾步跌坐在地上，口角流出鮮紅的血漬。

呂奇明白了中村錦次的原因，所以毫未反抗，以免發生更深的誤會。

橫山美枝自然也明白，不過她却沒有呂奇那樣冷靜。她一見呂奇打倒在地上，連忙大叫道：「中村！你怎麼不問青紅皂白地亂打人？」

拍拍兩响，她的雙頰挨了重重的耳光。和呂奇一樣，血漬從嘴角處流了出來。

呂奇站了起來，以冷峻的聲音說：「中村錦次！你瘋了嗎？」

嘭！又是一記狠拳。打得呂奇一個踉蹌。

呂奇以手背揩拭了嘴上的血液，冷冷地問道：「中村！你打够了麼？」

毆鬥必定要你來我往才激烈，呂奇不動手，使得中村錦次的火氣漸低。他氣呼呼地說：「你爲甚麼不還手？」

「我從來不和瘋子打架。」

「我是瘋子？那麼，你就是豬，骯髒的豬。」

「中村！我明白了你打我的原因，如果你那樣想，簡直是侮辱了美枝。你才是豬，愚蠢的豬。你知道美枝愛你愛得多麼深嗎？」

「她愛的是你。」

「中村！」橫山美枝哭了起來，她畢竟是一個情感脆弱的女人。「你在胡說，呂奇是君子，是你的好朋友。你不要侮辱他。」

中村錦次轉過頭去，以惡毒的眼光望向她，低吼着說：「他是君子，我是流氓。正因爲如此，所以妳才愛上了他。」

橫山美枝不甘示弱地說：「中村，說話要有憑據，你不能信口開河。」

「當然有憑據。」

「拿來。」

「我要妳用武力逼呂奇離開日本，妳却在槍內裝着空彈殼，故意給呂奇機會，好使他留了下來。妳別以爲我不知道這件事。」

「是的。」橫山美枝點頭承認。「我不願意呂奇離開日本。」

「美枝！妳承認了？」

「我要呂奇留下來，是爲你好。」

「爲我好？」中村錦次連聲冷笑。「留下他來擁抱我的情人上床，這是爲我好嗎？」

「中村，」橫山美枝咬牙切齒地說：「你不能這樣血口噴人。呂奇太累，是我要他上床躺一會兒的。後來我也累了，也不知道是怎麼睡到他身邊去的。就是這麼回事，信不信由你。」

「美枝！妳不能否認妳在愛呂奇。」

「不錯，我愛他，那只是敬愛，因爲他比你像一個男子漢。我留下他，也只是希望他能喚醒你的愚昧，挽救你的沉淪。」

「你不妨捫心自問，你的行徑像一個正大光明，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嗎？」

中村錦次楞住了，也許他的內心正有莫大震動。呂奇趁機插口說：「中村！你很令我失望，你的理智怎麼不見了？」

中村錦次低吼着說道：「呂奇！用不着說這些廢話了。午夜之前，離開日本。你還來得及，午夜前，最少還有十幾班飛機。」

呂奇冷冷地搖着頭說：「對不起，我無法接受你的好意。」

中村錦次厲聲說：「你等在這兒送死嗎？」

「那也許正是我來東京的目的。」

「呂奇！別太自信，你以爲你的槍法準定可以勝過『追魂槍』？」

「我也許可以讓他先我一秒鐘拔槍。」如果呂奇知道站在他面前的中村錦次就是「追魂槍」，他一定不肯如此說，可惜他不知道。

中村錦次面上突又呈現怒容，所幸那股怒容很快地就消失了。

他那兩道深沉的目光緊緊盯在呂奇的面上凝視了良久，然後以沉靜的語氣說：「呂奇！我再說最後一次，午夜之前，離開東京。」

「不！」呂奇只簡短的說出一個字。

「我有優厚的條件。你可以帶走美枝。她愛你，你也愛她。」

「中村！」橫山美枝痛心疾首地說：「你巳經無可救藥了。趁你的好友呂奇在此，你還不努力脫出罪惡的深潭，之後，你將永無機會。」

「讓我以同樣的話告訴妳。妳如果不在午夜前偕同呂奇離開日本。之後，妳也將永無機會。」

「中村！」呂奇忿然地說：「我感激你當年曾經救我一命。但是我卑視你的言行。讓我再告訴你一次，我要留在這兒，『追魂槍』一天不除，我就一天不離開日本。希望你聽清楚了。」

中村錦次的面上突然浮現猙獰的神色，怒吼着說：「任何人也無法與『追魂槍』爲敵。」

呂奇以傲然的語氣說：「他在我的神射之下，將無還擊的機會。」

「呂奇！你會發現你巳說了最愚蠢的話。」

「愚蠢的是你。」

突然，門鈴响了起來。

中村錦次面上倏然出現驚異之色，閃身門邊，打眼色示意橫山美枝前去開門。

門打開，才知道按門鈴的是公寓內負責清潔工作的「歐巴桑」。她手裏拿着一封信，遞給橫山美枝說：「一位小姐送來的，他要妳轉給一位呂先生去。」橫山美枝接過信來，重又關上了房門。

呂奇飛快地接過信來展閱，只見箋上寫着：

「小雪全家及趙其君被『神田組』派人擄去，高橋揚言要你前去和他當面談判，速來我處共商對策。千代。」

中村錦次和橫山美枝擠在他的身旁，也都同時看[illegible]了信上的內容。

橫山美枝緊張地問：「呂奇！這該怎麼辦？」

呂奇沒有回答她，却神色冷峻地向中村錦次問道：「小雪武師眞的是在你玩弄詐賭手法之下才輸得傾家蕩產的嗎？」

「是的。」中村錦次沒有否認。

「小雪武師死了，他的遺屬落到這種下場，你有什麼感想？」

中村錦次以門牙咬着下唇，沉吟不語。良久，才語氣緩慢地說：「呂奇！我請求你，無論如何在午夜前離開東京，帶着美枝一起走。不管你是否愛她，只要好好照顧她就行了……」

（未完・四）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

亡命雙龍

黃鷹・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高天祿留火霹靂在百丈坪對付秦吉，自己和千手如來去截殺萬方和平安侯爺狄飛鵬，從信鴿傳遞的消息裏，證明他們是分兩路出發，秦吉亦已上路，直奔百丈坪去救胭脂，正當此際，一騎快馬從另一面越過山坡，原來是飛鳳知道自己爹爹高天祿佈下火藥陣，想將秦吉和胭脂殺害，特擺脫哥哥高攀龍的監視，馳馬向秦吉報訊，不愼誤中火藥陷阱，不幸死去，秦吉知道埋有火藥，將它一一引發爆炸，火霹靂繼續用霹靂子向秦吉爆射，亂被秦吉避過，二人相持追逐，秦吉已將胭脂救起，但尚未逃出百丈坪，心裏奇怪，爲什麼不見高天祿……

雙龍鬥奸臣　血濺鬼號灘（大結局）

火霹靂道：「你過來送死，當然歡迎之至。」

秦吉雙刀轉動，走了出來，一面道：「你的火藥暗器我看也用得七七八八，差不多的了。」

火霹靂冷笑道：「剩下這些已足夠將你炸一個粉身碎骨。」說着身形旁移。

秦吉跟着向那邊移動，同時向火霹靂迫近，火霹靂揚手一顆霹靂子打出，秦吉身形突然一快，左刀咬口中，空出來的左手接下了那顆霹靂子，火霹靂再一顆飛來，又給秦吉接下。

秦吉將那兩顆霹靂子夾在指縫間，揚手道：「你不過那幾下子，看，少爺隨便接下來。」接將手一揮，看似便要將那兩顆霹靂子向火霹靂擲去。

火霹靂大吃一驚，急忙飛身閃避，他一身火藥暗器，萬一給那兩顆霹靂子擊在身上，引發起來，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他閃避的速度絕不在秦吉之下，那兩顆霹靂子却在秦吉揮手同時消失，秦吉的左手接將刀抓回，大笑道：「少爺可不懂用這種暗器，還是拿刀跟你拚一個你死我活。」

火霹靂也不知秦吉將那兩顆霹靂子擲到那裏去，身形一穩，冷笑道：「說你笨眞的笨，那有這麼笨的人？」

秦吉試探道：「你說的我總是不懂，到底我怎樣笨，你難道不可以說清楚？」

火霹靂避重就輕的應道：「我若是告訴你用霹靂子的方法，不是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

秦吉大笑道：「你眞的是一個聰明人！」雙刀一展再撲上，却不是直撲前去。

火霹靂揚手射出了三股火焰都被閃過，身形急忙倒退，秦吉追得很急，也越追越近，一面大笑道：「我年輕力壯，你如何跑得過我？」

火霹靂只是冷笑，又發出了四種火藥暗器，秦吉都閃過，一面又大呼道：「莫要給我迫進了草地去！」

這句話入耳，火霹靂才驚覺差不多已退到草地，秦吉也就在他一怔刹那撲前。

他大喝，十數顆霹靂子射出，秦吉接在手中，那兩顆霹靂子這時候又出現，急射而至，在那十數顆霹靂子脫出火霹靂雙手同時射到，正撞在其中兩顆之上，四顆霹靂子立時爆炸開來，旁邊的幾顆亦同時被引發。

這一着實在大出火霹靂意料之外，霹靂聲中，血流披面，一隻眼睛在火光中爆裂，痛極狂呼，那個身子不由倒退開去，秦吉即時在其餘的霹靂子下穿過，雙刀貼地斬向火霹靂的雙脚。

火霹靂那刹那非獨視綫受影响，聽覺亦一樣，但感到刀上的寒氣，身子亦不由往上拔起來。

秦吉意料之中，雙刀往地上一按，身子倒翻，雙脚起「虎尾」，疾踢在火霹靂的身上。

火霹靂又一聲怪叫，整個身子倒飛，



扎手扎脚的飛向草叢，他也知道跌進草叢中若是正好將埋藏着的火藥引發有什麼結果，可是這已經由不得他作主。

那刹那他的一顆心簡直要裂開來，他的身子跌進草叢內便立即發覺是撞在一條繩子上，然後他聽到了火石撞擊的聲音。

他狂叫，一個身子隨即彈起來，也就在此際，火光暴閃，霹靂聲响。

秦吉當然没有追進去，而且貼地滾回，才跳起身子，便看見火霹靂在火光中飛上了半天，然後身上又閃起了一團團火光，連聲霹靂中一個身子在半空翻滚，迅速變成了一個火人，衣服頭髮燃燒了起來，那一身衣服亦已經支離破碎，鮮血淋漓。

他瘋狂地叫着，那完全不像是人的聲音，身子凌空掉下來，又引發了另一堆火藥，火光閃射中再飛摔出去，非獨已不像是一個人，不知道事情的人看在眼內，簡直就不知道是一團什麼東西。

秦吉看得一連打了好幾個冷顫，不由自主的倒退了幾步，然後突然省起了胭脂，回過頭去，只見胭脂已經在那邊石後站起來，花容失色，呆呆的望着這邊。

秦吉再看看火霹靂，肯定是死了，不會再有什麼作為，才轉身向胭脂奔去，胭脂也如夢初覺，向他奔來。

二人相遇相擁，胭脂高呼：「阿吉！」眼淚再也忍不住流下來，秦吉居然還笑得出，道：「我早就叫你不用担心，就是拚了命，我也會來救你的。」

胭脂流着淚問：「你沒有受傷？」

秦吉搖頭道：「那個老小子有多少本領，怎能夠將少爺弄傷？」

胭脂道：「你就是這樣誇口，也不知方才人家看得一顆心也快要跳出來了。」

秦吉道：「當然了，做妻子的看見丈夫跟人家拚命，那能不緊張。」

胭脂微嗔道：「你還有心情說這種輕佻話。」

秦吉道：「我說的都是事實。」

「還說呢。」胭脂的小拳頭捶向秦吉的胸膛，捶了幾下，突然停下，失聲道：「飛鳳姐姐不知怎樣了？」

秦吉不由向那邊望去，搖頭道：「她完了……」

下面的話還未接上，胭脂已掙脫他的懷抱，向那邊奔去。

飛鳳仍然倒在那邊草叢中，死人當然是不會移動的，胭脂抓起了她的一雙手，搖了搖，才發覺她雙手冰冷，再探探她的鼻息，怔住在那裏。

秦吉走過來，歎息道：「她雖然是高天祿的女兒，却是一個好人。」

胭脂頷首道：「她是的，在牢裏她已經救過我一次，不是她，我……」她沒有說下去，眼淚不禁又泉湧。

秦吉道：「她却没有將你救出來。」

「但因而殺了金剛……」

「金剛？」秦吉一怔。「這個人混身刀槍不入，簡直就是銅皮鐵骨，飛鳳有幾斤氣力？怎能殺得他？」

胭脂道：「當時他要對我無禮，散去了內功……」

「什麼？他敢對你無禮，他是不要命了。」秦吉嚷起來。「少爺第一個不放過他。」

胭脂道：「他已經死了，你還說這些話幹什麼？」

秦吉接道：「該死！他散了內功就跟常人一樣，連飛鳳都能夠將他殺掉？」

胭脂苦笑道：「這些武功上的事情我怎懂得，但飛鳳姐姐及時出現，在背後將他刺死却是眞的。」

秦吉道：「那怎麼不順便將你放出去，難道那個時候她還要吃醋？」一頓又道：「你知道她一心要嫁給我的。」

胭脂冷冷的瞟了他一眼。「那一個要嫁給你了？」

「天地良心，她是眞的這樣說。」秦吉話出口才知道說漏了嘴。

胭脂却没有生氣，反而道：「那麼好的女孩子，她就是眞的要嫁給你，我也不會反對的。」

秦吉怔住。「這就奇怪了，她沒有吃醋，你也沒有，怎麼逃不出來？」

胭脂道：「你也不知道那個金剛的慘叫聲多麼驚人，在牢外面看守的怎會聽不到，高天祿一來，我們還有什麼辦法走得脫？」

秦吉看看飛鳳，道：「她却是這樣固執，還是找機會偷出來，趕到這裏。」

胭脂點頭道：「不是她，你已經粉身碎骨。」偷眼一看那邊仍然在燃燒着的火霹靂，機伶伶的又打了一個寒噤。

秦吉道：「可惜她死了，否則我總會報答她的。」想了想，他又道：「胭脂，你若是不反對，我做了皇帝，將她當做皇后般厚葬。」

胭脂怔了怔，秦吉接道：「除了你，

大概沒有人敢反對我這個大理太子的決定的了。」

「太子？」胭脂突然叫起來。「你還不快去救太子？」

秦吉怔了一怔，伸手一把摸上胭脂的額，胭脂將他的手推開，道：「你在幹什麽？」

「看你有沒有發高燒，怎麽胡言亂語的。」

「你才是胡言亂語。」

「摸來你倒是很正常，那是——」秦吉一頓手一指，「嚇慌了？」

胭脂頓足道：「你還在廢話。」

秦吉搖頭。「我也不知道你幹什麽？堂堂太子就站在你眼前，你還嚷着去救太子，倒不知是那一個在廢話。」

胭脂氣惱道：「你怎麽這樣笨？」

「還罵我笨啊。」秦吉擦了擦鼻子。「待我做了太子才給你厲害。」

胭脂苦笑道：「你也不找塊鏡子看看自己，那樣子怎會像是太子，只有你才會相信。」

秦吉又一怔，笑道：「你若是不信，又怎麽整天嚷着要做皇后？」

「這個時候誰還有心情跟你說笑？」胭脂接嚷道：「別再廢話呆在這兒了，快去救狄飛鵬，他才是眞正的太子。」

「他？」秦吉這一次眞的怔住。

「你們全都上了萬方的當了，萬方是利用你們轉移高天祿的注意，杜西川撫養的狄飛鵬才是當年他換出來的太子，高天祿現在已從那塊玉珮中知道，帶了人去鬼號灘埋伏，他算準了萬方一行會取道那兒到大理皇城。」

「萬方那個老甲魚，難怪到現在還不見人到來，高天祿可也不笨。」秦吉忽又問：「你在說那塊玉珮？」

「不就是從狄飛鵬那兒偷來，載在香囊內的了。」

「那個香囊他不是已經買回去？」秦吉接打了一個「哈哈」。「你是看見他出那麽多銀子買回去，以爲是很值錢的東西，要拿去押掉？」

胭脂頷首道：「可是沒機會，否則賣去了，也不會這麽麻煩。」

「可不是，現在可好了，害得我連太子也做不成。」秦吉歎了一口氣。

「我看太子的身份也不是只憑一塊玉珮來判斷，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否則，你進入大理皇城，一個罪壓下來，冒名頂替什麽，只怕要砍腦袋。」胭脂作勢手一落。

秦吉頸子一縮，嘟喃地道：「我早就說太監沒有一個是好東西，萬方那個老甲魚，這不是心腸太狠毒，簡直蛇蝎一樣，秦家的一筆血賬，總要找他算一個清楚明白。」

「這是以後的事了，你現在還是趕快去鬼號灘，救狄飛鵬要緊。」

秦吉大搖其頭，道：「姓狄的只怕也不是好東西，眼看少爺到這兒來送死也不阻止。」

胭脂睜眼道：「你原來不是有意來救我的？」

秦吉慌忙搖手道：「天地良心，我是拚了命也要來的，只是那個姓狄的實在太不够朋友，不來便罷了，還諸般作態，害得少爺以爲有十萬大軍在背後撐腰，直衝進來，不是高天祿那個寶貝女兒，便得粉身碎骨，去跟閻王爺做跟班。」

胭脂不由又流淚。「飛鳳姐姐她太好了。」

秦吉說道：「我實在懷疑她到底是不是高天祿的女兒，高天祿怎麽配做他的父親？」

胭脂道：「好人就是好人，生長在什麽家庭也是一樣。」

「想不到你也懂得說這種話。」秦吉接又一搖頭。「姓狄的那個小子比起她差多了。」

胭脂道：「我看狄飛鵬也不知道內情，你想想，他不也是與你一次又一次出生入死？」

秦吉接口道：「而且還爲了保護我這個假太子而受了傷，甚至寧死也不肯拖累我……」

「這不就是了，萬方一定到現在也瞞着他，想辦法將他安全送去大理皇城。」

「我看他現在就不大安全了。」

「那你還不快去救他？」胭脂推了秦吉一把。「我們可不能做這樣沒有義氣的事。」

「連你也講起義氣來了？」秦吉笑起來。

胭脂再推了他一把。「你若是不去，我可不再理睬你。」

「誰說我不去。」秦吉奔向那邊的一匹馬，一面道：「你可要小心。」

胭脂道：「你要小心才是。」一面將飛鳳的屍體扶起來，向另一匹馬走去。

秦吉那邊上了馬，一面又呼道：「胭脂，我若是不幸完了，你看那個合眼緣趕快嫁掉算了。」接一聲叱喝，飛騎疾奔了出去。

胭脂要罵，但不知怎的一陣哽咽，非獨罵不出來，眼淚隨又流下。

高天祿那邊人多勢衆，秦吉到底只是一個人，這一出去未必起得了多大作用，實在凶多吉少，可是她並沒有叫住秦吉，也隨即扶了飛鳳上馬，奔向秦吉的去向。

江湖兒女的豪情俠氣就是這樣。

× × ×

狄飛鵬萬方平安王爺一夥這時候已到了鬼號灘附近。

越走狄飛鵬便越奇怪，正午已過了，他們仍然在路上，未到百丈坪。

高天祿正午在百丈坪處決胭脂，秦吉在正午一定會趕到百丈坪，他們若是不能够及時趕到去，以寡敵衆，秦吉當然凶多吉少。

走着他忍不住問旁邊的侍衛統領：「還有多遠？」

侍衛統領一怔，竟然回答不出來，他不是不知道，而是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

除了狄飛鵬，其他人都已知道是什麽回事，知道護送的才是眞正的大理太子，現在正趕赴大理皇城。

狄飛鵬看見奇怪，又問：「會不會是我們走錯路？」

統領搖頭道：「沒走錯。」神態當然很特別，所說的沒走錯也當然是指大理皇城。

狄飛鵬盯穩了那個統領，彷彿要看進他的內心，那個統領不由自主的垂下頭，這也等於是說心中有鬼的了，在他旁邊的幾個侍衛亦同時垂下頭去，避免與狄飛鵬的目光接觸。

狄飛鵬江湖經驗雖然不足，但看見這種情形，又怎會還不明白其中大有問題。

這時候一行人已出了那個灌木林子，到了鬼號灘，狄飛鵬目光一轉，策騎疾奔了過去。

灘流急湍，撞擊在亂石上，發出一陣凄厲已極的聲响來。

那些亂石遍佈江流，經年累月被江流撞擊侵蝕，都變得奇形怪狀，驟眼看來，就像是無數怪物蹲在江流中，要擇人而噬，流水從狹窄的石縫中穿過，便發出聲响來，尖銳而怪異，聽得人魄動心驚。

一塊巨石上，刻着「鬼號灘」三個擘窠大字，狄飛鵬也就在這塊巨石前停下。

「鬼號灘？」狄飛鵬霍地回轉頭來。「這該是前往大理皇城的路。」

萬方的轎也就在這時候來到，在狄飛鵬馬旁停下，兩個侍衛將轎簾子掀開，露出了萬方一張誠惶誠恐的臉，萬方隨即探身走出來。

狄飛鵬目光落在萬方面上，道：「萬公公，這到底是怎麽一回事？」

萬方撲地跪倒，叩着頭道：「殿下恕罪。」

狄飛鵬一怔，正要下馬扶他起來，聽得這樣說，又一怔。「你叫我什麽？」

「殿下——」萬方抬起頭來。「你才是眞正的大理太子，未來的大理皇帝。」

「什麽？」狄飛鵬忍不住失笑。「這個時候你還跟我開這種玩笑？」

「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奴才天大胆子也不敢與殿下開玩笑。」萬方又叩頭。

狄飛鵬聽萬方說得誠懇，再看萬方的神態也的確不像在說笑，不由怔在那裏，萬方叩着頭接道：「殿下請恕奴才的隱瞞之罪。」

狄飛鵬沉聲問：「我才是眞正的大理太子？」

萬方道：「奴才的生死就在殿下手中，不敢再隱瞞。」

「那秦吉？」狄飛鵬追問。

「只是一個無賴的兒子。」萬方垂下頭。「奴才也不知道那個無賴姓什麽，秦吉本來又是否已有名字。」

「我還是不明白。」狄飛鵬搖頭，說的也是心裏話。

另一頂轎這時候已停下，走出平安王爺，悠然道：「萬方，事情到這個地步，你還是說清楚這件事，請殿下原諒。」

萬方點頭道：「奴才正是這意思。」

「你說！」狄飛鵬語聲更低沉。

萬方又叩了一個頭，才道：「二十年前那天夜裏，奴才交給秦魯直帶走的，其實是一個從街上一個無賴那兒買來的小孩子，那個無賴據說偷呃拐騙，好飲好賭，欠債纍纍，甚至於要將孩子賣掉。」

狄飛鵬苦笑，他是想起了秦吉的爲人，的確既好飲，又好賭，偷呃拐騙，乃父的壞習慣似乎都沾染了一點，難道是遺傳，眞的有其父必有其子？

問良心，他也的確是有些懷疑，也所以那一天晚上他才會同意師父杜西川的說話，以爲那只是一個騙局，隨同杜西川離開。

秦魯直一家的前仆後繼，不惜犧牲性命保護秦吉的安全却令他不能不相信，秦魯直是大理禁宮的侍衛統領，既然是事實，秦吉這個太子當然也應該是眞的了，否則秦魯直就是怎樣正直，大概也不會爲了一個普通人不適藏在鄉村地方二十多年，也不會犧牲一家人的性命。

狄飛鵬却怎也想不到，這到底還是一個佈局，只是佈局的人不是秦魯直，是太監萬方，他接問：「而我你則是交給我師父撫養？」

萬方道：「杜師父是奴才的心腹。」

「秦魯直不是？」

「他不是，奴才所以要用他，只因爲知道他對大理王國的忠心，絕不會做對不起大理王國的事。」

狄飛鵬接口問道：「爲什麽你要這樣做？」

萬方長歎道：「只爲了確保萬無一失，奴才知道高天祿勢力日大，皇后又日漸得寵，若干年後，殿下即使可以恢復本來身份，要安全回到皇上身側亦不容易，事實奴才亦等了二十年，才等到機會，向皇上進言，取得皇上的信任。」

「所以你準備了秦吉那個假太子，必要時用以引開高天祿的注意。」

「正是。」萬方又一聲長歎。「奴才能力有限，不能不出此下策。」

狄飛鵬一聲冷笑，說道：「現在你成功了，阿吉去了百丈坪，我則被你引來了這裏。」

「殿下恕罪。」萬方叩頭。「此去皇城不遠，還請殿下繼續上路，及早趕到去，以防萬一。」

平安侯爺接道：「這件事也是我同意做的，這同樣是我們推翻高天祿兄妹，重掌政權的惟一機會。」

狄飛鵬冷冷的看了侯爺一眼，道：「我明白。」

侯爺道：「高天祿兄妹橫行大理多年，那一個也不放在眼內，現在便要叫他們知道厲害。」

「就爲了這些，都要秦魯直一門老少盡皆送命，不覺得太過？」狄飛鵬迫視二人。

「事非得已。」萬方歎息，平安侯爺却道：「爲了你的安全，犧牲幾個人又算得什麽？」

狄飛鵬冷笑道：「那總該也給他們說一聲，這樣不明不白，死不瞑目。」

侯爺道：「說不得，一說便破壞整個計劃，若是秦魯直他們不肯答應，那如何是好？」

狄飛鵬道：「當然由得他們，另想辦法，騙了他們二十年，已經够殘忍了，再要他們賠上性命，如何說得過去？」

侯爺搖頭道：「你年紀還輕，那知道這許多人生的險惡。」

狄飛鵬道：「現在知道了。」語聲一頓，突然勒轉馬頭，萬方一怔，脫口呼道：「殿下要到那兒去？」

「到百丈坪救秦吉！」狄飛鵬一字一頓。

「殿下去不得，那太危險了。」萬方嚷起來，侯爺亦道：「你身為太子，身份何等珍貴，怎能夠為這種人冒險？」

狄飛鵬正色道：「我只知道欠他們巳太多，我是人，他們也是人！」

侯爺厲聲道：「不許去！」

「非去不可！」狄飛鵬一聲叱喝，便要策騎奔出，也就在這時候，一個陰森的語聲突然傳來：「去也沒用！」

眾人應聲望去，只見到山坡上一堆亂石後冒出了一個白髮披散，一身錦衣的老人。

狄飛鵬脫口一聲：「千手如來！」

萬方平安侯一聽，立時變了面色，千手如來笑應道：「年青人，你的記性不壞啊。」

另一個肥肥胖胖的錦衣人隨即在他後面較高的一堆亂石後冒出來，看見這個人，非獨萬方，就是平安侯也不由倒退了一步。

「高天祿——」萬方的語聲接近呻吟，又倒退了一步，坐倒在後面一塊石上。

高天祿目光落在萬方面上，皮笑肉不笑的道：「萬公公老謀深算，姓高的自愧不如，佩服佩服。」

萬方乾笑，高天祿接道：「幸而高某人的運氣實在很不錯，眼看巳到了絕路又遇救星，當眞是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萬方啞聲道：「怎……怎……會這樣的？」

平安侯亦忍不住插口：「你應該在百丈坪才是。」

高天祿好像這才留意到平安侯，打着「哈哈」道：「原來侯爺在這裏，有失遠迎，尚祈恕罪。」

平安侯冷笑。「高天祿，你不用這般作態，別人害怕你，我可是……」

、高天祿揮手截道：「侯爺一直與高某人作對，這誰個不知，那個不曉。」

平安侯道：「你敗壞朝綱，橫行霸道，朝中大臣，有那一個服你？」

高天祿大笑道：「幸好高某人一向福大命大，到現在仍然活得很不錯，否則就是侯爺說的這個罪名，巳足以令高某人粉身碎骨，永不超生了。」

平安侯冷笑道：「有這一天的。」

「就是有，恐怕侯爺瞧不到的了。」高天祿仰天大笑，笑得就像個傻瓜，他的心情也實在太興奮。

平安侯面色又一變，沉聲道：「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侯爺不明白？」高天祿大笑着拍手，連拍三下，山上以及前後去路出現了大羣侍衛，看來最少也多兩倍平安侯與萬方所帶的數目。

平安侯其實又怎會不明白，但看見高天祿這般聲勢亦不由嚇得倒退三步，萬方的面色更難看，喃喃着又道：「怎會這樣的？」

高天祿大笑。「萬公公老了，換轉我是萬公公，一定會再作打算，看清楚局勢，才上路。」

萬方道：「沒有什麼不清楚的了。」

高天祿道：「萬公公又何妨再來一個計中計，以策萬全？」

萬方歎息：「這巳經夠安全的了。」

「我原以為萬公公不會這樣輕率，一面等一面不知如何是好，現在總算放下心。」高天祿又大笑了起來。

平安侯手一指，振吭道：「高天祿，你率衆攔截本侯，意欲何為。」

高天祿大笑道：「我以為侯爺巳經很明白的了。」

平安侯厲聲道：「難道你敢對本侯無禮？」

高天祿一看便知道平安侯色厲內荏，難掩內心得意，大笑着接道：「今時今日，沒有什麽是高某人不敢做的了。」

平安侯的語聲起了顫抖。「難道你敢傷害本侯？」

高天祿道：「我當然不敢，其他人却就難說了，他們並不全是我的手下。」

千手如來笑接道：「我的人只知道服從我的命令，你這個老頭兒是什麽東西，我可是不知道。」

平安侯脫口道：「我是大理王朝的平安侯，當今大理皇帝的……」

千手如來揮手截道：「我們都不是大理子民，不知道那許多大理的事，也無須理會皇朝的法則，你就是大理皇帝，對我們來說也是一樣。」

平安侯瞪着千手如來，說不出話來，高天祿接道：「他們要怎樣做，我當然也管不了。」

平安侯戟指高天祿。「你勾結外人，企圖傷害太子與本侯，罪不容誅……」

高天祿搖頭。「錯了，不是企圖，是刻意。」一頓接道：「你若不是太健忘，應該記得我先後曾經多次警告過你不要跟我作對。」

平安侯欲言又止，高天祿接道：「現在你們就是要改變主意也巳經來不及的了，我巳經給了你太多的機會。」

平安侯胸膛起伏，說不出話來，他雖然沒有機會說出他現在的心意，却不難看出他心中的恐懼，高天祿笑笑又道：「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一般人眼中的公正嚴明，也早巳暗示你合作了，可惜你始終都不將我放在眼內。」

平安侯說道：「這其中相信是有些誤會。」

高天祿大笑起來，平安侯那樣說巳等於向他屈服，有意求饒了。他等了這許多年，等的就是這一天，要那些與他作對的人向他屈服。

平安侯看着高天祿，惶然不知所措，狄飛鵬看在眼內，不由露出了鄙視之色，高天祿似乎看在眼內，笑顧狄飛鵬：「你不用這樣看他，要做官要求名要爭權奪利的人大都是這樣，卑鄙而狠毒！」

「正如你？」狄飛鵬冷笑。

「不錯。」高天祿不以為意，笑得是那麽開心。「不同的是，我知道自己卑鄙狠毒，却從來不否認，不太笨的人都會瞧出來，知道小心提防，不像他們，表面上看來是一個大好人，但是隨時都會咬你一口。」

狄飛鵬不能不同意，歎了一口氣，他們都只知道小心高天祿，不知道提防萬方平安侯，所以，才會上這個當，給送到這裏來。

高天祿轉顧萬方，道：「最卑鄙狠毒的還是這個人，有人說沒有一個太監是好東西，這一點我一直都還有些懷疑，現在却絕對同意。」

萬方乾咳一聲，似要說什麽，高天祿話巳接上：「將太子換走無可厚非，但利用秦魯直的忠直，欺騙了他二十多年，到現在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甚至還不惜犧牲秦魯直一家老少的生命，這就是我也覺得有些過份。」

狄飛鵬不由點頭。「最低限度也應該說清楚的，若是他說清楚了，我不以為秦魯直會袖手旁觀，說不定這件事會做得更加好。」

高天祿道：「我雖然心狠手辣，但要別人賣命，一定說清楚，一樣是為求達到目的，不擇手段，比起這位萬公公，我是可愛得多了。」

狄飛鵬歎息道：「大家難道不可以坐下來好好的談一談，無論什麽事，總有辦法解決的。」

高天祿「哦」的一聲，接問：「你難道願意放棄不做大理的皇帝？」

狄飛鵬淡然道：「我本來就不清楚這件事，既無意做皇帝，也沒有想過要做皇帝。」

萬方立即道：「那我們坐下來好好的談一談。」

高天祿冷睨着他，道：「我是絕不會跟你談的，你本來是我的人，一向忠心於我，言聽計從，那知道包藏禍心，二十年來，竟然是一直在找機會要害我，想來也要捏一把冷汗，現在我還相信你，那是要瘋了。」

萬方怔在那裏，高天祿接問：「你知道你錯在那裏？」

「錯在那裏？」萬方看着高天祿，他實在想知道。

高天祿道：「你野心太大，却又怕死，每做一件事都要求絕對安全，不知道越安全其實就是越危險，越害怕出事就越容易出事，否則，你就將太子養在家中，才告訴皇帝便將太子送到皇帝面前，我現在早巳完了，那用得着這許多痲煩？」

「這不是太危險了？」

「這你又是不懂了，相反，越危險便是越安全，我就是最聰明也不會考慮到太子就在咫尺。」高天祿大笑。「你伴裝派人去接太子，到我追了出去便將太子請出來，不是更加好？」

萬方又怔在那裏，高天祿大笑着接道：「小人到底是小人，格局太細，做不了大事。」

萬方長歎了一口氣，道：「其實我巳經做得很不錯的了。」

「這叫做人算不如天算，姓高的氣數未盡，你做得再好也是枉費心機。」高天祿轉問：「到現在你還不知道是什麽地方出錯？」

萬方搖頭。「應該不會出錯的，你們沒有理由不趕去百丈坪那兒殺秦吉。」

「問題就在這東西上。」高天祿解下腰旁一個香囊，從囊中取出一個玉珮。

狄飛鵬看着一怔。「這東西怎會在你那兒？」他亦巳發覺香囊不見，只是以為在連番打鬥中失落。

高天祿將香囊玉珮拋向狄飛鵬，一面道：「是那個馬胭脂偷去的，現在我替她還給你。」

「又是她——」狄飛鵬失笑。「這是第二次的了，我就是想不到她會有第二次同樣行動的。」

高天祿接道：「這是你出生那天你那個皇帝老子送給你的，這樣重要的東西，我絕不以為你會隨便送給別人，太子若是阿吉，也當然知道這件東西的寶貴，不會隨便送出去，何況你們才認識不久？」

狄飛鵬嘟喃道：「我就是不知道這件東西的寶貴。」

杜西川死的時候根本來不及告訴他是怎麽一回事，甚至他太子的身份，當然更加來不及告訴他玉珮的秘密了。

萬方看着那個玉珮，不由長歎。「眞是人算不如天算，看着不會出錯，萬無一失的了，那知道……我早就担心那個玉珮會不會有問題。」

高天祿大笑接道：「你認命好了。」接把手一揮，左右各人同時發出了一聲吶喊。

萬方幾乎心胆俱喪，身子往後一倒，掉進石縫中，爬不起來，狄飛鵬沒有理會他，拔劍出鞘，那邊平安侯也不慢，急忙縮進轎子裏，一面大呼：「來人哪，保護本侯衝出去！」

那些侍衛急忙向轎子靠攏，千手如來即時長嘯一聲，身形飛舞在半空，看似要向狄飛鵬撲去，狄飛鵬也準備迎擊的了，那知道他身形半空中一變，竟是向平安侯那頂轎子撲去，那些侍衛給他那一嘯巳經失魂落魄，不知道如何是好，目光隨着他的身形轉向狄飛鵬，却跟不回來，到他們目光轉回來，如何還來得及阻止。

千手如來也不是他們阻止得了，猛虎般撲下，雙掌往轎頂一印，霹靂一聲，那頂轎子便碎裂，一條條木片往下插去。

轎子內傳出了平安侯的慘叫聲，千手如來翻身躍下，在轎後的四個轎夫便斷綫紙鳶般飛了出去，他雙拳擊在轎子上，只擊得那頂轎子片片碎裂，四下飛激，平安侯爺的身子亦從轎子裏飛出來，飛舞在半空中，四肢僵直，顯然早巳命喪。

千手如來身子再一撞，那頂轎子便一堆碎片的散落在地上，然後他大笑。

那些侍衛幾曾見過這般威勢，嚇都嚇得呆了，高天祿的手下同時吶喊着殺奔前來。

千手如來這樣做當然是先得到高天祿的許可，高天祿要他那樣做也當然有道理，正所謂蛇無頭不行，也所謂先聲奪人，先弄倒平安侯爺，那些侍衛那還不大亂，如何是他們對手？

可惜他跟着說了一句很不好的話，他也實在太興奮了，揮手大呼：「殺！一個也不留！」

那些侍衛一聽知道自己巳完全沒有選擇的機會，那還不拚命，狄飛鵬也即時大呼：「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大理的武士，拚了！」

那些侍衛既知道他是太子，又知道拚倒了高天祿一夥，說不定還有賞賜，一個個精神抖擻，大叫着殺奔前去，瘋狂的揮刀斬殺！

千手如來一聽高天祿那句話便知道不妙，有些話是不宜說出來的，他就是不說，他們也知道怎樣做，說出來等於叫對方拚命抵抗，士氣反而輸給了對方，原來是很輕鬆的事情，因而變得困難了。

高天祿那剎那也知道說錯話，却也收不同來，怔住在山坡上。

狄飛鵬隨即策騎衝向千手如來，兩個五行教侍衛衝過來，都被他斬殺在劍下，千手如來同時撲前，閃電一般一掌拍在馬頭上，「噗」一地骨碎聲响，馬頭碎裂，悲嘶中人立而起，狄飛鵬亦離開馬鞍拔了起來。

千手如來身形緊接凌空，飛撲狄飛鵬，衣袂破空聲「獵獵」作响，奪人心魄，身形未落，已虛劈出四掌，聲勢之大，很少人比得上。

狄飛鵬心知不是這個老頭兒對手，不敢硬接，身形倒掠，上了江流中的一塊石，千手如來看着一怔，身形還是一落即起，掠上了另一塊石，冷笑道：「小輩，敢欺我不懂水性。」

狄飛鵬道：「那是你的不幸，腳下小心，萬一不慎掉進水裏，可就完了。」

千手如來連聲冷笑，說道：「你還是自己小心，這種激流之中，水性再好也是沒用。」

狄飛鵬忽然忍不住問道：「阿吉怎樣了？」

「那個小無賴，這個時候你還記掛着他？」千手如來愛理不理的。「他死了對你不是更好？」

「我們是好朋友。」狄飛鵬說得很認眞。

千手如來道：「你是太子，他是無賴，有什麽交情好說的。」

狄飛鵬道：「誰說我們不能够交朋友的。」

「貧富地位懸殊，你就是喜歡，他也高攀不起，可惜你沒命當太子，否則你日後一定會明白其中的道理。」

狄飛鵬喝道：「我只問你他現在的情形，你們在百丈坪那裏到底安排了什麽陷阱？」

千手如來道：「不是陷阱，是埋了火藥，阿吉不進去倒還罷了，否則難免粉身碎骨。」

狄飛鵬說道：「他不會那麽容易上當的。」

「問題在他以爲你們會前去救助，有恃無恐，難免就有些疏忽大意，何況有火霹靂在附近，準備了火藥暗器隨時招呼。」千手如來「哈哈」的一笑。「我那個徒兒的火藥暗器如何厲害，你也應該有印象的了。」

狄飛鵬道：「阿吉吉人天相，你那些徒兒的運氣顯然都不大好，否則我也活不到現在。」

千手如來道：「我那些徒兒收拾不了你，師父出馬，看你又如何應付。」

「師父的運氣好，徒兒的運氣應該也不會壞的。」狄飛鵬盯着千手如來，看似在找尋他的破綻。

千手如來兩脚不丁不八，穩如泰山，大笑道：「你這是打運氣，我倒要看你這個倒霉太子運氣又好到那兒去，是否就憑運氣贏得了我這個五行教主。」語聲一落，倏地身形騰空，雙掌挾着排山倒海之勢攻去。

狄飛鵬劍一劃，身形再動，倒掠上另一塊石上，千手如來緊追，一面大呼：「小輩接掌！」

狄飛鵬只當作沒有聽到，在怪石上飛躍來去，那些怪石全都水濕，一個不留神便不難滑倒，他手足並用，看似輕鬆，其實絕不輕鬆。

千手如來輕功絕無疑問在狄飛鵬之上，但對於水顯然有一種莫名的恐懼，身形起落，非常小心，也就是這一份小心，輕功與狄飛鵬拉平，快不到那裏去。

狄飛鵬也開始了他的攻擊，他閃得既險，攻得也險，只攻向千手如來的下盤，千手如來一隻蝦蟆也似蹲伏着，跳躍着，應付得雖然很輕鬆，倒覺得動作有些不雅，不像是一教之主。

他的動作很敏捷，內力又強勁，狄飛鵬的劍根本近不了他的身，而身形蹲下來，移動間雙手亦用上，落在石上自然更穩定，也更加迅速，逐漸已追上狄飛鵬的身形，一連三次，幾乎將狄飛鵬迫墮在石縫中。

狄飛鵬的劍由快而慢，逐漸連攻勢也沒有了，只是仗着身法靈活，怪石又多，手足並用，才能够閃開千手如來變化多端，既狠且毒的攻勢。

那邊灘上兩批人殺在一起，各有死傷，高天祿的人佔不了多大優勢，只看得高天祿又急又怒，幾次忍不住要帶在身邊保護的八個侍衛衝下去，但終於還是忍下來，好像他這種身份的人，又怎會不怕死？

也到底是他這邊人多，逐漸佔優勢，將平安侯爺與萬方所屬迫在灘邊，那邊狄飛鵬亦漸落下風，在千手如來雙手攻擊下險象環生。

看到這裏，高天祿不由又興奮起來，揮手大叫：「殺！殺掉他們！」

他的語聲這時候却已起不了多大作用，喊殺連天，兵器交擊聲此起彼落，將他的語聲完全蓋過，連那從樹林那邊迅速傳來的馬蹄聲也不例外。

高天祿聽不到有人策騎向這邊趕來，一直到他看見秦吉一騎如飛從樹林中衝出來。

「秦吉——」他的目光一落，脫口一聲，一個身子險些翻倒，左右侍衛慌忙扶住。

「這個小無賴，怎會跑到這裏來的。」高天祿氣急敗壞，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是好。

秦吉馬上大叫：「太子阿吉來了。」飛騎直衝過去，雙刀出鞘，隨即從鞍上躍下。

高天祿的手下與五行教徒被那匹馬一衝而散，驚呼聲中，秦吉雙刀已至，左一刀，右一刀，斬瓜切菜的，一連給他砍倒了好些人。

萬方平安侯所屬却興奮得一齊叫起來，精神大振，反撲對方，高天祿那邊也不知道到底對方來了多少援兵，以爲腹背受敵，立時陣脚大亂。

千手如來那邊亦一呆，也不過片刻，秦吉已然殺開了一條血路，衝上了江邊一

塊大石，一面大叫道：「姓狄的——」

「在這裏——」狄飛鵬應一聲，乘千手如來疏神那剎那，倒躍上另一塊大石。

秦吉看着大笑。「你還沒有死啊。」

「差不多的了。」狄飛鵬囘問：「你居然闖得過那個火藥陣？」

秦吉大笑三聲才道：「那算得什麽，怎難得到你家少爺？」

千手如來忍不住問道：「火霹靂怎樣了？」

秦吉大笑道：「不怎樣，只不過變成一隻燒豬，已給烤熟了。」

千手如來悶哼一聲道：「就憑你的本領？」

「少爺不幸誤中奸計，孤立無援，幸好運氣還不錯。」秦吉也沒有再理會千手如來，笑顧狄飛鵬。「但是運氣說到底還是你的好，眼看便要嗚呼哀哉，救兵便來了。」

狄飛鵬道：「我來到這兒才知道被他們一直瞞着，方要趕去百丈坪，伏兵便四起了。」

秦吉道：「你趕去百丈坪幹什麽？」

狄飛鵬反問道：「你以爲我是那種人嗎？」

「但你是眞正的太子，難道你不知道太子是何等身嬌肉貴。」

狄飛鵬又問：「這之前你以爲自己是太子，又是怎樣做？」

秦吉大笑，狄飛鵬接道：「我只知道我們是朋友。」

「够義氣！」秦吉大笑着接道：「衝着你這句話，我這條命便爲你拚掉又有何妨？」

狄飛鵬彈劍作龍吟，又說道：「我們兩個對付一個，難道也對付不了這個老頭兒？」

「小輩！」千手如來冷截。「你們有多大本領，忘了那天在橋上給殺得落荒而逃？」

秦吉搖頭道：「老人家記性就是不好，那天我們是表演跳水，還殺了你門下一個水天嬌。」

狄飛鵬接道：「也別忘記當日你身邊還有水天嬌金剛，現在你只是孤零零一個人。」

「五行追命全完了，你這個五行教主還擺什麽架子，顯什麽威風？」秦吉雙刀旋轉，接顧狄飛鵬接又道：「姓狄的，我們怎樣幹掉這個老頭兒？」

狄飛鵬道：「他畏水，我們攻他的下盤，將他迫進水裏去便成了。」

「這還不簡單？」秦吉大喝一聲，向千手如來撲去，那邊狄飛鵬人劍亦動，從一旁掩上，雙刀一劍，攻的都是千手如來的下盤。

「小輩——」千手如來身形蹲着，左拒刀，右拒劍，秦吉狄飛鵬却彷彿早有默契，前後夾攻，每人只應付一隻手，當然輕鬆得多。

秦吉的招式變化多而雜，毫無規則可言，攻擊的部位也當然刁鑽得多。

狄飛鵬則相反，杜西川一直以來都是將他當作太子看待，武功方面當然也以正統爲原則，但到底天份過人，那一份靈活也不在秦吉之下，頭腦也是，否則也不會想到由下盤進攻千手如來。

千手如來馬步也非常靈活，只是這些岩石之上實在不容易施展得開，他也看出這樣打下去非常不利，所以逐漸向岸邊移去。

秦吉第一個發現，笑道：「要囘到岸上去那有這麽容易。」

狄飛鵬接道：「到這些石上來之前你便應該已考慮清楚。」

千手如來連聲冷笑：「老夫就是在甚麽地方，隨隨便便也可以收拾你們。」

秦吉截道：「說是沒用的，我們看你連站也快站不穩的了。」語聲一落，雙刀一陣亂斬，又快又急，只弄得千手如來雙脚亂跳。

這個所謂亂跳當然也不是一般的亂跳，正好將來刀完全讓開。

狄飛鵬配合得很好，一柄長劍同時纏住了千手如來的雙手。

千手如來雙手十指連彈，將狄飛鵬的長劍連連彈開，却也已來不及對付秦吉，也因雙脚被秦吉的雙刀影响，不能够用來對付狄飛鵬。

那些石塊全都是奇形怪狀，不易着足，加上水濕，饒是千手如來這種高手亦不能不加小心，他的身形反而沒有狄飛鵬秦吉的穩定。

秦吉有時一刀插在石縫內，有時雙脚踏在石上，因爲只是攻，移動起來，並沒有千手如來那麽辛苦。

狄飛鵬一手扳着石塊，當然更穩定，由穩定而生變化，也當然比不穩定靈活。

千手如來早就看出在兩人全力進攻下就是應付得來也不會太舒服，他所以上來這些石塊，原只是對付一個狄飛鵬，事實也證明，在這種環境下，他要對付一個狄飛鵬仍然綽綽有餘。

加上一個秦吉却是麻煩得多，而秦吉狄飛鵬經過幾次聯手，也已能够配合，彼此盡量發揮自己的長處，而又能够在必要時迅速呼應，化危爲安，再對千手如來採取反擊行動。

千手如來不能不應付，手脚不停，內力也不住透出，再過百招，面色終於紅起來，呼吸也逐漸變得急速，秦吉狄飛鵬也發覺了，不約不同，攻勢更凌厲！

千手如來心中有數，右手再一快，應付攻來的兩刀一劍，騰出右手探懷取出了那個瓷瓶，秦吉雙刀看似都被迫住，可是到他拿出那個瓷瓶，左刀突然脫出，一刀削在那個瓷瓶上。

瓷瓶齊頸斷飛，千手如來探手急抓，却被秦吉翻手一刀截下，只有看着那個瓷瓶飛撞在一塊石上，片片碎裂，一顆顆藥丸亦四下迸射。

千手如來怪叫一聲，長身拔起來，探手抓向兩顆藥丸，秦吉狄飛鵬亦同時拔起身子，雙刀一劍突然一齊脫手擲出，這一着又是在千手如來意料之外，他只道秦吉狄飛鵬絕對追不上他的身形，抓住了那兩顆藥丸便住嘴巴拍進去，到他發覺不妙的時候已經來不及閃避了。

他右手抄住了一柄刀，一抖斷爲兩截，與之同時，另一刀一劍已射進了他的雙脅！

他慘叫，混身骨胳發出一陣爆粟子也

似的聲响，那射進他脅下的一刀一劍亦斷為兩截，他半空中翻身，張牙舞爪的，看似便要撲向狄飛鵬秦吉，才一動却便疾往下沉去，撞在一塊石上，再滾進水裏，斷叫聲也就在鬼號般的水流聲响中斷絕。

秦吉狄飛鵬都被千手如來那轉身一撲嚇了一跳，他們的身形也才落在石上，秦吉一驚之下險些掉下石塊，却被狄飛鵬及時一把抄住。

他吁了一口氣，道：「這個老魔頭，險些兒沒有給他嚇死。」

狄飛鵬目光一落，嘟喃道：「幸好他本身有些不妥，否則將他擊倒只怕沒有這麽容易。」

秦吉看看他，大笑道：「這當然又是你的運氣好了。」

「若不是你及時趕到來，我就是運氣再好也沒有用。」

秦吉搖頭道：「你運氣若是不好，我又怎會及時趕到？」語聲一落又放聲大笑，身形接展，掠向岸上，狄飛鵬身形亦同時展開。

那邊高天祿所屬與五行教徒都看在眼內，不等他們掠到來已倉皇四散。

高天祿也想逃，可惜身子不夠靈活，還未走到坐騎那邊，已然給秦吉追上，一把抄住。

秦吉接舉拳，但沒有擊下，隨即放開手道：「看在飛鳳份上，少爺放過你。」

「飛鳳？」高天祿不由得一怔。

「她為了救我，給火霹靂的火藥炸死了。」秦吉用力的一抓那把亂髮。

高天祿怔在那裏，胭脂也就在此際帶着飛鳳的屍體飛騎趕到，秦吉將胭脂抱下來，再將飛鳳的屍體送到高天祿手上，轉對狄飛鵬道：「若不是飛鳳，少爺就是沒有給霹靂火立即燒死，相信也很難及時趕到這兒，看在飛鳳份上，你……」

狄飛鵬笑截：「我知道怎樣做了。」

秦吉大笑，習慣的反手一拍狄飛鵬胸膛：「少爺從不會看錯人，正如說你像太子果然你就是太子。」

狄飛鵬笑道：「你既然不喜歡做，那我只好挨一下義氣做了。」

秦吉突然壓着嗓子問：「你做了太子，會不會打少爺女朋友主意？」

「怎會？你問得倒奇怪。……」

秦吉瞟了胭脂一眼，大聲道：「你難道不知道她有意做皇后？」

胭脂都聽在耳裏，羞紅着臉一下衝前來，舉起一對小拳頭往秦吉身上打。

狄飛鵬看着放聲大笑，那邊萬方已然從石後爬起來，灰頭土臉的，看見狄飛鵬還是不理會，甚不是味道，但仍然走近來，囁嚅着道：「多謝殿下救命之恩。」

狄飛鵬淡然道：「你救過我一命，我回報你，也是應該。」一頓接問：「你要我將來封你一個甚麽職位？」

萬方欣然道：「奴才只要做一個太監總管。」

太監有很多種，所謂總管當然職位最高，也就是所謂秉筆司禮監，可以為皇帝代批奏疏，參與軍國大計。

這個萬方的野心其實也不小。

× × ×

狄飛鵬沒有讓萬方失望，做了大理皇帝後，隨即下旨封萬方為秉筆司禮監。

與聖旨同時送到的還有一杯酒，萬方接旨後，那杯酒隨即送到他面前。

萬方樂極，接過酒，仰首而盡，正要謝恩，面色便變了，酒杯脫手落地，餘酒數滴落在地面上，便冒起了幾縷輕烟。

「毒酒！」萬方反手扼住咽喉，痛苦的呻吟起來，一面道：「為……為……甚麽？」

狄飛鵬的聲音從外面傳來。「朕不殺你，又怎對得起為你所騙，為朕而死的忠臣義士？」

萬方嘶聲道：「但奴才……」

「你要的只是一個秉筆司禮監的職位，現在你不是已經得到？」

萬方長歎，呻吟中伏地打滾，終於毒發身亡。

× × ×

又是正午，陽光普照，秦吉敞着胸膛從巷子裏走出來，沒精打采。

巷子裏是一間賭場，在他面前，沒有人敢做手脚，能夠騙得過他耳目的人事實上一個也沒有，每一次他都找不到不公平的證據，事實也賭得很公平，只是他的運氣一向都很不好。

這一次也不例外，在很公平的情形下他賭了七注，也輸足了七注，輸乾輸凈，不得不走。

陽光溫暖，秦吉心裏就是不舒服，他有一種感覺，運氣已快到了，可是找遍上下，也找不到一個銅錢。

然後他突然想到了胭脂，也就在這時他聽到了胭脂在叫：「阿吉——」

他抬頭看去，便看見胭脂像一隻給老虎趕着的兔子也似奔來，手中拿着一個大包袱。

「怎麽這樣笨，那麽大的包袱怎能不驚動別人？」秦吉仍然迎前去。

胭脂一頭撞進秦吉懷中，氣喘喘的接道：「快追到了。」

秦吉隨手接過包袱一掄，險些連人帶包袱摔倒地上，那個包袱竟然那麽沉重。

「這裏頭到底是甚麽東西？」秦吉不由問一句。

「金子！」胭脂喘了一口氣。「有一千兩那麽多。」

「一千兩金子？」秦吉眼睛瞪得鴿蛋一樣，又大又亮，隨又伸手挖了挖耳朵。「我沒有聽錯？」

胭脂一皺鼻子道：「怎麽？我像是那種喜歡說謊的人？」

秦吉連忙道：「當然不像，看來你的運氣比我好多了，隨隨便便找來這麽多金子。」

胭脂擰了他一把。「你還說這許多幹甚麽，人家要追到來了。」

秦吉目光一轉，往來路再望去，果然看見幾個人向這邊奔來，為首的一個一身錦衣，頭上亦罩着一個錦袋。

「帶着這許多金子在身上只怕也不簡單，你看他那樣子，簡直就像個幪面大盜。」秦吉抱着那個包袱，大搖其頭。

胭脂又問：「你到底怎樣了。」

秦吉道：「這麽多金子我們如何吃得下，當然還給他們的安全。」

「全還給他們？」脂胭有些詫異的。

秦吉道：「還八成，老規矩，少爺收他們兩個佣，有二百兩黃金，也够我們受用的了。」

胭脂道：「這是你說的。」

秦吉搖頭道：「甚麽時候你變得這樣貪心？」

胭脂道：「嫁給你這種無賴，不貪心怎成？」

秦吉道：「發財立品，沒有錢少爺才變得無賴，有錢啊，你看我是怎樣子。」

胭脂再問：「怎樣才算有錢？」

秦吉道：「有二百兩黃金也差不多的了。」

胭脂冷笑道：「够你輸上多少天？」

秦吉道：「這你又不明白了，這賭場就是給我贏光了，加起來只怕也不到二十兩黃金，少爺有二百兩黃金在手上，那還有興趣跟他們玩那種小孩子的玩意？」

「也是你說的。」

「事實這樣，二百兩黃金，我們那下半輩子也够享用的了，我賭錢，還不是為了要過些好日子。」

胭脂道：「莫忘了那二百兩金子有一半是我的。」

「我們是夫妻，怎分得這麽清楚？」

胭脂冷笑道：「不分清楚怎成？你是怎樣的一個人難道我還不明白？」

秦吉道：「我這個人有甚麽不妥，雖然好賭，從來賭的可是自己的一份。」

胭脂道：「所以才非要跟你算清楚不可，否則保管全都給你輸光了。」

「女人就是小心眼——」秦吉沒有說下去，那個頭上罩着錦袋的人已帶着四個侍衛來到他們身旁。

秦吉不等他們開口，揮手道：「人少爺已經給你們截下，要拿回這個包袱，可要按照少爺的規矩，留下兩成給少爺。」

「你只要兩成？」頭罩錦袋的人問。

胭脂搶着道：「那兩成他還答應了分一半給我。」

秦吉看着他們覺得有些不妥，却又看不出那裏不妥，胭脂隨即道：「有一百兩金子已經够他花的了。」

頭罩錦袋的那個人笑接道：「看見阿吉還是這樣子，我實在有些担心，幸好有你這位賢內助。」

秦吉歪着腦袋，突然叫了起來：「是你這個小子！」

那個人應聲拉下了頭罩的錦袋，正是大理皇帝狄飛鵬，秦吉習慣的反手一拍他的胸膛。「吃好的住好的，你這個小子氣色比我要好多了。」

狄飛鵬笑應道：「你是否已有興趣做官了。」

秦吉揚手道：「那有這種事，少爺現在逍遙快活，日子不知過得多麽舒服。」

胭脂道：「酒我是絕不會少給他的，就是賭本要他傷透了腦筋。」

秦吉立即問狄飛鵬：「你不是給我送賭本來吧？」

胭脂道：「給你送來了一千兩金子，可是你只要兩成，又再分給我一半。」

秦吉忙着問：「那還有八百兩？」突然又反手一拍狄飛鵬的胸膛。「你身為一國之主，總不會那麽小器，送出了的金子又收回的吧？」

狄飛鵬笑道：「胭脂跟我說好了，你要多少便給多少，其他的全歸她所有。」

「甚麽？」秦吉跳起來。

胭脂笑接道：「我是看準了他沒有那麽大的胆子，全都要拿掉。」

秦吉歎了一口氣。「我就是全都拿掉，有一半也是你的。」

胭脂道：「你要送進賭場去，一百兩已經太多。」

秦吉道：「我不是說過……」

胭脂搖頭道：「跟了你這麽多年，你是怎樣的性子我還不清楚？」

秦吉歎氣道：「難道沒贏的一天？」

「到現在好像還沒有。」

秦吉看看胭脂，又看看狄飛鵬，大搖其頭。「有這種妻子，這種朋友……」

胭脂冷笑。「怎樣？」

秦吉聳聳肩膀。「要沒有好日子過才奇怪。」

狄飛鵬又笑了。「原來你還有一個害怕。」

「這是害怕？說你不懂就是不懂。」

秦吉轉問：「那個萬方你把他怎樣了？」

狄飛鵬反問：「你在這兒一些消息也沒有？」

「眞的是那樣？」秦吉再反問。

狄飛鵬點頭，秦吉突然笑起來，大笑不絕，這是他惟一的心事，現在總算能夠放下。

好像他這種人，是絕不能有心事的，心情舒暢，活得才快樂，由現在開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了。

（全文完）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千劍照紅顏

秦紅・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王烈、百里映紅等十三人發現金龍堡和歸來山莊均已被大火夷爲平地，心想百劍堡可能也有變故，衆人忙向百劍堡之處奔去，意外地，百劍堡依然存在，但堡裏的人早巳遁去無踪，現場並無打鬥現象，一莊二堡同時人去室空，其動機必然相同，但衆人均想不出是何原因，於是衆人決定暫留在百劍堡，希望能抓到一個百劍堡的人來探問究竟，半夜，百劍堡內來了個小偷，在王烈再三質問下，知道他是百劍堡一個不肖之徒，王烈見問不出什麽來，便放他離去，沒料到那人離去不久就中了暗算而亡……王烈等人是夜留在堡中，全神戒備，準備百劍堡的仇人到來……

折回百劍堡　擄獲黑衣女

王烈道：「就由康兄和百里姑娘負責白天的守衛如何？」

康從義一諾無辭。

百里映紅却不樂意，嘟起小嘴道：「爲甚麽派我負責白天的守衛？」

王烈道：「白天守衛較不辛苦啊！」

百里映紅道：「我不要，我要負責夜間的埋伏監視。」

王烈知道她想跟自己在一起，笑道：「妳若負責夜間的埋伏監視，白天誰來燒飯給我們吃？」

百里映紅道：「我燒呀。」

王烈含笑道：「妳是說，妳是鐵打的人，白天晚上都不要睡覺？」

百里映紅道：「兩三天不睡覺，倒也不算甚麽，你要是怕沒有飯吃，我一日三餐之後，多找時間補充睡眠就是了。」

司徒皓亦知她喜歡與王烈在一起，便說道：「這樣也好，百里姑娘可於飯後多睡覺，夜裏就有精神了，王兄就答應了她吧。」

王烈微笑道：「司徒兄替她說話，那麽就由司徒兄與康兄負責白天的守衛好了。」

司徒皓微微一怔，繼之點頭笑道：「可以，君子成人之美，不亦樂乎。」

於是，事情就此決定，白天由康從義和司徒皓負責守衛，其餘之人全去房中睡覺，百里映紅說到做到，睡到晌午時分便起來燒飯，飯後又同房睡覺……

一天，平靜而過，沒有發生任何事故。





晚飯過後，司徒皓和康從義便去睡覺，王烈等十一人仍上樓房埋伏監視，仍是兩人一組，但其中一組是三個人，這三個人是王烈、百里映紅和樂正漢。

王烈這樣安排，是要讓大家明白自己「不欺暗室」之意，百里映紅也知道他的用意，她只要能和王烈在一起就心滿意足，畢竟她年紀尚輕，還沒有想到要與王烈單獨幽會偷情。

十一人分處五間樓房，靜靜的坐在窗口監視着全堡，到了這夜三更時分，終於發現了情況。

首先發現情況的是王烈，他一眼瞥見對面數十丈外的一座大廳的屋頂上突然冒起一具骷髏，不禁嚇了一大跳！

那的確是一具白骷髏，正在屋頂上飄動！

百里映紅因不耐久候，巳靠在王烈身邊的房壁上打盹，不知道巳出現了可怕的情況。

王烈向坐在另一邊窗下的樂正漢招招手，指了指窗外，要他過來看那具白骷髏，接着伸手推醒百里映紅，爲恐她乍見白骷髏失聲驚叫，他先用手蒙住她的嘴，然後指給她看。

百里映紅一見那屋頂上出現一具會跳來跳去的白骷髏，驚得渾身一震，要不是王烈有先見之明蒙住她的嘴，她眞會驚叫起來呢！

她雖有一身上乘武功，但女人天生胆小，突然看見鬼怪出現，登時嚇得手軟脚軟，不敢多看一眼，一頭鑽入王烈懷中，全身發抖起來。

王烈連忙向她附耳道：「別怕，那可能是歹徒弄出來騙人的東西。」

他口中雖是這樣安慰百里映紅，心中不禁也有些發毛，因爲那具白骷髏的動作非常靈活，怎麽看都不像是假的。

樂正漢也爲之胆戰心驚，面色蒼白，鼓不起勇氣飛出樓房，撲過去看個明白。

只見那具白骷髏在黑夜下的屋頂上手舞足蹈跳躍不巳，在跳躍的時候，兩隻脚始終沒有碰着瓦面，當然也聽不到一點聲响。

王烈驚駭萬分，暗忖道：「那是假的鬼怪麽？不，他的動作那麽自然，而且屋頂的上方是天空，那絕不可能是一具被人操縱的傀儡……」

他的想法是：如果那是一具人造的假骷髏，那麽操縱的人必得「站」在天空上，可是那天空上並沒有人；又如果操縱者是在下面，但下面是屋瓦，而且白骷髏在跳躍時，雙脚距離瓦面只有一二寸，其脚下實不可能躲着人。

因此，一向胆識過人的他，這囘也被這幕不可思議的景象所震懾住了。

樂正漢看得毛骨悚然，湊近王烈耳邊道：「怪不得趙堡主要棄堡而逃，敢情他這百劍堡出現了妖怪——咱們要不要出去跟他鬥一鬥？」

他的聲音有些發抖。

王烈頗想出去看個明白，却被百里映紅緊緊抱住，她也以發抖的聲音道：「不！不能出去！妖怪不是武功所能對付的，你們千萬不要出去！」

忽然，樂正漢一把抓住王烈的肩膀，神色非常緊張，顫聲道：「看！後面的屋上也出現了一個白骷

髏！」

王烈掉頭一看，果見後邊的窗外，約莫距離二十丈遠的一棟屋子上也有一具白骷髏，也正在那屋頂上手舞足蹈，跳躍不已！

一看又出現了一個妖怪，他原先的恐懼反而一掃而光，面上浮現一抹冷笑，輕聲道：「你們別慌，我現在可以肯定那是假妖怪！」

樂正漢滿面驚疑道：「怎見得那是假妖怪？」

王烈道：「如是眞正的妖怪，出現一個已經不得了，怎麽可能同時出現兩個？所以我敢肯定那是假的，目的是在嚇唬我們。」

樂正漢說道：「爲甚麽要裝鬼嚇唬我們？」

王烈道：「可能是不願我們住在這百劍堡中，希望把我們嚇跑。」

他說到這裏，用力推開百里映紅，輕輕拔劍出鞘，又道：「我出去會會他！」

百里映紅欲要阻止時，王烈已然越窗飛出，仗劍向前面屋頂上那具白骷髏疾撲過去。

「大家來抓鬼啊！」

他在飛撲中開聲大叫，因爲他斷定埋伏在別棟樓房上的同伴必然也發現了白骷髏，自己這一開聲呼叫，可也帶給他們勇氣。

果然，在各處樓房上埋伏監視的衞見賢、凌玉鏡、景錦城、西門芳、卓欣、賀龍、宗省吾、狄葆八人也早已發現了那兩具白骷髏，這時聽到王烈呼叫，頓時胆氣一壯，紛紛從樓窗飛出，分別撲向前面屋上和後面屋上的兩具白骷髏！

王烈飛撲之勢，疾似怒矢，不料才越過一棟屋頂，距離那具白骷髏還有七八丈遠之際，原在屋上跳來跳去的白骷髏突於瞬間消逝無踪。

沒見他有飛掠的動作，就那麽一瞬間突然隱沒不見，就如他是燈光下的一個影子，由於燈光的熄滅，影子也就消失了一般！

王烈就在白骷髏消失的次一瞬間撲到那屋頂上，他擧目四掃，但見四周空無一物，那裏還有白骷髏的一點影子！

正感驚愕間，凌玉鏡、西門芳、宗省吾、狄葆四人也已撲到屋上，他們齊聲急問道：「妖怪呢？妖怪往何處逃了？」

王烈有些困窘，聳聳肩膀苦笑道：「剛剛還在這裏，誰知一下就不見了！」

凌玉鏡道：「可能還在附近，大家快搜！」

於是，五人就在四周的屋上屋下展開搜索，但尋遍附近的所有房屋，硬是不見那具白骷髏的一點踪影，似已化爲一道陰風消逝於空中似的！

撲向後面屋上的衞見賢、景錦城、卓欣、賀龍四人也遭遇了相同的情況，就在他們快要撲到那屋上時，那具白骷髏忽然消失無踪了。

他們也在附近展開搜索，結果也是毫無所獲，最後九人會集在一起，各述所見情形——

王烈沉聲道：「這絕對不是妖怪，而是活人攪出來的把戲！」

衞見賢表示懷疑道：「如是活人怎麽會有一身白骨？而且一下子就不見了？」

景錦城接口道：「是啊！也沒看見他飛走的姿式，突然便消失無踪，活人怎麽可能有如此的能耐？」

王烈沉思不語。

宗省吾搖搖頭，說道：「眞是活見鬼了，小弟不相信活人會有這麽高明的遁身術……」

西門芳道：「不錯，這不可能是活人操縱的兩具骷髏，我看骷髏的動作十分靈活，和眞正的妖怪完全一樣嘛！」

卓欣笑了笑問道：「你見過眞正的妖怪？」

西門芳抗辯道：「我雖未見過眞正的妖怪，但這兩個白骷髏的每一個動作完全像活的一般呀！」

賀龍道：「王兄，你跑江湖的經驗比我們豐富，又曾幹過幾年捕頭，江湖上有這樣神奇的鬼蜮技倆麽？」

王烈仍在沉思，沒有回答。

西門芳又道：「不用猜了，這一定是妖怪不錯，小弟敢拿項上的人頭跟你們打賭！」

王烈忽然笑道：「最好不要！」

西門芳一怔道：「怎麽呢？」

王烈道：「小弟已想出答案來了。」

衆人急問他的答案，王烈一笑，道：「咱們先回樓上去，小弟再分析給你們聽。」

當下，衆人跟着他回到樓房上，他見百里映紅臉上佈滿恐怖之色，忙道：「別怕，我們剛才看到的是兩個活人，絕非妖魔鬼怪！」

百里映紅顫慄道：「不然，那……那是怎麽弄出來的？」

王烈道：「很簡單，今夜天上無月，我們的視力都無法看清楚十丈以外的東西是不是？」

百里映紅道：「可是我看得很清楚，那是白骷髏不錯呀！」

王烈道：「不，那是兩個活人，他們穿着黑色的衣褲——」

凌玉鏡一拍大腿道：「我明白了！他們在身上畫上一副白骨，因此遠看就如兩具白骷髏，對不對？」

王烈微笑道：「對，但也許不是畫上去的，而是用白布剪成骷髏貼上去的，用白布剪貼上去的好處是可以隨時扯下來，當他們扯下白布時，可以很容易逃過我們的視力。」

景錦城嘿然道：「難怪他們突然間就不見了，他們背部沒有貼上白布剪成的骷髏，所以只要一轉身，他們身上的黑衣便和夜色混成一片，咱們就看不出來啦！」

王烈點頭道：「不錯，正是如此！不過來人的確是罕見的武林高手，從他們在屋上跳躍時的無聲無息可知輕功造詣十分之高，此所以咱們無法追上他們。」

百里映紅聽他一番分析之後，心中的恐懼才告消除，想到自己空有一身武功，剛才竟被嚇得手脚皆軟，不禁生氣道：「眞是可惡，早知他們是活人……」

語至此，又覺是廢話，不由得羞澀的笑了起來。

王烈道：「小弟還有一項發現，他們

舞蹈的姿式十分美妙，男人絕不能舞出這麽美妙的動作。」

司徒皓驚訝道：「是女的？」

王烈點頭道：「不錯，而且是很年輕的姑娘。」

衞見賢同意他的看法，說道：「王兄說的不錯，我看她們扭腰擺臀的姿式，也只有年輕姑娘才舞得出來。」

司徒皓道：「王兄剛才說他們是罕見的武林高手，輕功造詣十分之高——兩個年輕姑娘會有這樣高的輕功造詣麽？」

百里映紅接口道：「是啊！那樣高明的輕功身法，連我都自嘆不如，怎麽可能是兩個年輕姑娘？」

王烈心中暗笑道：「這個姑娘胆小如鼠，可又自負得很，妳那裏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棋后手下的棋女任何一個都比妳我強呢！」

百里映紅心思縝密，見王烈但笑不語，立刻想到了棋后手下的那羣棋女，不禁臉色一變道：「莫非她們是棋后手下的棋女？」

對於這個問題，王烈倒不敢作肯定的答覆，因爲僅憑對方是「年輕姑娘」和「輕功高強」就認定她們是棋后的手下是不够的，因此他搖頭道：「我不知道她們是誰，總之武林浩瀚如海，能人輩出，所謂強中更有強中手，年紀與我們相彷而身手比我們高強的人不一定沒有……」

百里映紅以極爲肯定的語氣道：「不，我敢說除了棋王棋后的手下之外，武林中沒有這樣的高手！」

王烈岔開話題道：「讓我們來研究一下她們今夜扮鬼嚇人的目的，諸位認爲她們的目的何在？」

凌玉鏡道：「她們在屋上跳來跳去，等到咱們追上去時，却又遁去無踪，我不知道她們開這個玩笑幹甚麽！」

樂正漢道：「王兄剛才不是說她們不願咱們在此停留，是以扮鬼嚇唬咱們？」

王烈道：「是的，但小弟想不明白的是：她們爲何不願咱們在此停留呢？」

司徒皓道：「很簡單，因爲她們在等候百劍堡的人，而咱們不是百劍堡的人，因此她們不想傷害咱們。」

王烈道：「這麽說，百劍堡逃避的『仇家』就是她們了？」

司徒皓點頭道：「當然。」

其實，這些問題王烈早就想通了，他之所以提出來討論，目的只在岔開百里映紅的話題，因爲他不希望大家把注意力集中在棋王棋后身上，怕造成嚴重的不幸。

但百里映紅又把話拉了回來，道：「兩個年輕姑娘會是一莊二堡所懼怕的仇家麽？」

司徒皓說道：「不，她們不是主腦人物。」

百里映紅問道：「主腦人物是誰？」

司徒皓道：「當今武林，能使一莊二堡懼怕而棄堡而逃的，只怕不出棋王棋后二人，而剛才那兩個假鬼怪既是姑娘，其主腦人物當然是棋后了。」

百里映紅含笑道：「你的看法與我相同，我認爲致使一莊二堡棄堡而逃的，正是鬼風港那位棋后！」

司徒皓轉對王烈問道：「王兄對此看法如何？」

王烈聳聳肩道：「此事關係重大，不可胡亂下定語，要有充分證據才行；我看……對了，司徒兄與康兄要負責白天的守衛，二位且去安歇，明天再說吧。」

司徒皓說道：「被那兩具白骷髏一鬧，小弟的睡蟲已被嚇跑！那裏還能够入睡？」

康從義說道：「正是，我再也睡不着啦！」

景錦城忽然開口道：「王兄，請恕小弟心直口快，你好像不大喜歡談到棋王棋后，爲甚麽？」

此語一出，大家也覺得王烈確實在規避棋王棋后，因此十二對眼睛一齊集中在王烈的臉上，等他作答。

王烈只好說道：「小弟不是在規避，而是……小弟先後與棋王見過三次面，雖然小弟對他仍不甚了解，却敢說他是一位十分正派的人物……」

景錦城說道：「咱們現在談的是那棋后。」

王烈道：「既然棋王爲人正派，棋后自然也差不到那裏去……」

百里映紅立刻說道：「不對，棋王上次爲了救我而在棋后面前斷去一臂，由此看來，棋王棋后是兩個對立的人物。」

司徒皓接口道：「對呀！王兄曾經描述過他們的棋戰，可知他們不是一對恩愛夫妻，也不是兩個好朋友，而是生死大敵；既是生死大敵，便有正反兩方，棋王若是好人，棋后便是壞人了。」

百里映紅符合道：「對呀！對呀！我看造成一莊二堡棄堡而逃的人必是棋后不錯了！」

王烈沉默下來。

百里映紅追問道：「你不同意麽？」

王烈又沉默半晌，才說道：「這當然也有可能，不過我希望諸位不要過問此事，因爲……因爲諸位行走江湖最大的目的是好玩，能力所及做些俠義行爲固屬好事，但最好量力而爲，免得白白枉送了自己性命。」

大家見他語氣嚴肅，覺得他說的很有道理，一時均爲之默然無語。

良久，司徒皓才打破沉寂道：「原來王兄是怕我們遭池魚之殃，此事王兄盡可放心，我們一切聽你的就是了。」

王烈說道：「小弟也是沒有這份能力啊！」

司徒皓道：「那怎麽辦？」

王烈道：「如果趙堡主的兩個兒子之死與棋后有關，又如果一莊二堡的棄堡而逃是因畏懼棋后，那麽此事必有其前因後果，咱們在未完全了解內情之前，實不宜插手過問，再說到目前爲止，除了百劍堡受到傷害之外，別的並沒有甚麽。」

語聲微頓，繼續說道：「我的意思是說：到目前爲止，棋后並無爲害江湖的行爲。」

司徒皓問道：「王兄的打算是？」

王烈道：「我決定放棄過問這件事，諸位也不要過問，天亮之後，我帶百里姑娘回家，諸位也各奔前程吧！」

百里映紅大表不滿道：「王烈，你怎麽忽然變得胆小如鼠了？」

王烈苦笑道：「我的胆量本來就不大，此番我辭去太原捕頭一職，乃因接受師素貞姑娘的要求，為她洗脫殺人罪嫌，如今既已證明趙南星非其所殺，我的任務已了，今後我不想再多管閒事啦！」

說罷，走去一邊坐下，閉上了眼睛。

大家見他如此，都有些洩氣和不滿，但因在諸人中以他的智慧和武功最為傑出，如今見他打了退堂鼓，一時也無話可說了。

× × ×

天亮了。

王烈向衆人正式宣佈道：「諸位，咱們就此離開百劍堡，我帶百里姑娘回家，你們離家已久，也該回去看看了，咱們後會有期，他日再見！」

於是，一行十三人來到前院馬廐，各自跨上坐騎。在大門外拱手道別，各奔前程。

百里映紅一直很不開心，一賭氣之下，拍馬便走，不理王烈了。

王烈縱馬追上，與她並轡而馳。

百里映紅沒好氣地道：「你不用送我，我自己會回家！」

王烈笑道：「不，我一定要護送妳到安抵家門為止，這是我的責任。」

百里映紅冷冷道：「你我非親非故，談責任豈不太可笑？」

王烈道：「令堂知道妳跟我在一起，要是我不護送妳回去，萬一在路上發生意外，我如何向令堂交代？」

百里映紅道：「我不喜歡跟胆小如鼠的人在一起，你走你的陽關道，我過我的獨木橋！」

王烈充耳不聞，緊緊跟在她旁邊。

百里映紅白他一眼道：「我已經說得很明白了，你還跟着我幹麽？」

王烈笑道：「我也已經說得很明白了呀！」

百里映紅嬌叱道：「我不喜歡你，你去幹你的太原捕頭好了！」

王烈哈哈大笑說道：「好馬不吃回頭草，我既已辭去捕頭之職，豈有再回去之理？」

百里映紅道：「不回去，你也別跟着我！」

王烈道：「我當然要跟着妳，因為我要向令堂請教『密宗精神劍』的一些深奧問題。」

百里映紅冷笑道：「像你這種人，練成再高的武功又有何用！」

王烈道：「至少可與棋后的手下一爭長短啊。」

百里映紅聞言一怔，勒住坐騎問道：「你剛剛說甚麽來着？」

王烈跟着勒停坐騎，含笑道：「我說妳我如能練成『密宗精神劍』，至少可與棋后的手下一爭長短。」

百里映紅說道：「你不是說不過問了麽？」

王烈道：「那是在哄騙他們十一人，我不希望他們受到傷害。」

百里映紅迷惑不解的瞅着他，道：「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王烈道：「我告訴妳：司徒皓是當朝兵部尚書的兒子，其餘諸人也都是達官顯貴之子，他們雖然天資聰慧，練得一身不俗的功夫，但與一流高手相比，畢竟差得太遠，我怎麽可以帶着他們去冒險犯難，萬一遭遇不測，我如何向他們的父母交代呢？」

百里映紅恍然大悟，轉嗔為喜道：「你的意思是不要他們跟着咱們跑？」

王烈點頭道：「不錯。」

百里映紅大喜道：「原來如此，這麽說是我錯怪你啦！」

王烈笑道：「不要緊。」

百里映紅又問道：「你打算再去鬼風港？」

王烈道：「目前尚無此必要，不過我打算今夜悄悄轉回百劍堡，看那兩個姑娘究竟在攪些甚麽名堂！」

百里映紅道：「好主意！」

王烈道：「咱們先去附近的城鎮投宿客棧，將坐騎寄下，上街買兩套黑色的衣褲……」

說到這裏，湊近她耳近，低聲說出了自己的計劃。

百里映紅聽得連連點頭，表情非常興奮，笑說道：「妙！妙！妙！王烈，我現在才知道你這個人眞不簡單，果然有一套！」

× × ×

這天晚上，二更剛過，兩條黑影悄悄的摸到百劍堡的右方圍牆下，在牆下蹲伏諦聽了一會，確定牆內附近沒有人，才輕輕一躍翻過牆頭，飄落堡中。

夜很黑，從後院一座樓房投射過來的一大片黑影，正好伸展到牆邊，因此這兩條黑影翻入堡中後，便與黑暗混為一體，完全看不出來。

不久，這兩條黑影，神不知鬼不覺的摸到了百劍堡中院地帶，隱入黑暗的庭院中。

之後，再未見到他們的踪影。

約莫過了一刻時，忽然一幢樓房的屋脊上發出「拍」的一聲輕響！

聲響過後，一切復歸沉寂，未發生任何事情。

這樣又過了一刻時，在距離原先發出的聲響約有二十幾丈遠的東邊一排廂房上，又響起「拍」的一聲，似是一顆小石子投落在瓦面上，又似是有夜行人從該處掠過。

然後，又沒有一點動靜。

又過了很長一段沉靜之後——

驀然，一條黑影以極快的速度從廂房上一掠而過，似夜鶯一閃而沒！

俄頃，又是一條黑影掠過，一瞬間便消失在遠處的黑暗中……

這件事發生過後不久，在中院一座大廳的屋簷上便出現了一個夜行人！

一身黑衣，前身貼着一副用白布剪成的骷髏，遠看就如同變成厲鬼的白骷髏一般！

從身材上看起來，的確是一個年輕姑娘。

她靜靜的站立在屋簷上，眼洞中的一對明亮眼珠不斷的向四下搜望。

一般情形，一個夜行人是不應該如此暴露身形一直停留不動的，可是這個裝扮怪異的姑娘却站在屋簷上一直不動，似是

故意暴露身形，要引誘對方現身。

忽然，又有一條黑影飛掠來到那屋簷上！

是王烈或百里映紅麽？

不是！

她也是個黑衣姑娘，前身也貼着一副用白布剪成的骷髏！

她飛掠到前一個黑衣姑娘身邊，低聲道：「有無發現？」

前一個黑衣姑娘搖搖頭，表示沒有發現敵踪。

後到的黑衣姑娘又低聲道：「不要這樣站着，這樣會被——」

語至此，突然渾身一震，再也說不出話來了。

因為，先到的黑衣姑娘伸手搭上她的肩上，搭在她的肩井穴！

她立感不妙，待要反抗時，全身四肢已無法動彈，驚得開聲大叫道：「二十八號，快來！」

先到的黑衣姑娘左手緊緊扣住她的肩井穴，一聽她開聲呼叫，右手立即駢指疾出，點了她的軟廳穴，然後順手一攬她的腰肢，騰身向百劍堡的右方飛去。

「站住！」

一聲嬌叱劃空而至，聲到人到，是另一個裝扮相同的黑衣姑娘！

這黑衣姑娘身如鷹隼，來勢如電，很快就趕上刦人的黑衣姑娘，但聞空中一聲龍吟，劍光一閃，凌空側擊刦人的黑衣姑娘！

「慢來！」

大廳下突然響起一聲大喝，一條黑影從地面上飛冲而起——

「錚！」

雙劍交擊，爆起數點火星！

救人的黑衣姑娘經此阻攔，向前飛撲的力道頓失，自空中斜瀉落地。

這姑娘身手異常了得，雙脚落地之後，立即振劍刺出，嬌叱一聲說道：「你是何人？」

現身攔截者哈哈大笑，橫劍架住她的劍招，道：「在下王烈！」

黑衣姑娘一聽，又驚又怒道：「王烈，你又回來幹甚麽？」

王烈笑道：「回來抓女鬼啊！」

黑衣姑娘大為憤怒，二話不說，手中長劍一招，刹那間劍光迸射，好像一團火花撲向王烈胸口！

王烈頓足疾退，大笑道：「對不起，以後有機會再領教姑娘的劍法便了。」

身形一轉，抹頭便跑，向堡中房屋林立的地方奔去，快得眞像一隻老鼠，幾個拐彎就失去了踪跡……

× × ×

百里映紅攬抱着黑衣姑娘飛出百劍堡後，一路往南飛奔，一口氣奔出二十幾里，才在一處地方停歇下來。

這地方是一座山坡上，最高處有一間涼亭，雖然天色很黑，仍隱約看得出四周風景頗為幽美。

她將黑衣姑娘放在涼亭上，便在一旁坐下氣喘，剛才抱着一個人奔跑了二十多里路，功力倍增的她，也是够累的了。

正在歇息，一眼瞥見一條黑影朝涼亭撲來，她連忙起立備戰，喝問：「誰？」

「我！」

是王烈趕回來了。

百里映紅急問道：「那姑娘追來了沒有？」

王烈一脚跨入涼亭，笑道：「沒有，被我甩掉了。」

百里映紅欣喜道：「她不會找到這地方來吧？」

王烈坐下道：「大概不會，除非她運氣好，誤打誤撞追上這山坡。」

百里映紅將身上的「白骷髏」扯下來，笑道：「咱們成功了！」

王烈也將貼在身上的「白骷髏」扯掉，見那黑衣姑娘軟綿綿的斜倚在亭柱邊，一對水汪汪的眼睛正對自己怒視，不禁「嘿！」的一聲，笑道：「把她頭上的黑布罩拿下來，咱們來看看這位姑娘的花容月貌。」

百里映紅伸手一扯，便將黑衣姑娘的頭罩扯下，一見她果然有一張漂亮的臉蛋兒，不覺微怔道：「你猜的不錯，這姑娘果然是個美人。」

黑衣姑娘的確長得很美，明眸皓齒，雙頰勝雪，年紀約有二十二三歲，正是最迷人的時候。

但是，這位姑娘美則美矣，却是屬於「冷艷」型的，她的表情和眼神冷冰銳利，當王烈接觸到她的眼睛時，不禁打了個寒噤。

百里映紅道：「嗯，姑娘妳叫甚麽名字？」

黑衣姑娘彷彿沒有聽見她的說話，一對明亮有力的眼眸，似刀般釘在王烈的臉上。

百里映紅輕輕踢了她一下道：「看着我，我在問妳呀！」

黑衣姑娘看也不看她一眼。

百里映紅生氣道：「豈有此理，妳老看着他幹麽？回答我的問題呀！」

黑衣姑娘冷冷瞥了她一眼，冷冷的道：「妳說甚麽？」

百里映紅道：「回答我的問題——妳叫甚麽？」

黑衣姑娘冷笑道：「我為甚麽要回答妳的問題？」

百里映紅嚇唬她道：「妳不回答我的問題，我就給妳苦頭吃！」

黑衣姑娘一哼，滿臉不屑地道：「妳也配麽？」

百里映紅一怔道：「我……妳是說我不敢給妳苦頭吃？」

黑衣姑娘道：「妳當然不敢！」

百里映紅道：「好，衝着妳這句話，我就讓妳嚐嚐我的厲害！」

說着，便要去賞她耳光吃。

王烈阻止道：「別急，讓我來跟她談談。」

他推着百里映紅坐下，才轉對黑衣姑娘問道：「姑娘，妳貴姓芳名？」

黑衣姑娘也沒給他好臉色，冷冰冰地說道：「我勸你趕快放我走，不要再多問吧！」

王烈笑了笑，說道：「有這麽好的事麽？」

黑衣姑娘道：「你已闖下大禍，若不立刻放我走……」

（未完）

新派脫俗奇情故事

隆中客·文
可 飛·圖

神弓·寶斧·歸元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甘仲池等人正向石洞後面逃走，又聽見柳如眉、白娟叫公孫大娘手下留情，原來她倆轉達神秘黑衣女郎吩咐的話，公孫大娘只好放他們一馬，呼嘯而去。此時又見辜若萍帶了八個黑衣人攔住他們，要脅同甘仲池無事忙柏文彬合作，甘仲池那裏肯和殺兄仇人合作，辜若萍將他們制服，並誑說殺他胞兄的人是存仁山莊的長孫尚義，甘仲池那裏肯相信這個沾滿兩手血腥的幕後元兇，正在無法擺脫這危急關頭，忽然來了一位幪面白衣文士，叫他們先走，並約甘仲池明天傍晚在登封縣的四方客棧相見……

同病相憐 老少合作

但事實上，甘仲池是被絆倒了。

而且，於被絆倒的同時，並傳出一聲勁叱，道：「年紀輕輕，走路怎麼不帶眼睛……」

甘仲池雖然被絆得跌了一個「狗爬」，但，事實上並未完全絆倒，也就是說，當他的身軀即將着地的瞬間，本能地一躍而起。

他，一躍而起之後，又駭然躍退八尺之外。

因爲，呈現在他面前的人，實在太恐怖了。

不！恐怖的不是那個人，而是那個人的臉。

那是一個中等身材，鬚髮斑白，身着灰色短裝，手持一根竹杖的半百老人。

人很平凡，衣着也很普通，但臉上却全是縱橫交錯的疤痕，除了由眼睛、鼻子，和咀唇可以證明那是一張人臉之外，幾乎以爲是活見了鬼。

這剎那之間，甘仲池心中的震驚，可以說是跟他突然被絆倒具有同等份量的。

當然，他于極度震驚的同時，也明白了自己被絆倒的原因了——是對方手中的竹桿在作怪。

× × ×

那疤面老人目光烱烱地在甘仲池週身上下一陣掃視，一面說道：「別怕，老夫不畏鬼。」

由于疤面老人滿臉疤痕，看不出他的表情，但由語氣忖測，他這兩句話，是帶笑說的。

甘仲池苦笑了一下，說道：「在下知道。」

疤面人接道：「你，姓甚名誰？」

「在下姓甘，名仲池。」

「你，好像練過幾天武功？」

「是的。……」

憑甘仲池目前的身手，又何止是「練過幾天武功」的人而已。

但，問的人雖然很不客氣，答話的人却一點也不以爲怪地回答得很客氣。

甘仲池也可以說是「少年得志」，自出道以來，由于師門的輩份甚高，很少在人前謙稱「在下」的。但目前他不但謙稱「在下」，而且語氣還格外的平和。

箇中原因，連甘仲池自己，也不由不爲之暗中納悶不已。

那疤面人又問道：「你讀過書嗎？」

甘仲池還是既平和，又謙虛地答道：「略識之吾而已。」

那疤面人道：「這是說，你也曾經讀過幾天書？」

甘仲池點點頭，道：「是的。」

那疤面人道：「一個練過幾天武，也讀過幾天書的人，至少也該懂得一點兒禮數。」

甘仲池心中苦笑着：「眞是時衰鬼弄人，此刻，我已算是破天荒地謙虛了，他居然還嫌我不懂禮數……」

當然，這是他心底的話，外表上，他只是苦笑了一下，沒接腔。

那疤面人語氣一沉，道：「你敢在心中罵我！」

「沒有啊！」

「沒有罵我，爲何不答話？」

「……」

「不答話，就表示你心中不服氣，不服氣，就一定會在心中罵我。」

甘仲池只好苦笑道：「眞的，我心中並沒有罵你老人家。」

「老人家？」那疤面人冷哼一聲，道：「你以爲我已經是七老八十的了！」

甘仲池道：「不不……你老……看起來還很年輕。……」

甘仲池于結結巴巴中，「你老人家」四字幾乎又脫口而出。

因此，他自己也感到非常納悶，而不斷地在心中問自己：「今天，我是怎麼攪的啊……」

那疤面人哼了一聲，道：「我老人家也絕對不算很年輕。」

人家尊稱他老人家也不領情，現在却又自己稱起老人家來，而且也承認並不很年輕。

這是多麼矛盾得不可思議。

此情此景之下，甘仲池能說些甚麼？

甘仲池不開口，那疤面人又沉聲說道：「甘仲池，我老人家說你不懂禮數，你知不知道原因何在？」

甘仲池苦笑道：「在下不知道。」

那疤面人道：「好！聽着：第一，在長者面前，應該自稱『晚輩』，不可稱『在下』。」

「是……」

「第二，方才，你走路不帶眼睛，冒冒失失地，幾乎將我老人家的竹桿碰斷，是不是失禮？」

「是很失禮！」

「那麼，你是否應該主動向我老人家鄭重道歉？」

「應該。」甘仲池將苦笑埋在心底，正容抱拳長揖，道：「晚輩向您老人家鄭重致歉了。」

那疤面人道：「討同來的『道歉』，沒意思，不能算數。」

甘仲池爲之一愕，道：「那……前輩的意思，要怎樣才好呢？」

那疤面人道：「我老人家要罰你。」

甘仲池心中苦笑：「好一個怪人，我破例逆來順受，你却得寸進尺起來……」

但他口中却笑問道：「前輩打算如何一個罰法？」

那疤面人沉思着道：「甘仲池，我看你還算老實，而且，不懂禮數，也不算是甚麼嚴重的過失，我不能做得太過分，我看，就馬虎一點，今天中午，罰你在登封城的太白酒樓請我吃一頓，怎麼樣？」

甘仲池爽快地答道：「沒問題，而且，這也算是晚輩的光榮。」

那疤面人道：「你很爽快，我老人家也爽快一點，現在，罰也罰過了，我老人家只要再打一個商量之後，你就可以走路了。」

「打個商量？」

「不錯。」

「前輩是缺少盤川？」

「也不是缺少盤川，是另有急用。」

「好！請說個數目。」

「你身上有明珠四粒、金葉子十兩，還有十多兩散銀，是不是？」

眞妙！連他身上有多少財物都早就摸清楚了。

甘仲池心中一動地、暗忖着：「這個怪人，可眞不簡單……」

但他口中却連聲答應道：「正是、正是。」

那疤面人道：「我想，你留下二兩金子，十多兩散銀，應該可以維持三幾個月的開銷了？」

甘仲池笑着，點點頭，道：「好像是吧！」

那疤面人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有甚麼好像不好像的。」

「是是……前輩言之有理。」

「我老人家說的當然有理。……那麼，將那四粒明珠和多餘的金子都借給我！三個月之內，一定原璧歸趙。」

「晚輩遵命……」

甘仲池果然將四粒明珠和八兩金葉子雙手捧給那疤面人。

這實在是一件够滑稽也很荒唐的事。

八兩黃金不是一個小數目，世間有千千萬萬的人，辛勞一輩子，也未必能賺上八兩黃金。

至于那四粒明珠的價值，對一般窮措大而言，更是一個嚇壞人的數字。

但，目前的疤面人竟然要全部借用，而甘仲池也竟然毫不猶豫地借給這麽一個既神秘、又怪異而又來歷不明的陌生人。

像這樣的「借」法，能有幾成「原璧歸趙」的希望呢？

所以，那疤面人固然够怪，甘仲池的怪異也絕不多遜。

× × ×

那疤面人摩挲着那珠光寶氣的明珠和金葉子，笑問道：「甘仲池，你不怕我一去不返？」

甘仲池道：「我相信前輩不是那樣的人。」

「萬一我就是那樣的人呢？」

「那也就算了。」

「你不心痛？」

「我爲甚麼要心痛，錢財身外之物，

生不帶來，死不帶去，何況，古人說得好：千金散去還復回，只要我能活下去，我自信還可以賺回來，更何況，我也相信前輩一定是拿去做好事，那也等於是借前輩之手，替我做一場功德。」

「你好像很豁達。」那疤面人道：「但我不能不提醒你一聲，好心未必會有好報。」

甘仲池道：「晚輩也不會希望有甚麼好報，晚輩所追求的是心之所安而已。」

那疤面人連連點首，道：「好一個『心之所安』，孺子可教，孺子可教……」

不等對方接腔，又道：「記着，你還欠我一頓豐盛的午餐。」

甘仲池笑笑道：「晚輩沒忘記。」

「那麼，」那疤面人接道：「咱們太白酒樓再見！……」

說完，身形一幌，已長身疾射而去。

甘仲池目覩那有如匹練橫空，一幌而逝的快速身法，禁不住苦笑着喃喃自語道：「這嵩山地區已成爲臥虎藏龍之地，好像所有武林中難得一見的絕頂高手，都集中到這兒了……」

他，意興闌珊地繼續前行。

一輪旭日由東方天際昇起，萬丈金芒使得他精神爲之一震。

當他經過一片茂密的棗林邊時，登封城已遙遙在望。

也就在這當口，棗林中忽然傳出一連串嬌甜的語聲，道：「嗨！你怎麼現在才來？」

在甘仲池的心目中，這兒沒有人等着他，更沒有女人等着他，很可能那說話的人的對象另有其人，他可以不予理會，也沒有打算理會。

但，下意識中，他覺得這嬌甜語音有似曾相識之感，因而不自覺地循聲投注。

金色朝陽下，俏立棗林邊緣的，是公孫小倩——公孫大娘的妹妹公孫小倩。

秤不離錘，公不離母，公孫小倩的身邊，自然少不了她的姘頭「逍遙客」西門子都。

甘仲池入目之下，微微一怔，道：「妳是在向我說話？」

公孫小倩媚笑着反問道：「你以爲，這官道上還有別的人？」

甘仲池注目接問：「妳在這兒，是專門爲了要等我？」

「我是奉命等你。」

「是奉妳姊姊公孫大娘之命？」

「不！我跟我姊姊，除了同一個父親之外，並無任何其他瓜葛。」

「這是說，妳跟令姊是同父異母所生的？」

「不錯。」

「那麼，你是奉誰之命等在這兒？」

「自然是奉咱家小姐之命。」

「妳家小姐又是甚麼人？」

「這個……你毋須過問，好在，你馬上就可以見到咱家小姐了。」

甘仲池笑了笑道：「看情形，妳等在這兒，已經很久了？」

公孫小倩媚笑道：「應該是說，咱家小姐等在這兒已經很久了。也由于咱家小姐臨時有事必須離開一會兒，所以，才由我等在這兒。」

甘仲池道：「妳家小姐有何見教？」

公孫小倩道：「這問題，也請待會兒當面問咱家小姐吧！」

甘仲池道：「妳家小姐幾時才來？」

「快了。」

「這是說，我還要等？」

「唔……」

「很抱歉，我沒工夫等，也沒有興趣等……」

說完，昂首前行。

人影一閃，公孫小倩，西門子都二人已雙雙攔在他身前，公孫小倩並嬌笑一聲，道：「我也很抱歉，此時此地，縱然你沒工夫，沒興趣，也必須忍耐一點。」

甘仲池不怒反笑道：「妳這是『張飛請客』？」

公孫小倩媚笑道：「大概是吧！」

甘仲池俊臉一沉，道：「你們兩個，自信可以攔得住我？」

西門子都搶先笑道：「試過就知。」

甘仲池冷笑道：「西門子都，你眞健忘得很，古塔上的教訓才有多久，就完全忘記了？」

西門子都道：「甘仲池，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這兩句話，你該懂得？」

甘仲池道：「這是說，在最近這一段時間之內，你們兩口子已有甚麼奇遇？」

西門子都道：「用不着有甚麼奇遇，目前，咱們兩口子聯手之下，就足夠留下你這位『千幻神龍』來，你信不信？」

甘仲池道：「不信。」

公孫小倩接口道：「不信不要緊，甘仲池，只要你乖乖等在這兒，你馬上就可以見識到。」

甘仲池冷笑一聲：「我正想見識……」

話聲中，揮劍欺身進擊，一式「分花拂柳」，同時攻向對方兩人。

西門子都，公孫小倩二人，不久之前，曾經是甘仲池手下的敗將。

此刻，這兩人竟然誇下海口：兩人聯手之下可以將他留下來。

甘仲池既不相信，又心憤對方的狂傲，而且，由于近日來的一連串挫折，使他有「虎落平陽被犬欺」之感。

因此儘管他一出手使的是一招最平凡的「分花拂柳」，但這招最平凡的「分花拂柳」中，却貫注了太不平凡的九成以上的眞力，準備一下子予對方一個下馬威。

但，出人意外的是：他這會憤而威力驚人的一招，竟然被對方輕描淡寫地化解掉了。

而且，公孫小倩、西門子都二人于輕描淡寫化解對方的攻勢之後，並立即還以顏色，接連三招快攻，將甘仲池迫退八尺之外。

目前的西門子都，公孫小倩二人，跟不久之前在古塔上所表現的情形一比，可以說是判若兩人。不但眞力之強，令人刮目相看，其劍法之玄妙與神奇，更令甘仲池有不可思議之感。

可惜目前的甘仲池，實在沒工夫去震驚，去「不可思議」。

因爲，對方所給予的壓力太大了。

在強大的壓力下，甘仲池即使是全力應付，也還是不得不被迫而節節後退。

公孫小倩、西門子都二人一面得理不

饒人地、聯手節節進逼，公孫小倩連聲媚笑道：「甘仲池，甘少俠，現在，你該知道，甚麼叫眞正的武學了。」

形勢不饒人，甘仲池心中儘管對於對方以兩人聯手取得優勢而不服氣，但對對方那神奇的劍法，和短期中所增加的功力，却不能不佩服。

同時，他也自信，儘管有上述的情形，如果是一對一，他還是有絕對制勝的把握。

但這些，是他心中的話，目前，他不想說，也沒工夫來說，他必須全心全力去應付對方的攻勢。

公孫小倩又媚笑道：「甘少俠，你的元磁劍本來具有尅制對方兵刄的特性，現在又如何呢？」

是的，現在，甘仲池手中的元磁劍所具的吸引力，也好像不發生作用了。

甘仲池仍未接腔。

公孫小倩道：「甘少俠，現在，你該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了，我們不想過爲已甚，你還是自動留下來吧！」

甘仲池仍然是悶聲不响地盡力撑持。

西門子都插口冷笑道：「甘仲池，你要放明白一點，我們是奉命不殺傷你，否則，嘿嘿嘿……」

甘仲池也冷笑道：「否則又怎樣？」

西門子都道：「否則的話，即使是有兩個甘仲池，也早就已經躺下了。」

甘仲池道：「你以爲我甘某人是被人嚇大的。」

西門子都道：「我知道你不信，現在，先給你一點兒顏色瞧瞧……」

「刷」地一聲，甘仲池的左袖及長衫下擺上，各被劃破一道長達五寸的裂縫。

西門子都這一劍，够得上稱爲「妙到毫巔」。

因爲，他這一劍的劍勢，是在通常情況絕不可能之下趁隙而入的。

目前的甘仲池，儘管是處於劣勢之下，也儘管是在被迫而節節後退，但他畢竟是大行家，對於自己的防守，究竟已嚴密到甚麼程度，自然心中有數。

但，對方那一劍，竟然就在他認爲絕不可能的情況下攻了進來，如果不是對方「奉命不殺傷」，那後果是多麼嚴重。

所以，甘仲池這一驚，可眞是非同小可。

這時，公孫小倩又媚笑道：「甘少俠，現在，你應該相信，也應該自動留下來了。」

也就在這同時，有人以「傳音入密」功夫向他說道：「進『坤』宮，轉『巽』位，『卡莊刺虎』……」

此刻的甘仲池，來不及分辨那傳音的人是男是女，是友是敵，幾乎沒經過大腦攷慮地照本宣科。

眞沒想到，甘仲池這一「照本宣科」的動作，還眞管用。

只聽一聲慘呼，他的長劍正好刺中公孫小倩的左胸，而當場慘死。

這一意外變化，不但使西門子都嚇得連忙倒縱五丈之外，連甘仲池自己也楞住了。

沉寂了少頃，西門子都才戟指着甘仲池道：「你……你……你還會藏私……」

棗林中有人截口接道：「他沒藏私，也無私可藏。」

隨着話聲，一位紅衣女郎緩步而出。

她，約莫雙十年華，中等身材，不肥不瘦，論姿色，只能算是七分，但却具有十二分的媚勁，那是全身每一寸一分都具有女人味道的女人，也是對任何男人都具有強烈吸引力的女人。

甘仲池不是登徒子，而且，他的夫人柳如眉，情人白娟娟，不論是姿色，氣質，都強過目前這紅衣女郎，但入目之下，也禁不住目光爲之一亮。

西門子都却是色然而喜地，向那紅衣女郎躬身施禮道：「參見小姐。」

那紅衣女郎漫應道：「我的話，你懂不懂？」

紅衣女郎雖然是在向西門子都問話，但一雙媚眼，却一直在甘仲池的週身上下，滴溜溜直轉。

西門子都苦笑了一下，道：「回小姐，屬下至愚，沒聽懂您的話。」

那紅衣女郎道：「公孫小倩等於是我殺的，懂了嗎？」

西門子都一楞之後，才恍然大悟地道：「屬下明白了，是小姐暗中傳音指示甘仲池殺的。」

「不錯。」

「可是公孫小倩沒犯甚麼過失啊！」

「我也沒說她犯甚麼過失。」

「那……您爲甚麼要殺她？」

那紅衣女郎俏臉一沉，道：「你是向我質問？」

西門子都惶然垂首道：「屬下不敢，屬下只是不明究竟。」

那紅衣女郎道：「好！現在我告訴你，她不該是一個漂亮的女人，更不該是你的情人。」

甘仲池禁不住心中嘀咕了一句：「好一個霸道的女人……」

那紅衣女郎笑問道：「甘仲池，你是不是在心中罵我太霸道？」

甘仲池苦笑了一下，道：「姑娘很聰明。」

那紅衣女郎道：「除了聰明之外，就沒有別的了。」

「一時之間，在下還想不起來。」

「比方說，我，是不是很漂亮？」

「妳不算怎麼漂亮，但很迷人。」

「你，好像很老實。」

「我也並不怎麼老實，只是不會花言巧語。」甘仲池接問道：「他們兩個，就是奉姑娘妳的命令，要留下我來？」

那紅衣女郎點點頭，道：「不錯。」

甘仲池道：「爲何要留下我？」

「因爲……」那紅衣女郎含笑接道：「我很喜歡你。」

「可是，我不可能會喜歡妳。」

「你不是說，我很迷人嗎？」

「迷人與喜歡是兩回事。」

「我不管你喜不喜歡我，只要我喜歡你就行，凡是我所喜歡的一切，我都必須得到才甘心，對了，我應該先將我自己介紹一下。」

她，一頓話鋒，又道：「我複姓淳于，名巧兒，是一統盟盟主的女兒。」

甘仲池一怔，道：「一統盟？」

淳于巧兒道：「不錯。」

甘仲池道：「沒聽說過。」

「現在，你已聽到了。」

「唔……」

「而且，你也已經見到了一統盟的神奇武學。」

「唔……」

淳于巧兒得意地笑道：「西門子都，公孫小倩二人，不久之前，都是你手下的敗將，是不是？」

甘仲池漠然地道：「不錯。」

淳于巧兒道：「現在哩！在他們兩人聯手之下，你已成爲不堪一擊的庸手。」

甘仲池苦笑着沒接腔。

淳于巧兒又道：「箇中原因何在？你知不知道？」

甘仲池道：「那自然是由於他們兩個，已經投入一統盟。」

淳于巧兒道：「不錯，以你的條件來說，不論武功基礎，資質稟賦，都強過他們太多太多。所以，如果你也能投入本盟，我敢保證，一個月之後，你就可以成爲年輕一代中的武林第一人。」

甘仲池笑問道：「還有嗎？」

「當然還有，那是只能意會，不可言宣的。」

淳于巧兒這幾句話，雖然是用口說的，但却是眼睛，眉毛全部「動員」了，眞箇是眉挑目語，極盡挑逗之能事。

甘仲池漫應道：「這些，好像頗具誘惑力。」

淳于巧兒道：「你已經答應了？」

「還沒有。」

「看情形，你是個敬酒不吃吃罰酒的人。」

「我，敬酒，罰酒都不吃。」

此刻的甘仲池，表現得無比的鎭靜，也好像無比的洒脫。

按說，目前的甘仲池的處境，不但很尷尬，更可以說是很危險。

那麼，他憑甚麼如此鎭定，如此洒脫呢？

因此，淳于巧兒也爲之黛眉一蹙，道：「那……你是認爲我留不下你？」

甘仲池笑一笑道：「我可沒這麼說過，事實上，僅憑妳兩個手下就可以留下我，妳是他們的主子，當然更有力量留下我呀！」

淳于巧兒道：「這麼說來，我就想不出你有甚麼辦法，既不吃敬酒，也不吃罰酒了。」

甘仲池道：「我當然有辦法，一個字：賭！」

「賭甚麼？」

「賭十招之內，妳能不能制服我。」

「這是說，以你自己爲賭注？」

「不錯，十招之內，妳將我制服了，我乖乖地跟妳走。」

淳于巧兒笑道：「那時候，還哪怕你不乖。」

甘仲池笑笑道：「十招之內，如果妳沒有制住我，我就可以自行離去。」

淳于巧兒道：「看情形，你很自信，認爲我十招之內，絕對制服不了你？」

甘仲池道：「當然！否則的話，我憑甚麼能說，既不吃敬酒，也不吃罰酒。」

「不錯，這個辦法雖然不怎麼新鮮，却也算是相當的別緻。」

「那麼，妳答應了？」

「是的，我答應了，而且，十招之數減半。」

「只用五招？」

「不錯，而且，我有絕對把握，能於三招之內制服你。」

淳于巧兒這種目無餘子的語氣，眞會令人爲之氣結。

但甘仲池他却平靜地問道：「那麼，妳說『十招之數減半』，已經算是很給我面子了？」

淳于巧兒道：「你很有自知之明。」

甘仲池瀟洒地一笑，說道：「妳不後悔？」

淳于巧兒俏臉一正，道：「別廢話！我要進招了，準備好沒有？」

甘仲池也神色一正，道：「已經準備好了，請！」

「接招！」

「刷」地一聲，一劍斜揮而出——

淳于巧兒這一劍，看似漫不經心地平淡無奇，但實際上却已達到化腐朽爲神奇的境地。

勁力含而不吐，寓玄妙於平淡之中。

在大行家的眼中，這一劍已封死了甘仲池任何應變的措施，而只有拚死接招的一條路可走。

甘仲池是大行家，自然明白箇中厲害，但他却表現得出奇的從容。而他那應變的方式，也大大的出人意外。

他是一直等對方的劍芒即將着體的剎那之間，才快如電掣地出手，一下子將對方的劍勢引向一旁。

而且，他使的居然也是一招最平凡的「撥草尋蛇」，以四兩撥千斤的方式，將對敎那威力無儔的劍招化解掉，並朗笑一聲：「第一招。」

淳于巧兒媚目中異彩連閃，道：「很好……」

話聲中，第二招已緊接而出。

第二招是快動作，但見寒芒一閃，直向甘仲池胸前疾射而來。

甘仲池使的還是那一招最平凡的「撥草尋蛇」，雖然以快制快，化解得比第一招遠爲驚險，却總算是將第二招接下了。

接下來的第三招，可更爲緊張了。

淳于巧兒的劍勢，就像一張網——一張撈捕蝴蝶的網，快速而準確地網向甘仲池。

通常情況下，蝴蝶對於捕蝶的網，是絕對沒法抗拒的，即使想逃也逃不掉。

現在的甘仲池，就像是就要被捕入網中的蝴蝶，不能逃，也沒法抗拒，而只是閉目等死的份兒了。

不！「閉目等死」是沒那麼嚴重，用「束手受縛」四字來形容，才比較恰當。

因爲，他明白，淳于巧兒對他，志在完整無損地生擒，不會傷害他，更不會殺死他。

但，饒是如此，這剎那之間，他還是被對方那奇幻絕倫、而又威力無匹的劍勢，震驚得心神爲之狂震不已。

也就當甘仲池即將被淳于巧兒的「劍網」網着的千鈞一髮之間，那張「劍網」

忽然收斂，並厲聲叱問：「甚麼人？」

棗林中傳出一串含含糊糊的語聲，道：「妳爺爺的爺爺……」

淳于巧兒向西門子都一揮手，道：「代我追下去，我立刻就來。」

「是……」

西門子都恭應着，飛身進入棗林之後，淳于巧兒才向甘仲池笑笑問道：「那是誰？」

甘仲池苦笑了一下，道：「說來妳可能不相信，我也不知道那是誰。」

淳于巧兒黛眉一蹙，奇道：「有這種事？」

甘仲池苦笑如故地，說道：「我甚至也不知道那人長的是甚麼模樣。」

「這是說，你根本沒見過那個人？」

「也許曾經見過，却沒注意到。」

「看來，那是一個有心人。」

「唔……」

「那人除了用傳音功夫指點你接下我兩招之外，還有沒有說過別的？」

「有，他說，第三招，由他自己來應付。」

「那麼，以你做爲賭注的這個辦法，也是那人所傳音提供的？」

「不錯。」

「你就那麼相信他？」

「我不相信他，能相信妳嗎？」

「說的也是。」淳于巧兒也苦笑着接道：「雖然是有人在暗中指點你，而且，第三招還是那暗中人自己遜行出手的，但由於事先沒說明白，所以，我還是算你已經接下了三招。」

甘仲池含笑接道：「那麼，甘某人告辭了。」

「慢着！」

「淳于姑娘還有甚麼指敎？」

淳于巧兒似笑非笑地道：「不是指敎，我只是讓你明白，今天雖然是這麼拉倒，但我不會放過你，以後，隨時隨地，我都會將你收爲己用。」

甘仲池道：「妳有力量可以殺我，但，要想『收爲己用』，可不容易。」

淳于巧兒冷哼一聲，道：「在我的腦子中，沒有『不容易』的事……」

一揮手，又沉聲說道：「你可以走了，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吧！」

× × ×

甘仲池糊裏糊塗地，又渡過了一次難關。

對手那位在暗中以傳音入密功夫指點他，「接下三招」的人，他的確不知道那是誰，而且，他的心目中，也找不出這麼一位高明的人物來。

自他出道以來，包括耳聞目覩在內，淳于巧兒該算是最高明的一個了。

淳于巧兒武功之高固然是令人「仰之彌高」，其心思之縝密與反應之快速，也同樣是頂兒尖兒的。

由於她僅由第三招上的有人「插手」，就能斷定甘仲池之所以能接下她的第一二招是由於有人在暗中傳音指點，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明。

很可惜的是：那位於第三招上親自「插手」的高人，是怎樣「插」的「手」，以及「插手」的高下如何，他却一點也沒看到。

當然！不論那「插手」的結果是誰佔了上風，毫無疑問，那位暗中傳音指點他的奇人，也絕對是一個非常高明的人物。

因此，此刻的甘仲池，忽然有一種很奇異的衝動——很想追躡在淳于巧兒之後，看一個究竟。

× × ×

甘仲池沒有追躡上去，他以最快的速度趕進了登封城。

經過了一夜折騰的甘仲池，疲累的感覺倒是沒有，飢渴的感覺却是油然而興。

所以，當他經過一家豆漿店時，就本能地走了進去。

時間太早，豆漿店中僅有三位顧客。

甘仲池一進門，三位顧客當中那位獨據一桌的斑髮短裝老者立即很熟絡地向他招手笑道：「甘老弟，豆漿早就代你叫好了，請坐，請坐。」

那斑髮老者臉色青慘，甘仲池根本就不認識。

而且，憑他「千幻神龍」的眼光，一眼就可以斷定對方是戴着人皮面具。

甘仲池在心中苦笑道：「怪事年年有，可沒今年多……」

他安詳地步向對方座位，從容地坐了下去。

桌面上有兩碗加了鷄蛋的豆漿，也有兩副燒餅油條。

那斑髮老者含笑說道：「甘老弟，老朽知道你折騰了一整夜，一定很餓了，所以特別給你準備了雙份的早點，希望你會喜歡。」

「是的，我很喜歡。」甘仲池苦笑了一下，道：「但，我也很懷疑。」

「懷疑？」

「是的，閣下既然認識我，當也知道，目前，要我甘某人的命的人太多了。」

「噢……」

「何況，我又不認識你，更何況，你還戴着人皮面具。」

「所以，你懷疑這早點中可能會下了毒？」

甘仲池道：「俗語說得好，防人之心不可無啊！」

「好一句『防人之心不可無』！」那斑髮老者接着以傳音入密功夫說了兩句之後，又道：「現在，你該放心了吧？」

甘仲池目光爲之一亮，說道：「您就是方才在棗林中暗中傳音指示我的那位奇人？」

那斑髮老者道：「我不是甚麼奇人，只不過是一個滿面疤痕的怪物。」

甘仲池更是星目中異彩連閃，道：「您……您就是那位疤面人前輩？」

那斑髮老者道：「是的，由於我這副尊容敎人害怕，也會驚世駭俗，所以，通常，我都是戴着人皮面具。」

他，一邊說一邊將一個小荷包遞給甘仲池，說道：「原璧歸趙，你先行檢查一下看。」

甘仲池楞了一楞，說道：「這裏面就是……？」

「明珠四顆，黃金八兩。」

「您……您不用這些了？」

「我已經用過了，中午的午餐也不用

罰你請客，這兒不是談話之所，現在，趕快吃完早點，咱們換個地方再作詳談。」

武林中就有這麼些怪異的人。

甘仲池心知對方此舉必有深意，他也明白，目前，問也問不出些甚麼名堂出來，所以，他一笑之後，立即埋頭吃起早點來。

× × ×

也算是一項巧合，疤面人所謂「換個地方」的地方，竟然是那位神秘的白衫文士跟甘仲池有過傍晚之約的四方客棧。

四方客棧是登封城中首屈一指的大客棧，除了有四十二間客房之外，後面還有兩個接待貴賓和豪客的獨院。

那疤面人所租住的，就是兩個獨院中的一個。

住獨院，雖然花費較多，但却享有很多的好處，而最大的好處就是清靜。

那疤面人領着甘仲池進入獨院，分賓主坐定之後，才注目問道：「老弟台一夜沒睡，要不要先行調息一下？」

「不用。」甘仲池含笑接道：「您明白，晚輩的心中有很多疑問，急於獲得解答。」

那疤面人道：「說的也是，一個人如果心中有疑問，就是想調息，也靜不下心來的。」

他，沉思了一下，才輕嘆一聲，道：「千頭萬緒，一時之間，我眞不知由何處說起才好。」

甘仲池笑了笑道：「我看，就暫時先由前輩您自我介紹說起吧！」

那疤面人點點頭，道：「也好，我姓胡，名大明，是南宮世家的僕人。」

甘仲池不由心頭一震地，暗忖着：「一個僕人就具有如此高明的身手，那麼，他的主人又是怎樣的高明呢……爲甚麼我從來沒聽說過武林中有這麼一個高明得不可思議的南宮世家？」

想歸想，但他口中却並未說出來。

胡大明又道：「我可以坦白告訴你，我暗中跟踪，也可以說是暗中攷察你，已經有十個月了。」

「噢……」

「方才，故意絆倒你，向你挪借明珠和黃金，算是最後一次的攷察。」

「攷察的結果如何呢？」

胡大明反問道：「你說呢？」

甘仲池道：「由於您能帶我到這兒來，我想這攷察的結果，大概算是差強人意了。」

胡大明拈鬚微笑道：「不止是『差強人意』，而是非常滿意。」

由於胡大明滿臉疤痕，本就看不出他的喜怒表情，目前，他戴着人皮面具，更是看不出他的面部表情，所以，這裏所謂他的「笑」，也不過是由他那愉快的嗓音和眼神中判斷而已。

甘仲池笑問道：「看情形，前輩是打算收我做徒弟？」

「不！我不是要收徒弟。」

「那麼，您花那麼大的精神，跟踪我，攷察我，又是所爲何來？」

胡大明徐徐地說道：「爲你，爲我，也是爲武林同道以及千千萬萬的無辜百姓免除一場大刼。」

甘仲池心頭一震，說道：「有這麼嚴重？」

胡大明道：「我一點也沒誇張。」

甘仲池正容說道：「胡前輩，您是打算跟晚輩合作，共同消弭這一場大刼？」

「不錯。」

「晚輩樂意附從驥尾，只是，目前的晚輩，可以說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都難保……」

「這些，你毋需過慮，我已另有安排了。」

「還有，」甘仲池苦笑道：「晚輩的生命已不足一年……」

胡大明又截口接道：「是三絕和尚說的？」

甘仲池一怔，道：「看來，前輩對晚輩的一切，好像都瞭如指掌？」

「否則，我這一番跟踪攷察的工夫，豈非都白費了。」

「您……不相信三絕和尚的話？」

「相信，而且，對於『痲衣相法』，我也有相當的造詣。」

「噢……」

「所以，當時，我也斷定你只有一年的生命。」

「當時？難道說，現在就不同了？」

「是的，相由心生，宅心仁厚，和無心中所建的大功德，可以上格天心，逢凶化吉，遇難成祥，這些，你信不信？」

「我相信，可是……」甘仲池苦笑着接道：「這些日子來，我並未建立過甚麼足以消災化刼的大功德啊！」

胡大明道：「你忘了，不久之前，少林寺前的那一場大殺刼，就是你於無心之中所化解的。」

不等對方接腔，又輕嘆着接道：「就由於那一場無心之中所建的大功德，你眉宇之間那一道主一年之內必遭橫死的兇紋，已經消逝無踪……」

話鋒一頓又起：「現在，我可以保證你一定活到一百二十歲。」

甘仲池禁不住啞然失笑道：「果眞如此，那就太不可思議了。」

甘仲池雖然並不將自己的生死問題放在心上，但，不可否認，三絕和尚對他所說的那番話，却也多多少少會在他的心中形成一種壓力。

目前，一經胡大明加以解說，無形之中已將這種壓力消除而感到無比地輕鬆起來。

胡大明以無比莊重的語氣說道：「對於這個問題，現在，你該完全拋開了。」

甘仲池正容說道：「是的，多謝胡前輩的開導。」

胡大明道：「那麼，現在，言歸正傳，你願不願意跟我合作？」

「願意。」

「很好！但，不好聽的話，我必須說在前頭，對於咱們將進行的合作事項，我只是盡人事而聽天命，能否成功，我却不敢保證。」

「這些，我懂得。」

「而且，合作的過程中，危險重重，隨時隨地都可能送掉你的小命。」

甘仲池瀟洒地一笑道：「江湖人過的，本來就是刀頭舔血，劍底驚魂的生涯，

現在，晚輩能告訴您的是：晚輩只求盡其在我，無愧我心，至於成敗利鈍，生死禍福，非所過問。」

胡大明突然伸手握住甘仲池的手掌，搖撼着道：「好！好！不枉我這將近一年以來的跟踪、攷察。」

甘仲池笑問道：「到現在爲止，咱們的合作，應該是可以肯定了？」

「一言爲定。」

「但，我實在弄不清楚，您，費了偌大的工夫跟踪攷察，才決定跟我合作，究竟是看中我哪一點？」

「這個，你應該有自知之明，不論資質稟賦，武功基礎，心性氣質，都符合我的理想，尤其是悟性之高、之快，以及你我武功同一來源上，更能使合作起來，收事半功倍之效。」

甘仲池忍不住訝問道：「晚輩與胡前輩的武功，是同一來源？」

「是的。」胡大明接道：「既然咱們已經決定合作，就算是自己人了，那些甚麼『前輩』，『晚輩』等稱呼，也該收將起來了。」

「那麼，依前輩之見呢？」

「你叫我『老哥哥』，或者是『胡大哥』都可以，我叫你『小老弟』，或者是『甘兄弟』，記住：不許還價！」

「看來，我只好恭敬不如從命，叫你『胡大哥』了。」

「好！叫『胡大哥』，使我覺得年輕一點。」

「胡大哥本來還年輕嘛！」甘仲池含笑接問：「胡大哥，方才，你說咱們的武功同源？」

胡大明點點頭，道：「是的，現在，就要說到這個問題了。」

甘仲池沒接腔。

胡大明沉思了一下，道：「有關『禹王寶斧』與『黃帝神弓』的故事，你已經聽說過了？」

「是的。」

「你是否也聽說過『萬流秘笈』的來源嗎？」

「沒有，但據研判，可能也跟白陽眞人的武學大有關係。」

「其實，又何止是大有關聯而已。」

甘仲池目光爲之一亮，道：「胡大哥明白箇中秘辛？」

胡大明道：「是的，當代武林中，我是極少數明白箇中秘辛的人中的一個。」

「那眞是太好了！」

「現在，我可以告訴你，當年白陽眞人尅制『禹王寶斧』與『黃帝神弓』的武學秘笈名爲『歸元秘笈』，而『萬流秘笈』則是『歸元秘笈』的入門功夫。」

「哦！」

「現在，你該明白，方才，我爲甚麼說，你我的武功同源了。」

「這是說，胡大哥的武功，是來自『歸元秘笈』？」

「是的。」

甘仲池興奮地道：「那麼，『歸元秘笈』就在胡大哥手中？」

胡大明喟然長嘆，道：「如果『歸元秘笈』在我手中，事情就好辦了。而且，更糟的是，我所學的『歸元秘笈』的武功，還遠不如你所學的『萬流秘笈』的武功那麼多。」

甘仲池道：「那麼，『歸元秘笈』目前在誰的手中呢？」

胡大明道：「在一個手辣心狠，喪心病狂的魔頭的手中。」

甘仲池苦笑道：「所有頂兒尖兒的武學，都落在黑道人物之手，老天爺也未免太惡作劇了。」

「老天爺不是惡作劇。」胡大明一挫鋼牙，道：「應該說是太混帳了！」

老天爺眞是太混帳嗎？

但，好心沒好報，壞人得志，好人遭殃，却有太多的例證，而且是自古已然，于今尤烈。

所以，目前胡大明所說的話，雖嫌偏激，却絕不是無謂的牢騷，而顯然是由於心中積壓太多的不平，而禁不住脫口而出的義憤之言。

也所以，甘仲池也深具同感地爲之同聲一嘆。

少頃過後，胡大明才抑平心中激動，幽幽地道：「小兄弟，你是否認爲我太偏激？」

「不，」甘仲池意味深長地一嘆，道：「可能你我是『同病相憐』，所以，對胡大哥的話，不但不以爲偏激，反而深具同感。」

胡大明點點頭，道：「不錯，你我是該『同病相憐』，令師『北地一怪』朱大俠，令兄太堡莊莊主甘大俠的死於宵小之手，就是最好的理由。」

提及恩師和胞兄的慘死，甘仲池禁不住心頭一酸，熱淚也幾乎要奪眶而出。

胡大明歉然地道：「很抱歉，我不該提起這些敎你傷心的往事。」

甘仲池幽幽地道：「不要緊，這些椎心刺骨的往事，即使您不提起，我也無時或忘。」

胡大明道：「這些，我了解，同時，我也必須特別說明，在咱們合作的過程當中，同時，有關替令兄復仇雪恨的工作，必須暫時壓後。」

甘仲池輕嘆一聲，道：「我知道，以目前道消魔長的情況來說，要復仇雪恨，幾乎是夢想。」

胡大明道：「但我保證，只要咱們合作成功，很快就可以快意恩仇。」

「但願如此，」甘仲池苦笑着接道：「現在，再度言歸正傳吧！」

「對！」胡大明沉思着道：「方才，咱們說到哪兒了？」

甘仲池道：「已經說到『歸元秘笈』落入邪魔外道的手中。」

胡大明道：「現在，我必須由南宮世家說起才行。」

話鋒略爲一頓，又道：「南宮世家，曾有過最光輝的歷史，百年前，被武林同道尊爲『武林第一家』。」

接着又輕嘆一聲，道：「武林世家也像官場中的世家一樣，其光輝歷史，很少有能持續三代的，南宮世家也不例外。」

甘仲池也意味深長地一嘆，道：「現在，好像已經沒人提及過『南宮世家』這四個字了？」

（未完・八）

千乘萬騎一劍香

一怒動干戈擬計救雛鳳

秦紅．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愈立忠將司空英捉住，和紅小萍將他押回同心盟，自己再假扮司空英，取道直奔九華，來到皖境至德縣城，住在嘉賓客棧，原來這間客棧是老山主開設的，正想將同心盟葛懷俠等人受到毒害，被愈立忠發覺、及時救了他們，當時因彼此都化裝易容，經過一番談話，才知道是自己人，愈立忠受令派去總壇，帮助聶衞公救他的孫女……愈立忠拖着一條傷腿，來到總壇的白虎堂，見老山主和武煞星正在召集會議，自己將情況偽報一番，便退出打探地下宮的地方，然後轉回司空英的居處，婢女們以爲少莊主回來，慇懃招待，愈立忠此時知道聶衞公也在這地下宮裏……

演戲真情假

愈立忠道：「不，我已經換過了。」

紅牡丹問道：「在何處換的？」

愈立忠道：「在路上，遇到一個江湖郎中，我叫他給我換的。」

紅牡丹道：「江湖郎中的藥怎成？」

愈立忠道：「還不錯，昨天傷口發炎，今早敷了他的藥後，傷勢好多了。」

紅牡丹側身坐下，道：「讓我瞧瞧好麼？」

愈立忠搖頭道：「不，看了妳會吃不下飯！」

紅牡丹並不堅持又問道：「是怎麼受傷的？」

愈立忠道：「我上了愈立忠的當，他化裝『白骨神君』在九連山等我，我一時不察，因此中了他一劍……」

紅牡丹笑道：「這是報應，誰教你要冒充他去殺人！」

愈立忠佯怒道：「哼，妳怎可說這種話？」

紅牡丹道：「一點點傷，算不了甚麼嘛！」

愈立忠道：「饒是如此，我也要躺個四五天才能復原。」

紅牡丹嫵媚一笑道：「只要不影響那個，有甚麼關係呢！」

愈立忠一怔道：「妳說影響甚麼？」

紅牡丹白了他一眼，嗔笑道：「呆頭鵝！要我說得清清楚楚是不？」

愈立忠恍然一哦，忙道：「誰說沒有影響？影響太大了！」

紅牡丹嘟嘴不悅道：「瞎扯，腿上受傷，跟那個有何關係？」

愈立忠道：「失血過多，當然是有關係！」

紅牡丹低聲曬笑道：「讓我試試看，假如眞的不行，我便饒你！」

愈立忠情知她所謂「試試」的意義，心中一驚，連忙扳起臉孔道：「別胡鬧，我要睡一覺，妳快出去吧！」

紅牡丹不理，玉手疾探而出。

愈立忠差點魂飛魄散，慌忙挺起上身，揮掌格開她的手，沉叱道：「嘿，別惹我生氣好不好！」

紅牡丹也氣了，一扭身站了起來，冷道：「哼，你好像變了一個人！」

愈立忠道：「我受了傷，心情不佳，妳若關心我，就該讓我好好休息一下！」

紅牡丹道：「好，你去休息，從今以後，別再來跟我嬉皮笑臉就是了！」語畢，嬌軀一扭，開門而去。

愈立忠自然不怕「以後」會這樣，看見她走了，不覺長長透了一口氣暗罵道：「淫婦！淫婦！哼哼，牡丹花雍華高貴，妳是甚麼『紅牡丹』呀！」

他爲人雖頗風流，却只限於和好姑娘談情說愛，若是碰到了淫婦，他也是深惡痛絕的。

不過，他已知道「萬花宮」中的女子都是敵人收買來做爲宣淫工具的，她們表現得如此淫蕩，也許並非完全出於本人自願……

想到這裏，他起身下床，把臥房中所有屬於「自己」的東西全察看了一遍，然後打開衣櫥取出一件衣服換上，適於此時，艾北村走進臥房來了。

愈立忠叫了聲「師父。」垂手恭立。

艾北村在一張檀木椅坐下，問道：「傷勢怎樣了？」

愈立忠道：「已換過藥，好多了。」

艾北村輕嘆一聲道：「最近我們落了下風，連至德縣城那家嘉賓客棧也給敵人挑了！」

愈立忠假作一驚道：「啊，是誰下手的？」

艾北村搖頭道：「不知道，所有人手均遭殺害，若非剛好有我們的人由那裏經過，只怕不會這麼早就得到消息！」

愈立忠問道：「是不是同心盟的人幹的？」

艾北村道：「除了同心盟的人，還有誰會幹出那種事呢？」

愈立忠詫異道：「但他們怎知嘉賓客棧是我們的分舵之一。」

艾北村道：「就爲了這個問題，所以剛才你師祖召集大家研究這件事……」

愈立忠道：「師祖的看法呢？」

艾北村道：「嘉賓客棧是離總壇最近的一處分舵，現在突然被人挑了，你師祖認爲同心盟可能已經發現了我們總壇所在地，所以已做了兩項決定，一是飛鴿廬山向我們的人探詢蓬萊仙翁等一干人的行踪，一是增派眼綫嚴密佈防，如發現有敵人接近巢湖，你師祖打算立即撤退！」

愈立忠道：「大概情形不會那麼嚴重，英兒以爲，如果同心盟已偵知此地是我們的總壇，他們絕不肯打草驚蛇先挑了我們的分舵！」

艾北村似覺有理，注目問道：「不然，你認爲嘉賓客棧是怎麼給挑了的？」

愈立忠搖頭道：「英兒也想不通，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同心盟絕不會知道我們的總壇就在這巢湖上，否則愈立忠也不設計騙英兒去九連山了！」

艾北村點點頭道：「你說得不錯，既然敵人尚不知我們總壇所在地，自然更好，但你師祖的未雨綢繆也不算錯。」

愈立忠道：「最近，我們這邊的行動好像陷於停頓狀態，是不是？」

艾北村道：「表面上看，好像是如此，但我們的大計劃並未改變，你知道那個日子快到了！」

愈立忠根本不知他們甚麼大計劃，但這時却不能不假裝明白的點了點頭，然後很恭謹的問道：「師父以爲，那個大計劃行得通麼？」

艾北村反問：「有甚麼行不通的？」

愈立忠吶吶地說道：「不，英兒只是有點覺得，對方實力雖然稍遜於我們，但對方那幾個老不死——如武雄、武豪、武師、武俊、武士、武彥等也可能會突然出現，如不幸而言中的話，只怕我們討不了好……」

艾北村微訝道：「我們的計劃中，並無與敵人正面對敵的打算，你想到那裏去了？」

愈立忠暗吃一驚，忙道：「是的，英兒的意思就是說，我們雖然不準備與敵人正面對敵，但對方『十二武曲星』中尚未現身的那幾個，他們可說是站在『暗』的人物，因此我們也要事先有個準備，免得臨事措手不及……」

他對自己的「胡扯」毫無把握，是以嘴巴在說時，雙手已暗暗運聚眞力，準備一旦被對方瞧出破綻時，立刻搶先下手斃敵。

但艾北村對他的話却甚表同感，頻頻點頭道：「你的考慮也對，不過，好在我們的計劃是獅子搏兔全力施爲，所以即使武雄，武豪，武師，武俊，武士．武彥等六個老不死果眞突然出現，相信我們還應付得了！」

愈立忠再也想不出更巧妙的話題來引誘他說出那個「大計劃」的內容，當下佯作欣悅點頭道：「是的，英兒只是忽然想起那幾個老不死，順口說一說而已……」

艾北村起身道：「你休息休息，然後去看看菁兒，那丫頭最近一反常態，老是呆在綉樓裏不肯下來，唉……」

長長一嘆，舉步便欲出房。

愈立忠忙道：「對了，師父！」

艾北村住足問道：「甚麼事？」

愈立忠道：「聽說火琉島主聶衞公正在『萬花宮』，眞的麼？」

艾北村道：「不錯，他也是個『老當益壯』的傢伙，你師祖希望他會喜歡那些女娃娃！」

愈立忠問道：「他孫女現在被關禁於何處？」

愈立忠垂手站立着，向艾北村叫了一聲：「師父！」

艾北村道：「在地下室的鐵牢，以前關禁俞立忠那一間！」

俞立忠心中暗喜又問道：「聶衛公知道麽？」

艾北村道：「還不知道，要他對你師祖心悅誠服只怕很難，所以同心盟未消滅之前，你師祖不打算把他孫女還給他！」說罷，開門而去。

俞神忠關好房門，找出紙筆畫了一張圖，之後上床躺了一會，決定先把周圍環境摸熟再去找艾菁，當即起身打開房門，舉步走出。房外，便是美侖美煥的萬花宮！他默默牢記自己臥房的位置，這才敢走入「宮」中。這間萬花宮，由於處處擺設着鏡屏風，因此人入其中，便如走入迷魂陣，四下人影幢幢，令人爲之眼花撩亂！

剛才，俞立忠是被紅牡丹抱着「同到」房中的，那時他的一張臉埋在紅牡丹的懷中，所以對萬花宮的情景可說陌生得緊，好在他已記住了紅牡丹走進來的步法，自覺按照她的步法走出去應不致有錯，但他並不想馬上出去，他想先去看看那位火琉島主聶衛公。他在萬花宮的哪一個角落裏呢？俞立忠一邊走一邊凝神諦聽，走了三十幾步，忽聞身左的一面鏡屏風內有個女人在呻吟不止，心中覺得奇怪，於是提輕脚步走了過去。

走近那面鏡屏風之前，他已由對面另一面鏡屏風的反照而看清了裏面的情景，一見之下，登時臉熱心跳，大大的吃了一驚！

「誰？」鏡屏風內，有人在發問了！

俞立忠連退三步，拱手一揖道：「是晚輩司空英，左丘老前輩你好！」

鏡屏風內，武狐左丘龍怪叫一聲道：「好傢伙，你怎敢偷看老夫的行當？」

俞立忠恭聲道：「不敢，不敢，晚輩是在找一個人……」

武狐左丘龍笑道：「找你老相好紅牡丹麽？」

俞立忠笑道：「是的。」

武狐左丘龍道：「那好，老夫不怪你，去吧！」

俞立忠應了一聲是，轉身倉皇而遁，暗罵道：「呸！眞是老淫虫，大白天也在幹那勾當！」

由於走得急促，等到心神平定下來時，他忽然發覺自己已經「迷路」了！

原來，萬花宮是一間其大無比的地下室，鏡屏風多如山林，而且每個角落的佈置都一樣，所以他略一失神之後！已不知身在何處矣！

不過，他對此並不着意，因爲他已確定不會有人看出自己是冒牌的司空英，既然如此，自己以「少莊主」的身份在萬花宮亂闖一番，誰敢怎樣呢？所以，他只躊躇了一下，便即邁步向前走去，經過一面鏡屏風──

「啊吱！」驀然响起一聲嬌啼！

俞立忠又倉皇後退，連連拱手道：「抱歉！抱歉！晚輩一時莽撞，司徒老前輩請原諒……」

司徒老前輩者，武淫司徒雲鶴是也！

原來，鏡屏風內，武淫司徒雲鶴正在和「野客薔薇」顚鸞倒鳳！

武淫司徒雲鶴乃是武林中的一號色魔，他的「食色」就像吃飯一樣滿不在乎，所以雖是被「司空英」撞見，仍無一絲尷尬之色，只「嘻嘻」地笑道：「司空英，你的紅牡丹正在紅杏出牆，你要捉姦是不是？」

俞立告急聲道：「不！不！不……」一面說，一面後退，忽然「拍！」的一聲，背部撞着了一面鏡屏風！

那面鏡屏風應聲倒了下去，但竟未跌碎，在距離地面約兩尺左右便被某種「物體」托住！

俞立忠一怔之後，連忙上前將那面鏡屏風扶起，這才發現屏風後面也躺着兩個人！

女的是佳客瑞香！

男的是武夫勞立士！

武夫勞立士哈哈大笑道：「司空英，你可看清楚，老夫這一朶是瑞香花，可不是紅牡丹啊！」

俞立忠又連連道歉，然後抱頭鼠竄。不，他不敢再亂闖，對那些鏡屏風，他現在已有一種「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恐怖感，所以他不僅再也不敢探頭去看一眼，連脚下也是如履薄冰一般的小心翼翼，唯恐又碰到鏡屏風，觸了晦氣！

「少莊主，你鬼鬼祟祟的幹甚麽呀？」驀地裏，身後响起了一片嬌脆的戲謔！

俞立忠回頭一看，見是一個身披輕紗的美女，因不知她「花名」叫甚麽，靈機一動，便向她招手低聲道：「妳過來！」

那美女含笑走到他面前，一抿嘴唇道：「少莊主，我們先說好，奴家可不敢得罪牡丹姊！」

俞立忠知她會錯了意心中暗笑，當下點頭道：「我知道，只想請妳帮個忙…」

那美女微笑道：「少莊主有事只管吩咐，何必說得這麽客氣？」

俞立忠低聲道：「我聽說火琉島主聶衛公已經被蘭花征服了，是麽？」

那美女點首道：「是的，怎樣？」

俞立忠道：「我沒見過那位火琉島主聶衛公，想去識荊識荊妳帶我去好麽？」

那美女面現難色道：「大莊主，一再嚴囑我們不可去惹他，奴家若是帶少莊主去了，只怕……」

俞立忠笑道：「別怕，大莊主若是怪罪下來，我替妳承担便了！」

那美女想了想，點頭道：「好，少莊主請隨奴家來！」

語畢，轉身飄然閃入一面鏡屏風內。

俞神忠亦步亦趨的跟着，忽左忽右的穿過十幾面鏡屏風，那美女忽的停住脚，舉手一指對面一面鏡屏風輕聲道：「哪，他們就在那裏面！」

俞立忠故意低聲問道：「他們是不是正在……正在……」

那美女會意的一笑道：「少莊主何不自己去看！」說完，擺擺手，逕自走了。

俞立忠只得硬着頭皮一步一步走過去，但才走近那面鏡屏風前，就聽裏面的火琉島主聶衛公開聲道：「要看就走進來，不必那樣偷偷摸摸！」

聲調冷冰緩慢一聞就知沒有在進行那種勾當！

俞立忠心頭一寬，欣然舉步走入。情景是：那個「幽客」蘭花正橫躺在火琉島

主聶衛公的懷中，而後者的面前擺着一張精緻的小桌，桌上有酒有菜，他正一邊在飲酒一邊在撫摸幽客蘭花的玉體，好像在撫着一面琴，神情漠然，誰也看不出他的內心是喜是怒是哀是樂！

他一見進來的是一個面貌醜惡的少年，神色微愕，低頭向懷中的幽客蘭花問道：「他是誰？」

蘭花性情幽靜，她抬頭看了俞立忠一眼，淡淡一笑道：「他是四莊主的徒弟，我們老山主的徒孫，名叫司空英！」

火琉島主聶衛公輕「唔」一聲，凝目打量俞立忠一陣，面露悍笑道：「小子，你來幹甚麽？」

俞立忠拱手一揖道：「晚輩久聞聶島主的大名，特來拜見！」

火琉島主聶衛公冷冷一笑，道：「現在你已見過拜過了，假如沒有別的事，快滾！」

俞立忠見他仍是不改冷傲之態，心中暗喜，當下一指蘭花問道：「這一個，聶島主還滿意否？」

火琉島主聶衛公不答，舉杯飲了一口酒低頭向懷中的蘭花道：「蘭花，把妳的故事繼續下去！」

蘭花笑說道：「奴家的故事已經說完了！」

火琉島主聶衛公道：「不，妳剛才說到令尊病死於路上，妳沒錢收殮令尊，後來怎樣呢？」

蘭花畏懼的瞥了「司空英」一眼，強笑道：「以後的事，沒甚麽可說的啦！」

火琉島主聶衛公心知她懼怕司空英向上學嘴，故不敢再說下去，不禁動了肝火，猛抬頭望俞立忠說道：「你走不走？」

俞立忠有意試試他對「老山主」懾服的程度，乃岸然一笑道：「不走，聶島主又待怎的？」

火琉島主聶衛公推開蘭花，起身走到他面前，寒臉一字一字問道：「你小子大概是老山主最疼愛的徒孫？」

俞立忠仰頭答道：「不錯！」

火琉島主聶衛公冷笑道：「怪不得這麽狂，但你小子以爲老夫不敢動你麽？」

俞立忠聳聳肩，吊兒郎當地道：「你若敢殺我，你孫女也難逃一死！」

火琉島主聶衛公猛可右手暴探，掌出如電，一把扣住俞立忠的左腕脈門，悍笑一聲道：「老夫何必殺你，走！我們去見你師祖！」

俞立忠早就料到他會來這一手，所以未曾閃避，正是要給他一次機會，當下故作驚慌道：「啊呀，你…你想幹甚麽？」

火琉島主聶衛公哈哈大笑道：「不要問，見到你師祖，你自會明白！」說着，轉對蘭花道：「蘭花，帶老夫出去！」

蘭花又驚又急，瑟縮於屏風下，直搖頭道：「不！不！我不敢……」

火琉島主聶衛公道：「別怕，老夫會帶妳一起逃離魔窖！」

蘭花搖首不迭道：「不！我喜歡這裏，我才不想逃出去哪！」

火琉島主聶衛公神色錯愕了一下，旋即沉容冷叱道：「小賤人，原來妳剛才說的都是一派胡言！」

蘭花忽然露出一個勉強的媚笑道：「不錯，聶老先生要信以爲眞，奴家有甚麽辦法呢！」

火琉島主聶衛公眼睛一瞪道：「很好，現在老夫命令妳帶路，妳不服從，老夫一掌劈死妳！」

蘭花起身欲逃，火琉島主聶衛公冷哼一聲，左掌隔空一抓，蘭花嬌軀一震，好像被一隻無形的手掌抓住了，再也動彈不得！火琉島主聶衛公目露殺氣沉聲道：「小賤人，妳帶不帶路？」

蘭花嚇得玉臉煞白，面現哀求之色，望着俞立忠顫聲道：「少莊主，奴家可以帶他出去麽？」

俞立忠假意沉吟一聲，然後點頭道：「好吧，這不是妳的錯！」蘭花得了「少莊主」的許可，自然不再害怕，於是轉望火琉島主聶衛公道：「聶島主你放手，奴家帶你出去便了！」

火琉島主聶衛公強迫她帶路而不要「司空英」帶路，實是生恐「司空英」利用機關逃開自己的掌握，因爲他猜想萬花宮中必有機關佈置，也知道蘭花胆子小，她即使也懂得利用機關，却沒有胆量去冒險，當下眞力一收，縮手道：「老夫的掌力可以打到五丈遠，妳若敢妄生歹念，當心妳的性命！」

蘭花沒搭腔，低頭走出鏡屏風。鏡屏風外，這時有了令人吃驚的變化！

那許多數不盡的鏡屏風此刻全部不翼而飛，整個「萬花宮」竟變成了一間數十丈寬闊的大空房！

從房間的寬度推測，原來擺在房中的鏡屏風不怕有兩三百座之多，可是它們却消失得毫無聲响，由此可見，萬花宮中確有機關佈置，而且可知機關的變化是如何的神妙了！

不僅如此，這時的大空房上，已有五人不聲不响的圍立在唯一的鏡屏風外，他們是武妖巫馬明，武狐左丘龍，武淫司徒雲鶴，武鬼陰太希，武夫勞立士！

火琉島主聶衛公一見之下，面色立時大變，急忙一掌按上俞立忠背心，閃目沉笑道：「你們誰敢妄動，老夫就先打死這小子！」

武妖巫馬明冷冷一笑道：「聶島主來這一手，實屬不智之極！」

火琉島主聶衛公嘿嘿笑道：「不見得，這個司空英既是老山主疼愛的徒孫，大概老山主不會忍心看他被殺！」

武狐左丘龍哈哈大笑道：「聶島主可是想利用司空英逼迫我們老山主釋放令孫女？」

火琉島主聶衛公點點頭道：「正是如此！」

武狐左丘龍放聲大笑道：「哈哈哈，聶島主認爲這事行得通麽？」

火琉島主聶衛公冷聲道：「一命換一命，公平交易，有何行不通？」

武淫司徒雲鶴接口道：「當然行不通，試想老山主卽使答應換人，你聶島主又將如何帶着令孫女逃離姥山？」

火琉島主聶衛公道：「這個容易，老夫可以迫使你們老山主派船送我們爺孫倆上岸後，老夫再放開這小子！」

武鬼陰太希怪笑一聲道：「聶島主，老夫勸你別打如意算盤！」

火琉島主聶衛公冷笑道：「閣下如認爲老夫打的如意算盤，不妨動手試試！」

武鬼陰太希面孔一沉，道：「你若敢打死他，你的傻孫女也別想活了！」

火琉島主聶衛公愛孫殷切，他早已打定主意無論如何都要保全孫女的性命，這時捉住「司空英」意圖迫使老山主釋放孫女，只不過想試試看而已，如果老山主不肯讓步，他也不敢眞的打死司空英，但他也知道眼前的這五位武煞星絕不敢不顧「司空英」的死活而對自己發動攻擊，是以聽了武鬼陰太希的話後，他假裝滿不在乎的哈哈大笑道：「這不打緊，老夫只要孫女沒有白死就夠了！」

五個武煞星聞言之下，彼此交換了一個眼色，突然同時向火琉島主聶衛公迫近一步！

火琉島主聶衛公武功再高也無法同時敵住五個武煞星，一見他們有發動圍攻之意，心頭大大一慄，但他也是個老江湖，心中雖然驚慌，却未形諸臉上，當下哈哈一笑，按在「司空英」背心上的左掌即時一緊，發出了幾分眞力！

兪立忠只覺五臟如中巨杵，張口「啊呀！」慘叫起來！

其實，火琉島主聶衛公發出的眞力並未震傷他，他故意發出慘叫，自然是叫給五個煞星聽的。

果然，五個武煞星面色均是一變，不敢再上前，武妖巫馬明皺眉道：「聶島主，你要明白，你若殺了他，不但令孫女難逃一死，你也一樣難活！」

火琉島主聶衛公瞧出他們已經軟化下來，更不肯示弱，仰頭狂笑道：「哈哈，這沒關係，老夫要死之前，總會拉一兩個作陪！」

本來，火琉島主聶衛公個性狂傲是人人皆知的，因此五個武煞星益發覺得對方確非在虛言恫嚇，武妖巫馬明又沉吟半晌，忽然點點頭道：「好吧，老夫等先帶你去見老山主再說！」

於是，一行七八人走出萬花宮進入白虎堂內。

老山主正在房中歇息，聞報立即披衣而出，手指火琉島主聶衛公發出刺耳怪笑道：「聶衛公，你好不識抬擧，不在萬花宮享樂抓着我徒孫幹麽？」

火琉島主聶衛公冷笑道：「山主應知老夫之意，何必明知故問！」老山主仰頭狂笑一聲道：「好，本山主不妨明白告訴你，你這一手毫無用處！」

火琉島主聶衛公見他說得像斬釘截鐵，心中暗暗着急，道：「山主這樣說，是表示不理令徒孫之死活？」

老山主點頭決然道：「不錯，本山主寧可犧牲徒孫也不願失去對你的控制！」

火琉島主聶衛公聞言冷笑了兩聲，低頭向「司空英」說道：「小子，你聽到沒有？你師祖竟不顧你的死活哩！」

兪立忠閉目不答，他相信對方不敢動手打死自己，故心中一點也不着急。

老山主見自己的徒孫態度很從容，心中十分高興，叫道：「英兒！」

兪立忠立即睜眼恭聲道：「在，英兒恭聆師祖教誨！」

老山主道：「你可記得當初進入我門下所發的誓言？」

兪立忠那裏知道司空英當初發了甚麽誓言，聞言暗吃一驚，還好他素有臨危不亂的鎭靜力，當下點頭答道：「記得！」

老山主道：「那麽，把它唸出來！」

兪立忠思忖電轉之下，含笑道：「師祖請安心，英兒願以身殉師門，絕無半點怨尤！」

老山主樂得哈哈狂笑，轉顧火琉島主聶衛公道：「聶衛公，你聽到了吧？」

火琉島主聶衛公登時像一隻鬥敗了的公鷄，一掌將「司徒英」推開，長嘆一聲道：「罷了，山主你贏了！」

老山主笑道：「哈哈，本山主早就說過我的部下沒有一個是貪生怕死之輩！」

火琉島主聶衛公訕訕地道：「山主也應該相信老夫的話，只要山主把老夫孫女放了出來，老夫願誠心誠意助山主一臂之力！」

老山主道：「這話，本山主願意相信是眞的，但本山主已聽武狐左丘龍說過，聶島主爲人心性無定，反復無常，也許聶島主今天在幫助本山主，而明天便會突然倒戈相向，所以本山主覺得還是等消滅了同心盟後，再釋放令孫女比較穩當些！」

火琉島主聶衛公道：「山主不肯釋放老夫孫女，老夫實無心情爲山主効勞！」

老山主冷笑道：「這恐怕由不得你，老實說，令孫女此刻雖然行動不自由，但本山主已吩咐部下好好欵待她，假如聶島主不肯聽從本山主的指揮，那令孫女就不能再享受優待了！」

火琉島主聶衛公恨得牙癢癢，道：「好吧，現在，老夫只有一個最小最小的要求！」

老山主笑道：「想和令孫女見上一面麼？」

火琉島主聶衛公頷首道：「正是，老夫要看看她，是否如山主所說那樣安全無恙！」

老山主轉對武鬼、武夫道：「兩位請去將聶姑娘帶到她這裏來！」

武鬼、武夫應命而去。約莫盞茶工夫之後，武鬼、武夫帶着火琉島主聶衛公的傻孫女走入白虎堂來了！武鬼武夫很機警，帶着那個傻姑娘進入白虎堂時，就在門口處站住，而武妖、武狐、武淫更機警，同時身形一幌，飄退到門口處，擋住在傻姑娘「燕兒」的身前！

那傻姑娘一見爺爺立在堂上，喜得哭了起來，大聲叫道：「爺爺！爺爺！快來救燕兒，燕兒好苦喲！」

火琉島主聶衛公見孫女果然無恙，大爲欣慰，咧嘴笑道：「不苦，燕兒，妳不是好好的麽？」

燕兒哭嚷道：「我不要！我要跟爺爺回去！我不要被關在籠子裏！」

僭伏作內應

火琉島主聶衛公又安慰了她一陣，見她哭鬧不休便道：「燕兒，爺爺講一個故事給妳聽好麽？」

敢情燕兒最喜歡聽故事，聞言竟破涕爲笑道：「好，爺爺你講！」

火琉島主聶衛公道：「以前，有個姑娘和她爺爺住在海上一座孤島，那姑娘很漂亮，也很乖，就只有一樣不聽話——」

燕兒跺脚道：「爺爺你講燕兒麽？」

火琉島主聶衛公搖頭道：「不不，爺爺不是講妳，爺爺是講另外一個姑娘！」

燕兒回嗔作喜，說道：「好，爺爺你講！」

火琉島主聶衛公道：「那姑娘，就是有一樣不聽話，她爺爺敎她練武功，她一直不肯認眞學，她爺爺告訴她說：妳不練好武功，將來會被歹人欺負的——」

燕兒聽到這裏，又跺脚叫道：「嗨！爺爺明明是講燕兒，還說不是！」

火琉島主聶衛公笑道：「眞的不是講妳，妳聽下去就會明白的！」說到此，輕「唉」一聲，繼續道：「那姑娘還是不聽，結果有一天，她被歹人刦去了，歹人把她關在一個籠子裏，她想逃走，可是她武功不好，打不開那個籠子，只好哭哭啼啼的等着爺爺去救她——」

燕兒用手掩耳，叫道：「我不要聽！我不要聽！」

火琉島主聶衛公道：「可是，她爺爺一直沒有去救她，後來她忽然想起，以前她爺爺曾把一身武功傳授給她，她想要是自己把武功練成，就可以打破籠子逃出去了，於是她不再啼哭，開始在籠子裏練武功……」

燕兒一聽故事已和自己的情況不一樣，便不再掩耳朶，注意聽了起來。

「她先由內功練起，一天到晚在那籠子裏打坐，如是過了半年，她的內功已有相當成就，便開始練掌力，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終於，她的掌力也練成了，拍的一聲，她打破了那個籠子，逃了出去，那些歹人還想捉她，但被她打得頭破血流，叫苦連天，後來，那個姑娘便成了江湖上最了不起的女俠，由於她武功好，人又長得漂亮，所以有許多年輕英俊的俠客都想娶她爲妻！」

燕兒聽得神往，火琉島主聶衛公講完了好一會，她才清醒過來，急問道：「後來怎樣？」

火琉星主聶衛公道：「後來，她嫁了個如意郎君，夫婦連袂行道江湖，快活得像神仙一樣！」

燕兒喜極，興冲冲道：「爺爺，你別救燕兒，燕兒要回籠子裏去練武功！」

火琉島主聶衛公哈哈笑道：「很好，就怕妳沒有耐心！」

燕兒不大服氣，跺足道：「誰說燕兒沒有耐心？燕兒一定要練成武功，打破那鐵籠子！」

火琉島主聶衛公道：「好，爺爺拭目以待！」

於是，燕兒在歡悅的心情下，被帶回「籠子裏」去了。

老山主凝望火琉島主聶衛公乾笑道：「聶島主敎導有方，本山主佩服之至！」

火琉島主聶衛公目送孫女的倩影消失於白虎堂外，臉上的笑容亦隨之消失，淡淡答道：「老夫只是在安慰她，提供她一個排除寂寞的方法而已！」

老山主笑了笑道：「過兩天，本山主有件事要勞動聶島主，現在聶島主還請回萬花宮去待命！」

火琉島主聶衛公道：「假如山主不怕老夫刺探秘密的話，老夫倒想去堡中各處走走。」

老山主道：「本山主的秘密都在地下，地面上毫無秘密可言，聶島主請便！」

火琉島主聶衛公微微一笑，擧步走了出去。

兪立忠看到這裏，靈機一觸，朝老山主躬身道：「師祖，弟子願爲聶島主導遊全堡！」

老山主略一沉吟，點頭道：「也罷，但不可對聶島主無禮，聶島主要看甚麽，你就帶他去看甚麽好了！」

兪立忠恭聲應是，施禮退出白虎堂，趕到火琉島主聶衛公身後說道：「聶島主，小可奉命爲聶島主導遊全堡！」

火琉島主聶衛公聽如未聽，漫無目的的負手向堡中行去。

兪立忠知他終會跟自己講話，便默默跟上。

那位神秘的老山主說得不錯，全堡除了那座鐘塔外，並無令人驚奇之處，有的話，那就是豢養在堡中的十幾隻黑毛巨犬，牠們雄駿如豹，不停的在四面牆下逡巡着，看來如若有人在黑夜裏侵入堡中，很難逃過牠們耳目！

火琉島主聶衛公默默走着，兪立忠默默跟着，兩人經過一幢高大的石屋下，兪立忠偶一抬頭，發現艾菁站在一個窗口前憑窗發呆，玉臉罩着一層淡淡的哀愁，似有滿腹心事，兪立忠正愁找不到她，一見大喜，張口喊道：「喂，師妹妳好！」

艾菁低頭一看是「司空英」，登時玉容一冷，迅即後退，消失不見！

兪立忠見她不理睬，心知她對司空英有點根深蒂固的憎惡，因此暗暗高興，忖道：「待會見到她時，如果她發現我不是司空英，我就把當日司空英冒充我在襄陽客棧欺辱她的事說明白——啊不！我不能那樣說，那樣一來她一定會羞憤欲絕而去尋短見，我還是守住那個秘密，讓她永遠以爲當日在襄陽客棧『欺負』她的是我，這樣她才不會感到痛苦……」

正思忖間，走在前面的火琉島主聶衛公忽然回頭一笑，道：「小子，她是你師妹？」

兪立忠點頭道：「不錯，她是我師父的女兒！」

火琉島主聶衛公含笑道：「她很漂亮，你很喜歡她吧？」

兪立忠道：「我師父已答應將她許配給我！」

火琉島主聶衛公問道：「可是，她爲何不理你？」

兪立忠道：「大概是心情不佳吧。」

火琉島主聶衛公面露幸災樂禍的笑容道：「不，老夫看得出來，她根本不喜歡你！」

兪立忠漫聲道：「是麽？」

火琉島主聶衛公道：「而且，老夫還知道她不喜歡你的原因！」

兪立忠笑了笑，隨口問道：「那原因是甚麽？」

火琉島主聶衛公道：「因爲你長得太醜了！」

兪立忠聳聳肩，一指近處那座鐘塔道

：「聶島主，我們上那鐘塔看看如何？」

火琉島主聶衛公點點頭，向鐘塔走去，一面又笑問道：「你說是不是？」

俞立忠微笑道：「只要心不醜，外表難看一點，又有甚麽關係呢？」

火琉島主聶衛公笑道：「那當然，可惜的是：你小子的心比面貌更醜！」

俞立忠笑道：「聶島主這樣說，未免太不友好了吧？」

火琉島主聶衛公舉步走入鐘塔內，笑道：「哈哈，你還指望老夫跟你們這一帮人友好麽？」

俞立忠道：「只要聶島主願意，我師祖會讓聶島主坐上第二把交椅！」

火琉島主聶衛公輕蔑的冷「哼」一聲，舉步登上鐘塔內的石梯。這座鐘塔是用土磚砌成的，塔內有一道石梯，螺旋伸向塔頂。

俞立忠隨後拾級而上，又道：「聶島主，假如我師祖命令你去殺害同心盟主蓬萊仙翁葛懷俠，你幹不幹？」

火琉島主聶衛公道：「幹！」

俞立忠心頭不禁一凜，追問道：「爲甚麽？」

火琉島主聶衛公道：「因爲老夫的孫女在你師祖手中！」

俞立忠又問道：「如果令孫女不在我師祖手中呢？」

火琉島主聶衛公道：「不幹！」

俞立忠笑道：「還要反過去帮助同心盟？」

火琉島主聶衛公點頭道：「對，所以你們要仔細，別讓老夫把孫女救出！」說到這裏，兩人已登上鐘頂。

鐘頂上，守立着一名嘍囉，他見「司空英」帶着一位老人上來，連忙躬身行禮。俞立忠揮手道：「你暫時到塔下去！」

那嘍囉應了一聲，登登跑下去了。

俞立忠縱目四矚，發現站在鐘塔上不但可俯瞰全堡的情形，而且更可瞭望周圍的巢湖，那湖面上的船隻，遠看像一片片的樹葉，在碧波上輕輕漂盪着；心想再過六天——二月一日——同心盟便要大舉掃蕩魔窟，那時自己可得先設法破壞這座鐘塔，否則同心盟的人一入巢湖，勢必被守望者發現，是則老山主即或不想逃遁，他也會做緊急佈置，而那樣一來，同心盟也就無法達到「攻其不備」的戰略了。

忖罷，轉對正在眺望湖景的火琉島主聶衛公笑問道：「聶島主，你眞的有救令孫女的打算麽？」

火琉島主聶衛公冰冷一笑道：「只要有機會，老夫當然要試試！」

俞立忠笑道：「機會是有的，問題是一定要有人帮忙，否則絕難成功！」

火琉島主聶衛公聽了這一句話，頗感迷惑，凝目注視俞立忠半晌，冷冷道：「你在說什麽？」

俞立忠道：「小可是說：假如聶島主有意搶救令孫女，有三道難關很難闖過，第一是聶島主還不知道令孫女被關禁於何處，第二是救出令孫女後，將如何逃出這座石堡；第三是逃出石堡後，將如何逃出巢湖，因爲這座姥山是在湖中，而湖中的船夫都是老山主的部下，所以如果無人帮忙，聶島主要想解救令孫女逃脫，只怕比登天還難！」

火琉島主聶衛公冷笑道：「你的設想眞週到，莫非你想帮助老夫麽？」

俞立忠點頭道：「小可正有此意！」

火琉島主聶衛公那裏知道眼前這個「司空英」是俞立忠冒充的，以爲他在說風涼話，不由心頭火發，厲聲道：「小子，你再說一句，老夫就把你扔下去！」

俞立忠探手入懷取出剛才房中畫好的地圖，遞給他笑道：「這是令孫女被關禁的地下室地圖，聶島主請仔細看看！」

他現在說的這句話是恢復自己的嗓音說出的！

火琉島主聶衛公一聽他忽然改變了另一個聲調，不覺神色一楞，兩眼直眨，看看俞立忠的面貌又看看他手中的一張地圖，大爲驚惑起來。

俞立忠笑道：「如果聶島主不太健忘的話，應該還記得小可的聲音才對！」

火琉島主聶衛公雙目大瞪，驚詫道：「你……你是……」

俞立忠連忙輕「噓！」一聲，示意他勿將「俞立忠」三個字說出，然後輕笑道：「那天在船上，小可曾說可在九連山捕獲司空英，可惜聶島主既不相信又不肯合作——不過，要是聶島主決心解救令孫女，現在還來得及！」

火琉島主聶衛公驚奇不置，輕聲問道：「你果眞捉到了司空英？」

俞立忠點頭道：「不錯，司空英現在已在同心盟的正心牢中！」

火琉島主聶衛公大喜，一把搶過地圖，凝神地把地圖看了一遍，便手指圖中所畫的一座涼亭問道：「這座涼亭落在堡中何處？」

俞立忠舉手指向白虎堂右方道：「在那邊，那座涼亭是活動的，推開涼亭便可看見地道入口！」

火琉島主聶衛公循着他的手勢望去，很快便看見了那座涼亭，心中大喜道：「好極了，等天黑後，老夫便去救孫女！」

俞立忠搖頭道：「不，這件事須由小可去！」

火琉島主聶衛公一想他現在是少莊主司空英，要偷入地牢救人自然十分方便，因此連連點頭：「對！對！你若能帮助老夫救出孫女，老夫便把孫女許配給你！」

俞立忠一怔，繼而啞然失笑道：「抱歉，小可此番冒充司空英混入此地，解救令孫女雖也是使命之一，但小可並無那個意思！」

火琉島主窘笑一下道：「老夫孫女雖無天姿國色，却也清秀可喜，你——」

俞立忠搶嘴道：「葛盟主的意思是希望聶島主能棄暗投明，帮助同心盟敉平魔禍！」

火琉島主聶衛公頓了頓，點頭道：「好吧，老夫本來就有這個意思……」

俞立忠道：「那麽，解救令孫女之事，由小可去計劃進行，聶島主靜等消息就是了！」

火琉島主聶衛公道：「最好能在今天晚上，因爲明後天老山主可能就要派老夫出去做事。」

俞立忠點頭道：「好的，聶島主身上有沒有紙筆？」

火琉島主聶衛公道：「有，你要紙筆幹甚麽？」

俞立忠道：「聶島主最好請寫一封信給令孫女的信吧！」

火琉島主聶衛公一怔道：「寫信給她幹麽？」

俞立忠笑道：「剛才在白虎堂中，聶島主編了那個動人的故事哄令孫女，現在假如不寫信給她，小可說爛了舌頭，她也不相信！」

火琉島主聶衛公一想不錯，於是掏出一張白紙和一支炭筆，就在塔頂上寫了起來。

俞立忠道：「最好告訴她敵人要在這兩天殺死她，練功夫巳來不及，囑她一切依我吩咐行事！」

火琉島主聶衛公依言一揮而就，遞給他笑道：「你腦筋不壞，怪不得年紀輕輕就能當上同心盟的金衣特使！」

俞立忠含笑看完他寫的信，然後抬目問道：「令孫女認得您的筆跡麽？」

火琉島主聶衛公點頭道：「認得！」

俞立忠將信收入懷中，笑道：「令孫女似乎與一般姑娘有些不同，是不是？」

火琉島主聶衛公長嘆一聲道：「是的，她小時候並不傻，可是不知怎的，年紀一大，就變得傻裏傻氣起來了。」

俞立忠道：「小可覺得令孫女並不傻，她所以變成那樣，完全是聶島主造成的錯誤！」

火琉島主聶衛公一呆道：「怎說老夫造成的錯誤？」

俞立忠點頭笑道：「不錯，一個人，他長大後可以離羣索居，但一個小孩却不能離羣索居，聶島主一開始就讓她住在孤島上，她每天所見到的人只有那麽幾個，所見到的東西也只有那麽幾樣，叫她怎能聰明得起來呢？」

火琉島主聶衛公雖是一位傑出的武學大師，却不是一個養育小孩的能手，這時聽了俞立忠的話，越想越對，情不自禁一把握住俞立忠的手腕，激動地道：「對！你說的一點都不錯……」

俞立忠含笑而平靜地道：「所以，聶島主今後只要多帶她在江湖上走走，她的『病』自然就會好了！」

火琉島主聶衛公連連點頭道：「對！對！老夫救得孫女後，絕不再返回火琉島居住：」

俞立忠道：「現在我們下去吧，聶島主可回萬花宮歇息，今夜如何行動，天黑之前，小可自會通知島主……」

兩人走下鐘塔，俞立忠命令那名嘍囉回塔上守望，別了火琉島主聶衛公，便逕自往艾菁的居處走來。

艾菁的居處佈置得異常精美，閨房是在二樓上，俞立忠走入時有個丫鬟在樓下整理傢具；她看見「司空英」進來，檢衽一福道：「少莊主回來了。」

俞立忠輕「嗯」一聲問道：「小姐在不在？」

那丫鬟答道：「在，小姐正在樓上房中。」

俞立忠點點頭，登上樓梯，走到一間臥房門前，舉手敲了三下。

「誰？」

「是我！」

「你來幹甚麽？」

「令尊命我來看看妳。」

房門一開，艾菁冷若冰霜的把門而立，啓唇冷冷道：「我爹叫你來看我？」

俞立忠點頭笑道：「是的，他說師妹最近老是憂鬱寡歡，要我來勸勸你……」

艾菁薄怒道：「這是甚麽意思？」

俞立忠笑笑道：「我想師妹應知令尊之意！」

艾菁冷哼一聲道：「別做夢，你給我滾吧！」

俞立忠此番登樓探望她，純粹是想一覩芳容而已，因爲他深知自己此次任務重大，如果讓她知道自己是俞立忠的話，儘管她仍深深愛着自己，必然也不肯裝聾作啞看着自己對她父親採取不利行動，故一聽她要自己滾，遂也不再逗留，當下向她深深作了一揖，轉身便擬下樓。

但就在他要步下樓梯時，艾菁忽似想到甚麽事，開口道：「且慢！」

俞立忠即時刹住脚步，掉頭笑問道：「師妹有何吩咐？」

艾菁退後一步，說道：「進來，我有一句話要問你！」

俞立忠應聲轉回，舉步走入她房中，在一隻鼓櫈上坐了下來。

艾菁走到他面前，雙手叉腰，兇虎虎地道：「我問你，聽說去年你曾冒充俞立忠去武當華山殺害他們二派掌門人，有這回事麽？」

俞立忠點頭道：「有的。」

艾菁玉臉泛起一層紅暈，怒容更盛，咬牙切齒道：「如此說來，那天我在襄陽客棧見到的俞立忠，原來是你了？」

俞立忠故作一呆道：「哦，師妹曾在襄陽客棧見到俞立忠？」

艾菁嬌叱道：「別裝糊塗，他是不是你？」

俞立忠搖頭道：「不，我化裝俞立忠後，一路直奔武當，並未去過襄陽；妳在襄陽客棧見到的俞立忠，大概是眞的俞立忠不錯。」

艾菁道：「要是我在襄陽見到的那個俞立忠是你，你實說不妨，只要你實說，我便答應嫁給你！」

俞立忠巳打定主意不讓她知道她曾受到司空英的欺辱，故仍搖頭道：「眞的，師妹在襄陽見到的俞立忠的確不是我——」

艾菁那知眼前這個「司空英」便是她的心上人俞立忠，她見「司空英」說得逼眞，幾月來橫在心頭上的憂鬱頓時一掃而光，不禁展顏笑道：「好，你去吧！」

俞立忠佯裝尷尬的起身笑說道：「師妹對愚兄這麽呼之即來，撵之即去，似乎太……」

艾菁玉臉突沉，恢復冷冰之態道：「怎樣？」

俞立忠不敢多說，嗒然道：「是是，我走，我走……」

一面說一面退出她的閨房，下樓往堡中那座涼亭走來。

他走到涼亭前，並不移開涼亭走入地下室，他打算先選擇好逃走的路綫，故走到涼亭時，脚下並未稍停，又由涼亭向堡

外走來。

一路默察，走到堡門外時，他心中已經有一條逃走的路綫！

他又沿着堡牆往右邊走了四十多步，來到一處瀕臨巢湖的山壁上，坐了下來。

他在欣賞湖光山色麼？不，他在等待着一個「情況」的來臨！

約莫一炷香光景，那個「情況」出現了！

一艘漁船，由他對面三丈開外的湖面上駛過！

愈立忠已知巢湖上的漁船均是老山主之物，當即揮手喊道：「喂，快把船駛過來！」

駕駛漁船的是個漁夫打扮的中年漢子，他聞聲抬頭，一看少莊主坐在山壁上，忙的把漁船靠近山壁下停住，抬頭高聲問道：「少莊主有何差遣？」

愈立忠將身一縱，輕飄飄的飛落船上，扳起臉孔嚴峻地道：「你叫甚麽？」

那中年漢子躬身答道：「小的叫何恭山。」

愈立忠問道：「你今夜有沒有事？」

何恭山答道：「沒有，小的交班後，要到明午才有値勤。」

愈立忠道：「那麽今夜我要派你一件工作！」

何恭山再躬身道：「是，少莊主但請吩咐！」

愈立忠以極爲嚴肅的語氣道：「這是老山主直接交給我辦的事，要絕對保守秘密，不准告訴任何人，包括十二武煞星和我們師伯們！」

何恭山肅容道：「是！是！」

愈立忠道：「今夜三更，你把船開到這裏，載送兩個人離開巢湖！」

何恭山道：「是，那兩人是誰？」

愈立忠道：「這個你不必知道，你即使看到最奇怪的事，也不許發問，照我吩咐行事便了！」

何恭山道：「是，小的遵命！」

愈立忠嚴聲道：「我再講一遍，不准告訴任何人，否則萬一事敗你要負責！」

何恭山恭聲道：「少莊主請放心，小的絕對守口如瓶！」

愈立忠點頭一嗯道：「好，你去吧！」語畢，雙足微頓，縱上山壁頂端，從容擧步入堡，往那間進入萬花宮的石屋走來。他走入石屋，跳起拉動那一盞懸掛在廳上的琉璃燈，地面隨即緩緩下沉……

轉眼，他又來到萬花宮！那許多消失的鏡屏風，此刻又錯綜雜陳於萬花宮中，愈立忠靠着模糊的記憶，終於很幸運的找到了「自己」的房間。推門而入，赫然發現紅牡丹臥躺在自己的床上，雙手托腮，兩脚倒翹，臉含挑逗媚笑，凝眸斜乜瞅望着自己！

愈立忠心頭一震，當下微微一笑道：「哼，妳又來了。」

紅牡丹一扭嘴笑道：「怎麽，我不能來麽？」

愈立忠把房門掩上，一拐一拐的走到書桌前的椅子坐下，含笑道：「妳只要記住，是妳嬉皮笑臉的來找我，不是我嬉皮笑臉的去找妳！」

紅牡丹笑道：「你還在生氣？」

愈立忠搖頭道：「我本就沒生氣，假如妳不強人所難，讓我好好休息幾天，我們仍然可以恢復于飛之樂！」

紅牡丹螓首一歪，脆笑道：「你嘴巴始終不離『休息』兩字，可是你休息了沒有？」

愈立忠道：「我所謂休息，是指那個而言。」

紅牡丹道：「眞的胡說八道，你以前也曾受過傷，爲甚麽那時就不要休息？」

愈立忠頗感難於應對，聳聳肩道：「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一言以蔽之，我心情不佳，過幾天再來吧！」

紅牡丹一骨碌坐起，抿嘴恨聲道：「你不來，我可要找別人去了！」她這一坐起身子，湖光山色顯露無遺，其情其景，當眞無法形容！

愈立忠幾曾見過如此大胆的女人，一時心頭怦怦狂跳，忍不住想撲過去跟她成就好事，但他知道那樣一來的話，自己勢必原形畢露，不僅此行的目的要功虧一簣，連自己的性命也要不保，是以他不敢胡來，極力克制熊熊燃燒的慾火，佯怒道：「可以，妳去吧！」

紅牡丹氣得粉臉變青，眼淚潸潸而下，跳下床戟指他道：「我跟你講，我再走進你房間，我紅牡丹就不是人！」說完，扭身便走。

愈立忠沉聲道：「且慢！」

紅牡丹停步轉頭，驚怒交迸的問道：「你想怎樣？」

愈立忠一指床上的一襲紅輕紗道：「妳忘了那東西！」

紅牡丹美臉一紅，轉回抓起紅輕紗匆匆披上，怒冲冲開門而去。

愈立忠暗暗透了口氣，走去把房門關好，返身坐回椅子裏，再取出筆墨畫了一張圖，然後開門走出。

他以爲要在萬花宮中找到火琉島主聶衞公，又得用上一番腦筋，但出乎他意料之外，他剛剛打開房門，便見火琉島主聶衞公由右邊沿着宮壁緩緩行來，看那神態，是在散步和欣賞宮中的景物。

愈立忠心中一喜，便倚立門邊含笑招呼道：「聶島主，宮中美女如雲，爲何不找一個做陪呀？」

火琉島主聶衞公也是明白人，淡淡一笑道：「各人興趣不同，老夫對女人興趣不高！」

愈立忠哈哈笑道：「食色性也，聶島主說對女人興趣不高，這倒是奇聞！」

火琉島主聶衞公道：「小子，你房中有無奕具？」

愈立忠說道：「有，聶島主是想下棋麽？」

火琉島主聶衞公道：「不錯，你小子敢不敢跟老夫下一局棋？」

愈立忠沉吟道：「這必須先請示家師才能決定……」話聲甫落，對面不遠處一面鏡屏內傳出了艾北村的聲音：「英兒，聶島主要下棋，你就跟他下一局吧！」

愈立忠不料艾北村也在宮中尋樂，聞言正中下懷，連忙答應了一聲，向火琉島主聶衞公拱手道：「聶島主請進來！」

火琉島主聶衞公擧步入房，擧目溜視房中的陳設，嘿笑道：「哼，看來你小子

也是個小淫蟲！」

愈立忠笑笑不語，搬過棋枰和椅子，在下位坐下，把白子推給他，笑道：「聶島主的棋藝想必極高，該讓幾顆子？」

火琉島主聶衞公在上位坐下，道：「廢話少說，你下子吧！」

愈立忠佈下座子後再拈起一顆黑子打了下去。

兩人你來我往下了數子後，火琉島主聶衞公面作思考之色，傳音問道：「情形如何？」

愈立忠也以傳音答道：「晚輩已擬好出堡路綫，並已指派一艘漁船於今夜停泊山邊湖中等候載送聶島主及令孫女離去！」說到此，迅速取出地圖遞過去，又道：「圖中畫得很詳細，聶島主一看便知！」

火琉島主聶衞公接過地圖納入懷中，拈子打下，傳音問道：「你見過老夫孫女沒有？」

愈立忠答道：「沒有，現在還不能進去。」

火琉島主聶衞公問道：「駛船的人是誰？」

愈立忠道：「一名嘍囉叫何恭山。」

火琉島主聶衞公道：「他見載送的是老夫和孫女，不會起疑麽？」

愈立忠道：「晚輩已嚴囑他不准發問，所以他見到是聶島主時，必會以爲那是老山主的陰謀，故意放走聶島主的。」

火琉島主聶衞公道：「但等他們發覺老夫已經逃走而着手追究時，那何恭山豈不要把你供出來了？」

愈立忠微笑道：「聶島主旣知此點，今夜離船上岸之前，應對何恭山做妥當的處置！」

火琉島主聶衞公微微頷首，說道：「老夫與孫女如能安然脫危，即去同心盟報效！」

愈立忠道：「不，葛盟主等人已不在同心盟，聶島主可去九華山便可找到葛盟主，但須在一月二十八日之前，一月二十八日之後，他們就不在九華山了。」

他不想把同心盟即將大擧圍殲老山主的計劃說出，因爲他怕萬一事敗時，對方可能會爲了解救孫女的性命，而把一切機密「貢獻」給老山主。

火琉島主聶衞公是何等人物，一聽蓬萊仙翁等人去了九華山，就知必是要向老山主採取行動，正想發問，忽聽房門外響來一個輕微的脚步聲，忙傳音道：「快下子，有人來了！」

愈立忠也同時發覺有人走來，便拈子用力打下，開聲道：「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聶島主的棋力果然不俗！」話未完，已有一人推門走了進來！

他是艾北村，他額頭上微滲汗珠，顯然剛在宮中春風一度，臉上掛着疲憊的愉快！

愈立忠忙起身道：「師父您下麽？」

艾北村揮揮手道：「你下！你下，爲師作壁上觀好了！」

說着，拉過一張椅子，在愈立忠和聶衞公的中間坐下來。

敢情他的棋力也不低，略一注視棋勢後，不禁頷首稱讚道：「英兒，你的棋有了進步！」

愈立忠「哦」了一聲道：「是麽？」

艾北村道：「聶島主棋力甚高，但目前是你佔優勢，現在就看你能不能貫徹到底！」

火琉島主聶衞公淡淡一笑道：「令徒棋力雖是不錯，却下得太慢，老夫喜歡下快棋！」

愈立忠笑道：「要快也可以，現在輪到聶島主啦！」

火琉島主聶衞公欣然拈子着下，愈立忠隨後落子，兩人果然不假思索，下起快棋來了。

艾北村一面着棋一面問道：「英兒，剛才怎沒見你去吃晚飯？」

愈立忠何嘗不想去吃飯，只苦於根本不知飯廳究在何處，當下答道：「英兒肚子不餓，所以沒有去……」

艾北村又問道：「你有沒有去看看菁兒？」

愈立忠道：「有的，她還是對愈立忠那小子念念不忘，不肯理睬弟子……」

艾北村微笑道：「不要灰心，慢慢來吧。」

棋枰上烏鷺撲搏，戰況快速而激烈！轉眼工夫，一局棋已告結束，點數之下，愈立忠的黑棋勝了二子！

火琉島主聶衞公眉頭一皺道：「哼，這局棋本來是和棋，老夫自己下錯了一顆子！」

愈立忠笑道：「再來一盤如何？」

火琉島主聶衞公搖頭道：「不了，夜已深，明天我們再來決個勝負！」說罷，推枰而起，轉身出房而去。（未完）

磨劍江湖

（本文承自第65頁）

諸葛翡翠頰生紅暈，嗔道：「死丫頭，你別嚼什麽舌根！」

楚峻心生異樣，忙把目光挪開，却又忍不住偷偷瞥了一眼，忽覺兩道灼熱的目光斜乜過來，却是諸葛明珠。

楚峻臉上也是一熱，忙道：「多謝兩位小姐折節下交，侍書五內俱感，如今夜已深了，風涼露濕，請小姐早回閨房，侍書也該回去了！」

諸葛明珠笑道：「你又掉書包了！」

諸葛翡翠長身回禮道：「侍書慢走，若有人問你，便請說少爺設宴欵待你！」

諸葛浩哈哈一笑：「大妹好計智，專愛拿小兄作擋箭牌，侍書你走吧，可別亂闖！」

楚峻應了一聲，行了禮才退後，諸葛雙姝也忙回禮。

由賞花廳內堂住宅有暗廊相通，要去中院西廂，便須穿過內花園了。

楚峻別了他們涉足內花園，目光一掠，臉色登時一變，原來樹後竟立着一個人，這人身裁頎長，赫然是諸葛錦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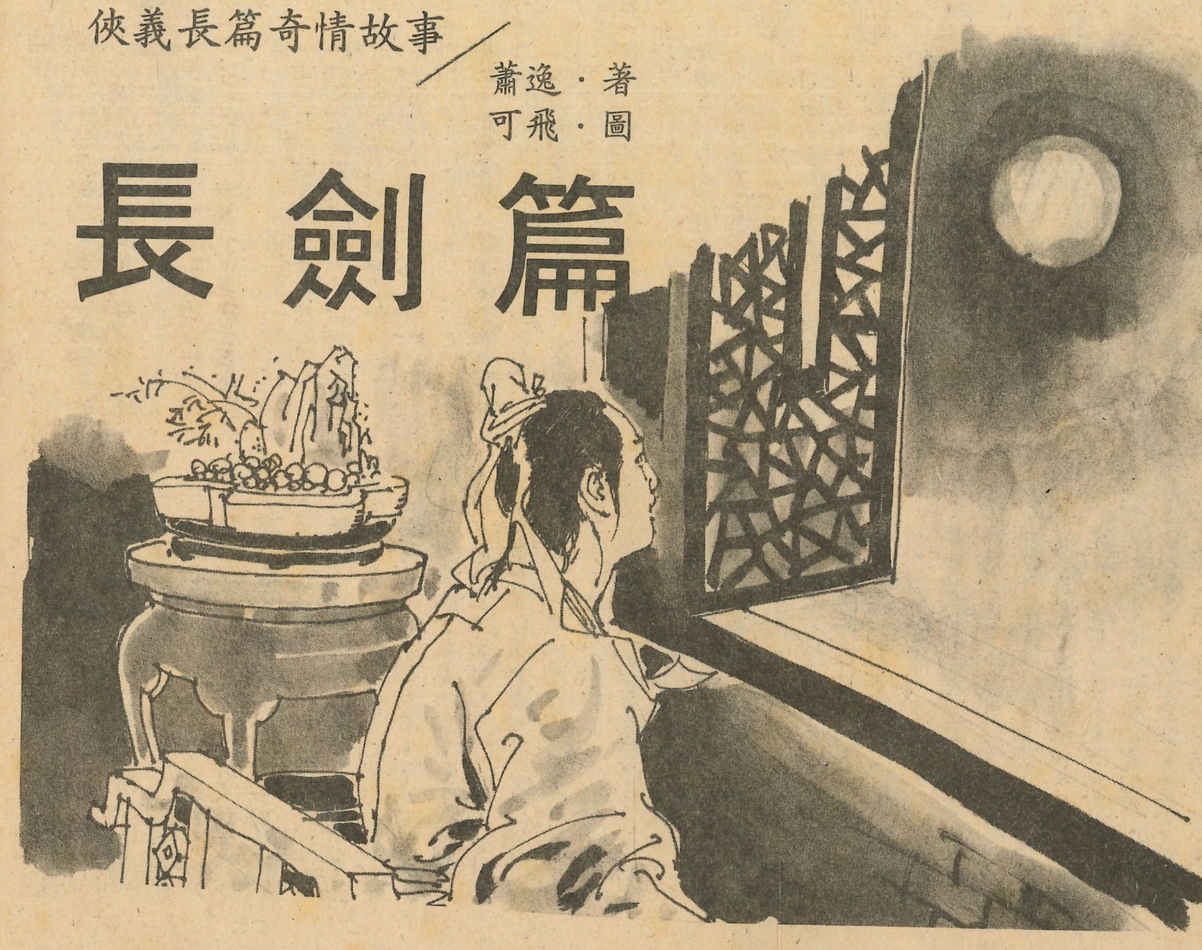
楚峻這一驚非同小可，忙匿在假山後暗中打量。諸葛錦暉所站之處，正是由內堂通往中院的必經之路，除此之外，除非是躍上屋頂，踏瓦而過，但楚峻若越牆而被發覺，這潛入內堂的罪名，便更難以洗脫了，是以只得暗中着急，却不敢冒險通過。

（未完・四）

俠義長篇奇情故事

蕭逸·著
可飛·圖

長劍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年輕花子和鮑玉搏鬥，關雪羽見鮑玉危殆不敵，暗助一臂之力，並告之北丐帮主童大北死後，他兩個兒子內鬨，兄弟鬩牆爭帮主地位，大兒子繼位帮主，二兒子出走，剛才所見年輕花子，恐怕是他的二兒子童雲。鮑玉聽了，悔不該同他搏鬥，敦請關雪羽回家一敍，感謝援助之恩，而這夥丐帮是從魯境來到皖境，聚集在大廟裏，年輕花子剛才被關雪羽制住，心有不服，派出半老乞丐跟踪關鮑二人，又被關雪羽制服，而鮑玉的住宅也被兩名乞丐白相一番，關雪羽準備平息這場風波……

品茗論知己　少帮主受敎

「我說的是眞的——要娶也不能比您差太遠，娘——您說是吧？」關雪羽還記得在家時對自己母親說過。

母親含着笑靨，微微搖頭嘆息，兒子的話可是說到娘心坎兒裏去了，嘴裏不說，心裏可不就這麼認了！「也不知那家姑娘有這個命，能叫我家小羽瞧上，眞是前生修來的福……」

…………

結束了風趣的母子對話，像是不着邊際的閒話，却未嘗不在心裏留下了印象。

面對明月，關雪羽頗似有所感傷，站起來走向室外。

今夜他思潮起伏，竟自有些坐臥不寧，惱人的別緒離愁，迫人的壯志仇讎，一股腦的岔集心懷，才剛剛興起的豪興壯志，不瞬間又即變成了繞指柔情。

簷前燕子低飛掠過，明月、繁星、覊旅、深宵，眞正是難以排遣了。

冷棧無客，野宿更殘——想到了即將荒廢的功課，忽然有些技癢，有心練一回劍——

這就返回，摯出了長劍——

「燕」家劍法，以神秘高超見稱武林，即使在平日練習時，亦極爲嚴謹，不欲示人。

關雪羽持劍松下，正當他手掐劍訣，拉開了架式，欲發劍時，一個人影，已映向眼前。說得淸楚一點，不是人影，而是眞眞切切的一個人。

——這個人直挺挺地就站立在當門正中，向這邊注視着，雙方距離約有十丈，但月夜之下，却看得十分淸楚——

一襲綴滿了各色補丁的百結鶉衣，破格的却在腰上加了一根絲子，右肩一側露出了尺許長短的一截劍柄，想是金絲纏柄，月色裏閃閃有光，明明是一個乞丐，却偏偏沒有乞者的寒酸，反之，那烱烱的目神，顯示着的却是泱泱大度的武者風範。

關雪羽只看了一眼，幾乎已可以確知他是誰了。

微微一驚之後，他緩緩的將手中長劍

收入鞘內。

對方似乎頗爲驚訝，在略一定神之後，一步步繼續踏進，直到距離關雪羽兩丈左右處，才行止住。

「果然是你——」關雪羽微微一笑道：「我算計着你一定會來，現在你眞的來了！」

「我是不會讓你失望的。」

年輕的花子吶吶說着，臉上神色較諸白天的突梯滑稽却是嚴肅多了。

「少帮主此來是客，請入內一敍——如何？」

關雪羽閃身肅客，對方顯然反而吃驚不小——

「你說什麼？」

「閣下不必掩飾了，」關雪羽微微抱拳一哂：「難道閣下不是北丐帮童少帮主？失敬之至！」

年輕花子一聲不吭的瞧着他。

良久，他才點點頭道：「不錯，我叫童雲，你似乎對我知道得很淸楚？」

「不多不多，」關雪羽改變口氣又道：「但却也不少，譬如說有關足下的負氣出走，也知道一些。」

童雲挑動了一下長眉，冷冷說道：「這麼說，今夜我就更不能放過你了！」

說着，他反手後肩，「唏哩！」一聲，摯出了身後長劍，冷森森如秋水一泓，端是一口好劍。

「拔劍吧！」童雲臉色寒冷的道：「我知道你劍術必有可觀，這裏雖非理想之地，但我已察看過，除你之外，並無外客，大可儘情施展。」

關雪羽道：「你要比劍，我一定奉陪！只是又爲了什麼？難道只因爲我認出你是童雲？還是白天之事讓你心存芥蒂？」

「對了，這就够了！」

童雲冷笑一聲，接道：「白天人多，我不便當衆迫你出手，却發覺閣下手勁大有可觀，分明一流身手，客居無聊，想到尊駕亦有同感，這便前來請教。」

關雪羽見他談吐不俗，雖有凌人盛氣，却不失君子之風。再想到方才，對方只須少隱片刻，自己難免在大意失察之下，展開了「燕」門劍法，以童雲之豐富見聞閱歷，說不定就會爲他看出了門戶——這一點倒無所懼，若爲他偸學了其中菁華，或是僅有所悟，便爲大失策事，武林中以洩露門戶不傳之技爲不可饒恕，關雪羽險些在疏忽之下，觸犯門規，此時想來，猶自不免自責！

那童雲果有私心，只須住足片刻，便能由關雪羽劍法中窺出堂奧，然而他却顯然不此之圖，端的是一個不欺暗室君子。

這一點，先自贏得了雪羽內心讚賞。

「童兄有意賜敎，不敢不遵，我們這就先武後文，再說其他吧！」

童雲只是目不轉睛的盯視着他。

聆聽之下，他說了個「好」字，右脚側跨，抱劍於懷，儼然大家之風。

關雪羽既然知道了對方身份，且知他爲人正直，倒頗是有意要交一交這個朋友——正因爲這樣，此刻便不得不全力以赴，劍上較個高低，讓他心服口服。

有此一見，他也就不再多說，當時重新摯出了長劍，微微一笑道：「你我究無仇恨，犯不着以死相拚，這就向少帮主請敎幾手高招吧！」

話聲方住，童雲已忍不住冷笑一聲，驀地向前踏出了一步，道：「廢話少說，看劍！」聲出劍到！

這一劍平肩而出，既直且快，寒尾一點，直向關雪羽咽喉上疾點過來。

關雪羽左手一招，用「燕」門空手入白刄的拿劍手法，倏地往對方長劍劍尖上揑去。

童雲陡地一振腕力，長劍「刷！」地飛起來尺許高下。閃過了關雪羽的手指，反向對方手腕子上削去。

關雲羽胸有城府，倒也不驚，胳膊肘子向下一沉，霍地用左掌掌沿，向對方劍上封去——

一收一吐，掌上力道驚人。

童雲身子向後一收，長劍反撩，隨着他快速的一個轉身之勢，耳聽得「叮！」的一聲，兩口劍首度交鋒，却不是實力的交接，僅僅是尖鋒相觸！

是夜裏，即見火星一點。一閃而進！

一個左翻倒捲——

一個斜起似鷹——

劍光交插影裏，結束了第一回合。

童雲雙手握着劍柄，臉上顯示着無比驚異。關雪羽也不敢掉以輕心，正是惺惺相惜——

「好劍法——」

隨着這聲招呼，關雪羽已擰身現肘，第二次發出了劍招，這一劍施展的是「燕」字門絕妙高招，一片輕嘯裏，長劍如電，力劈童雲後背。

至此，變輕靈而怒掣，凌厲的劍風，立刻使童雲大有所警，這般狠厲的劍招，確是他始料非及，這才知道對方果然是罕見的一個勁敵。

猛可裏，他身子向前一個快撲，却用脚尖力點地面，快速的一個疾轉，身子已縱出了七尺開外！

關雪羽壓劍後隨，一聲輕叱，脚下一個急竄，拔身而起——就在這一霎，童雲已倏地轉過身來——

原來他故意避開，無非是誘敵之計，對方一跟踪而來，正是求之不得。

所謂「兵無常行，以詭詐爲道」。

童雲一經交手之下，已覺出對方大是可畏，這才拚着弄險，以身爲餌，誘使對方接近。

隨着他飛快的一個轉身勢子，左手駢指如電，直向關雪羽劍身上力點過去，同時間，右手長劍大力揮出，一揮一挫，形成了一個「乙」字。

掃咽喉，掛兩肩，好厲害一式殺着。

觀諸童雲所施展的這一劍，眞正稱得上深領劍中三昧，有凌雲駕虹之勢，無縷冰剪綵之痕，這才是劍道中的上乘手法。

關雪羽何嚐沒有料到童雲有殺手之招？只是沒有料到這般凌厲罷了！

在童雲雷霆萬鈞的劍勢裏，關雪羽身子霍地向後一坐——含胸、拔背、沉肩、甩肘——

這一劍眞可當上驚天之勢。

「刷—」一縷銀霞起自身後。初起時不過飛泉一道，待到將臨及對方頭頂之上，這道飛泉才驀地爆噴了開來。

急光流電裏，幻化出一天劍影，童雲全身上下猝然間爲之一寒，已爲對方瀰天劍陣整個涵蓋——這才知道，自己圖人，對方圖己，觀諸眼前對方所施展，分明已達劍術中「分光掠影」境界，心裏一驚，遍體生寒，此時此刻，抽招換式已是不及，更遑論從容身退了。

關雪羽其實原無意施展這般厲害殺着，只爲對方狠毒劍招所逼，情急之下乃出此下策，雙方並無深仇大怨，自不必以死相搏——

一念之興，抽招已是不及，情急之下，左掌猛力向外推出——

這一掌爲了解救童雲危急情勢，關雪羽不惜施出了「無形罡力」。童雲只覺得迎面微風襲面，緊接着這襲微風之後的巨大力道，其力萬鈞，竟是萬萬難以抵擋。

總算他一時心靈　借助着迎面而來的勁道，猛地向後一倒，足下就勢一蹬——「哧！」反縱出一丈五六。

幾乎在同時之間，關雪羽已由他當頭躍了過去，身後劍芒，有如掃帚星般地閃爍着大片白光，無論如何，總算收住了劍勢，解救了對方一時之危。

緩緩將一口長劍收入鞘中，關雪羽向着童雲抱了一下拳道：「承教——」

童雲呆了一呆，似乎這才意會到是怎麼一回事，臉上一陣發熱，連耳根子都紅了。

自然，夜色裏看不出他這番窘態——

「我認栽了——」

說了這句話，長劍一挑，「嗆！」一聲，已回插鞘內，搖搖頭嘆息一聲，反身就走。

才不過跨出一步，又自站住，回過身來。

「請教大名上下？」

關雪羽遂即報出了名字。

童雲嘴裏唸着「關雪羽」三字，臉上一片迷離，冷冷一笑道：「請恕我冒昧，閣下身手大脫武林巢臼，方才那一手擦臂飛劍，頗似傳說中『飛燕門』的絕技『霜滿天』——不知是也不是？」

關雪羽心中微微一驚，倒不曾想到，對方居然還有些閱歷，既爲對方一語道破，再如矢口否認，便似欺人過甚，當時只得點頭承認——

「童兄慧眼高見，佩服之至！」

童雲立時神情一振，十分詫異的打量着他道：「這麼說足下竟是飛燕門的出身了？」

關雪羽尚還未來得及回答，童雲又搖搖頭道：「這又不對了，飛燕門是向來不收外姓弟子——這便奇了？……」

關雪羽哼了一聲：「童兄果然無所不知，只是在下却並沒有說是飛燕門出身弟子！」

童雲窘笑了一下：「只是，燕門絕技却是向來不傳授外姓弟子的！」

關雪羽心中一動，一時裏有些礙難作答，心裏正自盤算着，要如何啓口！

童雲微微一笑，却先自抱拳道：「閣下似有礙難，不說也罷……你我原是初見，請恕冒昧！」

關雪羽道：「足下大名，心儀已久，如不見外，可否入內一談？」

童雲一雙眼睛在他臉上轉了片刻，點點頭道：「也好，打擾了！」

關雪羽原以爲他不會答應，想不到竟是忽然變得十分爽朗，倒是有些意外，一時甚喜。

落座之後，關雪羽由暖壺裏爲他斟上了一碗熱茶。

童雲欠身道了聲謝，雙手捧起飲了一口。

放下茶碗，他打量着關雪羽說道：「有一句話，忝在與兄台初識，不知該不該說——」

關雪羽道：「願聆雅教。」

童雲冷冷一笑道：「關兄既然深知我的出身來歷，必然也知道我今日之困難處境，本帮一片基業，如今全在家兄把持之中，小弟身敗南來，想要在某處安身，不得不打出一個局面……有時候爲達目的，手段不免過狠，嘿嘿，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

關雪羽道：「這是貴帮之事，與我本無相干，童兄這麼說，顯然是有弦外之音，可否說清楚一些……？」

童雲微微一笑，而神色之間，頗有窘態——

「足下是聰明人，還用我多說麼？」——他遂即端起面前茶碗，喝了一口，借着飲茶，略遮其不自然神色：「總之，今夜與兄台一會，多少有些見面之情，尚請凡事包涵，童某感激不盡！」

關雪羽總算明白了他的意思，心裏微微一動，暗忖着，這個童雲非但武功精湛，心思智謀更有過人之處，我如此時口氣一鬆，或是礙於情面，不立刻聲明表白，便是事同默認，日後便將無所施展，哼哼，我豈能着了你的道兒？

心念轉過，當即一笑道：「那也要看什麼事情，以童兄爲人，當不敢倡行不義吧！」

言下之意甚是明白：你如多行不義，我還是要插手阻攔的。

童雲臉色一變，長眉挑了一挑，發出了一聲朗笑。

「關兄快人快語，兄弟好不敬佩。」

「少帮主抬愛了。」

關雪羽話聲微頓，又道：「我也有幾句話，要奉告足下，其實白天，我已告訴過貴帮一位長老——」

童雲點點頭道：「兄弟已經知道了，關兄是要我遷地爲良？這又爲了什麼？」

關雪羽微微一笑：「如今皖省一境，天災人禍併臨，早已不是樂土，而且，就時間上來說，少帮主你也來的太晚了，顯然有人已較足下捷足先登。」

童雲冷冷一笑，搖搖頭道：「我不信……再說，兄弟一行，正是人疲馬劣，已不容再另作打算。」

「少帮主之意，是決計要在皖南立足不去了？」

「兄弟已別無選擇，」童雲微笑着道：「還要請關兄多與支持。」

關雪羽冷冷的道：「我已有言在先，少帮主既是有恃無恐，那我倒不必多事，不過，對方來頭不少，童兄你却不可莽撞，還要三思的好。」

童雲眉頭微皺道：「有這麼厲害……？是……誰？」

關雪羽吶吶的道：「夜來細數墳頭鬼，金鷄三唱早看天——少帮主可曾聽過這首詩句。」

童雲陡然間呆住不語——

過了一會兒，他才冷冷的說道：「長白，金鷄？難道是出沒遼東的那隻老金鷄麼……？」

關雪羽微微點了一下頭，臉上情不自禁的爲之索然——

提起了這隻金老鷄，他難免便會觸及到方才剛剛經歷不久的刻骨仇恨。

童雲點點頭道：「我知道這個人，他一向是足不出遼東，何以會來到了中原內陸？只怕這個消息不大確實……」

關雪羽冷冷一笑，看了他一眼，不再多說。

童雲站起來一揖道：「多謝關兄指點，這件事我自會留心，……夜深了，我就不再打擾了。」

關雪羽原想就前些臨淮關所發之事，透露與他，以打消他在此立寨的決心，見他如此，也就不再多說，隨即起立送客。

童雲說道：「眞人面前不說假話，兄弟等一行，此刻暫時落足在南嶺的朝天宮內，關兄有空請來坐坐，兄弟也好面請教益——」

關雪羽一笑道：「一定拜訪——」

說話之間，即聽得客院之中，傳出了微微聲動，關雪羽前行的身子，向壁間一貼，就勢向外面打量，即看見三數條快速人影，正自由四面牆垣處飛身而下，身法雖快，到底算不上一流身手，以致於落下的身子，多少都發出了聲音。

一共是四個人。

四個清一色的乞丐。

看到了這裏，關雪羽這才明白——敢情來者四丐俱是跟隨童雲而來的隨身近衛人員，想是甚久未見他出來，忍不住便進來察看。

童雲也發現了，陡地現身而出，向外揮了揮手，四丐立即消失暗處，——他這才向關雪羽抱拳告別，身形輕搖，施展傑出輕功，陡地飄出六七丈外，落腳在院中茅亭之上，不過是沾一下脚尖，緊接着第二次拔身而起，有如輕烟一縷，已消失黑夜之間。

×　×　×

南嶺，朝天宮。

一隻蝙蝠低飛着由偏殿掠出，展開了夜的序幕——

「白長老」盤膝坐在一張紅木的座椅上。

從外表上看起來，他大概有七十歲左右，然而，這可不是他眞正的年歲。

事實上，在北丐帮老一代的人，都知道「黑」「白」二長老，是如今該帮碩果僅存的兩名元老，認眞的算起來，兩個人的年歲應該在九十開外，百歲上下，在北丐帮他們算得上是三朝元老，就連過世的帮主童大左，也是他們的晚輩。

一身素白的長衣，矮小，精幹，滿頭長髮，俱已灰白，兩隻長而細，微作菱形的眸子，即使在白晝，也常常是閉着的時候比睜開的時候多。

人到了這般年歲，所能期待的似乎只有一個「死」字，然而，白長老好像距離死亡，還有一段距離。

在本帮，雖然他早已不再過問帮事，可是接近他的人却都知道，他可不是一個廢物。

白長老精於道家的「服氣」之術，即所謂「春食朝霞，秋食淪陰，冬飲沆瀣，夏食正陽。」再加上「天地玄黃之氣」，便就是道家門中所謂的「六氣」。

朝露者，日始欲出時赤黃之氣，淪陰者，日沒以後之赤黃之氣，沆瀣者其實就是所謂的「露水」，爲滲有夜露的水氣：（北方夜半之氣）。「玄」與「黃」根據楚辭遠遊注裏面的解釋，是接近天與地的空氣。

這種長時「食氣」的結果，據說可以達到「胎息」的結果，也就是傳說中的「迎風自拳」，道家有一個專門的字眼稱作「乘蹻」之術。

白長老是不是已經達到了這種「乘蹻」地步，無人得知，可是他的功力畢竟已相當高深，這一點似無可疑，只憑他長日閉食，日僅進水的功力來看，確是成就非同小可，只是他的功力並未能眞正達到神仙的「辟穀」之術，間些日子，他仍然還要吃些東西罷了。

在丐帮裏，黑白二長老常常被當成不管事的閑人，時間一長，也就被視爲「無足輕重」的角色，除了在必要時候，請出他們二位來，說幾句話，這些話又會被像「經點」「祖宗家法」一般的遵重，這麼看起來，他們的存在，仍然是有相當份量的。

就像眼前的這一件事吧——

帮主「獨臂擎天」童大左一死，有關兄弟二人由誰去繼承帮主的問題，便告發生，黑白二長老於是相繼又被由「冷宮」請了出來。

這一次兩位長老的意見，並不統一。

白長老認爲，應該遵重故帮主童大左的身後遺言——那便是册立童雲爲帮主。

黑長老不以爲然，他認爲武林一帮，雖不能比國之傳位，却是可借鏡，廢長立幼，前無帮例可援。

雙方於是相峙不下，便引起了一場兄弟鬩牆之爭，兄長勢力大，弟弟力量小，結果形成了童雲的出走，這其間特別要指出來的是，儘管兄弟二人在這場鬥爭裏，勢同水火，兩位長老却並沒有直接介入，只是各人在幕後說上幾句話而已。

童雲失敗了，連帶着「白長老」不得不爲之出走。

好在白長老人雖然一大把子年歲了，却很看得開，對於這一次的出走，他曾對童雲說到，在十年以前他就知道今日之變遷，活當如此，還有什麽好埋怨的？

……

他果眞是相當的老了，以致於當他獨自靜坐的時候，很能有什麼事情，能够使他睜開眼睛——他常說目爲四神之首，當你睜開眼睛的時候，便有所消耗，所謂的「閉目養神」便是這個道理吧。

偌大的殿房裏，只有白長老一個人——他像是在打盹兒，却也別想因爲這樣，就能瞞過他什麼。

人老了，很多地方像是「返璞歸眞」

，說是「返老還童」吧。

在「靜極」的情況裏，人無非要「自得其樂」才能有所生趣，否則生者爲何？

白長老忽然睜開了左面的一隻眼睛——原因是那一面有了動靜。

一隻大灰老鼠，正自由壁洞神案下面鑽出來——半蹲着身子，拱着一雙前爪，像是膜拜的樣子，這隻老鼠正自向白長老端詳着。

白長老這隻左眼，便是爲此而開。

大老鼠玩弄着一雙前爪，不時的理着牠的長鬚，對於這個新近遷來的窮老道，牠確是感到很陌生——以前沒見過——但是還不討厭，因此，每當牠出洞之時，總是要向這人看上一陣子。

老道總算是「知心的人」了，每一次總會睜開一隻眼向他的這位異類朋友答謝問好。

一霎間，白長老臉上充滿了笑意——那種充滿了兒童的稚氣，確是「天眞無邪」，幸虧對方不過是一隻老鼠，要是一個人，人家不當他是「瘋子」或是「老不正經」才怪——

瞧瞧老道那份德性吧，挑眉，擠眼，眉飛色舞，連帶着于思于思都跟着活動起來了。

一人一鼠，就這個樣，活像是演一台啞劇，怪道的是大灰鼠却對此極感興趣，頻頻鼓着尖腮，「咕咕」一聲就此而去。

過不了一會兒，牠又出來了。

這一次却帶來了另一隻大灰鼠，於是拱起前爪，又在向白長老說話了。

牠說：「這就是我要跟你介紹的，牠是我的老伴。」

白長老擠了一下眼，傳遞過去他的心聲，他說：「啊，眞好，可是看起來，牠沒有你大啊，看樣子你是公的吧？」

老鼠說：「你猜對了，你怎麼會知道的？」

白長老擠了一下眼：「看你的鬍子就知道了，還有你的肚子比較小。」

公鼠說：「你眞聰明。」

白長老道：「你太太爲什麼要這麼傻看着我？」

公鼠說：「牠害怕。」

「爲什麼？」

「因爲……」公鼠說：「牠以前吃過你們人的虧，她的父親和父親的父親，就是被人害死的。」

「太不幸了，你能說淸楚一點麼？」

「那是你沒來以前，這裏的一個瘸腿道人幹的好事？」公鼠憤憤的說：「他養了一隻貓。」

「啊——那就難怪了，可是貓呢！」

「死了……」公鼠「咕咕」一聲：「跟我們爲敵的，無論是人是貓，都不會有好結果的。」

「你的意思是說，那個瘸腿的道人他也……？」

「不錯，他是害老鼠瘡死的。」

「老鼠瘡？」

「被我太太在他的脚姆趾上咬了一口，後來就發病死了？」

白長老驚訝的兩隻眼睛都睜開了。

「你也許還不知道，公鼠說：「我太太牙齒有毒，嘿嘿，也許牠偷吃砒霜吃多了。」

白長老點點頭：「太可怕了。」

「但是你用不着怕，」公鼠說：「你是好人，我們以後會是朋友的。」

「但願如此，白長老專心致一的運用神思：「我們說點別的吧，你太太懷孕了吧？」

「眞有你一手……」公鼠說：「已經記不清，她這一次是第幾胎了，談這個幹什麼？——怪不好意思的。」

「談談何妨？」

「好吧，子子孫孫不知還有多少了，」公鼠說：「但是都走啦——到頭來就只剩下我們兩個老的。」

忽然，這隻大公鼠人立而起：「我得走了，有人來啦？」

公母二鼠顧盼了一下，一溜烟也似的逃之夭夭。

這裏白長老也發覺了。

他頗爲感嘆的思索着，畢竟鼠類的觀察官能要較諸人强了，以自己數十年面壁之功，聽覺已極爲靈敏，竟然仍是不如。

這座偏殿自從白長老住進來之後，平素除了少帮主童雲之外，向無外人擅入。

眼前來人的脚步聲，雖說是距離尚遠，但是白長老却可以肯定這個人是往這個方向而來，此處除了這處偏殿之外，別無建築，那末來人的目標必然捨此無它了。

他仍保持着這個似睡非睡的姿態——

盤膝在座，閉目養神，深深的垂着頭，活像彎腰的蝦子，皤皤白髮，雲也似的披散下來，搖曳的燈光裏，地下的襯影竟是如此淒凉。

他幾乎已可以認定來人已在殿牆之外，何以只是在窺伺，而並不急急進入？——這就更爲啓人疑竇。

「呼——」

耳邊上似乎响起了一陣輕微的風。

白長老無需睜眼，已可斷定來人上了牆。僅接着「呼！」——同樣的聲音，這又可證明對方的飄身而下，雖然這聲音發自甚遠，白長老却能清晰在耳。

只從脚步的聲音來判斷，白長老已可斷定這人絕不是少帮主童雲；甚至於也不是本帮這次南來中的任何一人。

這倒是奇了。

白長老習慣的又睜開了一隻眼睛——

他看見了一個瘦削的人影，遠遠的正自向這邊注視着，這人自現身牆內，還不曾向前踏進一步，確是够謹愼的，不知是顧忌些什麽？

已經來了的人，總歸是要來的。

——這人在顧盼一陣之後，終於忍不住向前踏進。

透過長窗，以及洒落在庭院裏的月色，白長老雖說是深深的垂着頭，睜着一隻眼，可是來人的一切却清晰在望，漸漸的，這人已來到了眼前。

白長老透過微妙的感觸，已把對方打量得够淸楚，他遂即把那隻睜開的獨眼也乾脆閉上，不再向來人注視。

瘦碩的個頭兒，背部微微拱起，一身月白色半長不短的大褂；這副賣相可是透着眼熟，再看看——一雙白多黑少的眼珠子，再加上臉上那一道老長的刀疤，嘿嘿！不正是金鷄太歲手下那個跟班兒——祝天斗麽？

左右一番打量之後，祝天斗一逕走向殿前。

窗子既是敞開着，殿房裏還點着燈，白長老這副似睡不睡的模樣兒，便自落在了姓祝的眼中。

他顯然吃了一驚——

似乎沒有想到，偌大的殿房裏，僅僅只有一個老朽的道人在此打盹兒。

略一猶豫之後，祝天斗那張青皮實肉的臉上，遂即帶出了一番喜悅之色。

他奉命來辦一件「機秘」之事，原想到丐帮之內羣雄薈萃，自己保不住就許陣前失風，心裏還自一個勁兒的嘀咕不已，無如身後主子交待的事情，却是不容他不來，現在看見了對方這番情景，心裏着實是放下了。

整個院落裏，靜得一點聲音都沒有，偶而襲來的微風，拖動着乾枯的枯葉，在地上發出沙沙的响聲。

祝天斗如何又會把對方這個貌不驚人的老朽道人看在眼裏？身子一連幾個快速起落，已掩到了窗前——

瞧了一瞧，那個老道仍在燈下打着盹兒。

祝天斗暗地裏冷笑了一聲，心裏忖着：老東西，你還是乖乖睡覺地好，眼睛一睜，老子可就要你的命！

心裏盤算着，右手抬起來，向着窗台上輕輕一攀，四指微一着力，「呼——」地騰身掠起——

起落之間，有如一隻展翅巨鷹，已自飄身殿內。

這時他才看淸楚，對方這個顯然也屬於「丐帮」一員的老道人，竟是如此的老了。

——旣然是在睡覺，就乾脆讓你睡個舒服。

祝天斗身形乍騰，這一次捷若鷹隼呼——地來到了「白長老」座前，右手疾出，五指輕收，如鷄下啄，直向着看似無知的白長老背上落去。

「噗！」一聲，點了個正着——

這地方位當人體二氣交接之處；也就是俗稱的「昏穴」所在，雖說是聽來無關痛癢，却端看下手人的功力而論了，出手重的，照理能够使人致死。

祝天斗與他並無深仇大怨，只是要他乖乖睡着不動，是以並沒有施展全力，五指下處，只覺得對方身子竟是出乎意外的軟——

並不僅僅是軟而已，而像是一個大氣囊，手指觸處，微有彈韌之性，祝天斗心裏一驚，却只是座椅上的那個老道人，身子一歪，竟自倒在椅子上昏了過去。

祝天斗看到這裏，一顆心倒是放下來了。

他不再理對方這個老人，一雙閃爍着精光的眸子，頻頻在殿內四下巡逡着。

這座偏殿，不過被用來作爲暫時的丹房而已；四下裏擺設的無非是些瓶瓶罐罐，祝天斗的目光竟然對這些瑣碎物什很感興趣。

只見他蹑手蹑脚走過去，在這些瓶罐之間大肆搜翻着，找了一陣子，自己似乎也有些糊塗了。

就在這時，忽然覺出左耳間一陣子冷凉，像是有人正在自己臉上吹氣——

祝天斗不禁心裏嚇了一跳，倏地轉過臉來——

什麽也沒看見——却彷彿有一件甚大的物件，就在自己偏頭的一霎間，呼地一聲，由當頭頂上飄了過去，同時間右邊臉上，冷嗖嗖的被人摸了這麽一把。

祝天斗「嘿！」地叫出了一聲，掄掌就劈，同時間擰身而起，折出了七八尺開外——

容得他身子站定之後，這才發現到敢情面前什麽也沒有，自己一個人窮耍了半天，連個鬼影子也沒有。

那邊座頭上，被自己點了昏穴的老道人，仍然跟先前一個樣，斜着身子俯在椅子上，好好地在睡他的覺，四周圍寸塵不驚，一切都和先前一個樣。

祝天斗可就傻了眼啦——

再看看長案上的那盞青燈，噗實實的冒着火苗子，顯然受驚於風力——這又證明眞的是有人來過了。

祝天斗自跟隨「金鷄太歲」以來，由於後者在江湖上的威力，幾乎無往不利，所見披靡，想不到最近流年不利，一連串的受辱受驚，尤其是前此麥家一戰，差一點喪命在關雪羽之手，設非是托福主子的照顧，這條命早已完蛋大吉，一連受創之後，早巳銳氣儘失，這一次奉命前來，滿以爲對方北丐帮敗兵之將，還有什麽能人，却想不到仍自偏多怪異，有過以往的遭遇，他可是不敢再以恃强，還是三十六策，「走」爲上計的好。

轉念再想，主子交待，總不能空手而回，多少也得撈它幾樣東西，回去交差一下才是——

這麽一想，遂即由身上取出了一方綢巾，抖開來，平鋪在地——一雙白菓眼，東瞧瞧西看看，只把那些丹丸藥散的瓶瓶罐罐手到拿來，盛了滿滿一袋。

那邊還擺設着一尊瓷馬，拿了再說。

祝天斗飛身而前，取馬在手。

當他回過來，待把手上瓷馬包進包袱裏去時，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

包袱不見了。

明明記得剛才這個包袱就放在地上，不過是彈指的當兒，竟然會不見了，豈不是邪門兒？

被點了穴道的小老道，仍自昏睡不醒——甚至於仍然還是剛才的睡姿。

祝天斗心裏一陣發毛，偶一抬頭，這才發現，嘿！原來懸在樑上了，想是剛剛掛上，還在悠悠不停的來回搖着。

祝天斗禁不住爲之倒抽了一口冷氣，不用說這是來了能人了，總共是一回身的空檔，來人竟能從容進出，這還不說，竟然還能把包袱繫好樑上，自己簡直成了聾子了。

心裏一急，隨即把手上瓷馬放下，一個騰身，越出窗外，四下一打量，月高風清，並無任何踪跡，再回去，這一次連瓷馬帶包袱都不見了。

包袱不見了，包包袱的那塊綢子，却好生生的鋪在地上，只是包袱裏的那些瓶瓶罐罐不見了，再一打量，原來物歸原處，俱都又好生生的擺回到原來地方。

祝天斗只覺得一陣子透心發涼——

不用說，自己這是被人家給耍了，這個人功夫高不可測，似乎對自己還留有幾分厚道，否則憑他這等身手，要是有意取自己的性命，八條命也完了。

待將如何？

走吧，空手而回，回去如何交待？

不走吧，還有什麽臉再騃下去！

心裏那股子窩囊可就別提了，一轉臉，可又看見了睡在椅子上的那個白髮老道人，這裏發生了什麽事，他可是一概不知的樣子，兀自在昏睡之中——

心裏一動——別是這個老東西鬧的什麽玄虛吧？轉念再想，却又不對，因爲對方明明已爲自己點了穴道，莫非他還能自行解開穴道不成？

據他所知，武林中並非沒有那類奇人，可以借助本身氣血之功，自行活血打開穴道，就好像他主子「金鷄太歲」過龍江就有這個能耐，實是難以相信，眼前這個不起眼的老道，莫非也能有這個能耐？

既經動念，無妨就試他一試——

祝天斗冷冷一笑，反手由小腿肚上拔出了尺半牛耳尖刀，刀交左手，那雙白多黑少的眸子裏凶光四射——

「老小子，你這是翻穿皮襖，在跟我『裝羊』，老子偏就不相信你這個邪。」

脚下一點，「嗖！」地已穿到了對方座位之前，右手向前面一探，已抓住了道人後領衣裳，往上一提，就像拎兎子般地，把他給提了起來。

就是因爲太順手了，祝天斗才爲之打消了先時的一腔殺招。疑心旣去，冷笑一聲，用力的又把他給擲了回去，「碰！」一聲，摔在椅子上。

由於力道過猛，大股風力竟使得長案上的那盞燈一下子爲之熄滅——

霎息之間，滿室黝黑。

就在這一霎間，祝天斗只覺得後領上一陣發緊，連衣帶肉被人抓了個緊——這情形竟與剛才施於白長老有幾分相似，只是手法略有不同。

祝天斗心裏一驚，左手尖刀往後就扎去——

他的刀快，人家的手法更快。

刀身方自遞出一半，一股絕大的勁道，已發自對方手上，隨着這股力道向外一振之下，祝天斗已被摔了出去。

這人手勁竟是出乎意外的大，祝天斗的身子足足被摔出了五六丈開外，噗通！倒了下來。

總算祝天斗還算靈活，隨着倒落下來的身子，一式「兎子滾」，翻躍出去，雖說是沒有摔着了筋骨，却也被着實的震了一下，另外却不愼爲自己手上的刀，扎了一下，傷在小肚子上，沒有扎實了，却也劃了一刀血槽，疼得他連連打顫。

氣人的是，一連串的爲人戲耍受辱，最後更叫人給摔了出來；却連對方是誰；他什麽樣子都不知道，說起來可眞够丟臉洩氣。

這麽一來，自然是不能再留下去了。

黑暗裏，一個人倚着石頭，咬牙切齒的發了一陣子恨，瞧瞧還是不見一個人影子——

不用說，暗中這個人八成兒是跟自己泡上了。可惱的是這場啞劇到目前爲止，自己是輸定了，說得切實一點，對方還是手下留情，更不然這條小命早就完了，再不見好就收，那可眞是「耗子舔貓的鼻樑骨——作死」了。沒說的，走吧！

× × ×

荒山絕頂，聳立着這座延綿百十丈的古堡城池——如今顯然是廢置了。

據說，此處乃是前朝大宋兵馬元帥李庭芝受命援襄樊時，爲抗元兵精銳，在此天險築此爲基，以後元軍伯顏大將攻陷襄樊城，此處亦不能保，元軍以「石炮」、「馬雷」破城，乃廢置至今不再爲用，斷壁殘垣，戰跡猶存，忠魂鵑血，每發古人之思——

城池雖破舊，規格尚在，昔日大軍屯駐，來去風雲，該是何等氣勢？而今但見蕭蕭荒草，壘壘斑石，秋風薄倖，每發悲嘯，磷磷鬼火，更添幾許悲淒：惟庭前燕子不減多情，頻頻回顧，景像好不淒涼！

不再有人來了。

即使乞兒，也覺着路遠，行走不易，處此荒山絕頂，連飯也無處可討，有錢的大爺，就更不會來此走走！

誰會想來這裏——？

設非是那別具異圖，胸懷不世奇想之人，所謂「鷹遊天下，虎嘯四野」，此類怪傑人物，當今人生還是有的。

× × ×

獨據長廊，讓巨風鼓盪着一襲素袍，自此前瞻，但見白雲滄海，怒濤洶湧，世事變遷，人際滄桑，何又不如此？——想通了，不値一笑，想不通熱血澎湃，此番滋味，便將不了……

石案上，斑斑二十四個手掌印子，竟不能將胸中悲憤發洩乾淨——

長嘯數聲，聲迴天地，依然是故我一人。

奈何，奈何，問天問地，我欲何爲？我欲何爲？

恁地心比天高，強能伏虎，怎禁得壯志不展，空悲切，空悲切——如果說「殺」能逞雄？出頭展志，何在乎血流成渠，白骨盈野？

此時此刻，饒眞是「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不對，不對……」

這漢子喝醉了似的搖着頭，舌頭果然已經大了許多：「那是宋徽軒的詞，不是我過某人的……一個也沒有，知我的人連一個也沒有啊……」

於是，折起腰來，帶着三分醉態，在此古青石案上，他印下了第二十五個手掌印子。

好精湛的功夫——

掌下之處，但只見石屑爲腐，自五指縫間一簇簇湧起，一串串落下，乍看上去，像是和稀了的麵條兒，只待清風一吹，便即化灰四散。

好樣兒的眞功夫！

識得此眞功掌力者，當今天下又能有幾人？

「有幾人！」

盤過手來，拔起了半空了的酒罈子，着實的又自灌了幾口，風引血邁，酒興子越發的發作了。

（未完）